
MARY STEWART 著 · 吳季永譯
亞胥黎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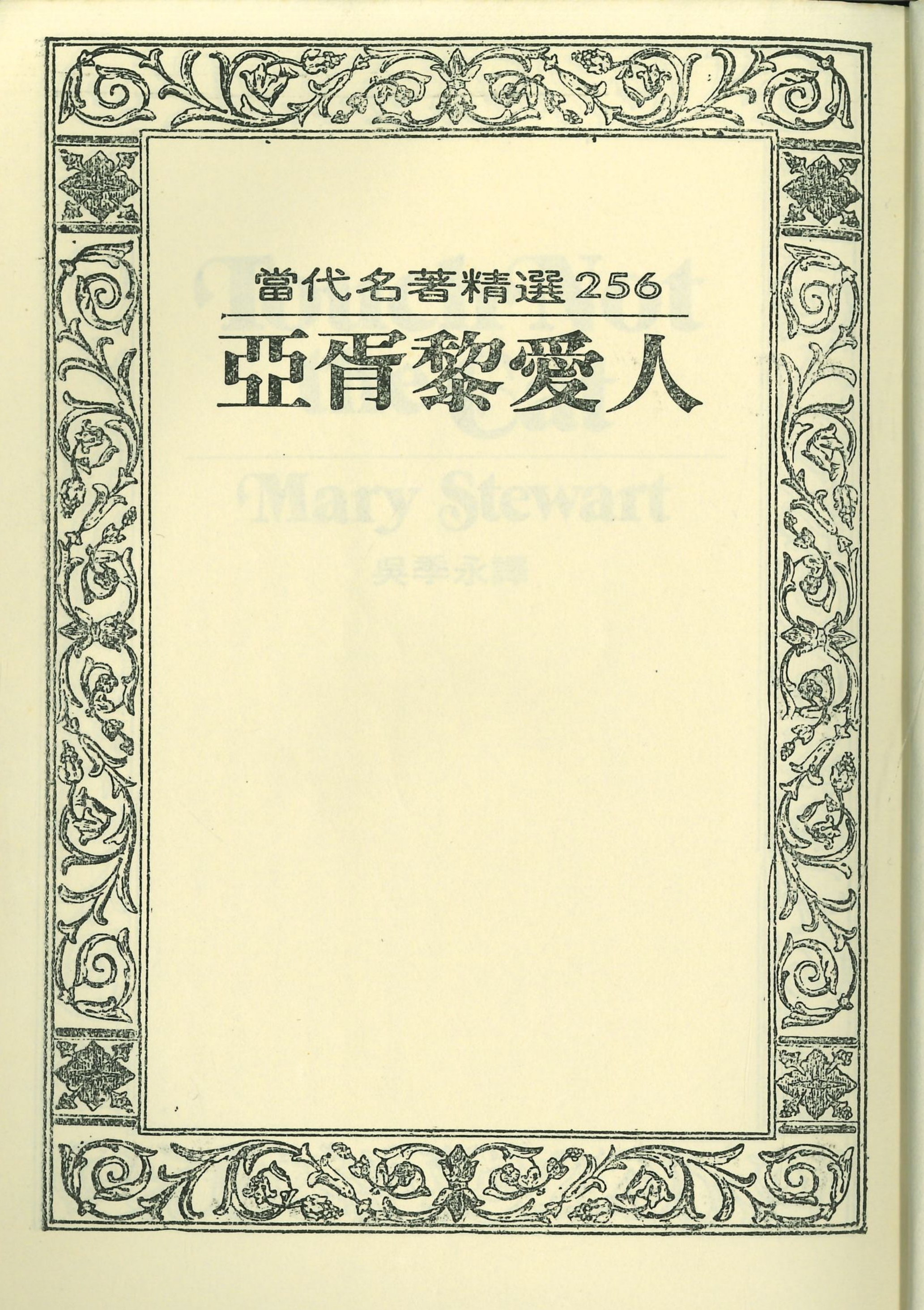

MARY STEWART 著・吳季永譯
亞胥黎愛人
皇冠叢書
亞胥黎愛人
當代名著精選
256
MARY STEWART 著・吳季永譯
亞胥黎愛人

當代名著精選256

亞胥黎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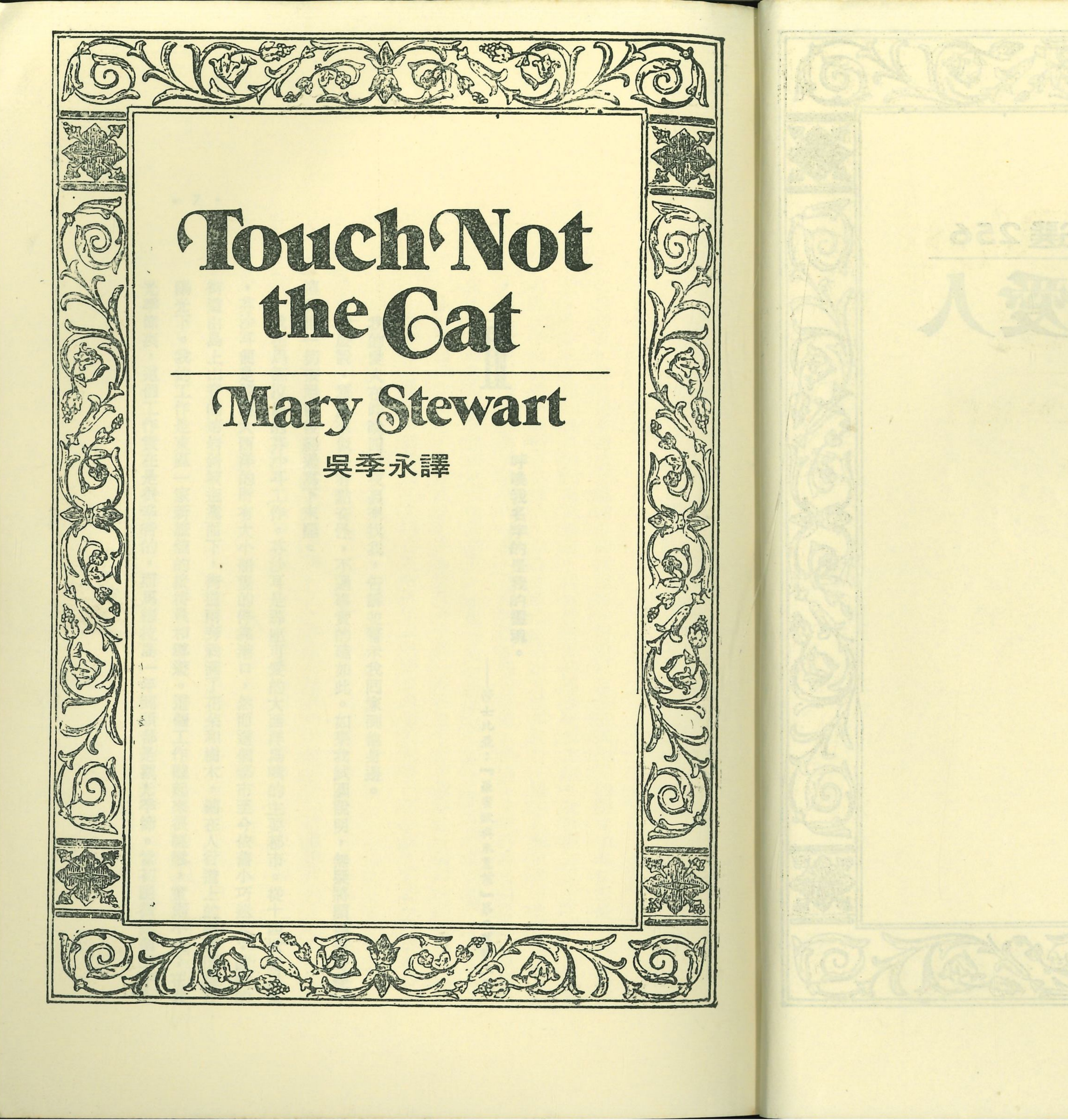
瑪麗・史都華——美國頗負盛名的女作家，每部作品都列名最佳暢銷書榜，歷久不衰；名著如『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經連載）及『紡月的女神』（當代名著精選9），頗爲膾炙人口。史都華女士文筆風格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突出深刻，事物景致詩意盎然，字裡行間尤其充滿歷史的回憶與讚揚，實在是位不可多得的作家，成就與另一名家赫特並駕齊驅。

亞胥黎愛人——亞胥黎莊園是布萊恩妮的終身家園，她知道自己懷有亞胥黎眞正的遺產——『異稟』。三百年前，這種異稟被稱爲『異象』，並使亞胥黎家族一位祖先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現在，布萊恩妮把這種異稟稱爲『心靈交感』，她與她的『靈魂愛人』在各方面的關係都密切無比，只有一點例外——肉體之愛。她父親在臨終前交代她要小心『貓』，難道……



當代名著精選256

亞胥黎愛人



Touch Not the Cat

Mary Stewart

吳季永譯

1

呼喚我名字的是我的靈魂。

——莎士比亞：『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景

我的愛人在昨晚四月夜裏來找我，告訴並警示我回家到他身邊。

這麼說，看起來似乎有點奇怪，不過事實的確如此。如果我試圖說明，無疑將顯得更奇怪。

讓我把一切按照前後經過寫下來罷。

我在馬德拉島的芬沙耳工作。芬沙耳是那座可愛的大西洋島嶼的主要都市。從十四世紀以來，芬沙耳便是橫渡大西洋的所有大小船隻的停靠港口，然而這個都市至今依舊小巧迷人；陡峭的街道由島上山脊的熔岩斜坡迤邐而下，街道兩旁栽滿了花朵和樹木，鋪在人行道上的磁磚閃耀在陽光下。我的工作是東區一家新旅館的接待員和導遊。這個工作聽起來很輕鬆，實則不然；在觀光季節裏，這個工作實在是很辛苦的，而馬德拉島一年到頭都是觀光季節。當初應徵這個工作是

因爲它只需要很少的條件：『年輕貌美的女性，能吃苦耐勞者』。這兩種條件我都有；容貌是我僅有的特長，而只要能賺錢，我是不在乎吃苦的。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最佳人選，不過，碰巧擁有旅館的那些人認得我父親，所以我就被錄用了。他們稱這爲老朋友的關係網。嗯，有時候這種關係網倒是蠻管用的。在這種方式下，你也許不會錄取到最聰明的與最佳的人選，不過你却可以得到言語相通的人，萬一他們令你失望，你也可以揮之卽去，管他是否受到傷害。

我在這兒所描寫的事情才發生不到一年，可是我却覺得父親彷彿已經離開很久了，彷彿已經是過去的一部份了。父親如今已經不在了，可是在馬德拉島的那個溫暖的四月夜裏，當我的愛人要我去看他時，他還活著，還剩最後一口氣。

我不睡在旅館。旅館的主人們在芬沙耳市區外幾公里鄉間擁有一座墅園，附近一片松林坡地，由山巒延展向海洋。來這兒必須經由馬奇哥大道一條旁徑，這旁徑宛若一條險陡的熔岩鋪石細帶，夏季路邊綻開着藍白相間的愛情花， 冷傲地與松林各據一方，花莖則迎風招展 。別墅很大，而且以葡萄牙的風格裝修得很講究，別墅周圍的庭園寬廣，栽滿了各種花木，以及細心澆灌的綠草，每種想像得到的奇花異卉，戲劇性地分佈在山脊的陰涼面。屋主人幾乎每年冬天都住在這兒，而四月初則回到英國的赫里福郡，與我們家正好隔着麥爾文山。他們現在正在英國，別墅被封閉起來，我便住在他們所謂的花園別室裏。這所別室是花園坡下的樸實的單層建築。牆壁就像

那些大房子一般，漆着粉紅色；屋裏簡單樸素——清淨的地板；寬敞迴響的灰壁房間，整天都遮着板條，以防日曬；雅致安靜而通風；四處飄散着松香和檸檬花香。我的臥室窗戶開一條山茶花徑，花徑朝下通向水仙池塘，整夜都有蛙羣在鼓噪和跳水。到了四月底，山茶花將要開過，褐色的花朵幾乎剛落地面，便被潔癖的葡萄牙園丁掃去；這時候，洋蘇木盛開了，於是牽牛花、紫藤便在這四時不缺的花團錦簇中爭妍鬥麗。玫瑰也綻放了。這兒的玫瑰不像家裏的，需要冬季的休眠，它們因爲氣候的緣故，被迫成爲四季常開的花，它們蒼白的花瓣稀疏地開在纖細的、過分柔軟的莖上。花園別室的牆壁上也爬着玫瑰，我的臥室窗外叢集着一些白色的、鬆散的花朵。徐風吹過朵朵烏雲，遮蔽月光，並且將玫瑰花影一次又一次地投射在牆壁和天花板上，玫瑰隨風搖曳，花瓣鬆落，次次相同，但次次又不同。

當他來到時，我還醒着。他已經很久沒找我了，以至我起初竟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開始只是我的名字，輕巧地移動、消逝在空房裏，正如玫瑰的影子移動、消逝在房間裏。

布萊恩妮。布萊恩妮。布萊恩妮。布萊恩妮·亞脊黎。

『什麼事？』我發現自己大聲回答，彷彿言語是需要的。然後我完全清醒過來，明白自己身在何處，明白誰在和我說話。我轉過身來仰躺着，注視着空蕩房間的高聳天花板，月下的暗影在上面靜止不動，看來虛幻而不眞確。就像我不眞確的愛人，在夜裏的房間佈滿了他的存在，在我

的心中佈滿了他的聲音。

布萊恩妮。最後。聽着……你是不是在聽着？

當然，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形容它倘若不是全不可能，也是相當不容易的。這種感應既不是經由言語，也不是透過圖像，而是——我無法找到更好的形容——突如其來的團團消息湧入腦際，嵌入記憶，然後鎖在那兒，這正如印刷工人固定好一團鉛字，然後產生一段意義，供人閱讀。整頁的意義就在這些心念模式下，突然傳來；我想這大概像是速讀，雖然我從來沒有試過。人家說，這與練習有關。嗯，他和我已經有了畢生之久做爲練習；我已經認得他二十二年了，而他（這一點我可以斷定）的年紀也沒有大我多少。

我想，我們小時候，一定顛培過、犯錯過，就像正常的孩子一樣，可是我們從來不曾發生過心靈與心靈無法輕輕鬆鬆溝通的情形。最初，這就像是分享夢境，或者（我相信孩子們都是如此）像是與我分享一切的幻想中的伴侶，他比住在附近的表哥們還要眞實，甚至比學校裏的朋友還要眞實。可是，與大多數孩子不像的是，我從來不曾提過他。這並不是害怕別人嘲笑或不信，我早就把這種經驗當做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這些心念模式下，似乎有位守護神不許我把他分告別人——甚至包括我父母。這一位守護神似乎對他也同樣施爲。他從來不露絲毫痕跡，讓我知道他是誰，不過，我從彼此共有的記憶判斷，他一定是我身旁的人，很可能是我的一位亞胥黎表哥

，小時候每天陪我在亞胥黎莊園玩耍，後來幾乎來我們家共度每個假日。這是家族裏流傳下來的異秉，記載顯示，自從一六二三年依利莎白．亞胥黎被人用火燒死以來，就有一份祕密的記錄，登載家人之間的奇異『洞識』與心念傳遞。此外，我的愛人知道我是誰，因爲我是唯一的亞胥黎女孩，所以他在最近半年左右只是稱我爲『布萊恩妮』。其實，我只是便利地運用這個名字，你也可以說他稱我爲『你』。但却能特定地指謂我。反過來，我稱他爲『亞胥黎』，試圖讓他表明身份。他却從來不如此，而像是接受『孩子』似地接受我的稱呼，每當我企圖迫使他表明身份時，他就以警戒的、溫和的快意，格開我的企圖。我從他那兒得到的唯一保證便是，時機來到我們才能公開相認，時機未到之前，我們只能在思想上親近。

我知道自已沒有解釋得清楚，然而這是我有生以來就知道的事，別人却很少知道這種事。當我大得足以認明這種異秉是獨特而祕密的時，我開始去翻閱有關的資料，我發現所有歸類在『心靈感應』或『心念傳遞』下的事例，與我們這種輕鬆的個別溝通方式並不十分相似。最後，我放棄分析這種能力，繼續像小時候那樣接受它。雖然我從閱讀中得知這種異秉可能令人不舒服，有時還可能招致危險，可是我却從來不担心懷有它。事實上，失去它的生活我眞還難以想像呢。我甚至不曉得，在他變成我的愛人與伴侶時，思想模式是否和身體一般，會產生變化。如果需求愛情與表露愛情而不知愛情的對象是誰，如果這種情形顯得近乎荒唐，我想，在潛意識裏，心靈一定

提供了肉身所慾望的需求。我們的心靈把需求轉化爲生動的模式，然後毫無問題地交換與接受，而且——由於不牽涉肉體的反應——使人感到暢然。

說不定我們在生理上相遇時，情形將會簡單多了，但是照目前看來，這個時機似乎遙遙無期。你總不能出其不意地探問一位毫無概念的表哥：『你就是私底下和我交談的亞胥黎嗎？』我的確試探過。我問過三位表哥中最小的一個，是否曾經夢過一些人，而夢境生動得令他把他們和眞人搞混了。他搖搖頭，顯然不感興趣地改變話題。我也曾鼓起勇氣問過雙胞胎表哥，他們大我約有四歲。我問雙胞胎的弟弟傑姆斯，他回我以奇怪的表情，但是稱說沒有，他一定告訴了雙胞胎哥哥愛摩里，因爲輪到他時，他開始反問我。他的問題很多，而且很興奮，可是看來文不對題，倒是羅伯・格蘭克——家裏的農夫的兒子——遭遇到靈魂現象，他說他看過一個牧師的鬼魂，穿過亞胥黎教堂的牆壁，大家一致認爲那是瓦爾塞紅衣主教，因爲他年輕時曾經住在那兒；結果發現那是現任牧師穿着長袍，到聖餐室去拿他遺忘在那兒的眼鏡。

我愛人說——他清楚得像是昨天說的——我變得熟悉心念的溝通，以至拙於日常的言語。他告訴我，我一向言不切題，果眞如此，也是沒辦法的事。可是我還是要盡力，才能寫下一年以前發生在亞胥黎莊園的整個奇怪經過。爲了文後將會闡明的理由，我必須寫下來，因此，我想我應該敍述一下家庭的背景。到現在爲止，我所寫的看來就像是可疑的舊式鬧劇——這種看法並沒有大錯，因爲我們家庭的歷史正如諸亞一般古老，你也可以說，它就像進水的方舟那麼腐爛。這不是引喻失義，我們家——亞胥黎莊園——是從薩克森以來，各代主人慘澹經營的一座圍有護城河的領地；他們對於建築都不懂，却把莊園建得相當富麗，每年可以由二十五辨士一張參觀票合計收入二千鎊，這還不包括屋租呢，上帝保佑他們。

我們家族的歷史甚至比宅邸最古老的部份還源遠。有個亞胥黎祖先在第十世紀逃避丹麥人刼掠塞汶地區時，在麥爾文山麓的叢林密集處建立他的家園。那個地方曾經有過移居者；據說更早以前，當不列顚人走避薩克森人的侵襲時，便像鬼魂一般，藏身在一棟破落的羅馬房子裏，這棟房子特別建在一個河灣旁，否則無由照射到陽光。這些早期的移居者如今已經無跡可尋了，除了我們家半哩以外還可以看到一些瓦窰的遺跡。薩克森人挖了一道溝壕，並且引進河水，直到英國被征服以前都能固步自守。薩克森・亞胥黎在戰鬥中喪生，入侵的諾爾曼人便接管了他的寡婦和土地，與建起一道石垣以及拉橋，並且沿用他的姓氏，定居下來養育亞胥黎的子孫，他們都長得很漂亮，皮膚蒼白，身材高大，而骨架却像薩克森人。亞胥黎後代都擁有保存自己想保存的東西的本領，都能隨即適應，不費力氣地可以靠向勝利的一邊。所以經過瑪麗一世時期，我們都沒有遭殃，這就是你面前的亞胥黎後人。機會主義者。腐敗的變節者。我們一直隨風倒偃——而且我們一直待在亞胥黎。卽使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負担沉重地加在我們身上，我們還是待在這兒。唯

一的差別是，我們現在住在花園小屋，而不是住在莊園。

原本花團錦簇的花園，如今已經蕩然無存，從我懂事以來，印象中就是一片被遺忘的、荒蕪的睡美人的背景。可愛、老舊的護城河中的宅邸以及四周的荒煙蔓草便是曾經雄踞一方的產業所剩下來的遺跡，到了我父親時代，佔有半個國家的土地落得只剩沿河一帶、花園、曾是興盛的農舍、以及一塊墓園。我認爲教堂在法理上應該也屬於亞胥黎，可能鍾恩・亞胥黎——我的父親——並不堅持這個房產。教堂座落於我們主要車道大門的青翠墓園邊。我年紀還小時，總認爲鐘聲是菩提樹頂上發出來的。時至今日，菩提花的香味依然令我回想到教堂的鐘聲，以及宛若祝火迸發出的黑灰一般，驚飛上天的烏鴉。

這就是卡弗里亞・亞胥黎留傳下來的土地的現況。他一定是美國之內唯一沒有把家傳銀器熔給查理一世的卡弗里亞。身爲亞胥黎的他當然不會這樣做。我懷疑，他的家人所以沒有正式成爲清教徒，只是因爲不喜歡他們的服飾和髮型。無論如何，他們替莊園解了兩次以上的危境，因爲父親在一九五〇年賣掉了大部份的銀器，我們就以賣得的錢維持生活，並且支付這個地方的開銷，一直到我七、八歲大。然後我們移居宅邸的一廂，同時開放其他部份供人觀賞。幾年以後，母親去世了；父親和我便一起移居花園裏的小屋，那是個美麗的小房子，座落於蘋果園的邊緣，屋前有片小花園，面對着流泄護城河水的小湖。我們莊園的廂房便委任律師手中，請他代爲招租。

這方面我們很幸運，目前的承租人是個美國商人，他和家人已經住了半年。我們倒沒有見過安德希爾這家人，因爲在我故事開始前八個月，患有風濕症心臟病的父親引發了嚴重的支氣管炎，在他病癒之後，醫生敦促他到氣候比較乾燥的地方去療養。我那時正在亞胥貝里的一家古董店工作。我們又變賣了一些銀器，關閉小屋，前往巴伐利亞的一個小溫泉鄉，巴特托茲。我父親年輕時常常去那兒探望一位朋友瓦特爾・葛哈特——他是個德高望衆的『名醫』，而且把住宅改裝成療養院。爸爸到那兒純粹爲了休養，讓葛哈特大夫看顧。葛哈特大夫看在舊日的份上，收費頗爲低廉。我在那兒陪他一個月，結果他在那兒的氣候下，恢復神速，因此絲毫沒有替他担心的必要，所以，當馬德拉島的工作有了着落時，我便輕易地被爸爸打發走了。當我詢問愛人時，連他都說沒有必要回家。我並不十分喜歡這種回答，然而事實如此，我的表哥都不在亞胥黎，而小屋在冬天和初春的濕氣中，彷彿顯得孤寂而寥落，所以，我終於接受了那份工作，高高興興地前往芬沙耳的陽光和花卉中，根本沒有想到此後再也見不到活着的父親了。

布萊恩妮？

什麼事？我醒了。什麼事呀？然而麻煩已經來到房間裏了。它無聲無息地籠罩着我，宛如薄霧一般；沒有顏色，既不暗也不亮，沒有氣味，沒有聲音；只有一種疼痛的緊張和死亡的畏懼。

汗珠滴滴由我皮膚上冒出來，被單被我的指甲抓裂。我坐起來。

我知道了，我想。是爸爸……他一定又病發了。

是的。事情不對勁了。我也僅知如此，不過，你應該去看他。

我那時並沒有細想他爲什麼會知道，我心裏只容得下一件事，災厄與緊急，立刻將付諸行動；電話、飛機場、以及將遭遇的慢吞吞的旅程……我那時候閃過一個念頭，懷疑父親是否也懷有亞胥黎異秉；他從來沒有對我做過任何暗示，不過我自己也沒有告訴他呢。他是不是被我的愛人『看出來』，或者是和他聯繫……？然而黑暗中傳來否定的訊號。隨着否定而來的是疑惑、迷惘，以及穿揷其間的怪異，如同一件織物中的一股顏色錯誤的線。

不論如何，不管經過誰，一定是他。感應傳到他那兒，現在又傳到我這兒。

你聽得見我嗎？布萊恩妮？你距離好遠呵。

是的。我聽見你了。我會去的……我立刻就去，明天——今天？八點鐘有一班飛機，他們一定會送我……然後我急忙計劃一切：愛人？

感應逐漸消失。什麼事？

你會在那兒嗎？

又是黑暗中的否定：否定，悔恨，消失……

哦，天哪，我無聲地說。什麼時候才能和你相見呢？

然後，由消失的死亡雲朵中，强烈地透出別的東西：撫慰、愛意，老舊得如同乾玫瑰露一般，然而也是那麼香醇、明徹與熟稔。就如天花板上的玫瑰暗影將其芬芳噴洒在這間空屋裏一般。

然後只剩下暗影。我又是孤零零一個人。

我掀掉被單，繫上一件長袍，奔向電話。

當我的手碰到電話的瞬間，它開始響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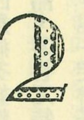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站在窗畔，望着外面的幽黑。她今天晚上會來嗎？也許。如果她聽到消息，她會以爲他不在這兒等她，其實，說什麼他都不應該來……

他蹙眉，咬唇。再聲名狼藉一點又怎樣？而且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了——最後一次這樣了。明天便要面對整個世界、憤怒的聲音、嘲笑、冷諷。但今夜還屬於他們。

他朝着莊園的方向望去。上面的樓層在樹籬上方，有如風嘯黑空中的龐然大物。沒有燈光。到處都沒有燈光。他的眼睛流連在南廂，老人就躺在那兒的一扇黑窗後面。

他打了個哆嗦。他拉拉領巾，發現自己手在搖抖。她一定得來。親愛的上帝，她一定得來。他沒有她便無法面對黑夜，他的渴望比慾望還要强烈地佔有了他。他簡直可以感覺到發出的呼喚，引她在黑暗中來到他這兒。



找出這上面列有名字的人！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二景

從馬德拉島到馬德里，從馬德里到慕尼黑，再從慕尼黑搭快車到伊撒河谷的巴特托茲，當計程車滑行到療養院的門口時，已經是瓦特爾．葛哈特打來電話以後的二十七小時了；葛哈特先生親自走下台階來接我。

對於一個年屆六十而有心臟病的老人，被行駛的車輛撞出路面之外，直到下一個過路人發現，才把他救走，在這種情況下，要拖延二十七個小時的性命是不容易的。況且下一個過路人大約在四個鐘頭以後才出現。

鍾恩．亞胥黎並沒有拖延二十七小時的性命。我來到巴特托茲時，他已經過世了。他清醒了足夠長久的時間和瓦特爾說話，然後就昏然入睡，並且在睡眠中過世。

當然，我曉得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坐在芬沙耳和馬德里之間的飛機上。父親一氣絕，我的腦子立刻空白一片，視而不見地望着窗外的雲層，懷着愴然失神的心情，等着飛機越來越近地、徒然越來越近地把我送到他的屍體所在。我還等着我的愛人前來撫慰我。但是他並沒有來。

瓦特爾和他的太太非常仁慈。他們已經做完一切應該做的事。他們已經安排好火葬事宜，並且打電話通報烏斯特郡的家庭律師。負責處理亞胥黎產業的愛歐森先生此刻一定和郝華德表叔——雙胞胎和法蘭西斯的父親——接洽過了。當然，瓦特爾和妻子愛沙·葛哈特會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和警察密談。

警察仍然在盤問，而大多數問題依舊沒有答案。這樁事故發生在日暮時分，由市區回來的路上。也就是計程車載着我經過的那條路。威克斯堡由新社區跨過河橋，蜿蜒而上，一旦經過最後一片房舍，道路突然變成狹仄的山路——有的地方還非常陡峭——迤邐攀援穿過森林。我的父親當時因爲病況好轉很多（瓦特爾說的），甚至於提過要回家過夏天，那天他走下市區去購買一些必需品，還替瓦特爾帶了一瓶心愛的白蘭地做爲禮物，顯然已經踏上歸途。無疑地，如果巴士趕上他，他一定會搭車的。不過，當巴士爬上那條路時，却沒有看到他。一輛疾馳而過的汽車，在轉彎的附近，猛然撞上他，把他撞出路面，摔到樹林邊緣的斜坡上。他的頭撞到樹幹上，因而失去知覺，人就掉到樹叢後面。那輛汽車揚長而去，任他躺在那兒，在薄暮的微明中簡直難以察覺

，直到四個鐘頭以後，一個人沿着路邊騎着脚踏車上山，壓上白蘭地酒瓶的一塊碎片。當他把洩了氣的脚踏車停靠在樹幹邊時，他看到我父親躺在樹叢間。那個人起初以爲他是醉漢，因爲白蘭地還從他的衣服裏發散出氣味。但是不論是否酒醉，頭部的傷口顯得污穢不堪，而且結着血塊，於是他騎着癟了前輪的脚踏車，搖搖晃晃下坡，直到另一輛車趕上他，他才攔下那輛車。

那輛車就是瓦特爾·葛哈特的。他看到兩班巴士經過，而絲毫沒有朋友的蹤跡，心裏不由着急起來，並且打電話到他可能去的各個地方，打算親自開車下山，帶他回來。最後，四處都找不到他以後，他親自出去尋找他。他將神志昏迷的人直接送到療養院，並且打電話給警方，警方勘查過現場以後，證實了醫生推測事故的經過。然而，事情已經過了四個鐘頭，肇事司機也已經逃逸無蹤了。

葛哈特坐在寬大的診療室告訴我事情的前後經過；診療室的窗戶映出起伏草原的景色，宛如梳平的絲絨一般平滑，看起來就像是由覆蓋其上的茸草似的濃密森林被剷下來一般。桌上一盆藍色風信子的芳香瀰漫室內。旁邊擺了一小堆爸爸口袋裏取出來的物品：鑰匙，一個我送給他的錢包，上面燙有姓名縮寫JA兩個金字，一把小刀、指甲刀，一條才洗過與摺過的手帕，以及我在一個星期以前寫給他的信。我由這些東西移開視線，望着葛哈特先生，他正坐在那兒沈靜地看着我，寬闊蒼白的臉上戴着一副金邊的雙焦距眼鏡。他已經是爸爸的故友，而我也不能在需要的時

候，趴在他的肩頭上痛哭；如今他只是位醫生，聽到與見到事情的始末，而診療室本身就是充滿了許多痛苦、情緒與勇氣，所以他再也不會受到這類事情影響了。當他告訴我發生的事情，我便靜靜坐着。

『他在清晨時分轉醒，說了一些話，很少的一些話。然而却不是有關事故本身；我們儘量問他，但他却彷彿忘了它。他的腦子裏惦記着別的事情。』

『是嗎？』

『主要是惦記着你。我唯恐自己聽得不清楚。他說了一、兩次「布萊恩妮，告訴布萊恩妮，」然後似乎無法說出他所要講的話。我起初還以爲他担心恐怕沒有人通知你事故，所以我再向他保證說，我已經打電話告訴你，而且你已經動身了。可是他還是憂慮着它。我們又聽到他一些片段的話，然而似乎都沒有意義，後來，他又說了些話，那就是「布萊恩妮——我的小布萊恩妮——處境危險」。我問他什麼危險，他沒有回答我。他在十點左右過世。』

我點點頭。在芬沙耳和馬德里之間；我知道正確的時刻 。瓦特爾帶着職業性的婉順和平靜，繼續地說下去；我想他當時是和我說些父親待在威克斯堡期間，他們一起做過的與說過的事。我記不得他所說的事了，不過，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我們之間桌上的藍色風信子上的每一片花瓣。

『那就是全部了嗎？』

『全部？』葛哈特先生說，他在半途被打斷，却毫不費勁地改變話題。

『你是說鍾恩所說的全部嗎？』

『是的。對不起。我無意打斷——』

『請不必客氣。』他伸出洗得潔白而光滑的手來。

『我不會怪你的。你問我鍾恩臨終時所說的話。就在這兒。』

他伸手到抽屜裏，拿出一張紙。

我不曉得自己爲什麼這麼吃驚。我只是瞪着，並沒有伸手去接那張紙。

『你把它記下來了嗎？』

『警方留下一個人坐在他的床邊，』瓦特爾溫和地說明，『等着他說出有關車禍的任何事情，也許有助於他們偵察犯人。你曉得，這種事情是常常發生的。』

『是的，當然。我曉得。人在那時，很少想到自己，我想。』

『那位警官英文說得很好，他記下鍾恩所說的一切，不論對他有沒有意義。你懂得速記嗎？』

『懂得。』

『全在這兒，聽得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在這兒。我大部份時間都親自陪着鍾恩，那天早晨另有一件急診，所以我不得不暫時離開他，不過，他一露出甦醒的徵兆，他們就去叫我，此後我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過世。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恐怕這看不出來有什麼意義，不過，你也許看得出來。』

他把那張紙遞給我。字體有點歪斜地橫過便條紙，像是靠在膝頭匆促寫成的。瓦特爾又從桌子一端遞給我另一張紙。『我打了一份副本，只是防備萬一。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他們對照一下。』

那份副本並沒有加以修飾，只是一連串的單字和片斷，標點則彷彿是隨意的。

布萊恩妮。告訴布萊恩妮。告訴她。郝華德。傑姆斯。可能已經說過。紙條，在威廉的溪中。在圖書舘裏，愛默森，鑰匙。貓，鋪石上的貓。地圖。信。在溪中。

字句在這兒分段，然後又另起一行：

告訴布萊恩妮。我的小布萊恩妮要當心。危險。我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早就應該告訴你，不過還是必須確定。我告訴過布萊恩妮的（言語無法分辨）。也許那個男孩知道。告訴那個男孩。信賴。依靠。做該做的事。祝福。

我緩緩大聲唸出來，然後望着瓦特爾。我的臉色一定顯得茫然。他點點頭，回答我沒有問出來的問題。

『抱歉。這眞的是全部了，是我們所聽到的全部了。你看，他說了這許多話以後便停了片刻。他仍然是有知覺的，而且在憂慮着。最後那個字我不太確定，我想那是「祝福他」，不過，那位警官却認爲是「祝福」。你覺得這些字句有任何意義嗎？』

『沒有。只是些斷簡殘篇，沒有什麼意義。他那時候腦子一定沒有浮現什麼重要的事情。如果有，我會知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曉得自己的傷勢有多嚴重，我會知道……你曉得，一些線索。』

『是的，呃，等你有時間慢慢研究，可能會找出些許意義。』

『其中提到一封信。說不定在這兒。他是否留了一封信？』我早就知道答案。如果有信留給我，瓦特爾早就直接交給我了。

『恐怕沒有，』他說，『自從昨天以來就沒有收到什麼信件了。我查過。不過，他昨天可能

隨身帶信下山，從巴特托茲寄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信將在寄往馬德拉途中。無疑的，他們會轉交到你家。』

他的最後一句話聽起來有點遲疑，我覺得，收到死人寄來的信，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那是個陰沉的一天，我的臉孔一定露出奇怪的表情，因爲瓦特爾接着又溫和的說：『這只不過是猜測罷了，布萊恩妮。這些話本身不過是猜測罷了。即使有信寄出去，也不一定是寄給你的。』

『我一回到家，就會發現的。』

我現在當然必須回到英國的老家，而且已經安排好，我將帶着父親的骨灰回到莊園，誠如他所希望的。

瓦特爾點點頭。『回家之後呢？你打算待在那兒嗎？』

『我想我必須待在那兒，直到事情安頓妥當。』

『這可能要花一段長久的時間。』

『的確如此。我想，免不了會很複雜，不過愛默森先生會幫助我。爸爸大概告訴過你那份產業並不過繼給我，而是過繼給最親近的男性親屬。那就是我爸爸的表兄郝華德．亞胥黎先生，他現在住在西班牙。』

瓦特爾點點頭。『我和你家律師通過電話，他說了些有關這方面的事。他一直無法直接和郝華德．亞胥黎先生取得聯繫，他這麼說。郝華德先生似乎病得很重。』

『是的，爸爸在上一封信也這麼告訴我。他得了濾過性肺炎，我想郝華德表叔病況相當嚴重。他在短期內可能無法管理任何產業。愛摩里和傑姆斯必須代理一切。』

『我也這麼認爲。似乎你父親腦子裏也在想着這件事。愛摩里——好個奇怪的名字，不是嗎？』

『確實如此。這是一個古老的薩克森名字，不時地出現在我們家族中。我想，這個名字與愛摩里克是一樣的。』

『哦，那麼我也曾在德文中聽過。他們是孿生子，對不對？這位傑姆斯和愛摩里？』

『是的，不折不扣的孿生子。當他們還小時，沒人能分辨他們，除了家人以外——在他們特別留心時，有時候連家人都分辨不出來了。現在比較容易分辨了，不過如果他們故意要作弄你，誰都沒有十成把握。他們現在二十七歲。愛摩里是哥哥，早生了半個鐘頭。大概如此。』

『繼承產業的差別可就大了。』瓦特爾淡淡地說。

我也淡淡地說：『一棟破舊房子，十年前被水淹過就沒有再修復，幾畝荒蕪的花園，一片破敗的農場，可真是大產業。』

『情況那麼糟嗎？鍾恩却很喜愛它呢。』

『我也喜愛它。』

『你的表兄弟們呢？』

『我不曉得，他們並沒有義務要喜歡。他們和我一樣，是在那兒長大的。郝華德表叔在距離不到一里的地方，擁有一棟房子。不過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喜歡這美麗而古老的產業。美麗而古老的產業須花費許多錢照料呢。』

『我知道他們有許多錢。』

『我想他們有錢。』不過，他們願不願意將錢花在亞胥黎產業上則是另一回事。我不太清楚郝華德．亞胥黎在幾年前所開創的運酒事業，我只知道他的事業似乎蒸蒸日上。早年在事業還不發達時，他的公司設在布里斯陀，而他們家則住在烏斯特郡，距離我們不遠。然後當孿生兄弟大約十三歲，而法蘭西斯大約十一歲時，孩子們的媽媽過世了，從此以後他們三個人簡直可說是和我們住在莊園裏。當然，他們在學校放假時，就與我們住在一起；他們父親整個星期都在布里斯陀，而他的家務處理得很糟，最後我媽媽看不過去，便將三個姪子接過來住。那時候房子倒是十分寬敞，不過，郝華德和我父母的交情一直不好，所以他們不願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三個男孩子每逢週末便被送回父親那兒，到了郝華德的太太過世五年時，他前往墨西哥城去交涉一樁生意，

在那兒遇到一位西班牙與墨西哥混血的女孩，並且娶了她。這位女孩的家庭很富有，而且也是做酒業買賣的，郝華德與女孩的父親米圭爾．皮雷拉一直有生意往來，而皮雷拉在傑瑞斯的事業非常發達。郝華德帶着他的新娘到歐洲去，最後他們在西班牙定居下來。愛摩里便接管了布里斯陀的公司。

『你的表叔郝華德肯不肯回來住在亞胥黎呢？』瓦特爾問。

『我不曉得。我眞的不太了解他。當他離開時，我只有十四歲，而且大部份時間都住在學校。不過我懷疑他太太肯住在那兒。她比郝華德表叔年輕好幾歲，可能不願住在亞胥黎那樣的偏遠地方。不過，我想總有個孩子願意住在那兒。』

『那些男孩子們……』瓦特爾半自言自語地說，我明白他還在想着我手上握着的紙條。不過他只是說：『我知道比較大的兩個孩子在經營父親的事業，但是那個最小的呢？』

『法蘭西斯嗎？哦，他也一樣。不過，我想他是相當不情願的。他不像家人一樣，有一副生意人頭腦——他比較傾向我們。不過目前他正在傑瑞斯陪着他的父親。我想，我做生意時總是漫不經心的，話說回來，他總得賺錢謀生，而西班牙也不是個壞地方。他是一位詩人。』

『哦，』瓦特爾笑了起來。『是一位好詩人嗎？』

『我怎麼曉得呢？我只讀過濟慈和馬羅的詩。我不喜歡這類印刷物。我看不懂法蘭西斯的詩

，不過我喜歡他，所以，我們就假定他是一位好詩人。』

陽光閃耀在金邊眼鏡上。『他還沒有結婚，不是嗎？』

『還沒有。』我碰到他的眼光。『瓦特爾醫生，孿生兄弟也還沒有。至少我在上次遇到他們時，他們還沒有結婚。我們並不經常通信，我的表兄弟和我。』（除了你，我的亞胥黎愛人。愛摩里？傑姆斯？法蘭西斯？）我對瓦特爾揚揚眉。『你聽過爸爸的計劃，對不對？那也是他的打算——讓我回到亞胥黎……不過法蘭西斯是無濟於事的，產業將繼承給最大的孩子，那就是愛摩里。』

他微笑着。『我承認我曾經這麼想過。這是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你待在亞胥黎，還有你的子女也將待在那兒。我確信你父親希望這種事發生。我想，他會樂於看到你留在那兒。』

『他有沒有說和哪一個人？』我望着手上的紙條。『我可以感覺到這件事……也許那個男孩知道。』然後，『我告訴過布萊恩妮的』——布萊恩妮的什麼呢？布萊恩妮的愛人嗎？我深深疑惑着，却又感到某種確定，不論我父親是曉得，或是猜測，一定有關我的神祕愛人，並且希望我們終生守住亞胥黎莊園。

『沒有說過，』瓦特爾說。『他沒有說過。』我的思潮隨着自己的問題而轉移，所以我一時之間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他看到我的表情，便立刻察覺到。他對我手上的字條點點頭。『你在研究那字條嗎？有沒有看出什麼端倪？』

『看不出什麼來。上面彷彿提到一張字條，也許是他所說的信，他可能在上面寫了些對我相當重要的事，或者對郝華德表叔相當重要的事。』

『還有傑姆斯。』

『是的，我想是這樣的。不過，爲什麼是傑姆斯呢？我的意思是，如果父親曾經和郝華德談過話，那麼不論他們談了些什麼，郝華德都會告訴男孩子們，這似乎是一件家庭大事。所以，爲什麼只有傑姆斯呢？』（我一面想着這眞像是尋寶遊戲，神祕的紙條和信和地圖。這不像是他的爲人。鍾恩．亞胥黎是頭腦清醒而直率的。所以那代表什麼意思呢？爲什麼提到傑姆斯呢？）我點點頭，大聲說：『所謂的紙條或地圖或不管什麼，他說在「威廉的溪中」。嗯，這根本沒有意義。』

『我曉得。溪的另外一個字便是河，對不對？我想到如此，所以查出來確定，它不可能有別的意思。我想你可能懂得它的意思。』

『毫無概念，你說過你確定絕對不會聽錯。』

『關於這方面，絕對沒錯。首先，他那時候是清醒的。我還以爲亞胥黎那兒有一條溪。也許那條溪有個當地的名字。』

『我不知道有這樣一條溪。早在上個世紀，倒有一位威廉．亞胥黎。大家都稱他爲「學究亞胥黎」；他就個人而業餘的方式看來，可以算是一位研究莎士比亞學者。他也是一位詩人。可是那個地方唯一的溪便是調整護城河水位的溢流水渠。而它除了被稱爲溢渠之外，並沒有別的名字。』我靈光一閃，停了一下。『我想，那有可能是威廉所開的。亞胥黎有座迷宮，而他在迷宮當中蓋了一棟閣樓，經常隱居在那兒寫作。渠水便流經迷宮。』

『「地圖」呢？』瓦特爾問道。『迷宮的地圖嗎？』

『可能。我不曉得爲什麼要提到它。我一生都熟悉那兒的走法，我的表兄弟們也一樣。』我聳聳肩。『無論如何，那是沒有意義的。紙條怎麼可能——或者，地圖也好——怎麼可能在溪中呢？』

『不錯。不過，下一句就比較合理。這張紙條可能在圖書館裏，而愛默森先生可能擁有圖書館的鑰匙。他是不是保管莊園的鑰匙呢？』

『我想他一定有一套。另外一套全組的鑰匙已經交給房客了。他們住在南廂，而平時其他的房子都是鎖着的，除了清掃的時候，或者對外開放的時候才打開，不過安德希爾家必須擁有上鎖的房間的鑰匙，這是因爲消防規定的需要。』

他只是點頭，我並沒有費力說明。我想，爸爸已經告訴過他有關目前房客的事。安德希爾家

是富裕的美國人，他們在洛杉磯和紐約有永久的住所，而在世界各地都有短時期住所。傑弗里．安德希爾是薩可國際公司的董事長，在全球各處承攬政府招標的大規模建設工程。他們家千金凱西在洛杉磯唸書時，他們就住在那兒，不過，如今他們到英格蘭來居住一年，以接近安德希爾太太的妹妹，因爲她的妹夫服役於布里斯陀附近的美國空軍基地。至於安德希爾先生，他住在什麼地方都一樣；我想他大多數週末都設法趕回家，而其他時間則穿梭往來於巴黎、倫敦、墨西哥以及他們公司目前的主要業務所在地德黑蘭。他曾經告訴愛默森先生，只要他能趕回休斯頓、德克薩斯參加董事會議，住在哪裏都一樣，而他的太太很希望暫時住在『眞正古老的英國房屋』，況且，這對凱西有修性移情的好處。我自己却懷疑這一點；我雖然沒去過洛杉磯，却也想像得到亞胥黎對於一位擁有許多財富可以花用的十八歲女孩，究竟有任何好處。不過他們已經待下來，而且喜歡那個地方，我想凱西現在還同他們住在那兒。

『關於貓這一句，』我說。『你想會不會是一輛汽車爲了躲開一隻貓，或者別的物體，因而急速轉彎，衝上人行道，而撞上他？』

『有這個可能，警方就是這麼認爲。那一段路上並沒有舖石，只有森林邊緣的一條小徑。天曉得，鍾恩在提到「舖石」時，可能有點神志昏迷。他說到這兒，便停下來休息。』

『而這最後一句，瓦特爾先生，他顯然並不昏迷。他說我必須小心，因爲有某種危險。』

『不錯。』他的眼神露出困惑。『當他提到「我可以感覺到這件事」，他似乎意味著某種危險。』

『可能如此。』我吸了一口氣，望著那半月形眼鏡上的蒼白眼神。『你是一位醫生，所以我不期望你會相信我，不過我們當中有些人——我是說，亞胥黎家族——懷有某種……我只能稱之爲心靈感應。也許可以稱爲精神感應？呃，你知道這樣的事情瑪？』

『當然。我們稱爲「心念傳遞」。在想像中進入別人的感覺或精力的本領。』

『是的，只不過我們不只是想像的，而是眞實的。我曉得我們家族中有些人具有這種能力，這是一種間歇性的作用，如果你所愛的人受到傷害，你會曉得。』

『我爲什麼不會相信你呢？』他平靜地問。『這並不稀奇。』

『我曉得，不過你會驚訝——或者，也許你不會驚訝——人們不相信這種事，或者不願意相信這種事。自從傑克比・亞胥黎娶了一位具有吉普賽血統的漂亮女孩貝絲・史密斯，打從十六世紀以來，亞胥黎家族就懷有這種本領。而那位女孩到頭來因爲巫術而被燒死。從此以後，這種本領便偶爾出現在後代身上，不過我們對此都保持緘默。無論如何，這是不足爲外人道的事。沒人樂於被嘲笑。』

『你眞的認爲你父親是指這件事嗎？』

『可能，我有時候這麼懷疑。我們從來不談論這件事，不過我確定他懷有某種程度的能力。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學校從樹上摔下來，跌斷了腿，他在十分鐘以後便打電話來問我，是否發生了什麼事。而昨晚在馬德拉……嗯，我感到異樣，我認爲那是他傳來的感應。今天早晨十點鐘在前來這裏的飛機上，我已曉得他過世了。』

他沈默了一會兒。一隻蜜蜂從開啓的窗戶飛進來，在陽光中嗡嗡飛繞，然後停在風信子上，爬來爬去，翅膀不再發出聲音。瓦特爾開口。『我懂了。可是他在最後說「告訴過」某個人，也許他告訴過那個人有關那張重要的紙條，或者有關你可能遭遇的危險。如果事情這麼重要，「他」一定會告訴你。而如果「那個男孩知道」，那麼，也許那個男孩也會告訴你，對不對？』

我望着蜜蜂。我不想面對他慈祥而精明的眼睛。我自己仍然在想着自己的事。『我告訴過布萊恩妮的……也許那個男孩知道。』布萊恩妮的愛人嗎？我還是不太明白父親是否曉得，如果他曾告訴過我的愛人那件關係密切的事，那麼我的愛人便可以告訴我，那麼神祕就不再是神祕了。

蜜蜂離開了風信子，像是子彈一般筆直飛向窗戶，並且以些微的距離穿過窗檽，然後消失無蹤。

瓦特爾在大椅子上坐直。『好吧，我想我們就到此結束。好嗎？你就暫時忘了這件事吧。當你定下心來，過幾天以後，你就會明白的。很可能愛默森先生那兒已經有了答案，或者星期五可

能你的親戚會來到這兒。一定有人會來，並且接你回去。大概那就是「布萊恩妮的表親」，那個知道一切的人。』

『但願如此。瓦特爾大夫，你願意坦白告訴我一件事嗎？』

『如果我能夠的話。』

我從他的眼神看出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情况容許的話』，不過，那也就夠了。於是我說：『如果那個肇事的駕駛人立刻送爸爸到您這兒，您能救活他嗎？』

我看到他鬆了一口氣。那意味着他會告訴我實話。『不能。如果他立刻被送來這兒，也許能夠延長一些時間，不過也救不了他。』

『不能延長性命到我抵達這兒嗎？』

『我想不能。只能延長幾個鐘頭罷了。』

我吸了一口氣。他好奇地望着我。我搖搖頭。『您別誤會，我不是在想着無謂的報復。報復是一種自我挫敗，我一向這麼認爲。不過，如果你說「能夠救活他」，我一定會等到警方查出是誰幹的，才能安眠。如今看起來那個人像是因爲畏懼和愚蠢而逃逸，也許他已經受夠了良心譴責。如果警方一旦查出他——』我頓了一下。

『怎樣？』他立刻問到。

我淡淡的說：『我不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知道那個人是誰。我不會懷着無謂的怨恨。爸爸已經去世了而我還活著，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我並沒有說出內心的想法：他也許還沒有完全去世，還沒有完全離開我。我會回到亞胥黎，到了那兒，也許……不過，我還不確定前途如何，無論如何那又是另外一個不足爲外人道的祕密。瓦特爾說我的態度合情合理，並且說我很像我的父親，然後我們談論星期五的火葬事宜，火葬翌日，我的事情就剩下帶着父親的骨灰回家。

亞胥黎，一八三五

風在外面林梢打轉。蔓藤搖晃，拍打着樓閣的牆壁。既然老人病了，這個地方就沒人管了——慈悲之至，他想着，同時做了一個鬼臉，使得年輕的嘴顯得酸澀而謹慎。

他對着黑暗運足目力，依然沒有動靜，沒有跡象。他把窗扉打開一條縫，凝神傾聽。除了通過迷宮的溢渠水管、山毛櫸樹林中的風聲以外，毫無聲息。陣風突然拂過紫杉籬頂，迎面吹來，有如某種隱形的物體飛過似的。他想着，一個靈魂正踏着歸來途中，他又打了個哆嗦。

至少讓我們得到些許光亮罷。他關上窗戶，黑夜的種種聲音立刻沉寂下來。他把百葉窗拉緊

，綁好，然後放下厚厚的簾布。

書桌上立着一隻蠟燭。他找了根火柴，把蠟燭點燃。整個房間立刻漫佈着光輝；金色的簾布、玫瑰環紋地毯、床上的軟厚被褥、閃亮的牆壁、突出的燭台。

倘若他再來此，他還會再照亮這些東西。

3

貓王啊，只要你九條命之中的一條……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一景

我抵達英國以後，並沒有直接回家。我先去探望我們的律師愛默森先生，看看父親是否曾經寄信給他，看看他能不能幫我解答瓦特爾的字條的謎。

沒有人去參加火葬。愛摩里由英國打電話過來，他不是打給我，而是打給瓦特爾；他在電話中說，郝華德表叔病況仍然很嚴重，而法蘭西斯由於度假去了，所以傑姆斯便無法離開傑瑞茲的公司。愛摩里自己星期五很忙，不過他會儘快回到亞胥黎。他不曉得法蘭西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認爲法蘭西斯可能在叢山區的什麼地方旅行。可能他還不曉得父親過世的事。他一回來，一定會打電話給我。同時，愛摩里說，他很關懷布萊恩妮……眞想像不到布萊恩妮的表親會如此，瓦特爾還以爲他們會告訴我爸爸的遺言的意義，並且帶

我回家。眞想像不到布萊恩妮的愛人會如此，他不論白天或夜晚，一句話都不說。

我一到倫敦便直接乘火車到烏斯特，住進一家沒人認得我的小旅館。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給愛默森先生，然後前去看他。

他是個相當年輕的人，大概才三十來歲（我猜），中等身材，體態略微臃腫，他有一張圓而和善的臉孔，頭髮留得長而時髦。他的嘴巴小而精明，而他小而精明的眼睛則隱藏在時髦的、彩色的大眼鏡後面，就像電視裏的間諜一樣。除此之外，他的穿着很合宜，甚而有點過於刻板；不過我曾經看過他穿着便裝在丫河的河汊釣魚，當他試着單手去接大鮭魚而被潑得一身是水時，他竟然咒駡出與法律大相逕庭的話來。我喜歡他，而且我曉得父親完全信賴他。

父親去世以來，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但是愛默森先生並沒有忘記他的職責。我們首先彼此寒暄，然後他清清喉嚨，拿出一、兩張紙，說道：『那麼，亞胥黎小姐，你曉得你隨時可以找我幫忙……不過，清理你父親的事務需要相當的時間。只要你明白房子和其他產業的現況，其他事情都不要你操心。』

我點點頭。事實上，我是在『亞胥黎託管規定』的條約中長大的，所謂『亞胥黎託管規定』是我的一位祖先訂立的，他的名字是傑姆斯·克里斯丁·亞胥黎，在一八五〇年繼承產業。他是一位有遠見的人，卽使在維多利亞的輝煌時期，也能預見有朝一日亞胥黎這麼一個國家瓌寶的主人，竟然會無法守住遺產，甚而想瓜分它。傑姆斯·克里斯丁決心防備這種事情發生。他設立一種託管規定，那就是，雖然莊園本身必須過繼給最親近的男性繼承人，然而除非經過所有在世的亞胥黎後代成人同意，不得變賣或瓜分『該宅邸』。我的祖父傑姆斯·愛摩里曾經徵得他的兄弟和一位遠房表親的同意，賣掉了幾座大路兩旁的農舍，並且將米德蘭鐵路公司急切需要的草地賣了一大筆錢，並且利用這筆錢過了一段好日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寒霜繽紛而落。從那時候開始，我父親便在表親的同意之下賣掉了家裏的銀器，以及一八五〇年以後所購置的器物，或陪嫁物品，因爲這些是託管規定以外的東西。我曉得如果我的表親缺錢，他們會發現自己得不到什麼東西。

愛默森先生繼續說：『這些事情急不得。也許在你比較輕鬆的時候，我們可以再談談。』我曉得，瓦特爾告訴過他我的首要了解的事便是莊園。他又說：『現在談談你父親的遺囑。他告訴過我，你有一份副本，而且曉得其中所有項目——包括限嗣繼承的不動產或託管規定以外的一切。最重要的一項，當然是你現在所居住的小屋。加上菓園和花園，以及沿湖直到大道的一片土地，這些都是委託規定設立以後購買的，因此不在委託規定的條約限制之下。這些是全部傳下來給你的。遺囑相當清楚。你以後可能會和我討論一些事情，不過目前而言，你肯把一切交給我辦理嗎？由我處理帳單？整理你父親的信函？或者你想親自處理嗎？』——』

『請你讓我處理私人信件。生意信件則請您負責。愛默森先生——』

『什麼事？』

『爸爸最近有沒有寫信給你？我是指最近這幾天。』

『沒有。』他望向看着自己的指甲，然後注視着我。『我昨天和瓦特爾大夫通過電話。』

『哦，他也問起一封信嗎？』

『是的。』

『他還告訴過你字條的事嗎？』

『字條？』

『他記下爸爸臨終時所說的話的字條。』

『是的。不過他沒告訴我字條上說些什麼。因爲，』——他突然露出嚴肅的表情——『我們是在電話中交談的。』

『我也想向你請教這件事。瓦特爾先生和我都不了解其中大部份的話，不過字條上提到你，所以我們認爲你可以向我們說明。我給你一份副本。在這兒。』

他接過字條，匆匆看過，望了我一眼，然後又慢慢看了一遍，然後再看了一遍。最後他把字條放在桌上。他向後靠着椅背，雙手平放在桌上。

『嗯。是的。我看完了。』

『這對你也沒有意義嗎？』

『恐怕也沒有什麼意義。不過我想我可以說明其中提到我的地方，莊園的房客擁有一套鑰匙，但不是整組的。其中一些鑰匙被拿掉，此刻由我保管。譬如，保險室的鑰匙，還有大廳的鑰匙，以及——是的，主臥室中牆內保險櫃的鑰匙，還有圖書館內上鎖櫃子的鑰匙。』

『你有嗎？』至少其中有一個片斷具有意義。雖然我還不十分清楚是怎麼樣的事。亞胥黎圖書館內的上鎖櫃子保存着威廉．亞胥黎所收集的莎士比亞版本以及他自己稀少的幾卷詩文，還有威廉的兒子尼可拉斯．亞胥黎的著作。自從我父親發現愛摩里和傑姆斯在十二歲時偷看尼可拉斯所作的『性愛搜奇』——雖然這本書幸而是以拉丁文寫成的，不過卻附有圖片——便將櫃子加上鐵柵。幾天以內，這本書就和其他的書被鎖在裏面了，我們認爲威廉．亞胥黎所收集的莎士比亞版本，以及其他零碎的拉丁書籍一定很有價值。我還記得，愛摩里曾經整學期都努力練習拉丁文，直到他發現自己絕無可能接近鑰匙，他才死了心。

『牆壁內的保險箱是空的，我曉得。』我說。『你知道目前保險室內存放什麼東西嗎？』

『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些剩下來的十八世紀銀器，以及一、兩件小東西。我相信其中有一些是你媽媽的，現在將要成爲你的。』

『是的，我曉得。沒有別的東西了嗎？沒有文件、信件、地圖嗎？』

『大概沒有了。不，我確定沒有。所有的亞胥黎文件都存放在我們這兒的證件櫃裏，如今那兒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些多餘的毯子和其他零碎的東西。哦，還有十來本愛瑪・亞胥黎的日記。』他接着說：『她是一位愛說話的女士。她是傑姆斯・克里斯丁的媽媽，對不對？』

『是的。日記就存放在那兒嗎？它們本來和一些家族的書籍一起鎖在圖書館的某個部位，不過天曉得，它們根本不需要鎖起來。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婦人，也很令人感到乏味。我認爲，她一生都在替可憐的「壞尼克」的罪付出代價。』我沉思了一會兒。家族內的其他書籍如今一定還在上鎖的櫃子裏，依照託管的規定，它們與房子是不可分離的。大多數不在，託管規定以內的珍貴書本差不多都被賣光了。『我需要郝華德表叔的允許，才能進去查看嗎？』

『不需要。』

『那麼——』我停頓一下，坐挺身子。『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什麼事？』

我沉思着，慢慢的說：『我想起來，在我們回到巴伐利亞不久之前，爸爸曾經在圖書館內的那個部份翻閱書籍。我還記得看到圖書館的一張桌子上，擺着一疊皮封面的書本。他替它們修整裝訂。他不時爲別的珍貴書本修整裝訂，所以我並沒有注意。他還將其中一、兩本帶回小屋去看

。也許他發現了家族裏的大事，或者甚至是有關於託管規定的事，所以他必須搞清楚。』

『這聽起來相當合理。這件事可以查出來，不過却很費工夫。書本向來都需要許多時間翻閱。你可以隨意利用圖書館。』

『我可以自行進去，不是嗎？書架上如今很空，只放着一些家族的書籍，它們一定還在那兒，』我微笑着。『我也許應該成人之美，將尼可拉斯・亞胥黎的幾本書交給我表哥去看。如果他們現在已經不感興趣。我倒有一位朋友可以幫忙——列斯里・歐克，他是亞胥貝里的舊書商。我想，無論如何，一切都應該估個價？』

『恐怕應該如此。嗯，我覺得，你這種認眞的態度是應該的。』他將字條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在這麼危急的時刻，你父親的心裏還惦記着它們……』他的話說了一半。他的眼睛又望着字條，看了一會兒，皺皺眉。然後，他迅速地打開抽屜，把字條放進去。『你今天就要回到亞胥黎嗎？』

『是的，今天下午。愛默森先生，莊園的情況如何呢？我還可以隨意接近每一件東西嗎？』

『當然。只是不能移動，不能變賣。直到你父親的遺囑被確證以前，它仍然是你的家，而這些手續又會花費許多時間。』他眨了眨眼睛。『與法律相形之下，上帝的磨坊轉得有如閃電那麼快。』

『不錯。那位大亨呢?』

『什麼?』

『抱歉。我說溜了嘴。爸爸和我一向稱呼安德希爾爲大亨。』

他笑了起來。『這倒名副其實，他們簽了一年的租約，租期將在十一月屆滿。安德希爾先生在電話中告訴我，如果你覺得需要，他們可以立刻搬走，不過，我告訴他，你和你的表哥會希望他們待下來，至少，目前希望他們待下來。事情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安頓好，而莊園需要有人照料。你同意這麼做嗎?』

『這些事只須由你決定就可以。我覺得應該這麼做。』

『那就好。你的表哥愛摩里也同意這樣，他代表他的父親，你知道郝華德·亞胥黎先生病了嗎?是的，當然……』他又清清喉嚨。『瞧，我曉得你希望儘快回到亞胥黎。不過你自己眞的希望住在那裏嗎?如果你來這兒和我們住幾天，我太太和我會十分高興……她要我邀請你，以免我顯得不懂禮貌。』

『嗯，非常謝謝你。你們兩人都太好了，不過你們眞的不必替我操心。我會照顧自己，一切都會很好的。』我並沒有說出，我不會孤獨的，我從來不會。我又向他道謝，並且爲他們的善意而感動，他們很了解我父親，却不太了解我。

他要我不必客氣。『還有，我要把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你——辦公室的電話號碼你已經有了。我想，往後幾個星期你會很忙，不過，我向你保證，雖然我們——我的公司——還會像以前一樣爲亞胥黎效勞，雖然我們以後代表郝華德·亞胥黎先生，不過，我們還是會盡全力幫助你。我曉得這是不在話下的，不過我還是忍不住要告訴你。』

『你太好了。』

『我是不是說清楚了，我指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幫助?譬如，你今天下午怎麼去亞胥黎呢?你有車子嗎?』

『沒有，我是搭火車來的。我將乘巴士到亞胥黎村。有一班車的終點在教堂那兒。』

『然後你怎麼回去呢?』

『我有一輛蘭布塔腳踏車，擺在農舍那兒。』

『你的行李怎麼辦呢?如果你想明天搬回你的小屋——』

『我的行李不多，大多還留在馬德拉。不過，羅伯·格蘭克會幫忙我搬行李。他有一輛汽車。』

他點頭，我們又談了一會兒。他似乎還操心我決定單獨住在小屋裏，我費了許多時間請他不要操心，他還是小心翼翼地試探我，當亞胥黎不再屬於我以後，我打算做什麼。他問說，一切安

頓妥當以後，我是不是要回到馬德拉？

『我大概不會回去。他們現在一定找人替代我了……他們總不能長期缺少一位接待員。不論如何，我本來只是把那件工作當作臨時的，只是想等到爸爸痊癒後回家。再說，我以前在亞胥貝里的工作可能也沒有空缺了，不過我想我還是會找到別的工作的。』

『你的經濟狀況如何呢？你曉得我可以將你父親遺留給你的部份預支你。』

『我目前還不需要，謝謝你。』我站起來。『你說你和別人約吃午飯，現在將近十二點半了。我最好現在走。』我伸出手。『這一切都謝謝你，愛默森先生，你太好了。相信我，如果我有任何需要，一定會立刻來找你。』

『這才好。』我們握手，然後他去替我開門，我在門口停下來。『我差一點忘了……你可不可以把莊園的鑰匙給我？我今天還不想到宅邸去，不過，我明天可能會去，而我也不想打擾安德希爾家。』

他看起來有點吃驚。『當然可以。不過，你不是可以用你父親的鑰匙嗎？那一套鑰匙含有大大小小的鑰匙啊。』

『我並沒有那一套鑰匙，我還以為在你這兒，你的意思是說你只有剛才提到的幾把鑰匙嗎？』

『是的，只有四把。我想，它們是從安德希爾的一套卸下來的。另外一整套鑰匙是你父親保管的。難道瓦特爾醫生沒有把他的遺物交給你嗎？』

『有的。可是他身上並沒有鑰匙，他只有小屋和莊園側門的鑰匙——「東橋」那邊的廚房邊門。』我遲疑而疑惑地說。『如果你沒有那一套鑰匙，那麼他會交給誰呢？我的表哥們嗎？』

『這沒有什麼道理，』愛默森先生慢慢地說。『眞奇怪。』他皺了皺眉頭，然後又恢復職業性的面孔。他走到抽屜那兒，打開抽屜取出一小串鑰匙交給我。『你一定擁有這幾把。我會和愛摩里聯絡，看看他曉不曉得這件事，也許兩套鑰匙都交給了安德希爾家，或者交給了亞胥黎的什麼人，一旦你回到家裏，擁有鑰匙的人可能會立刻交還你，否則恐怕你得去問安德希爾家。』

『恐怕只好如此，』我說。『然而我可以進去嗎？』

『當然可以。』

『如果我取得那套鑰匙，我可以暫時保管嗎？』

『是的，當然。』他替我打開大門。眼鏡後面的棕色眼睛顯得關切而仁慈。『亞胥黎小姐，容我再告訴你，直到你父親的遺囑被確證，產業被合法地過繼以前，莊園仍然屬於你。』

『是的，謝謝你。』

『至於鑰匙，一定會有某種合理的理由。』他說着，一面送我出去，我覺得他向我保證，一

方面也是在向自己保證；事實上，我和他一樣，既不喜歡神祕的事，也不相信神祕的事。

『毫無疑問。』我同意，並且走下樓梯，來到大街上。

才走出他的辦公室，就有一位行人擦身而過。燈號是紅的，禁止通行。就在燈號下面，人行道的邊緣，坐着一隻黑貓，顯然是在等待燈號變綠。當我走過牠旁邊，牠抬頭望着我。我對牠說，『你能和我說話嗎？』然後我壓了一下鈕扣。我懷有一種想法，按鈕扣可以改變燈號，雖然以前不太靈光，不過那個時候，燈號却立刻變綠。可以通行。貓站起來，尾巴豎起空中，穿過斑馬線。這隻貓全身漆黑。『也許我還需要你幫忙呢。』我告訴牠，並且跟著牠穿越。

突然傳來煞車聲。我嚇了一跳，退回人行道。那隻貓衝過去，消失在一家商店。一輛E型美洲豹跑車猛然煞住，停在距離穿越道不到半呎之處。開車的那位女孩子，既不看我，也不看驚走的貓。她不耐煩地坐着，望着紅燈，一隻手拍打着駕駛盤，另一隻手向後梳着長而金色的頭髮。我看了一眼她吋來長的假睫毛下的烏黑眼睛，以及蒼白的、嬌小的臉孔，顯然是個美國人。當我在尋找黑貓的蹤跡時，燈號變了，E型跑車便急馳而去，穿過兩輛巴士，消失無蹤。我不經意地回頭，在另一端人行道上，愛默森先生走出他的辦公室，帶着高帽和雨傘，顯然正要去赴午餐的約會。他也停下來，望着急馳而去的E型跑車。然後他看到我，隔着來往車輛對我喊話。我以爲他在說：『那隻貓』，可是他却指着消失的美洲豹跑車。我點點頭，向他揮手，笑着走回我的旅舘。

亞胥黎，一八三五

書桌上，蠟燭邊放着他父親的書本和紙張，上面壓着形如去皮橘子的玻璃紙鎮。蠟燭歪歪曲曲地閃爍着，十來個小小的人形在嘲笑他；一個英俊的年輕人，穿着綴邊襯衫與馬褲站在那兒，身形顯得瘦小，與背景中母親的富麗堂皇房間相形之下，似乎有點不相稱，有點孤單。

他突然大步走向書桌，掃落桌上的紙張。他打開一個抽屜。母親的畫像在抽屜裏對他微笑。每當他用樓閣時，不是把她藏起來，就是自己躲着她。現在他把畫像掛起來，站着看了很久，然後笑着把它放回書桌內，面對着房間。

面對着床。

他父親的紙張，那些枯燥的、細心書寫的小詩，便消聲匿跡地散在地板上。

4

來罷，他藏身在這樹林間……

他的愛是盲目的，最適於黑暗。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一景

亞胥黎莊園的大門如同往常一樣，是開敞的。我走進去，輕巧的走在長苔的路面上，在菩提樹蔭下，走向可以望見宅邸的轉彎處。

傍晚，燦爛夕陽的餘暉將大門的柵影拉長，投射在地上。草地上佈滿淡綠色的威靈仙，它們使綠色顯得朦朧而模糊。菩提樹聳立於野花間，透過密密的翠色葉芽，發出古銅的光澤。頭頂上的嫩葉迎風招展，在夕陽的光輝下透明得有如彩色玻璃。

我走到道路的轉彎處。從這兒可以望見宅邸，望見玫瑰色的都德式磚牆。四周都沒有人，也沒有一點動靜。我站在樹蔭下，觀看郝華德·亞胥黎的房子。

這種古老的東西都會有異樣的甯靜。它四平八穩地立在地面上，摻雜了幾個世紀的不同建築

方式。宅邸依然保持着諾曼第的遺風。十二世紀修建大門和城垜時，又將宅略加改變。原來的吊橋早就改爲一座石橋，寬度只容一輛汽車通行，這條道路如今通到一個方形的小院。宅門是都德式建築，位於車道盡頭，門後便是大廳，廳內有巨大的壁爐和烏黑的樑木。庭院右側的房間也是都德式建築；包括連着僧侶客房（一八八〇年再度啓用）的會客室，以及鑲有雕花與紋飾的天花板。大門東方是大宴客廳，那是十四世紀的建築，如今仍然原封不動地保留着中世紀的木材。除了供人觀賞以外，我不記得宴客廳曾經使用過。一九六二年九月時分，一場暴風雨帶來洪水，氾濫了控制護城河水位的『高水閘』，大宴客廳受到損壞。低位水閘還來不及打開，放出溢流的水，大宴客廳的地窖和廚房便被水淹沒。我父親修復了『高水閘』和廚房，然後淸乾大宴客廳，此後便不再使用。他曾經說過，莊園位於河水和湖水之間的危險處境，唯一的好處便是不必投保火險……

『湖』位於高出地面的護城河堤的下方，其實只是一潭水池罷了。我不記得這個人工池塘是什麼時候開鑿的，起初只是用來養魚，後來又加以擴大，並且栽植百合花，以及幾棵楊柳樹。它依舊被稱爲『情婦南茜的池塘』，這個名稱聽起來要比『魚池』好得多了——地圖上便是用此稱呼。護城河與池塘之間是一片草堤，園丁羅伯將它修整得古色古香，這正如他將山毛櫸路徑與車道修剪得乾淨又整齊一般。他還將圍有牆壁的花園以及其中仍然留存的暖房整理得有條不紊。

我們變賣了多數花菓，然後支付羅伯以及村裏幫工的酬勞。除此以外，我們別無他途。玫瑰園的藤架爬滿了各種植物，而池塘後面的樹林早就侵入了菓園，池塘附近只剩下幾棵蘋菓樹，樹旁便是我現在將要居住的小屋。

天色已晚。我站在那兒，夕陽已經下沉，餘暉冷却爲藍色，最後變成暗影，除了兩隻天鵝安詳地在護城河上游泳，除了枝葉間的微風聲息以外，四周毫無動靜。宅邸沒有燈光。於是我又走了五十碼左右，來到通向教堂的杜鵑花道上。

本來這條路只通向教堂。道路盡頭有一座墓地大門，門後豎立着許多古老的紫杉。當我經過時，墓地的大門在地面上投下龐大的陰影，白天似乎已經成爲過去，而夜晚就在這兒。頭頂傳來輕輕的聲響，烏鴉棲息在他們的巢裏，偶爾的拍翅聲打斷了牠們的咕咕啼叫，有些鳥受到驚嚇，夾着叫聲從棲息的地方衝飛而起。教堂在我面前宛如毛茸茸的、抖動的樹影襯托下的朦朧物體。紫杉在微風中有如輕煙似的飄搖。

我不在乎黑暗。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走過這條路上的每一寸土地。墓園的草地近來有人修剪過，空氣中依稀殘留着樹枝的甜味，有些殘莖落在路面上，都已經枯乾了。我走上教堂的門廊，才聽到自己的脚步聲，於是我將骨灰盒細心換交左手，伸手摸取南側大門的鐵環。

門並沒有上鎖。亞胥黎（似乎）仍然保持着古風，我們向來都不鎖門；謝天謝地我們也從來

不必鎖門。教堂內漆黑一片，當我走進教堂，關上大門，童年熟悉的氣味便迎面襲來。世代爲教堂清潔工人的瑪琪小姐仍然用蜜蠟與與松香油擦拭舊膝墊與微微翹起的木頭。

我沒有去摸開關。我慢慢走向通往東方窗戶的中央走道。

我今天晚上便帶着骨灰盒來此，不是牧師所預期的明天早上，因爲我必須先守夜。我要將骨灰放在教堂過夜，教堂是亞胥黎家員的受洗、結婚與埋葬的地方，爸爸的紀念碑也將和其他列祖列宗並列，然後在早晨——在沒人看見的清早——我會來灑他的骨灰。我自己已經決定這麼做，這似乎是應該的。

如今我來到這兒，獨自在黑暗的教堂裏，因此沒有自我欺騙的必要，我不只是來守夜的，我還懷着個人的目的。在渴望與罪惡的混合心情下，我想試探自己所有的奇怪力量，看看能不能在這亞胥黎家族出生與覆滅的地方，開啓自心的心靈，領會鍾恩・亞胥黎試圖傳達給我的消息。『告訴布萊恩妮。告訴她……我的小布萊恩妮要當心。危險。』

當我步上高壇的半途時，我停下脚步。有許多人試着和死人談話，在這兒，我才明白教堂與住家是不一樣的。我將打開聖堂的燈光，將骨灰帶到聖壇上，放在那兒。東方窗戶的微弱燈光照出許多大瓶百合花。我曉得，這些花是從莊園拿來的，羅伯和牧師爲了每年的復活節而栽種它們……我在這兒又聞到童年的熟悉氣味。我退回身子，將繩索再度掛在高壇的欄杆上，然後走到開關所在的聖物室。

這扇門也沒有鎖。我推開門，摸索着門邊的牆壁，找到開關，按下去。可是燈並沒有亮。我又按了一下，還是沒亮。我又按了另外三個開關，依然沒有光亮。

這一切只是幾秒間的事情，可是我因爲心裏想着別的事情，所以不知時間的經過。聖物室空氣流通，所以就像墓園一樣充滿了樹林的聲音和白嘴鴉的聲音，還有，牧師桌上的文件在微風中揚起的聲音。就在我看着時，其中一、兩張被吹到地上。這時候另外一樣東西的移動印入我的眼中，使我嚇得魂不附體。聖物室外側的門是開着的，有個黑影一閃而過。那是一個高大的人形，身穿長袍。然後那扇門就咔嗒一聲關上了。文件沙沙地吹落在地上。這時候，只有夜間的舊木摩擦聲以及教堂高塔每隔一刻鐘的報時鐘聲。幽暗中可以分辨出來的地上的紙張證實了我所看到的東西。開敞的門，消失的人影，並不是睡眠中產生的幻覺呢。

我吸了一口氣，試圖減慢心跳。幽黑教堂裏，穿過教堂的人影？荒唐。他們一定會認爲我是心生幻像，不是嗎？那是哥德式的典型。穿着長袍的修女，古老的房子，祕密的通道，通俗鬧劇，這是珍・奧斯亭在『諾桑吉修道院』書中所嘲笑的。而當羅伯・格蘭克在這教堂中尋找通靈人的鬼魂時，我們全都嘲笑不已。當然，我的鬼魂和他的都是一樣的。離開聖物室而鎖上身後大門的身穿長袍的人影，照理說應該是牧師。而失靈的開關又是怎麼回事呢？一定是布萊斯頓先生認

爲晚上關掉總開關比較安全，我想，也許我只要打開總開關，當他看到燈光時，他就會回來。我把聖物室、高壇、祭壇與走道的開關全部打開。當我按下總開關，整個教堂的東側便燈火通明。我站了一會兒，凝神傾聽却聽不到返回的脚步聲，我撿起地上的紙張，迅速打量聖物室的周圍。沒有任何其他聲息。我將紙張放在桌上一堆像是教區登記名册的旁邊，並且用墨水瓶鎮住。我留意到，這些確實是教區登記名册，擺在這兒留待下屆的里民大會。我再等了一會兒，凝神傾聽，依然沒有聲響。我留着祭壇的一片燈光，將其餘的全都關上，然後回到本堂西部的幽明中，坐下來。燈光的薄暈照耀着藍色的地毯、褐色的百合花以及手執柄槌的天使羣的金色頭顱。緩緩地，寂靜又籠罩着一切。

人的生命中有些事情應該保留隱私。那時候，我與黑暗教堂發生的事之間的溝通也屬於我隱私的。我認爲，試圖在這兒開啓心靈力量的想法會產生行動，可是聖靈方面却不以爲然。既不像我以前知道的，也不像我目前希望的，什麼都沒有；除了寂靜以外，什麼都沒有。

然而，我才站起來，準備去聖物室關燈時，聖物室的門被打開，一位身穿長袍的人走進教堂。牧師。正如我所想像的，是牧師，他穿着法衣，眼鏡在燈光下閃閃發亮。可是我在認出他是誰以前，不免還是嚇得要死。我怯生生地迎向他。

『親愛的孩子！是你！我還以爲你明天早晨才回來呢。剛才我走進書房時看到燈光，所以過來看看誰在這兒。我嚇着你嗎？』

『你的確嚇了我一跳。抱歉又把你給引出來，布萊斯頓先生。但願你不在意我今天晚上來這兒。我本來打算明天早晨回來，可是我——我想把骨灰留在這兒過夜。我正想在回到烏斯特以前，打電話告訴你。你不會見怪吧？』

『當然不會。你隨時都可以回來，教堂是永遠開敞的。』

他摘下眼鏡，漫不經心地開始在法衣的袖口上擦拭。他是個六十來歲的人，捲曲的灰髮稀疏地由高闊的前額梳向後方，圓臉上的皮膚像孩子那麼細嫩；他的上唇很長，而且習慣地由鼻梁的眼鏡架上方看人。遠視的灰眼睛被金邊的厚鏡片所扭曲變形。我有記憶以來，他就在亞胥黎了。他是一位鰥夫，自從他野心勃勃的、活躍的妻子過世以來，他的生活顯得平靜多了。布萊斯頓太太只是把亞胥黎當做晉陞的踏脚石，她以愚公移山的無情幹勁，差一點就要將與世無爭的丈夫改變成另一個人。不過，他已經在十五年前把她埋葬在墓園裏，所以如今無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快活往來於教堂與花園之間，每個星期溫和地依照發黃的筆記講道，並且將他在莊園的花園所栽種的幼苗分送給教區的人。他和我父親相處得十分融洽，他們一碰面就棋逢對手，對弈起來。然而，我聽父親說過，布萊斯頓先生的信心是沒有教派之分的。無論如何，牧師先生適合亞胥黎，

正如亞胥黎適合他一般。

他正和我談論着父親的逝世，他的從容不迫與愛默森先生的和藹可親非常不同。安慰別人是他的職業，然而他的表達方式不像是例行公事，他不僅關心我父親，而且還關懷着我。對我而言——正如以往對父親而言——上教堂一直是鄉間生活的重要部份，甚至於重要得不經思索就會想到，星期天的禮拜就像節日的中餐前飲用白酒似的（這也包括牧師在內）；教堂的節日和聖日便是一年中期待的日子；聖麥克爾日是祝火煙味與紫花的時節，人們便紛紛拿出羊毛衣；而復活節是百合花和春季清掃的時節；報喜節則是修剪玫瑰花的大好時機。然而我目前正遭遇到重重麻煩，所以不太關心每年慶典後所隱藏的意義。我明白，有些事情是長大成人便忘懷的，而且不再相信的，不過，我還是情願傾聽牧師先生相信人死復生的想法，聽了以後還覺得比較好受呢。

『你今天晚上要回到烏斯特嗎？』他終於問起這件事。

『是的，不過我明天早上還會回到這兒。我會很早就來，以免妨礙別人。』

『你不須太早來，親愛的。』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薄薄的舊錶，看時間。『親愛的，剛剛開走一班巴士。我不應該留你這麼久……下一班車還要再等一個半鐘頭。你想來我家坐坐嗎？我不曉得韓德森太太替我留了什麼晚餐，不過我們一定可以把它分着吃。』

『你太好了，不過謝謝你，不必如此。我本來就不打算乘坐巴士；我的蘭布塔腳踏車就擱在

農舍裏，我現在就去騎。他們替我把車存放在那兒的穀倉裏。』

『哦，好罷，當心一點。路上一天比一天多車，而現在已經天黑了。親愛的，夏天就要到了，不是嗎？如果你遇到羅伯，請你告訴他，我明天會去老菓園，而不是暖房。我必須在近日完成播種的工作。』

『當然，謝謝你的好意，牧師先生。我會從南廂大門出去。如果你想再把總開關關掉，不必等我。我可以看得見。』

『總開關？』他看起來有點迷惘。『什麼意思呢？我爲什麼要把總開關關掉。』

『在我來這兒以前，我還以爲是你關掉的。你的意思是，我來這兒時，教堂裏的人並不是你？』

『當然不是，三點以後，我就沒來這兒了。你說的是什麼時候？』

『大約一個鐘頭以前，我想。我由南廂大門進來，走到聖物室去打開祭壇上的燈。但是總開關是關着的，而且有個人剛剛離去。我看不清楚那是誰，可是我以爲那一定是你。』

他看起來有點迷惑。『不是我，那一定是教會的執事之一，我想，可是他爲什麼要關掉總開關呢？眞奇怪。你確定總開關是關着的嗎？』

『當然。我還確定另外一件事：如果聖物室那個人不是你，那麼他一定是不想讓別人看到。

我猜，他聽到我在門口時，才關掉總開關，以便從容離開，而不被認出來。我還以為那個人是你，因為你是最可能的人，此外，他還穿着長長的衣服，像是一件法衣。你不是突然請來一位副牧師吧？』

『沒有啊。我想那大概是唱詩班的人，回來拿走昨天忘掉的東西……可是他為什麼要穿着法衣，而且關掉總開關呢？不論是你，或者是我看到他，都沒有關係啊。』

『也許我看錯了。其實那只是一瞬間的工夫，天色又很黑。說不定那個人是教堂執事。他帶走了某種東西——而我不太確定那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呢？』

『很難說，也許是一個盒子，或者是一本書，大小和桌上的名册相同。』

『我不懂，執事為什麼要來拿走這樣的東西。那些名册並不是屬於亞胥黎的。我昨天才從伊文森帶回來的，我答應替一位加拿大人找尋他的祖先，不過我目前還沒有時間查閱……再說，還有總開關，我眞不懂為什麼……親愛的，這看起來實在有點神祕，不是嗎？』

他看起來十分操心，所以我立刻向他保證。『其實，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大不了。我很可能是搞錯了。』

『但願如此，親愛的，但願如此。還有，』——他堅決地走回聖物室——『我最好看看，什

麼東西被翻動了。教堂保險箱……說不定那是一種誘惑。不過，必定不是亞胥黎的人……』

他在聖物室門口停下來，露出若有所思的樣子。

『當我打開燈，我看了一下四周。』我從他後面，對他說話。『一切都很整齊，除了桌上那些紙張，有的散落在地面上。不過那是因為門口吹進來的風。我把它們撿起來，放回桌上，也許你會發現這些紙張並沒有按照順序放好。』

『沒關係，沒關係。』他走到桌子那兒，看看那些紙張。『全都在這兒。還有名册……十一本，是嗎？還是十二本？我必須查查看。可是，沒有人會對它們感興趣的。別的東西都沒有被翻動。櫥櫃嘛……是的，沒問題。這個抽屜裏只有鉛筆，以及其他雜物。我的法衣還掛在門邊，那麼這就不是你所看到的東西……』

他終於不情願地轉身觀看保險箱。『嗯，但願不要……』

當他查看笨重的大金屬櫃時，担憂的神色加重了。我看到他的手指摸索着保險箱的鎖。『這些，你認為這鎖是新的嗎？這眞難以分辨。除非發生這樣的事情，讓你有機會仔細察看，否則你不會留意你的鑰匙每天留下的刻痕。恐怕我們最好得看看箱裏的情形。』他伸手到法衣口袋，掏出一串鑰匙。

『你一定是把聖餐盤放在保險櫃裏，』我說。『還有別的東西嗎？』

『沒有人家想偷的東西。只有我們自己的教區登記名冊。聖餐盤本身並不貴重——雖然價値總是相對的。我們現在使用的盤子相當時髦，誠如你所知道的；是你父親建議，把舊盤子放在比這兒更保險的地方，因爲價錢一直在上漲，可是我懷疑，誰還曉得教堂的舊銀器有多麼值錢，你曉得聖餐杯和聖餅碟都屬於依莉莎白時代，而施捨盤還更稀罕嗎？我想，那是一五三四年代，還印有製造者的商標呢。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雖然很方便，但是却——啊，』這時候，保險箱的門打開了，『謝天謝地。』

他說得十分認眞。我由他的身後望過去，看起來箱裏的東西眞的沒有被動過。保險箱的後頭堆着教區登記名册，前面還有一些厚羊毛皮包裹的東西。『我一向就是這樣擺放它們，』牧師說道，一面數着。『對了，對了，所有東西都在這兒，一點不差。他並不是想拿走保險箱裏的東西，否則他會發現保險箱的鎖很難打開。我寗可認爲——我的確認爲——他並不是有所圖謀。是的，對的，這一定不會錯。我們活在悲哀的時代，即使沒有根據，也能夠幸災樂禍地懷疑別人。』

他關上保險箱，鎖好，站起來。『不過，這對我是一個教訓，我不會鎖住教堂，不過我也許會——是的，我想我必須——鎖住聖餐室。我立刻就該這麼辦。好的，也許你該由這兒出去……親愛的，時候相當不早了，不是嗎？你能夠看清前往農舍的路嗎？』

『是的，謝謝你，牧師。你一定會發現剛才是一位執事，或者是一位無所

圖謀的人。明天早晨我可以來看你嗎？如果你在蘋菓園，那麼我去小屋時，也會順道看你。我明天就要搬進去，我會替你傳話給羅伯。』

『謝謝你。親愛的。上帝保佑你。晚安。』

亞胥黎，一八三五

似乎在遙遠處，教堂鐘鳴響着三刻鐘。他望了床頭桌上的鍍金座鐘。它快了五分鐘。

他在屋子裏來回走動，煩躁得像是一匹被馬釘刺了的馬。他的脚踩到父親的一本掉在紙張之間的書。他俯身，開始機械地拾撿散落的紙張。疊在最上面的一本書熨金印着『朱麗葉』的名字。他把書本砰然關上，站了起來，將書本和紙張統統塞到抽屜裏，關上抽屜。

聲音尖銳而終極。老人死了。他父親死了。如今他是亞胥黎主人了，尼可拉斯・亞胥黎，莊園的爵爺。現在，他想着，一切即將過去，即將解決。皇天不負苦心人。

可是習慣使然，他還是在關好百葉窗之外，拉緊窗簾，不讓一絲燭光透到外面。

5

主啊，我可以整夜待在這兒
聆聽明智的教誨……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三景

一度是精美建築的農舍座落於距離墓園的一百五十碼之外。由教堂到那兒的最短路徑便是從墓園大門穿過莊園大門的一角。我在漆黑的紫杉林道間仔細行走。我意識到自己雙手空空。幽黑的紫杉林發出濃郁的、黯傷的、刺鼻的與燻煙的味道；宛如松香與樹脂，宛如回憶與追悔。

我不應該做此想法。我不應該。

唯獨紫杉焚燃和平之火
它們因此孤零而活。

這才是思考它們的方式。我盡力使自己安寧，却不想感到悵然。這仍然是我的家園，仍然保有我想發掘的東西。

我緩緩走下濃密林蔭，朝着墓園大門前行。小屋的暗影迎面而來，撫慰着我，環抱着我。

在同樣的時間裏，在同樣的黑影下，我的情人也是如此。他就在這兒，就在冽冷的夜裏，比我離開亞胥黎的任何時刻都要強烈，都要接近。千頭萬緒的感覺紛湧上心頭，直接得如同明白說出一般，强烈得如同篩過紫杉林間的微風的氣息。有迎逆的感覺，有歡樂的感覺，况且還有一種憂懼的感覺。我停下脚步，思索這種感覺，並且將它斥爲罪惡，或羞愧……。

我才來到墓園大門。門上頂蓋投下的黑影尤其幽暗。我停下來，摸索着面前的門閂。是罪惡嗎？或是羞愧？由他造成的嗎？他一定由我這兒獲得一種困惑的混合感覺：驚訝、疑問，然後再度的保證使他明白：無論如何，我是和他一起的，我是彼此關係的一部份……

暗中摸索的手碰到了衣布。我嚇了一跳，還以爲他在這兒，還以爲我摸到了他的衣袖。然後我由鬆散的縐摺，摸到大門的木板。最頂端門栓掛着一件長袍，或是毯子。手還沒摸到散開的絲質衣面以前，我的腦子就認出那是一件衣服，一件法衣。我看到他穿着的長袍，當他離開墓園時，拋在這兒的……的確是罪惡與羞愧。他必定是感到這種事情，如果他剛才在聖物室內，試圖打開不該打開的鎖，或者帶走不想讓別人看到的東西。

是這樣嗎？剛才是你在教堂裏嗎？我急切地問這個問題，然而沒有回答。感覺逐漸消逝。他正慢慢離開。

同時，我聽到身旁有脚步聲匆促走過墓園草地，離開我。他一定是一直站在這兒，動也不動地站在紫杉牆的另一端。

情人？情人！

他不理我。脚步反而加快。我聽到墓園與花園之間牆壁缺口的橫隔繩索所發出的微弱的乒叮聲與顫動聲。缺口之後便是一園野生的灌木叢，以及牆垣高聳的花園的一扇門，門內便是暖房所在。現在，我由幽黑樹林之後，看到傾瀉出來的銀色光輝。月兒上升了。不需多久，她就會升上樹梢，光線便會明亮得看見四周的景物。

我旁邊便是紫杉林間的一道罅縫。我跨進去，奔過墳墓堆立的草地。我認得每一塊墓碑，以及碑上的名字，正如我認得學校宿舍的書架上的每一本書。死者不會在意我的脚步；我們常久以來就互相認識了。我來到牆壁缺口，月亮剛好升到天上，照耀着缺口中間的繩索。我伸手去摸它，它結實地伸張着。我穿過柔軟的灌木叢，接骨木和楓樹苗、覆盤子都自生自滅，常春藤則爬滿地面上，蕁麻也長得和膝蓋一般高。我奮力向前，踏上靑苔滿佈的路徑，走向四周圍有高牆的花園，高牆的大門巍巍聳立着。月光照在附近的蘋菓樹上，我跑過去站在低淺的、滑溜的台階下。

由東邊大門到西邊大門，穿過花園的中心，是一大排蘋菓樹，其間的棚架彷彿手牽手似地並立著，月兒就像微風中的帆船一般，急駛過夜空，分明地照出山毛櫸樹的花，然後在空曠的路徑上投下樹影。四周毫無動靜，只有高過圍牆的枝椏在輕風中顫動，並且明滅交錯地搖曳於暖房的屋頂上。

然後，我在那個晚上第二度看到他，雖然那只不過是許多暗影中的一個高大黑影罷了。他也停下來，站在遠方大門的頂蓋下。門後便是古老的玫瑰園，然後過去就是迷宮，然後是我別墅所在的蘋菓園，然後是池塘邊緣的草地上有一路徑通向村落。

我猶豫不前。他一定曉得誰在追趕他。如果他希望見到我，他只要停下來等我就可以。其實——我現在明白——他剛才確實在等我。我在教堂裏待了很久。他在墓園大門那兒，不可能得不到我的感應，如今，我整個人站在月光下，他一定看到了我，而且曉得我跟隨着他。

他正望着這兒，我確定。我聽到遠方圍牆大門打開的軋軋聲，然後一陣沉寂。我站着喘氣，試着對他再次開放我的心靈。可是，除了與奮與驚訝與罪惡的混合以外，便沒有別的感覺。我又懷疑他在教堂裏做什麼，不過，這次完全沒有責怪的意思。不論如何，我總是和他在一起；我必須這麼做。我獻給他所有的愛意、需要與渴望，而且我也得到反應，甚至於比林間晚風還要清楚。還不到時候。相信我。還不到時候。又是一聲迅速關上花園大門的軋軋聲。門閂扣下來。我便

單獨站在花園裏。

我從原來的路徑走回去，又回到墓園，然後由平常的路徑走到農場。

黑暗隱藏了荒廢的大農場。穀倉和小屋座落在農場左邊，而右邊的農舍煙囪高聳於月光中。自從託管規定以外的農地被賣掉以後，房子就一直是空的。買下土地的農人認爲經年廢棄的房子，不值得費力去修復，所以它便被用做儲藏室，有時候，甚至做爲豢養幼禽之用。母雞在那兒孵卵，鴿子在頂樓築巢。房子附近，兩座農村別墅則大不相同，它們還屬於亞胥黎。這兩棟農村別墅的粉刷白牆輝印着月光，簾布遮蔽的窗內則燈火輝煌。

靠近農舍的別墅住着韓德森家人；韓德森先生是個六十開外的人，他是亞胥黎的教堂執事與掘墓人；他的太太則爲牧師做雜事，並且在需要的時候，爲莊園服務。她還爲羅伯·格蘭克做些清掃與修補的工作。格蘭克便住在另一間別墅裏。我在小時候，格蘭克家人住在大農舍裏，不過格蘭克先生去世幾年以後，羅伯和他母親便搬入別墅。格蘭克太太不到幾年便跟着過世了，如今羅伯單獨住在那兒。

我走過院子時，他的別墅大門打開來，他向外張望，身體背着光線。

『是你嗎？布萊恩妮小姐？』

『哦，羅伯，你好，多麼高興再見到你。是的，是我。你怎麼曉得呢？』

『嗯，我猜你會來取腳踏車。我知道你回來了。我看到你從教堂走出來。你跟隨着他，對不對？』

我一時語塞。『你也在那兒嗎？你是說，你看到了他嗎？』

『是的，他像兔子一樣跑出聖物室，然後藏身在紫杉林徑裏。他在那兒站了快一個鐘頭。』

『你眞的看見他了？』

『嗯，是的。』

『而你沒有問他，他在做什麼？』

『我想看清他是誰，所以沒有去問他。』

沉默了幾秒鐘，於是我問：『好吧，那麼他是誰呢？』

他看起來有點詫異。『那麼，你並沒有和他說話囉？我確定他是在等你。』

『事實並不是這樣。他是誰呀？』

我的聲音一定和以往不一樣。他立刻說：『你不必担心，他只是你的表親。一定是其中一個。我不確定是誰。在那種光線下，我無法認清。不過一定是亞胥黎家的人。這一點我不會弄錯。』

『那麼，你爲什麼一直在暗中注視他？』

『我也不曉得。』他對我的不客氣問題並沒有表示憤怒。『他從聖物室跑出來的模樣……我

起初認不出是誰，所以我就走過去，小心地躲在牆邊的樹叢下，悄悄注視。然後我看到教堂裏的燈亮了。而且在那一瞬間，我看出他是個亞胥黎的家人。我想，教堂裏的人是你。然後，主燈又熄滅了，可是你並沒有出來。』

『不，』我說。『我——我喜歡黑暗。』

『我就是這麼認爲。我以爲他也是這樣。他站在那兒等着你。』

我無言以對。我正在盡力克制失望的感覺，唯恐他會看出來。我望着地上，不曉得接着要說什麼。我差不多忘了到農場的目的。

『你不進來嗎？』羅伯說。『不必站在院子裏。請進來吧。』

他從門口退開，讓我進去，我走進廚房，顯然他正在做晚飯。火爐旁邊擺着臘腸和蕃茄，還有一罐豆子正在熱氣中解凍。

我看了一下。『恐怕我來得不是時候。』

他從我身旁走過，在火爐裏丟了幾塊木頭，然後用腳勾出一張椅子，推到前面。

『一點也不。我已經替你取來了腳踏車，它已經不在穀倉裏；我已經把它帶到儲存室，而且我爲你準備了一罐汽油，不須多久就可以裝好。可是瞧瞧，你爲什麼不先在這兒坐坐？我正在做晚餐，歡迎你來吃一點。東西很多。如果你喜歡，還有臘腸呢。』

由於我顯然打擾了他做飯，而且他希望在替我準備車子以前，先吃晚飯，所以我就接受了。

『好哇。瞧，我來做飯，你擺餐具，好不好？』

『好的，你想吃些薯片嗎？』

『是的，我想。』

韓德森太太把她的圍兜掛在門後。我穿上圍兜，忙着在火爐上做飯。我裝好烤架，然後放上香腸和蕃茄，而羅伯便從抽屜和櫥櫃拿出餐具。他的手脚非常靈活，替我擺了一份餐具，並且切了幾片麵包，把薯片放到炸鍋上。我一生對於格蘭克家的口味都十分熟悉，因爲小時候格蘭克太太常常招待我們吃茶點。我望着羅伯擺刀叉，找出額外的盤子蒸熱薯片，同時，我感覺到紫杉林徑的幽黑、失望與悵惘漸漸離我而去。這兒明亮如火、廉價鬧鐘的滴答聲、烤薯片所冒出來的熱氣、香腸的味道，這些都是亞胥黎的歡迎的招呼。這也是屬於家園的。

羅伯抬頭望我，看着我的神色，然而並沒有露出會意的表情。他是個高大的年輕人，身體魁梧，手脚粗壯，具有鄉下人的慢條斯理。他的皮膚很黑，像個吉普賽人，頭髮是黑色的，而眼睛黑得難以認出瞳孔，更別提分辨出兩眼的表情。他說話也是慢條斯理的，但是柔和的鄉下口音和習慣性的停頓，隱藏着內心的機智。他的母親曾是村裏的教師，是個溫柔的、孤單的女性，但是缺乏漂亮的面貌。她嫁給麥特．格蘭克。格蘭克是個英俊的無賴漢，他起先是疏忽，然後是公然

虐待她和她的孩子。我小時候一直不懂小羅伯爲什麼有時候會缺課，有時候會帶着打鬥的傷痕。然而一天晚上，麥特．格蘭克醉醺醺地跌落溢滿水渠而淹溺，羅伯便頂替父親負責自家農場的工作，他的表情毋甯是深深的滿足與解脫。雖然格蘭克太太如同以往一般沉默，對此隻字不提，可是她却顯得比較快活。兩年以後，她也死於未經查覺的癌症。不久，羅伯雖然幾經奮鬥，却不得不承認農場經營失敗，因爲他的父親早就經營不善，而且負債累累。那時，我父親賣掉了一塊土地，便請羅伯來做莊園的管理員和雜工。這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因爲羅伯並不是亞胥黎的人，而且他自己會有更好的發展，可是他却接受父親的雇用，而且在莊園待下來。

他來到我的肘邊，看我翻動臘腸。『我可以切這些臘腸了嗎？』

『可以。差不多好了。』

『我爲你父親去世感到難過。』

『謝謝你。你知道嗎，我把他的骨灰帶回來。這就是爲什麼我今天晚上來這兒。我想把骨灰放在教堂裏。牧師有沒有告訴你？』

『沒有。』

『我明天早上還會回來——嗯，撒骨灰。』

他把裝着豆子的鍋拿開火爐，倒出鍋裏的水。他在豆子上加了一團人造奶油，並且搖動鍋子

。他一言不發。

『羅伯——』

『唔？』

『你眞的猜不出來嗎？』

他一定察覺出我在墓園那兒的困擾，他並沒有問我指的是什麼，也沒有從豆子上移開眼光。他若有所思地搖動鍋子。『如果一定要猜，我會說，那是雙胞胎中的一個，可是你也曉得他們在白天都難以區別，更何況是今天這樣的黑夜。』

『會是法蘭西斯嗎？』

『我想，也有可能。不過，法蘭西斯好像沒有那麼高。』

『不過，還是有可能吧？』

他並沒有抬頭看。『大概有可能，爲什麼呢？難道你希望是法蘭西斯嗎？』

『不是。然而，如果不是法蘭西斯，那麼一定是愛摩里，而且——』

我突然打住。我從來沒有再想下去，而且我也無法爲羅伯再說下去。那不可能是愛摩里，自從童年以來，和我分享內心祕密的朋友不可能是愛摩里。不可能是他。如果一定是這兩個人之一，那麼應該是法蘭西斯……法蘭西斯和我年齡相近，而且我喜歡接觸他的難以捉摸而自行其是的

性格。愛摩里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性格與他們都不一樣，我從小就很清楚愛摩里。當然，我那時候羨慕高大的表兄，羨慕他輕易的領導我們其他人，而且大方地允許我這個小女孩加入他所領導的孩子羣。他長大就變成一個頑固的人，意志堅定，自覺滿足。他的孿生弟弟傑姆斯也是同樣地無情，但是不像他那麼富有侵略性。法蘭西斯也是獨來獨往，對一切都保持緘默，而且通常都能看出我們的鬼計。我的表兄法蘭西斯是個孤獨的人。我想，作家大概都是這樣子吧。當然，如果那個人是他，我一定已經從他那兒得到些許的暗示……？

法蘭西斯或愛摩里……然而，除了這些事以外，我還發現自己正在回想上次見到傑姆斯的情形。

他是典型的亞胥黎家族的後代，高大，頭髮微黑而瀟洒。灰色的大眼睛，直挺的鼻子，手脚骨架雖然不大，却很秀氣。音調悅耳。他對自己想做的事很有一套，而且他做事情漂亮得讓你忘掉本身的利益，還以爲他是在施惠給你。他確實是聰明的，確實是精明的；也許他不會過份關心別人的需要，但却是仁慈的，而且相當大方。至於他對女人的態度，或者他和女性的關係，我就一無所知。

我必須感謝我的母親，她使我能夠客觀的觀察父親的家人。她是個非常聰明的、敏銳的女性，曾經寫過幾本小說，最後因爲家務而荒廢，不過這使她不時地悄悄觀察周圍的人。她教導我，

有時候從生活中退開，默默觀察，甚至於退出那些我所愛的人。

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我認爲是我所愛的人。想到這兒，我又回到目前困擾的問題上，回到小屋的廚房。羅伯說：『爲什麼會是他呢？』

『會是什麼呢？』

『愛摩里？』

我的臉色一定非常茫然。他耐心地說：『墓園裏那個人。』

『哦，因爲傑姆斯目前正在西班牙，而愛摩里就在附近。當我星期三在巴伐利亞時，他由英格蘭打電話過去。瞧，羅伯，薯片已經好了，請你把它們撈起來，好嗎？』

『當然。』他拿起炸鍋。『嗯，那麼就算是愛摩里吧。奇怪他竟然不願讓你看到。』

『也許是他。羅伯，你說你看到他走出聖物室。那麼你看到他什麼時候進去嗎？』

『我沒有看到。你曉得，我那時正在關好暖房的門，當我回來，我聽到狗叫，所以我就四處查看，因此我看到聖物室的門開着。我認爲，不可能是牧師——因爲，狗不會對他狂吠，然後我看到裏面的人在使用手電筒，所以我便等着看看到底是誰。我本來以爲那是村裏的孩子出來捉雲雀。然後我看到你走出門廊。』他露齒而笑。『我眞不好意思說，布萊恩妮，你的聲音比狐狸還輕。記得我們以前帶你去打獵嗎？你每次都走到教堂門口，我才聽到你的聲音。』

『然後呢？』

『我存心想跟蹤你，以防不測，然後手電筒便熄滅了，於是我看到那個傢伙走出聖物室，行色匆匆的走過墓園。如果不是因爲我看出他是個亞脊黎的人，我就會跟蹤他。他並沒有跑到遠處，却在紫杉林裏停下來，等着。我還以爲他在等你。我那時看不到他，不過，他只要走動，我就可以再看到他。我在附近徘徊，觀看情勢，以防……然後牧師便過來，進入聖餐室，但是那個傢伙並沒有躲起來。你想，他看到你了嗎？』

『我想他看到了。如果他那時沒有看到，後來也一定會在廚房的院子裏看到我。月光很亮呢。』

我背對着他，淡淡地說。不過我感覺到他停下來。然後他說：『嗯，當他跨過繩索，我便回來。那不是我的事，而且他沒有傷害你的意思，這是明顯的。他在聖物室裏做什麼，你想？眞奇怪，他一定知道是你，却跑得那麼快。』

『是啊，可不是嗎？』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他穿了一件大衣。愛摩里平常會穿大衣嗎？有人告訴過我，如今大衣在倫敦非常時髦。』

『我不以爲如此。』我猶豫地說。『其實，羅伯，他從教堂穿走了一件法衣，那一定是屬於

唱詩班的人——牧師的法衣還在那兒。他聽到我進去時，大概順手抓了一件。別問我爲什麼。我一點也想不出來。他把法衣留在墓園大門下。』

『眞是奇怪的事啊。』

『不錯，你看到他手上拿着什麼嗎？』

『沒有，』他說。『瞧，臘腸已經好了。』

『好的。你吃得下四條嗎？我不要太多的薯片，謝謝你。哦，我差一點忘了，牧師要我轉告你，他明天不會在暖房裏，他會去老菓園。你們去那兒做什麼呢？』

『澆樹，而且修剪一番。冬天過去以前，許多事情都要做好，然而現在時間不多，况且安德希爾先生還要我們修整宅邸。而現在你回來……你要住在小屋嗎？』

『是的，暫時住在那兒。』

『明天就要搬進去嗎？』

『是的。我想我可以去找韓德森太太，請她先幫我整理整理。』

『不必操心，已經整理好了。』他對着我微笑。

『我們知道你會很快回來，當牧師告訴我們，你明天就要回來，我們就將小屋打開，所以你隨時可以搬進去。』

不知爲什麼，我感到眼淚盈眶。他看不到我，因爲我背對着他。不過他說：『你給了我太多的臘腸，公平分配吧。壺裏的水開了，你要茶或是咖啡？』

『請給我咖啡，我只要兩條臘腸。它們是洛柏家做的嗎？他們做的臘腸向來是最好的。』

『嗯，不錯。』他從罐子裏舀出雀巢咖啡，泡了兩杯。『還記得我們以前常常在星期天吃的臘腸捲嗎？』

『我不會忘記的，來吧，我們開始吃吧。』

我們在飯桌上輕鬆地談話。他談着莊園和安德希爾家的事；談着他屬於亞胥黎的女朋友，並且說他們將在年底結婚。我則談着馬德拉和巴伐利亞，然後不可避免地談到父親的事故，以及他遺留下來的字謎。

『羅伯，你看得出來「威廉的溪」有什麼意義嗎？』

『威廉的什麼？』

『我想那是「威廉的溪」。』

他搖搖頭。『呃——呃。從來沒聽說過。』

『會不是是溢渠呢？』

『我不曾聽過溢渠還有別的名字，你呢？』

『我也沒聽說過。我這麼問你，只是因爲我懷疑父親說「也許那個男孩知道」，懷疑他說的是你。』我微微嘆氣，並且將盤子推開。『好吧，謝謝你，羅伯。』

『不客氣。』他站起來，開始收拾盤子。『我現在可以替你準備脚踏車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去準備，我來洗盤子。』

『好的。』然後他輕輕地說：『你將把父親的骨灰放在那裏？放在圍場裏嗎？』

他可能說了些關於清洗的事。使我聽得非常安適。「家庭閒聊」，就像我和表兄弟一般無拘無束。

『不，他不希望如此。他說，這就像是築牆拘束他。』圍場是亞胥黎的墓地，自從一六四七年，吉爾斯·亞胥黎去世以來，家人都安葬在那兒。『他說，當年做爲戰俘時，已經受夠了，他希望開闊的天空。所以，我明天早上要回來，在大清早沒人的時候回來。』

『我很可能會在附近，可是我不會打擾你。如果你辦完事，想吃早餐，我會在七點左右做好。然後，你就可以回到小屋去。我會替你搬行李，可以嗎？』

『可以。』

他吹着口哨，走到儲藏室去。我便將碗碟搬到水糟。

亞胥黎，一八三五

她並不經常這麼晚來的呀？

他的神智却堅持說，她是經常如此晚來的。有些晚上，她甚至無法出來，而他便整夜在煩躁和折磨中等待，內心充滿渴望，眞想狂吼、怒罵她，直到第二天晚上她又來了，才曉得她家人與村裏好事之徒有多麼驚險地會撞見她。

他對她產生寬恕的念頭。她總是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奔到他這兒，身上裹着舊大衣，手上緊握着迷宮的鑰匙。她曾經稱它爲『通達天堂的鑰匙』，他並沒有因爲她這麼說而嘲笑她，因爲他——老天啊，是的——甚至在一個月以前，就會這麼說了。他曾經藉着咬住嘴唇，克制自己說出『通達我內心的鑰匙』。

他一開始就知道了。她就是他夢寐以求的人。在所有人之中，她就是他夢寐以求的人。

6

淚珠增添了朝露……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一景

清晨五點鐘。五月的英格蘭。人們一向吟咏的時節。朝陽絢爛地照耀在潮濕的灌木籬上，草原的草葉都蒙着濃似白霜的露珠，如果他們也開着蘭布塔跑車疾馳過鄉間道路，他們可能會更爲讚美。天曉得我上次這麼早起是在什麼時候，我已經忘掉朝曦、空氣的甜沁、萬物的清新氣息、肥羊的咩叫以及山楂叢中蔓生的荊棘；已經忘掉山楂本身、路旁綻放的野花、籬笆下隱藏的野櫻草和酢漿草；已經忘掉遠處低迴的杜鵑；甚至於忘掉縈繞着我的其他煩事。

然而，他就在這兒，擠迫着我。你好，我無憂無慮地快樂說着。我今天會看到你嗎？我今天會看到你嗎？

這並不足爲奇。他說，於是我們之間的通門緩緩關上，宛如烏雲遮蔽了太陽。

莊園內毫無人踪。窗內的簾布都緊緊密閉。一對天鵝領着牠們六隻小天鵝，游弋於護城河上；一隻藍色蒼鷺正忙着獵取翻車魚。空氣既清新，又寧靜。

我獨自在荒蕪的大花園逗留了一個鐘頭。天鵝悠然地游行，蒼鷺繼續在獵魚。菓園裏的兎子挺立坐着，凝視我，牠們的皮毛輝映着光線，牠們的長耳晶瑩得有如貝殼。美麗的老房子沉湎於其回憶中，玫瑰色紅磚和閃亮的窗戶倒映在平靜的護城河上，在天鵝游過的水跡上微微顫動。這些都不再屬於我了，我沉思着。一切都隨着鍾恩．亞胥黎的骨灰在甜蜜的晚風中吹散，歸於消滅。他歸回了自己所屬的地。而我的歸程何在？有朝一日，我也會被帶回這兒，成爲這座園子的一部份嗎？而誰會帶我回來呢？

我漫步了一個鐘頭，一言不發，而且沒有碰到任何人。

早餐是醃肉和蛋，以及韓德森太太剛做的麵包。陽光瀉入小屋的廚房。昨天晚上的火爐已經被清除乾淨，而且換上新的柴火，如今乾淨得同船上的廚房一樣。

『你做飯做得很好，』我告訴羅伯．格蘭克。『你的太太會很有福氣。順便問你，我認識她嗎？』

『恐怕不認得。她算是遠房表親，一向住在亞胥黎村附近，可是她的家人已經搬走了。她不

久就會回來，然後我們就可以安排自己的計劃。』

『好吧，』我說，『告訴她，我說她眼光很好。』

他露齒笑着說，『哦，她早就曉得了。』說着，切了幾片麵包。『要不要加蜂蜜？』

『好的，謝謝。』我內心想着，不僅是指他的早飯。他本身令人有穩重可靠的感覺，一種內在的力量，令人覺得他每天經手的雜事，就像雨水打在樹上一樣。他做事從容不迫，看起來（從我牙牙學語的記憶以來）就像驢子一樣頑固，顯然他像拖犂馬一樣規律工作，而不曉得此外的事情。我們認識許久，他一直懷着悠閒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從本身的自信所表現出來的，他的自信與我養尊處優的亞胥黎表哥們不同，是從困苦生活中磨練出來的，正如頑石在彫刻時所表現出的流線。是的，他的太太會很有福氣，但願她能夠滿足地待在亞胥黎，而不要催促羅伯離開。

我向他說了如上的話，可是他只是發出咀嚼滿嘴的麵包和蜂蜜的聲音，然後他飛快地說：『這兒有郝華德先生接管，將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有點難以想像。你自己會待下來嗎？』

『難說。我想我暫時會待下來，事實上，我還沒有時間決定任何事情呢。』

『唔。我敢說，不必著急。這些事情總得費很長時間才能安頓好，況且莊園受到託管規定的約束，可能要費幾年的光陰。』

『你喜歡這樣嗎？』

『我喜歡，』羅伯說。『這可以讓大家慢慢習慣。沒有亞胥黎先生……和你……一切將會有所不同。』

他說得非常誠懇，因此我認爲那是眞心的話，而不是恭維。『我也喜歡這樣。我有點無法接受這一切，至少目前還不能。』

『好吧，』他說，『那麼你就別試。多的是時間。也許郝華德先生根本不肯搬來這裏。』他露齒而笑。『告訴你，村裏的人都想一睹他太太的丰采。我不曉得他們對墨西哥人有什麼看法，不過我知道瑪格特小姐曾經談過圖騰柱，而且韓德森太太曾經說，葛雷太太——你曉得，就是母親聯誼會的會長——上個星期發表一次演說，談到膚色與種族的關係。我相信她一定是個心胸開闊的人。』

我笑了起來。『其實，她是個純種西班牙人，從照片看來，她還相當華貴呢。不過我想她——他們兩人——不可能在這兒定居。』

『那麼愛摩里會在這兒住下來囉？似乎有點奇怪，不是嗎？』羅伯緩緩地說，『傑姆斯只慢了二、三十分鐘出生，就失去這一切，這對孿生兄弟而言，確實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嗯，我不這麼認爲。我不認爲傑姆斯會認爲這是一種「損失」。羅伯，此地已經沒有錢了

。這個地方很可愛，可是再過不久，就沒有人能維持下去了。』

『我也這麼認爲。不過，難道你沒有考慮交給「國家託管會」，或是類似的機構嗎？我的意思是，像這樣一個地方，歷史學家會感到興趣的……』

『除非地主捐贈，否則「國家託管會」是不會接受的，而我們怎麼能夠做到這樣呢？我知道爸爸已經試過所有辦法，問過所有的人，我想，到頭來有人——譬如像是「清教徒託管會」，或「風土文物部門」——會揷手管理，維持這宅邸，可是我懷疑他們會不會對花園和土地感到興趣。』

『是的，』他說，『別誤會我的意思，我眞的認爲你爲了自己置身事外，而感到輕鬆。』

『你說的不錯。首先，這是可憐的愛默生先生的任務，他必須處理這一切亂七八糟的事物——他把這一切稱爲死人的包袱。』

『死人的包袱？』羅伯看起來微微吃驚，我也驚異地停住，然後想到，他一定認爲那位律師是指我的父親。

『我只是說到託管方面的問題……你可能知道這個地方受到種種限制。他指的是我十八代以前的祖宗，是那位創立託管規定的人，他由墳墓裏控制我們，把我們搞得無可奈何。』

『哦，是的，我懂了。你爸爸也這麼說過。你們賣出任何東西以前，一定要族人全都同意，

對不對？』他沉思了一會兒。『這對大家也許不方便，的確，不過他的本意是善良的，我認爲他希望產業對你們更爲安全一點。事實也是如此。我是說，他們不能當着你的面，賣掉你的小屋，卽使他們願意。』

『他們決無可能這麼做，』我告訴他。『他們稱爲「小屋地帶」——老菓園，以及池塘一帶的土地——這些都不包括在託管規定之內。這些便是父親留給我的一切，橫豎是屬於我的。』

他看起來心神恍惚。『如果他們眞的想要破壞託管規定，賣掉一切的產業，你會同意他們嗎？』

『這要看情形而定。我們也許要賣掉土地，捐出宅邸。我曉得父親是抱着這種想法的。可是我不清楚這會對你們產生什麼影響，譬如：韓德森家。我們還沒有討論到那樣的細節問題。』我望着他。『如果託管規定受到破壞，羅伯，你怎麼辦呢？你有沒有能力自己買下這棟房子呢？』

『我想我買不起，不過到那時候，我可能不會待下來。你不必爲這件事操心。你自己的煩惱已經夠多了。』他在椅子上坐挺。『無論如何，我們還有許多早上可以談論未來。我眞不應該問你的計劃；對不起。不過，你曉得，一旦這一切——一旦你父親與這兒的一切都安頓妥當，一旦你找出父親希望你找到的事，那麼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一切都會圓滿，相信我，一切都會圓滿的。只不過，你得慢慢來。』

我點點頭，喝完早茶，受到他的鄉間常識的鼓舞。時間，鄉下有的是時間。一切都聽任自然，而作物成長、成熟，然後收割，一切都配合正當的季節。如今似乎正是農閒的時候。『好的，』我說，『我們會讓它自然發展。我現在確實沒有心思做決定。首先，我必須將一切複雜的法律問題安排妥當，然後等到一切就緒以後，我會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一切在冥冥之中都有安排。不過我現在可以直接做些事情。我可以查看父親提到的字條，試着找出他的意思；看看他是否希望我做些什麼。我必須到莊園去辦這件事。我自己擁有東門的鑰匙，不過我想，開放參觀的房間都上鎖了，對不對？我現在還不想去見安德希爾家人。你大槪不曉得誰保管宅邸的主要的鑰匙？』

『知道，』羅伯說。『是我保管的。』

我也脫口而出，『是你保管的嗎？』

他點點頭。『你父親去德國以前，把鑰匙交給我。你不曉得嗎？安德希爾先生保管另一組鑰匙，包括開放的房間和他們自己住的房間，由於防備火災和來往的遊客，所以他們保管這些鑰匙，可是你爸爸告訴我，他把私室鑰匙卸下來，交給愛默森先生。他把自己那一串鑰匙留下來給我。』

『好極了！』我鬆了一口氣。『那件怪事終於有了答案！你一定想不到愛默森先生和我怎麼

想像這件事。我還以為它們在父親被撞倒以後，被人偷走了。顯然我在法律事宜獲得解決以前，可以保管它們。』

『你最好現在就保管它們。』我一面說着，他便拉開一個抽屜，摸出一串我所熟悉的鑰匙。『哪，就在這兒。你曉得哪隻鑰匙開哪個房間嗎？它們依照順序排列，從這兒開始。這是大門的，然後是牧師的會客室，然後是大會議廳……』他擺弄着大環上的鑰匙，它們就像玫瑰經上的唸珠一般。『它們是按照房間的秩序排列，以便參觀之用。你特別想去那個房間嗎？』

『是的，我想去圖書館。』

他挑出一把鑰匙。『就是這把。不過，你不必過問這些事。韓德森太太會照料的。你要我今天早上陪你進去嗎？』

『不必了，謝謝。我一直在想，羅伯，今天會有遊客來參觀，是不是？如果我自己帶着鑰匙進去，一定會有人看到我，向我問這問那。我暫時把鑰匙寄放在你這兒，我自己就和遊客一起進去，大略地看一看，然後我再去見安德希爾家人，並且問問他們我是不是能夠隨時自行進入宅邸。第一批遊客是什麼時候來呢？』

『十點半。』他把鑰匙放回抽屜，然後關上。既無問題，也不置可否。『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這兒待到那個時候。或者，你想今天早上就到小屋去嗎？』

『是的，我想今天早上就去。』

『韓德森太太現在一定在小屋的後門。我敢說，她想和你好好聊聊。再見。』他笑着走出去。

韓德森太太是個瘦小的、精幹的婦人，年紀在六十左右，每個星期都到村裏的美容院去將灰髮做得像金屬頭盔似的。她有一對活躍的藍眼睛，兩頰上方有兩塊胭紅；她本人就像一具運轉靈活的電腦那麼有效率、那麼敏捷、那麼沉默。

『好啦，布萊恩妮小姐，眞高興再看到你，雖然我為你可憐的爸爸感到難過，我上個星期才和牧師說，雖然亞胥黎先生必須到德國的醫院去療養，可是他並沒有病得那麼厲害，我說，他一定會很快地回來，可是你聽我說，布萊恩妮小姐，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話會失靈。也沒有想到看見你回來，竟然會再轉告你。我說轉告，你曉得我的意思，並不是表面上的意思，我只是說，如今每個人都曉得莊園將過繼給郝華德先生，雖然大家都懷疑郝華德太太會住在這個地方，我是說，我是世界上最不偏袒的人，如今人們甚至不敢再談到黑人歧視的問題，對不對？不過有色人種就是有色人種，她的生活方式一定和我們不同，更別提宗教問題，那是另一回事，從她出身來看，我敢說她是個天主教徒，但不曉得郝華德先生有沒有改信天主教，孩子們一定免不了，不是嗎？如果下一任亞胥黎主人必須到漢曼村的天主教堂作禮拜，眞難以想像牧師和他的教堂會有

什麼結果?』

他一面說着，一面脫下圍兜，然後又穿上去，幫我清理早餐的杯盤，堆叠起來，放熱水到水槽裏，然後開始清洗。我找到桌布，擦拭餐桌，一面向每次見到韓德森太太一樣，聽任她自說自話，因爲你卽使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再見到她，她還是會滔滔不絕的。她終究會停下來歇口氣，然後我就乘機提出自己想知道的問題，同時，對於我不想知道的問題，根本不予理會。我不禁想到牧師和羅伯·格蘭克，他們每天是怎麼應付這件事的!然後我自己想到答案:每當韓德森太太來到，牧師就忙着去暖房，而羅伯則笑嘻嘻地從另一扇門溜走。

『郝華德太太並不是有色人種，』我說，『她是個西班牙人。如果你還記得樓梯上的畫像，我們曾經掛過一幅西班牙女士的畫像。據說郝華德太太很漂亮，也許她是個天主教徒，不過，我非常懷疑他們會來亞胥黎。你近來有沒有遇到我的表兄愛摩里?或者法蘭西斯?』

可是韓德森太太就像我一樣，儘挑自己希望的話題。『就像你說的一樣，我當然知道西班牙女士的畫像，關於她有一首歌，是不是?不過那是在人人都是天主教徒的時代，所以這並沒有關係。牧師曾經這麼告訴我，現在我才想到，她的子女不會接管亞胥黎莊園，接管的是亞胥黎前妻的子女。我說「接管」，當然，我的意思是——』

『是的，當然，孿生兄弟和法蘭西斯。你近來有沒有遇到他們?』

『當然，如果郝華德先生不回來，』韓德森太太說着，顯然不願放棄資料豐富的閒聊話題，『那麼愛摩里先生和他太太一定會回來，他太太眞是個漂亮的女孩，大家都這麼說，雖然有點太年輕——』

『什麼太太?』

『還沒有結婚，我不是這個意思，雖然他們已經準備好一切。我覺得婚姻和家庭只能造成許多家務和烹飪，此外別無好處，可是他們會結婚的，我想，這是正常的途徑——』

『什麼太太?』

『什麼什麼?布萊恩妮小姐?』

『我說什麼太太?因爲你說過愛摩里先生和他太太。他結婚了嗎?』

她終於抓住我的問題。她以勝利的眼光望着我，同時扭開熱水龍頭，拿起一個水瓶在下面沖洗，從容不迫地說。『嗯，目前是還沒有結婚，不過相信我的話，那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就是安德希爾小姐，她的名字是凱西。羅伯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

『男人就是這樣子。他們對於眼前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對於足球和暖房的事，比村裏發生的事還更有興趣。好啦，碟子洗好了。你不必費心，我來放好它們，你不曉得它們原來在那裏

。』

『我當然曉得。我來做好了。那麼，愛摩里是和安德希爾小姐玩在一起囉？他們曾不曾訂婚呢？』

她將洗碟布扭乾，掛在水槽邊緣，然後從槽下拿出一個紅色塑膠桶，倒進一些熱水。『我不曉得他們有沒有訂婚，現在已經不重視這些了，不是嗎？年輕人不然就是約對方出去，不然就是固定下來，再不然就是彼此分手，如果我的想法不錯——』

『你的想法可能不太正確，不過沒有關係，我懂得你的意思。他們來往多久了？你認爲他們是認眞的嗎？』

『憑我對愛摩里先生的了解，我覺得他是認眞的。』她關上水龍頭，首次停止工作，望着我，明亮的藍色眼睛，顯得精明而認眞。『你知道他，他總是明瞭自己的心意，而且不顧一切爭取他所要的東西。這種個性對於亞胥黎的一份子是好的，是的，當然，他可以得到他所要的東西。』

笑裏藏刀的人。是的，我們可以利用別人，而且在行動的時候，笑容滿面。我想，這是一種有用的天賦。無論如何，這造成了亞胥黎家族今天的面貌，而且使他們維持了幾百年。『她生得漂亮嗎？告訴我有關她的事情吧。』

她告訴了我，可是我並沒有注意聽。我馬上就要見到凱西．安德希爾了。我現在正想着愛摩里表兄，想着那個堅定而聰明的人，不論他想做什麼，他都會做到。如今，他似乎想要得到安德希爾小姐。如果他看上她，而且對她認眞，那麼他一定是把她的財富當作一種附帶的紅利，他本身也很富有，雖然他在布里斯陀的事（這幾年來已經成爲愛摩里的個人資產）與安德希爾家的財富無法相提並論。『千萬別爲錢而結婚，但要邁向財富所在之處。』這很像愛摩里的心理——爲了亞胥黎家族延續下去的堅定意願——娶一位富有資產的人；如果他喜愛她，那是情感，而不是爲了財富，財富只是附帶的紅利而已。

我也想到我的愛人。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爲什麼他不像我對他那麼坦誠與開放呢？我想，我一定很快會解開這個謎團。

相信我。感應突然傳來，又清晰，又接近。

哦，你看出我的意思了嗎？好吧，你會明白我對你懷着什麼想法。你在那裏呢？

不太遠。感應逐漸消退。不太遠。

可是，到底在那裏呢？在亞胥黎這兒嗎？

我的身上忽然傳過一陣愉悅的顫抖，使我感到微微安適，就好像親人在肩上的輕拍，要你放鬆，告訴你一切將會立刻好轉……

『……今天早上你要到小屋去嗎？』韓德森太太問着。

『是的。羅伯告訴我，你已經替我整理過了。這眞是太好了。韓德森太太。你是說我立刻就可以搬進去住嗎？』

『是的，隨時可以。小屋已經清掃過，而且透氣過。至於食物和雜物的問題，我已經買了一些必需品，廚房桌上有一張清單，你可以隨時付錢給我。我今天早上照例必須到村子去，牧師欠缺奶油和速食品，我會到農場打電話，叫他們送牛奶來。如果我通知郵局裏的瑪琪小姐，那麼她會把信立刻轉過來。還有，星期三和星期五會送肉來，記住這件事。你有什麼吩咐，儘管到牧師家來找我——』

我終於離開了，懷着許許多多的關切和建議，於是我迤邐朝着小屋走去。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想着，老天啊！我忘掉了那份名單。父親怒罵我是放蕩不檢的人，他罵得很對。有一段時期，保有她們的名單是趣味的，就像那些性愛的書本；生理特徵、教養、表現、停留的力量……她的名字也在內。

我要燒掉那份名單。甚至不再看一遍。我還要燒掉那些書。不再和輕佻婦女廝混。我發誓，她是最後一位。只要讓她今天晚上前來。

可是他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使他流連地回顧過去的時光，他感到沉重，充滿恐懼，有如他徒然對着呼嘯的黑暗發出訊號似的。

7

我要一起去，不是去觀賞你說的景致，
而是去痛快歡享自己的愛人。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二景

當我來到大門口，兩輛巴士的遊客已經在列隊等候了。橋頭的門房內擺着一張檯桌，一名年輕的女性坐在那兒收費。我以前沒有見過她，她顯然也不認得我。我拿走自己的票，彎身買一本亞胥黎莊園簡介的小册子，她甚至於看都不看我一眼，於是我走出外面庭院的陽光下，加入大門口等着的人羣。

那個女孩由門房出來帶領我們。她已經仔細研究過莊園宅邸的一切，並且盡力使它們顯得生動有趣。

『這是大廳。亨利八世時代的風格，不過，文獻沒有記載這位國王曾經幸臨此地。你們看到那兒的迴旋樓梯嗎？……它通向畫廊。瓦爾塞紅衣教是個年輕僧侶時，在這兒住過一段時間；他

是家庭牧師，必須在吃飯時對他們大聲朗讀。我猜他大概每頓都最後吃完……注意畫廊欄杆上的雕刻，那都是原刻的。不過中央帶有頂飾的盾形徽誌却是在十九世紀之後才加上去的。那時，這個家族由於蘇格蘭的血緣，採用了「除非戴手套，別碰惡貓」的警句。你們還可以在壁爐上面的石盾，看見刻有同樣的警句。學者威廉．亞胥黎將都德式的煙囱內膛拆除，換裝這種歌德式的內膛。它大受讚賞。湯姆．羅威爾．貝陀斯曾在他的一首詩中，提到這座宅邸。你們可以在簡介小冊中找到。請各位往這邊走。』

我們尾隨着她。這是一種益智的遊覽，的確值回票價。我們見到了形形色色的東西。都德式會客室旁的祕室開放供人參觀；大會議廳內有雕刻的天花板和紋飾和光滑如絲的嵌板；飯廳裝設着安娜女王時代的天花板，底下護城河在天鵝游過時，便將搖曳而泛波的水光映照在其上；長形的客廳裏有狹長的草壇。我們還看到餐具室、蒸餾室、地窖、和裝有大煙囱的廚房（我們自己是在一間餐具室烹飪的）；最後上樓參觀臥房和畫廊，以及圖書室。

圖書室佔有宅邸北廂的全長。這是一個高敞的房間，天花板上雕有飛簷，門窗則有歌里欣式飾杜。牆壁四周都擺滿了書架，間而有書架從牆壁直立出來，圍成凹室，每個凹室本身就是一個房間，裏面擺着桌子和西班牙皮做的大椅子。四處可見玻璃頂面的展示桌，桌內存放着比較珍貴的書刊；在早年裏，壁爐的兩旁擺着一對古老的天體球與地球儀。壁爐的設計配合着這個房間

，爐壁是以鏤刻的大理石做的，頂部的石板由兩個擎天巨神頂着，他們的表情露出痛苦之色，而石板上却雕飾着無憂無慮的、討人喜愛的小天使。底部的大型金屬盆原來是堆放柴薪的，如今已經空無一物，前端的遮欄內則放着醜陋的暖氣溫氣爐。圖書室一度是我亞胥黎中最心愛的房間；我還記得火光映照在書本的皮製封面上，爐火前的大地毯的溫暖，以及父親在告訴我地理知識時，我便可以用幼童的手將地球儀上的各個國家團團轉着。

如今，僅存的美便是其大小；這是房間的悽慘幽魂，凜冽的北側燈光照耀着空曠的書架，更悽慘的是，兩、三本無用和廢棄的書佔據了二十本書的空間，七橫八豎地散置着。玻璃展示桌裏的褪色天鵝絨顯出曾經陳列着珍寶的黑印。天體球和地球儀早就拍賣掉了。最遠處的凹室是上鎖的區域，鍍金的鐵柵封鎖着三間凹室。藏着珍版書的一個凹室就像展示桌似地，裏面空空洞洞的；另外兩間凹室則擺滿了愛麼里曾經徒勞爭取閱讀的書——學者威廉及其子尼可拉斯．亞胥黎的私人藏書。

導遊小姐這時說着尼可拉斯．亞胥黎的軼事，大家笑了起來，其中一、兩位遊客趨前探查鐵柵後的書名，我也和他們同行。

威廉的藏書部份，最上層書架上放着一些雜書：一本植物方面的書、幾本有關鳥類的書、一兩本地理誌方面的書、一本地圖集、有關打獵與遊戲的書、一本查頓族的歷史、一兩本此地事宜

的單行本。還有愛瑪·亞胥黎的幾本零落的日記。然而在比較靠近外面的書架上，却擺着許多莎士比亞的作品。包括十册的『全集』是插圖版，厚厚的大部頭作品，此外，我至少還可以看到另外三種版本，旁側則擺着評論和散文，以及幾本散置的戲劇。最不尋常的，便是『羅蜜歐與朱麗葉』竟有三種不同的版本，旁邊的一本名爲『新羅蜜歐致朱麗葉』的書，說明了偏好的原因，這本書是威廉·亞胥黎寫給他太太朱麗亞·馬可比的詩集，他甚至於把她家族的徽誌帶到宅邸的各個角落。我想，他沒有將意大利的小天使代以朱麗亞的家族徽誌，這眞是一件奇蹟。朱麗亞的家族徽誌每隔一個房間便出現，它橫放於前門上、刻在樓梯的鑲板上、甚至雕在教堂唱詩班的兩個座椅凸板上，它還盤在迷宮當中的閣樓裏。卽使在幾個世紀之後，這種熱忱仍然稍嫌過火，因此對於威廉的同輩，甚至朱麗亞本人，一定是討人煩厭的。自從她在二十六歲去世之後，她的鰥夫便因爲悲不自勝，將自己關在閣樓裏，專事讀書與寫作，而對於那個酷似亡母的兒子根本不盡督導之責。

導遊小姐如今正在講述這個故事，因爲人們正巧走到壁爐架上的十八歲的尼可拉斯的畫像下方。

『……她去世時，他只有七歲，除了不斷更換教師之外，他幾乎都是孤獨的，沒有一位教師能夠長久待下。他在無人管束的情況下長大，而且越變越野。這一切現在聽起來似乎非常俗氣，

並且過於戲劇化，因爲許多故事都是如此杜撰的，不過，這個故事倒是眞有其事，而且結局也很戲劇化。』

的確很戲劇化，她的話大部份都不假。我們所知悉的『壞尼可』的生與死主要來自他的繼承者的妻子，這位女士幾乎和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多話，也幾乎和她一樣貞潔。可憐的尼可拉斯常常成爲別人的話題，而那位女子——他的最後一位女友——却被人日漸淡忘。可是，重要的事跡都記在愛瑪·亞胥黎的日記裏，這是日記裏絕無僅有的趣味部份。

尼可拉斯一向敬愛他的母親，在她死後，他發現自己完全被父親遺忘了，而且由於短期間內不斷更換教師，因此交替威嚇與屈從，甚而助長了他成型的狡猾。起初是正常與健康的高度智慧，由於管教不當，便變化爲粗野；而熱情的天性（可以從愛瑪·亞胥黎的貶抑的字裏行間看出來）受到摧殘與駁斥，竟然演變成憂鬱與頑劣。愛瑪姑媽早就將尼可拉斯列爲『敗德』，雖然她在日記中略加暗示，不過我們還是難以臆測，這是嚴格尺度下的劣行，還是當時年輕人的正常的性經驗。

這位年輕人還差幾歲就二十二歲時，他的父親罹染上重病。威廉·亞胥黎當時已經六十一歲了，他自認死期將屆，因此操心繼承他的人。於是他立刻爲尼可拉斯與海倫·可瓦爾小姐訂下婚約，這位小姐的家庭便是列德渥茲堡的主人。這對許配的夫妻彼此不知作何想法，不過其婚約必

定經過了一番斡旋，因爲——根據貞潔的愛瑪·亞胥黎的日記——尼可拉斯由於父親病臥塌上，夜晚都放心地恣縱於不法愛情的『狂歡』中。

『傳說，』導遊小姐說着，『他經常在迷宮當中的閣樓接待他的女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進入迷宮，大概是他的男僕帶她們進去的。他父親一定略有風聞。據說他們還發生了極大的爭吵，因爲威廉將閣樓奉爲紀念朱麗亞的聖地，而且他的詩大部份是在那兒寫作的。好啦，尼可拉斯接管了。從裏面的雕刻品看來，那兒被改變成香巢：一張大床、上面鑲着一面大鏡子、許多絲質簾布和陰遮的燈光，不過，我認爲這一切只是謠傳罷了，威廉還活着時，尼可拉斯不可能將閣樓大事裝修……無論如何，尼可拉斯預定和海倫小姐結婚的前一個月，威廉·亞胥黎便過世了。尼可拉斯一直和隣村的一位女郎暗中來往，這時他變得有點肆無忌憚，因爲那位女郎的一個哥哥是莊園的獵場看守人，而在這個特別的夜晚——威廉去世後的那個夜晚——那人出來追趕一位偷獵者，身旁還有另一個兄弟陪着他，當他們看見自己的妹妹走出迷宮時，他們明白了其中的含意。他們在迷宮外等到尼可拉斯·亞胥黎出來。沒人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不論是他們和他爭吵，或者是埋伏着狙擊他，總之，尼可拉斯·亞胥黎被槍殺了。兩兄弟並沒有被捉住。他們由布里斯陀乘船，從容逃走。亞胥黎產業便傳給尼可拉斯的叔叔——也就是他父親的弟弟。他就是查理斯·亞胥黎，他的太太便是日記的作者。』她笑着。『這是我能提供給你們的唯一的故事。也是莊園裏記

載的唯一悲劇。像這麼一個古老的地方，它以甯靜祥和見稱。這兒連一絲幽魂的氣息都沒有。』

『閣樓也沒有嗎？』有人問。

『我們沒聽說過。但是據說除了家人以外——當然還包括園丁等等——從此沒人去過那兒。因此，邪惡尼克的惡鬼也許到今天還流連於迷宮，可是沒人遇見他，家人們都儘量不提他。』

我們是這樣的嗎？我對於可憐的尼可拉斯·亞胥黎向來只是感到憐憫，因爲他夾在憂鬱的威廉和故做正經的叔父和叔母之間，他們兩人在他死後便接掌這個地方。畫片上的年輕臉孔顯示出軟弱而非邪惡，並且顯示出迷人的魅力。畫家在他十八歲時，就已經捕捉了他長形灰眼睛中的神態，一種注定悲苦的神態。這故事使得迷宮及其『狂歡』的傳說，以及後來鎖在莊園圖書舘裏的色情書刊能夠更容易說明。

『畫像出自史帝文斯之手，』導遊小姐說着，『不過原版已經賣掉了，這一張是複製品。如今，底下的時鐘……』

衆人捨棄了尼可拉斯·亞胥黎，順從地望着畫像下方的法國鍍金鐘，它正穩穩地來回擺動玻璃後方的擺錘，我在行經時，看見它仍然慢了十分鐘左右，不過我的注意力突然移到時鐘右邊十八吋的地方。當我上次來這個房間時，那兒放着一個小小的唐朝瓷馬，雖然略有損壞，但是在任何市場裏都可以賣到五、六百英鎊。

但是它不能送去市場了，再也不能送去了。它已經不見了。

除了展示桌以外，圖書室裏並沒有別的置放之處。我微微不安地望着原來置放之處。如果安德希爾家深愛它，把它移到他們租的房間去，那麼這是他們的權利，不過他們對它的價值也許毫無概念。

人羣漸漸離開圖書室。我跟隨着他們，流連地察看展示桌內；說不定有人爲了小心起見，將小瓷馬放入安全的天鵝絨和玻璃中。可是沒有。我仔細察看，在剩餘的古董之間，天鵝絨上還有新的鮮明印痕。這兒也掉了東西。小小的橢圓形——一定是個小古董。那塊深綠色印痕上原來擺的是一個雕着獅子頭的中國玉印。

『請離開好嗎?』導遊小姐說。我吃驚地望着她。她站在開啓的門邊等着我。其他人都走光了。我聽見他們走下樓梯，吵雜得有如放學回家的孩子。『我必須鎖門了。』小姐說。

『抱歉，』我說，『讓你久等。我興致勃勃……你介紹得眞精彩，這個地方簡直栩栩如生。我看得很入迷。呃，你說「鎖門」?你是說，你每次離開之後都把房間鎖上嗎?』

『哦，是的。這地方又大又空曠，仍然有不少値錢的東西呢。我們不得不小心爲要。除了有人居住的房間之外，所有房間都上鎖了。我們進門才開門，出門便關門。』

『你用的鑰匙通常是誰保管的呢?』

她微微驚訝地望着我，但是隨即回答我。『我必須將鑰匙交給住在這兒的人。他們是房客，房主此刻正在國外。』

『哦。原來如此，謝謝你。』我便隨着衆人的足跡走出去了。

亞胥黎，一八三五

她終於來了。

門廊上輕輕的脚步聲，推門的手，穿着破舊大衣的纖小身形，一閃而進房間，然後小心關門，以免光線外洩。大衣被丟到一旁，滑過書桌掉落地上。他父親生前便是年復一年地坐在桌前，對他的愛人寫作那些貧瘠的詩文。

『愛人呵。』

她的頭髮由頭巾鬆散開，像雨一般垂落下來，直洩而烏黑，在蠟燭的照耀下，顯出五彩光輝。她的衣服滑落在膝蓋上。她從地上衣堆踏出一步，雙手伸去解開胸罩。

外面，宛如一聲訊號似的，一隻夜鶯開始歌唱。

他的思潮盤旋起來。燭光、夜晚、夜鶯。哦！她美得直敎火炬都燃燒得特別明亮！她的胸部

如今一絲不掛了，腰部也是一樣。她的襯裙隨着衣服滑落地上。

屋內迴響着夜鶯的歌唱。他想起來，那個該死的管理員曾經揚言要射殺牠……眞是該死的管理員。她的哥哥。我哥哥的管理員……他的神智逐漸恍惚起來。

『你在笑什麼啊，愛人。』

『待會兒再告訴你。來罷，我甜蜜的小姑娘，到我這兒來罷。』

8

……追趕野鵝……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四景

『你不就是布萊恩妮小姐嗎？』

一位美國婦人的聲音使我的思緒突然回到庭院的陽光下，我看見院子另一頭的樹蔭下停着一輛美國汽車。一個男人方才提着小皮箱走進一扇側門；由他的衣着看來，我猜那是安德希爾先生。我轉身招呼對我說話的婦人。『是的，我就是。那麼你一定是安德希爾太太？』

她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具有美國婦女的本領與勤奮工作的耐力，以及善於役物的習慣。她的身材矮小，若不是工作勞苦，可能會臃腫不堪，不過她却是美貌的，她穿着縐褶的奶油色套裝，很可能後面貼着第五街商店的標籤。絲質高領襯衫圍住她的脖子，臉孔流露出長期受到惡劣氣候影響的加州人表情。她的皮膚乾燥，眼睛和嘴唇顯出優美的曲線和經心的照料。黑褐色的睫毛

浮映在金髮之外。

『很高興見到你。』她伸出一隻手來。『不過爲了這個緣故而見到你，傑福里和我都感到很難過。你父親的死訊眞是太可怕了，我很抱歉。我們兩人都爲你感到難過。大家都說他生前是個好好先生呢。』

她談了一些有關爸爸的話題，然後問我將要住在那裏。我說我打算暫時住在湖邊的小屋，她似乎非常高興。她的聲音很柔和，這與她姣白的面貌相稱，她似乎眞的遺憾父親的過世，似乎眞的關懷着我。

『你怎麼認得我呢？』我問她。『是不是愛默森先生告訴你我要來這兒？』

『不是，他沒有告訴我。我從臥房的畫像而認得你。』

是的，我父母的臥房掛着我們的畫像。我說：『有這麼像嗎？那幅畫像並不很好，而且是好幾年前畫的。』

她笑了起來。『是啊，我看得出來你不再是十七歲的小女孩了，可是你也還不太老，對不對？』

『我曉得。我現在二十二歲了。』

『瞧，我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呢？進來吧，傑福里一直想見你，我曉得。他才從休士頓搭機前

來，要在這兒小住幾天。這豈不很好？請你進入自己的家裏實在有點可笑，可是你別客氣。』

安德希爾家和我們一樣，只用宅邸的邊門。我們一齊走進屋內。我說：『我來這兒，其實不只是爲了拜訪你們。我本來打算在今天下午來看你們的。我已經去過小屋，看過需要些什麼，然後我來到這兒，而且——』我歉然笑着說。『其實我剛才和遊客一齊參觀宅邸。這似乎是可笑的，不過我對於他們的介紹感到好奇。』

『你眞的這麼做嗎？哇，眞想像不到！』她眉飛色舞。『那麼你既然必須花二十五分錢進入自己的房子，我邀請你進來就比較不會不好意思了……我必須告訴你凱西和我也參觀了幾次。那是學歷史的好辦法，唉，你們家族的歷史可眞悠久！有的並不太愉快，然而却十分有趣。』她在轉角處停下來。『我們走到了他們所謂的小客廳；我不必告訴你怎麼走。你會待下來和我們吃午飯吧？所以，』——正當我要婉拒的時候——『希望你不要推辭。我們只預備了便餐、沙拉等等，再簡單不過。況且，我們本來就有一位客人要來，所以無論如何都不會費事。』她笑得神祕兮兮的，彷彿知道我會高興似的。『猜猜看是誰？是你的表兄哩。』

我雖然對這個消息感到興奮，却不免因爲昨天晚上在墓園而產生種種問題和不安的回憶，而且沉思着韓德森太太所告訴我的閒話。我說：『你是指愛摩里嗎？太好了！』我雖然懷着複雜的心情，可是安德希爾太太打開客廳的門，請我進去時，却看到她的眼中沉思與微微精明的眼光，

淸在某些情況下是難免的。關於韓德森太太和村人的閒話中，我想到：她的眼光使是對着一個卽將被遣走的亞胥黎小姐而發的，這位小姐回到莊園的特權將會被安德希爾小姐所頂替。

『是的，』她說，『就是愛摩里。』

『哇，這豈不太好了？』我興奮地說。『我好幾年沒有見到他了。而且我實在想見見你的女兒。謝謝，我眞的樂於留下來吃飯。』

所謂的『小客廳』是從一間更狹長的客廳用兩扇高大的門分隔出來的。這兩扇門如今是封閉的，因此形成一間十三呎寬、十八呎長的房間，還有三扇窗戶對着外面的草地，以及護城河堤斜坡的玫瑰花床。水光粼粼的反射出天花板上。我看到，他們並沒有重新編整房間，這個隔間裏擺着許多盆鬱金香和風信子，與幾顆盛開的櫻桃樹，使得隔間點綴得美麗精緻，這一定是安德希爾太太親自照料的。

『坐下來吧，好嗎？』她說。

壁爐裏有一堆生火的木塊。她要我坐在角落的大型沙發裏，她自己則坐在另一個角落裏。

『我想，』我說，『你一定和我表兄很熟？』

『是的。他和凱西——凱西是我的女兒——以前就認識了，在他們彼此熟悉以後，他們才發現這層關係，才發現她住在亞胥黎莊園。你可以說，這眞是無巧不成書。嗯，她當然請他過來，而他也來過幾次。他確實是個英俊的人，對不對？』

『我一直這麼認爲，』我同意，『他的孿生弟弟也是一樣。你見過傑姆斯嗎？還有最小的弟弟法蘭西斯呢？哦，你不會見到法蘭西斯，他近來幾個月大多在國外。他們小時候大部份時間都和我們住在這兒；我想愛摩里一定告訴過你這一切了。』我遲疑地說，然後撇開話題。『我想，你曉得莊園如今將要屬於愛摩里家了？』

她看來有點不好意思，於是去找香烟盒，拿出一支給我，然後自己也拿了一支，點火。『他的確告訴我們一些事情的梗概，不過，當時似乎還言之過早。你的父親還是個年輕人，沒人料到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她本來似乎還想多說，後來却作罷了。『你的某位祖先似乎約束了一切，因此必須過繼給一個男丁。我可以想到，我所認識的某些女士，她們對於那樣的權利倒是野心勃勃……』她笑了起來，傾向前去彈烟灰，然後坦然望着我。『亞胥黎小姐，我覺得這兒的事情相當複雜，能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嗎？』

她說得彷彿十分認眞，因此我內心的緊張微微消減了。

『我懷疑。對於「男性承繼」的遺產，確實沒有別的辦法，這是莊園初創就立下的規矩。老祖宗所立下的眞正「束縛」是，卽使是限制繼承以外的財產，沒有經過所有族人的同意，都不能加以變賣。幸而，我們至今爲止還不需要花許多力氣去做。』我笑著說。『而且我不明白我們爲

什麼必須從現在開始。我相信愛摩里會處理得很好，他一向如此。』

『看來你好像一點都不在乎。』

『那倒未必。亞脊黎的後裔畢竟對於財物都有一手。』

然後她站起來，在壁爐裏添了一塊柴火，而我轉開話題，恭維她所栽植的花，並且輕鬆地閒聊園藝方面的事；比較加州和英國的寒冷氣候，這樣的氣候雖然成爲人們每天抱怨的話題，却能造成世上最優美的花園……我只是心不在焉地聽着，一面環顧室內，儘量不露痕跡的觀察唐代翡翠馬、或海豹、或其他丟失的小古董是否在屋裏。我找不到這些東西，不過我馬上知道，我最好儘快告訴她有關遺失的小古董的事。我眞不曉得應該如何說出這種事情。對於一位午飯的客人，冒然詢問女主人珍貴的古董到那裏去了，誰都曉得這是荒唐透頂的事。好吧，我想，忍着不說，於事無補。要是你必須問清楚，那麼你就儘管問吧。

『安德希爾太太，我一直奇怪一件事情。也許你可以幫助我。那位導遊小姐告訴我，宅邸開放的部份——也就是你們不用的部份——總是上鎖的，她說她每天都把鑰匙歸還給你和你先生保管。如果你不在，或離開這兒，那怎麼辦呢？』

『那麼鑰匙就交給羅伯．格蘭克。他懷有另一組鑰匙。如果我們不在，他總是替我們照料一切。他很少離開這兒，不過要是他離開，他會把鑰匙交給牧師。你爲什麼問起這件事？難道你自

己沒有鑰匙？』

『並非如此，如果我需要鑰匙，我可以向羅伯去要。只不過是……安德希爾太太，今天早上我發現了令我担心的事——也許我該說是，令我困惑的事，因爲我確定那一定有簡單的理由。』

我遲疑着，然後鼓起勇氣說出。『圖書舘裏有些小東西不見了。我不曉得你是不是知道它們被移到哪裏去了。』

她看來有點驚訝，香烟彷彿凝結在嘴邊。『亞脊黎小姐，我不知道任何事情曾經被移動過。你說的是哪些小東西？』

『小裝飾品。我懷疑可能被人送到保險室存放。』

她搖搖頭。我察覺到她的唇膏分明地刻劃出她的嘴型，浮現在奶色的皮膚上。『你指的是些非常珍貴的東西嗎？』

『是的，其中有一隻小小的中國馬，是一種素燒陶器，有隻脚經過修補。看來雖然不起眼，不過——』

『中國馬？素燒陶器？老天，那豈不是唐朝馬嗎？』她看來驚嚇萬分，因此我知道她這位美國西海岸出生的人可能比我更懂得東方陶器的價值。

我連忙說：『不錯，然而並不是一件很好的唐朝馬，它又小，又經過修補。請別這麼担憂！

我只是發現它不在圖書館的壁爐架上，還有一件小古董不在展示橱櫃裏，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翡翠，一個印璽上面托着獅子狗。你有沒有看到它們在別的地方呢？』

『沒有，沒有看到。我確定不在宅邸的這一部份。布萊恩妮小姐，這眞是可怕的事！』

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像劊子手，『瞧，請別這麼担心，我只不過是問問罷了。很可能是愛歇森先生把它們放到保險屋裏。他大概認爲那些東西很容易丟失，因爲每天都有許多人在屋裏走動。我可以打電話問他。我在痲煩你以前，應該先打電話問他。請原諒我。』

『哦，當然，不過——噢，這是傑福里。他可能曉得這件事情……傑福里，這是亞胥黎小姐，她才回到這兒，小住一段時期，她將住在湖邊的小屋。這豈不很好嗎？而她現在要和我們共進午餐。亞胥黎小姐，這是傑福里，我的先生。』

我們互相問好，並且握手；他就像她一樣，對我父親的過世表達出美國式的熱情。他是個强壯的人，身體結實，而且和他太太一樣，看起來精力充沛。他的黑髮正在變灰，寬大的臉孔上，面貌並不十分驚人。顴骨寬闊，微微帶着斯拉夫人的模樣，黑色眼睛顯得十分精明，長長的嘴線含有不屈不撓的意志。他看來人如其實：一個富有而聰明的人，在商場上是個殺手，閒暇却是個和藹可親的人。

我還來不及阻止，他的太太就告訴他失落物品的事，於是我看出他臉色的改變。快樂的笑容

消失了，黑色的眉毛皺縮在一起，而黑色的眼睛似乎要看穿我的心思，觸及我頭骨的後部。這就是他令別人產生的感覺。『大亨』這個名字可不是鬧着玩的。在美國林林總總的商場上，傑福里・安德希爾是其中的一名健將。

他並沒有浪費時間憂慮，或向我道歉；他問了我兩、三個問題，問得十分親切，令人不會感到不安，然後說道：『首先，我們要打電話給律師。我現在就打。很可能他把一些小東西存放到保險箱裏。』他望着壁爐架上的時鐘。『凱西去接愛摩里了，是不是？他們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有，』他太太說。『他打電話過來，說他搭較晚的火車。』

他點點頭，走向門口，然後他轉回頭向着我。他仍然懷著政治家和高階層經營人員所懷有的冷靜，不過下一個問題來得有點唐突。『你只發現圖書館掉了東西，對不對？』

『是的。我在發現唐朝馬不見了以前，並沒有仔細查看。不過，安德希爾先生，請你——我並不想這樣結識你。這使我感到抱歉。可能只是由於某種單純的緣故，所以——』

『當然有可能。不過我們能夠越早發現越好。我現在就打電話給律師，即使耽誤他的午餐時間。我想說明的是，你願意自己再巡視一趟，仔細檢查一番嗎？也許你會在別的地方發現遺失的東西，說不定你會發現還有東西不見了。不管怎樣，我們越早弄清楚越好。現在已經十二點一刻了。我懷疑我家女兒和你的表兄會在一點鐘以前來到。你覺得怎樣？』

『好的，我願意。謝謝。』

『好的。那麼，史蒂芬妮說你和遊客一道瀏覽，這表示你自己沒有鑰匙，是不是？』他走到兩扇窗戶之間的一個櫃子，從背心口袋掏出一把小鑰匙，打開它，拉出抽屜，拿起一大串房門的鑰匙。不，我可以原諒安德希爾先生，他是無心的，他把鑰匙交給我，對他太太說道，『給我倒杯馬丁尼，』然後走出去。我覺得，他深厚的門關上時，紛擾開始底定。

我的搜尋並沒有什麼結果，最後來到兒童廂房的功課房裏。

我不清楚自己爲什麼走到那兒，我並不期望發現失落物品的蹤跡，而且我並沒有想到會登上吵雜的樓梯，步上三樓。也許是因爲我對於安德希爾的强烈的反應，感到不知所措；說不定這就是傑佛里·安德希爾的一貫作風，可是我覺得自己還不確定東西是否眞正遺失，便展開一場大規模的犯罪調查。在我和他們碰面以前，我需要時間思考。我看看手錶，時間還不到十二點三十分。我關上身後的功課房門，走向長條的窗畔座椅，坐下來，望着池塘邊緣的高大山毛櫸樹頂。

陽光輕瀉到破舊的房間裏，灰塵像是一片薄霧似地飛揚，使得這個地方宛如現實之外的朦朧幻境。今天的陽光就如童年記憶中的一樣。塵埃、經久未用的功課房裏的氣味也和十年前、十二年前、十四年前一樣。我旁邊的褪色椅墊上，坐着三個老朋友，骯髒、灰黯、却懷着許多愛意：

希波家族——希波、巴特、以及愛摩斯。這是法蘭西斯取的名字，我們童年時都覺得這些名字很有意思。老舊而跛腿的搖馬，立在那兒佈滿灰塵，我替它取名爲『黎明』，但是我的表兄弟們覺得這個名字太過於女孩子氣，只肯稱它爲『搖仔』。還有功課桌，以及乾硬和龜裂的墨水台，這是傑姆斯和愛摩里、然後法蘭西斯和我在進學校以前做着學唸書和寫字和解釋的桌子。一個漆白的書架上仍然擺着心愛的故事書，其中有朗氏童話和蘭森故事集和劉易士的許多故事，這些書本的破損封面裏包含着各自的繽紛世界，孩童便在這些奇幻的國度裏自由飛翔，甚至於影響他們的一生。

書架底下是橱櫃，裏面放着許多珍貴的書刊，我的一位經營書店的朋友，列斯里·歐克在我出國以前，常常催促我轉手給他。這些書的價錢一直在上漲，他告訴我，尤其是瑞康和杜拉克和尼爾森的漫畫，而我自己查看目錄，知道其中價錢，甚至於高達數百鎊，所以我把這些書鎖起來，並且藏好鑰匙，這些東西比起唐朝馬和翡翠也許微不足道，可是其中却含有許多童年的珍貴回憶。

唐朝馬和翡翠。珍貴書刊？如今不再是幻夢了，不過我一想到目前的問題，便走向橱櫃，伸手探。門竟然沒鎖。我突然感到驚愕，拉開門。

書本全在那兒，正如我離開時一樣。

我鬆了一口氣，同時明白自己一直具有不正確的想法；像我看到目錄上的珍貴書刊，一定都是『豪華版』，不但有作者簽名，而且發行數量只有幾百本，而不是我們所擁有的普及版，由於一再翻閱而將書頁弄得破損不堪，封面也折壞了，這些書並不值錢，却只有無限的愛意。

我拿出最近的一本書。那是格林童話，其中的挿圖非常眼熟，以至於我對故事的概念只不過是這些挿圖的擴張罷了。其中有『鵝女郎和可憐的法拉達』——我在孩童時曾經爲它哭泣不已；還有『韓色爾和葛雷賽以及恐怖的老巫婆』；以及在波濤洶湧的巨石上作夢的公主，膝蓋枕着海龍的頭……

『公主和海龍』我急忙翻過去，彷彿被龍的下巴咬到似的，然後抬頭望着功課房的牆壁，褪色的黯淡壁紙上顯出兩個空白的長方型。這兩個地方曾經掛着瑞康的兩幅親筆畫，一幅是有關蘭姆童話的，另一幅便是關於格林童話的『公主與海龍』。我的一位姑媽在它們剛剛售出時以幾鎊的價錢買下來，然後送給我這個孩子，我曾經把它們從牆壁上拿下來，和一些珍貴的書本鎖在一起，以免弄髒或損壞了。如今，橱櫃和牆壁都看不到它們。這一次我並沒有算錯。這兩幅畫都是眞品，都是無法取代的，它們的價錢很少有人能夠平白遭受損失。我當然是損失不起。

我還記得當時的憤怒。我用力關上橱櫃的門，站起來，回到窗戶那兒。我推開窗戶，探出頭。這時我看到一輛汽車轉進莊園的車道。我想那就是愛摩里和凱西，可是我並沒有動身下樓。在

我面對他們，聽取安德希爾先生勢必會說的話以前，我自己還需要一點時間。我彷彿已經聽到他說，愛歇森先生對於失落的貴重物品一無所知。

陽光由南方炎炎逼射。我閉上眼睛。花園的氣味飄了過來，甜蜜與寗靜得有如水上的日影。我又睜開眼睛，望着窗下的河水。柳條低垂在河面上，鳶尾花盛開着。天鵝棲睡在巢上，頭埋在翅膀下，小天鵝則圍在媽媽的身旁，雄鵠在附近漫游，展開絢麗的翅膀。

愛人嗎？

我在這兒。什麼事呢？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曾經呼喚問他，直到感應傳來，迅速而溫暖，有如一隻手握住了另一隻盲目需求慰藉的手。呼喚與反應，清晰與容易得像是言詞一般——其實比言詞還要清晰，因爲言詞往往無法說明，並且令人感到混淆。在長久相識的情人之間，行爲的語言不需要言辭；對於我們而言，我們的心思很久以來就聯繫在一起，心意的交換就像擁擠房間裏的知已交換眼神那麼清楚，那麼迅速。

不過爲了形容這一切，言辭却是必須的。

什麼事呢？

東西不見了。蒼馬從圖書館裏消失了。

什麼東西？它第一次懷着疑惑的態度。你是說，瓷馬從圖書館裏消失了？

是的。我盡力傳給他清晰的印象，並且感到他接受了它。

哦，那個東西。是的。不見了嗎？

那個東西，還有別的。現在我又發現功課房的兩幅畫不見了，珍貴的畫……

在我還沒有說完以前，他已經明白了。你認為它們被偷走了。他打電話給律師了嗎？

你曉得這件事？怎麼知道呢？

哦，由你那兒知道。你的情緒激動時，就像陽光那麼清楚。

眞的嗎？那麼我在小屋時，你爲什麼不過來？

因爲這是你說出來的時候，這件事需要由你親自來做。我讓你自己解決。不過你應該知道我在你身旁。

是的。感應消退了。我應該曉得，不過我倒甯可你接近一點。

布萊恩妮——

什麼事？

親愛的布萊恩妮。這句話輕柔而溫暖的傳來，像是柔和的手在撫摸着我的臉頰。

哦，天啊。我由於孤寂而迸發出這句話。我也想你。

撫慰改變了，雖然還是輕柔，却像附電的電線一樣，令人震驚。並且突然爆發出靜電一般强烈與撼人的感覺，就像痛苦似的越來越强烈，强得像是提高到忍受極限的音波。

然後它突然消失，房門被打開了，我的表兄站在門檻上。

亞賓黎，一八三五

『我剛才担心你迷路了。』

『哦，不會的，很簡單，我有鑰匙。』

『我還以爲你會說，「我總會找出到你這兒的路，吾愛。」』

『我會的，我會的。我今天晚上沒用鑰匙。我記得每一道轉彎，清楚得就像你畫給我的地圖。』

『你又來了。嗯，我要對你說。如果你被藏在世界上最黑暗的、最濃密的森林之中，我也會找到你的。』

『就像童話裏的王子一樣？』

『或者，就像戲劇裏的情人。「這是我的北方，我的針尖便指向那兒。」』

『呃，現在你在笑我了。這眞是不禮貌，對不對？』

『是的。你在意嗎？』

『我爲什麼要在意呢，你我之間並沒有禮貌或不禮貌的問題，只有表露眞正的自己，這有什麼不對呢？』

『沒有不對。從來沒有不對，那麼，哎，現在……』

9 哎，怎麼啦，族人！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五景

『你好，布萊恩妮。』

『哎，愛摩里，多可愛！』我自己感到驚訝，當我看到他時，聲音竟然十分正常。『當他們說你今天會來吃午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而且竟然在這兒碰到你，出人意料地……大概有好幾年不見了？』

『你不曉得我們都對「這兒」感到非常愧疚，』我表兄說。他對我微笑。『你看起來眞漂亮。我曾經和比爾．愛默森談過，他說你堅强地接受了一切。你眞的怎麼啦？』

『哦，我很好。大家都對我很好，這比我原來料想的還要容易接受。你們絕對不應該談到「愧疚」！那是愚蠢的，我們一直都曉得莊園的繼承方式，而且——』

我停住。他進入房間，朝我走來，越過一排的功課桌。身旁的課桌與他的高度相形之下，顯得非常渺小；他的指頭拂過桌面。這使人沉湎於過去。他看見我的表情，停住脚步。『怎麼啦？』

我遲疑地說：『傑姆斯嗎？你是傑姆斯，對不對？』

我支吾地住嘴，看見他眼中的戲謔表情。由於剛才和愛人交換過心意，接着便是表兄進來，所以我望着他時，覺得自己臉色發紅，而且荒唐地失魂落魄。

唯一確定的事，便是這個人是雙胞胎之一。他是個高大的男人，骨架粗大，即使在西班牙的太陽下，蒼白的皮膚也不過是微微曬黑罷了，他的頭髮直而瀟灑，鼻粱細挺，眼珠灰亮。他的襯衫和領帶都是灰底的，不知是出於巧合，或者是精心設計——以他的爲人，我知道那一定是特別設計的——它們正與他的眼睛互相配合。不過，你一看察他的眼睛，和嘴型，就會掃除任何過份時髦或頹廢的感覺。他的嘴唇是唯一不像亞胥黎傳統的器官；嘴唇緊閉而寬長，嘴角抿著，彷彿喜歡保守祕密，或者喜歡自我抑制。這使他含有一種退縮而機警的模樣，這與他身上的其他亞胥黎遺傳大不相同。我還記得他的母親，雖然那只是兒時印象，不過我依稀能夠生動地回想起那個聰慧而强悍的女性，她一向自行其是，並且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她的野心。如果她已經把自己的逼人個性遺傳給兒子，那麼對亞胥黎莊園會有好處。我想，這個聰明而機警會比我溫和的父親還有

個性。說不定因爲這種傳遺，這幾位亞胥黎族人會比我們更有出息。

他的微笑也使人回想到過去。其中含有非常熟悉的惡作劇味道。『別搞錯了，親愛的布萊恩妮！我們從來瞞不過你。你錯了，我是愛摩里。難道你不想見到我嗎？』

『當然想啊，可是——』

『他們沒有告訴你，我將和凱西從烏斯特來這兒嗎？』

『有，他們告訴我了，可是……哦，好吧，那麼是我搞錯了。』我恢復笑容。『好吧，不管你是誰，我都要說歡迎來到亞胥黎莊園。當然我是眞心歡迎。所謂的「愧疚」是一派胡言，要是爸爸還在，他也會這麼說。別讓我再聽到這樣的話。』

我從窗畔座椅站起來，伸出雙手。他連忙向前走了幾步，握着我的手。他把我擁進懷裏，吻我，表兄式的吻，在面頰上。

我突然掙開，他本能的想要阻攔，最後還是讓我離開。他笑了起來。我定心說話，在我還沒說出來以前，他高舉雙手，做出投降的姿勢。

『好吧，好吧，別說出來。我承認是傑姆斯。我應該曉得我們還是無法作弄你。』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嘗試？』我不曉得爲了什麼，生氣起來。

『爲了好玩，』他輕輕地說，然後等着，彷彿在引誘我說話似的。我沉默不語。雖然我常常

分不清楚傑姆斯和愛摩里，可是一和他們接觸，就不會搞錯，甚至不必親吻就曉得。他握住我的雙手的利那間，我就曉得他是誰了。濛濛的日光滿瀉在我們之間，令人目眩神搖。我透過日光，望着他的眼睛，他還在微笑，而且——我確信——他早就知道了。

然而他開始談論我父親。我一面聽着，一面向他道謝，時而做些回答，雖然這時候心裏的千頭萬緒起伏不定。我突然發現，我不想望着他的眼睛，於是我轉身，再坐到窗畔座椅上。

冷靜而快活的聲音停下來。他又開始說話時，語氣微微改變。『布萊恩妮，別太難過。我們都會照顧你的。』他停了一下，又開口說話，彷彿在回答什麼問題似的：『現在還不是談論的時候，不過你別担心，我們一定會做出一些成績來。』

他的話說得非常輕柔，可是我却覺得它們一再迴響著。我也說了一些話，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是什麼了，然後我突然問道：『郝華德表叔好嗎？』

他靠在一張桌子上。似乎鬆了一口氣。『他的病好了一點，總算脫險了，不過他還是病得很厲害。他將需要療養，你知道嗎？情況有點艱難……恐怕他不能長久住在這兒。你想在什麼時候替鍾恩表叔舉行追思禮拜呢？』

『我還沒有和牧師談過。我想，這件事可以等到郝華德表叔病癒。這麼做比較好，對不對？』

『我知道他會高興來這兒。』

『既然你在這兒，』我問，『那麼愛摩里一定在傑瑞茲陪他嘍？』

『他的確去看了幾趟父親，不過他大部份時間都在這兒——也就是布里斯陀，或者在倫敦。父親因病療養使得業務繁重了一點。』

『你呢？你什麼時候來的？』

『四月底。米克爾在傑瑞茲打電話給我們，要我們來幫忙。我們無法參加你父親的火葬儀式，眞是抱歉，這眞是無能爲力。我爲此向你道歉。』

『沒關係，我瞭解。你沒有法蘭西斯的消息嗎？』

『一點也沒有，』他說。『你大概也沒有吧？他一定還在戴比郡的某個地方。你曉得他和誰在一起嗎？』

『不曉得。以法蘭西斯的爲人看來，他大概是獨來獨往吧。』

他聳聳肩。『可能。好吧，毫無疑問，他不久就會出現的。』

『傑姆斯——』

『什麼事？』

『傑姆斯，昨天晚上在聖物室的人是你嗎？』

他吃驚地挺直身體。我看見他灰眼睛的瞳孔縮緊，然後兩眼暫時茫然，彷彿在作迅速的估量

似地。然後他說：『聖物室？』

『是的，聖物室。不是你嗎？』

『不是。我爲什麼要到聖物室去？』

『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去教堂，看到有人在聖物室裏。我一走進去，他就離開那兒。他穿過墓園，走進圍牆內的花園，他看到我了，却沒有停下來說話。』

『眞奇怪，你怎麼想到我會跑着呢？』

『我不知道。會是愛摩里嗎？』

『嗯，我想不可能，理由相同。』他望着我。『你怎麼會認爲是我們當中之一呢？』

『我有這種感覺。雖然只是模糊地——不過我却認爲是你們當中的一個人。』

『那麼，你有沒有和別人提到是誰呢？』

他等着我的回答，眼睛張得大大的，一副無辜的樣子。我認得那種表情。那就是不打自招的模樣。我暗自微笑，並且讓他看到我的微笑，然後望着他閃爍不定的眼睛。我轉身向着窗戶，拿起巴特，把它放在膝頭上。『沒有。哦，好吧，算了。你會去那裏做什麼呢？我只是認爲，可能是你們其中之一，而且覺得很可能是你。至於愛摩里，他和凱西．安德希爾是怎麼一回事啊？他們眞的在交往嗎？』

『是的，他們在偶然的機會邂逅，交談起來，才發現彼此在亞胥黎的關聯。然後一件又一件地發展下去，而且——是的，你可以說他們是眞的在交往。』

『認眞嗎？』

『我不敢確定。我是說我不敢以雙胞胎之一加以確定。』

『那麼你確定凱西是認眞的嗎？』我問。

『看起來是的。』

『你和愛摩里以往都是無所不談的啊。』

『我們現在已經長大了。』

『顯然，』我尖刻地說，『還沒有大得放棄那些作弄別人的雙胞胎特性。』

『方便嘛，』他說着，乜著眼睛，不想解釋，也不用解釋。我曉得他所謂的『方便』是些什麼時候，他和愛摩里替對方出面，有時是爲了好玩，讓人搞不清楚，有時却是爲了酬勞。如果他們當中之一在別的地方有事情，或希望避開麻煩，就會哄騙、威脅、或付錢給另一個人，以替他出面。最有意思的是，傑姆斯往往被威脅着代替愛摩里。他們彼此稱呼對方爲『雙胞胎兄弟』的瘋狂方式，簡直令人無從分辨。顯然他們這種習慣已經養成很久了，從小他們就玩弄這種把戲。

『你是說，』我慢慢地說，『你今天來這兒並不是和愛摩里與凱西一起？你是親自帶着凱西

，而她認爲你是愛摩里嗎？』

他斜着看我，半帶戲謔，半帶機警。『你眞聰明。』

『呃，該死。你爲什麼這麼做呢？傑姆斯？』

『哦，並不爲了什麼。只是因爲他以前陪她回來過一次，這次不想再陪她了。此外，我想看看你。』

『你當然可以用別的方式來看我，』我說。停了一下。『誰告訴你我在這兒的？』

他揚起眉梢。『唉，當然是愛默森嘍。否則我怎麼會曉得？』

我抬起頭來，然而他望着我頭頂上的窗外。『你以前曾經代替愛摩里陪着凱西嗎？』

『只有一次。』

『而今天，當着她父母面前。你以爲我會替你掩飾嗎？』

『你一向幫我們的。』

『這次不一樣。我還沒有見過她，不過這種事情不能當作兒戲，如果她對愛摩里是認眞的，那麼她會感到傷心的。』

『如果她不知情，怎麼會感到傷心呢？她知道了才會傷心呢。』

『哦，好吧，』我屈服地說。『該死，傑姆斯，你沒有權利讓我處在這種尷尬的局面。我們

不再是孩子了。現在說實話已經太遲了，所以我會儘量不拆穿你。』

『這才是好女孩。』他的音調含著不假思索的稱許，當我以前幫助他，他總是如此。我笑着，拉拉巴特的耳朵，一面想着他這些年來改變了多少。

『我出一分錢買它。』我的表兄以往日的口吻說著。

『我剛才正想著，我們好像根本沒有分開來過。』

『什麼意思呢？』

我避開他的問題。『哦，你和愛摩里玩弄你們的把戲，這彷彿是昨日的光景。傑姆斯，我說的是眞心話。別要求我再替你掩飾了，因爲我不幹了。』

可是他並沒有聽我說話。他正望着我頂上的窗外，我看見他睜大眼睛。

『你曉得有顆山毛櫸折斷了嗎？』

『是的。羅伯告訴我，它在二月間的一次暴風雨中被吹倒了。這眞不幸，造成樹林的一個缺口。』

『是的，不過你曾經由這個缺口望出去過嗎？』

我轉身。『沒有，看到什麼呢？』

他朝下點點頭。『現在你可以看見閣樓，以及迷宮的所有佈局了。以前由宅邸從來看不見這

一切——布萊恩妮！』

『我現在才看出來。我們以前怎麼從來沒有想到？那是紋章的圖案哩！』

『什麼東西？你在說什麼呀？』

『瞧，』他不耐煩地說。『圖案嗎。迷宮的佈局。雖然樹叢長得過份茂密，掩蓋了原來的地方，不過還可以看出其中的圖形——你曉得，就是壁爐上環繞着「別碰惡貓」的怪異幾何圖形。你說是不是？』

我望着底下迷宮的交錯路徑。雖然草木長得過長，陽光却照出圖案的陰影，足以證明他的話是對的。『老天，不錯呀！嗯……畢竟，迷宮，是威廉·亞胥黎的精緻而隱密的地方，對不對？我一向懷疑他爲什麼在朱麗亞的徽飾後加上奇怪的方形圖案。他甚至於使用這個圖案作爲自己的書的標簽呢，我記得很清楚。談到書本——』我望着他。『傑姆斯，圖書館裏有些東西似乎不見了。』

他彷彿不在聽我說話，而專注於陽光下的迷宮。『哦，是的。』他漫不經心的說：『瓷馬和獅狗豹。你還有沒有發現別的東西也掉了？』

我沒有回答。那麼你已經曉得了，是不是？亞胥黎愛人？

他似乎突然驚覺，轉身。『那座迷宮眞古怪。它使人懷疑……對不起，你剛才說什麼？是不是關於唐朝馬和翡翠豹失蹤的事？』

『我沒有提到它們，是你說的。』

他點頭。『安德希爾家告訴我的。他們說你正在查看是否還有別的東西掉了。你檢查完了嗎？』

『我手上沒有清單，所以只是盡力而爲。我沒有找到圖書館掉的東西，但可能是愛默森先生把它們存放起來了。』

『沒有。安德希爾先在在我們到達時，剛剛打電話給愛默森。他對失落的物品毫不知情。這眞的很奇怪。你有沒有發現別的東西不見了？』

『蘇非大姑媽送我的圖片不見了。本來掛在那兒的。』我指向牆壁。

他皺眉。『那兩幅圖畫嗎？該死，誰會要兒童室裏的圖畫呢？』

『那兩幅「兒童室的圖畫」是眞品，現在非常値錢呢，雖然脫手不容易。我是說，他們不可能大登廣告，因爲它們是絕無僅有的。傑姆斯，它們不曉得流落到何方去了？』

『天曉得。你確定它們眞的不見了嗎？它們可能被存放在某個地方。聽我說，你會在橱櫃或別的地方找到它們的。』

『我親自把它們放在櫥櫃裏的，而且上了鎖。現在櫥櫃的鎖被打開，而它們也不見了。顯然，它們也和唐朝馬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的眉頭縮緊了。『你說的也許不錯。』他遲疑一下。『瞧，布萊恩妮，我想這是目前當務之急，不過你也不必過份操心。難道你不願意把它交給愛摩里和我和愛歎森處理嗎？我們會追根究底，而且我相信會有簡單的理由。無論如何，誰會拿走這些東西呢？功課房甚至於並不對外開放啊。』

『就是說嘛。』

他停下來，眉梢揚起。『你不是指安德希爾家吧？』

『當然不是。我對他們不熟，然而我喜愛他們，而且他們在搬進來以前已經被調查淸楚了。但問題是，像他們那樣的人怎麼會偷這些東西呢？』

『好啦，算了吧，親愛的。』他遲疑。『別誤會我，你眞的不必為這些事情過份操心。交給我們辦好了。』他停住，然後溫和地斜着看我。『好嗎？』

『我不曉得，多給我一些時間考慮考慮。』我在窗旁座椅挺起身子。『他們要你來帶我下去吃中飯嗎？我想我們該下去了。』

『布萊恩妮。』他的手臂輕輕地繞過我的肩膀。我坐得很挺。『我得和你好好談談。我們什

麼時候可以談談？他們說了些你搬到小屋去的事。這是眞的嗎？』

『是的。我今天早上到小屋去過了。羅伯和韓德森太太已經替我整理好了，所以我想我會在今天搬進去。我──樂於和你談談，傑姆斯。有好多話要說……晚飯以後，怎麼樣？或者，我們這位「愛摩里」必須陪凱西去別的地方玩玩？』

『沒有的事。不過午飯以後，她必須和傑福里．安德希爾談談莊園的租契。然後我就可以出來。你今天晚上會在小屋裏嗎？』

『會的。』

『那麼我去看你。現在，我們最好下樓去。其實也沒有關係，不必著急，史蒂芬妮要我們慢慢來，她曉得我們有許多話要說。』

『租契怎麼了？』

『正規說來，他們可以住到期滿。也就是十一月左右。愛摩里和我都不以為這有何不可。你說呢？』

『有什麼關係嗎？』我說。

他的手臂在我肩上微微一動。『那麼，你有什麼主意呢？』

『我告訴過你，我不曉得。』我突然從他臂彎裏站起來，站向門口。『我們下去吧。』

『把你的床頭老友也帶下去嗎?』

『我的什麼?』然後我才曉得自己還抱着巴特。我把它放回窗旁座椅上,說道:『討厭,傑姆斯。』但我並沒有說得很大聲,然後又走向門口。

他跟隨我。『你在圖書館時,是否注意到上鎖部份的書本都還在那兒?』

『還是老話,沒有目錄,我不曉得是否掉了書。不過我沒有看到任何缺失。』

我們伊呀地走下功課房的樓梯。『你最好把事情交給我們處理好了。』他提議。

『我眞願意這麼做。我已經長大了。無論如何,有些書早就不見了。別忘了愛瑪·亞胥黎便燒掉了一些。』

『老祖母莎瓦娜也曾經焚書過。眞不幸。』他輕快地說。『嗯,你比較喜歡威廉·亞胥黎的文籍。他寫給朱麗亞的所有小詩,以及他的羅馬研究,還有他對比較簡單的莎士比亞劇的改寫。』

『其中有簡單的改寫嗎?』

『我覺得「羅密歐和朱麗葉」和「凱撒大帝」比「惡有惡報」或「雅典的泰蒙」還要容易。』

『你這麼覺得嗎?也許不錯。』我幽幽地說。一面盤算着該不該告訴他父親的遺言,以及我

對威廉·亞胥黎作品的興趣,不過我們已經走到大廳階梯的半途了。那兒掛著一幅黑人小女孩的畫像,畫得相當呆板,雖然描繪出當時小型社會的熟悉寫照,却依然顯示出她的美麗。她站在老玫瑰園的日晷儀旁邊,一手靠在柱子上,另一手抱着一籃玫瑰花。她穿着灰色絲緞的衣服,花邊是十七世紀的漿硬款式,看起來僵硬而微微侷促不安。她就是吉普賽女郎蓓西·亞胥黎,傳說常常和一位沒人看得見的愛人交談,然後因此被燒死。在她背後泛黃的畫布上,有一隻與女巫形影不離的黑貓。

我停下來。『傑姆斯,你有過夢想嗎?』

『夢想?當然有啦。每個人都有。你是指那一方面的?』

『哦,關於未來。你夢想到將會遇見某人,然後果然遇到他們。譬如這一類的事。』

『你是說預知未來嗎?』

我遲疑著,然後故意模糊地說。『我也說不上來——不,不是那樣的事。只不過是超乎巧合的事……譬如,你夢見某個人,然後——和他交談,其實你並不曉得他是誰,可是你似乎能夠看到他,似乎能夠直接聽到他。下一天還是一樣。』

微微停頓。他彷彿突然覺察到,我們正站在蓓西·亞胥黎的畫像前面。他望我一眼,猶豫不决,然後開口回答,但這時候安德希爾太太從客廳走出,來到樓梯下,對我們說話,機會便錯過

了。我懷着歉意奔下樓梯，可是安德希爾太太不提這件事，却開始輕聲說着這樣的話，『你不介意吧？我想請你別提任何有關——』然後她突然停住露出微笑，這微笑並不能掩飾她眼中的憂慮，因爲這時候一位女郎從廳堂的另一扇門跑過來，握住傑姆斯的手，說道：

『愛摩里！你去了那麼久！你們兩人到底在那裏呀？難道在迷宮當中嗎？』

這就是那位開着E型美洲虎的少女。我立刻認出她，她父親的模樣在她身上化爲修長而黑亮的金髮、迷人的睫毛、寬厚而未塗唇膏的嘴，上次看來有點陰沉，如今却充滿歡笑和嫵媚。她比她母親還高，但沒有高很多，纖長的身材穿著緊身的牛仔褲，上面縫有幾個大口袋，寬鬆的襯衫像長衣似地垂到臀部。襯衫本來是白色的，現在却變色了，我看到一管袖扣開始磨裂。不過，她的怪異和散漫僅止於穿著而已，她的身上散發着快樂和健康，而情形的轉變顯然與我表兄習習相關。她的指頭握緊傑姆斯，對他的眼神眞是深情款款。

『凱西——』她媽媽開口，而傑姆斯已經放開她的手，並且說道：

『你還沒有見過我的表妹。這是布萊恩妮。布萊恩妮，這是凱西．安德希爾。』

『嗨，布萊恩妮。眞高興認識你。我好像曾經見過你。』

她伸出手來，我也伸手握住。『你的媽媽已經說過了，臥房的畫像一定比我們想像得還好。』

『哦，不只是那張畫像。只要在這兒呆一段時間，就會認識亞胥黎家人的面孔。』她再望着傑姆斯，然後又說：『對不起，我想我應該立刻說出來，我眞爲你父親的事感到難過。太不幸了。』

『謝謝你。我昨天不是在烏斯特見過你嗎？你在一個十字路口停車，讓我和一隻黑貓過馬路。』

『哎呀，對了，我記得。至少我記得那隻貓，但是我沒有注意到。牠嚇了一跳，是不是？我差一點壓過牠。一隻黑貓，但願我的運氣不要因此破壞。』

『哦？爲什麼呢？』

她媽媽開始催我們到客廳去時，她攙著我的手。『沒什麼。我的運氣似乎總是不夠。誰不是這樣呢？進來喝點東西吧。爸爸還在跟別人通電話。你想喝什麼呢？愛摩里會替你倒。你和那隻貓都安然通過馬路嗎？』

『牠的動作比我敏捷。眞沒想到辦完一件事後，會那樣遇見你。』

她隔着馬丁尼，睜大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像她父親一樣烏黑，睫毛又使它們顯得大而美麗，就像小鹿斑比的眼睛似的。『辦完事？』

『是的。我剛剛從律師事務所出來。就在十字路口附近，你可能已經知道了吧？我看到他也

在望着你；他朝我指着你，嘴裏好像說著「貓」，我當時不明白。我是說，如果他指的是那隻黑貓，我自己也能夠看得見……現在我明白了。我們剛才正在討論莊園和你們家的事，現在我聽到表兄叫你「凱蒂」。愛默森先生當時一定是指你。唉，這麼一來解決了神祕事件之一。』

『神祕事件之一？』她問。『還有什麼別的奇怪事情嗎？』

『但願還有，』安德希爾太太溫和地說。我驚奇地望着她，但她接着又說：『在這個時代，圍有護城河的農莊，既沒有你所想像的陰森氣習，也沒有祕密通道！亞胥黎小姐，凱西和我一直盼望你來告訴我們一些書上所沒有的莊園祕密。導遊小姐對於亞胥黎的歷史似乎如數家珍一般，但是她知道的並不完全。』

那麼，她不想在女兒面前談到失落物品的事。好的，我笑了起來。『恐怕我會辜負你們的期望。莊園的祕密不多，其實有一道祕徑，它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可是當時却非常有用。從某一方面來說，它是一種祕密中的祕密——由客廳的祕室通到酒窖。』

我在說話時，安德希爾先生已經走進房間，他又露出了大亨的表情，傑姆斯上來功課房以前，他一定和愛默森先生通完電話，所以他這一陣子是和業務上的朋友通電話。但是他溫和地說着：『我早就知道有關祕室的傳說是眞實的。』

『布萊恩妮，你願意帶我們去看祕密通道嗎？』凱西顯得很熱切，這可能是因爲她對於一度

擁有這兒的眞正『亞胥黎家人』懷著一份神經質，也可能是因爲她想安慰一個被她排擠的女孩。

『吃過午飯就去，好嗎？』

『當然可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親愛的，』她媽媽插嘴，『也許亞胥黎小姐現在不想這麼做呢。』

『哦，對不起……』她的懊悔和剛才的熱切一樣都有點過於誇張。『我剛才眞是得意忘形。請你別見怪。』

『沒關係，』我說。『你眞好，別担心我。午飯以後，我樂於帶你去看祕密通道。』

『說到午飯，』傑福里．安德希爾說，『到底在那裏啊？』

因此我們暫時把奇怪的事情擱在一旁，紛紛進去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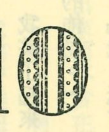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仰臥着，凝視天花板上黑黑的烏鏡。她在他身邊熟睡，像個嬰孩。

他們初次做愛時，蠟燭還亮着。他記得她最初抗議得多麼厲害，而他一再堅持。後來她讓步了，她總是會讓步的。他所要的一切，他都志在必得。

這種情勢幾乎成爲他的韻事的慣律，奇怪的是她和別人差別這麼大，奇怪的是這種默從、屈就到頭來應該像別人一般，變成煩厭，後變成嫌惡，但她竟然不是如此，她後來使他覺得感激，終至產生愛意。

蠟燭燒得很低了。不久以後，雖然伸手去拿燭台並不很費力，但是他用嘴吹熄了它。房間彌漫燒蠟的氣味，以及她每年夏天做的，清洗頭髮用的歐薄荷香水氣味。他會打開窗戶，讓黎明進來，不過時間未到。黎明總是來得太快。



……如果你像別人說的一樣，引她進入愚人樂園，那將是一種非常卑鄙的行徑；因爲那位淑女還很年輕，所以，如果你欺騙她，眞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八景

午餐富有美國風味，有沙拉拌凍鷄、乳酪，桌上一直擺有水菓，還有脆麵包，而且開始就端上咖啡。我堅持要在飯後喝咖啡，除此以外，午餐非常豐盛，對於溫暖的晴天中午來說，是一件盡善盡美的事。還有，飲料都加上冰塊，這在亞脊黎是奢侈的。望着水晶瓶裏的冰塊數量，我懷疑安德希爾家自已帶來了一個製冰機。我們家的舊式冰箱長久以來，一次只能做出十二個小冰塊。

午餐期間的談話是隨意的，我覺得安德希爾先生和太太有意使得話題如此演變。後來我們同到客廳喝咖啡時，凱西提起他們儘量避免談到的事。

『布萊恩妮，你剛才提到奇怪的事，到底是什麼啊？我想不可能是祕密通道，那對你不是奇

怪的事了。』

傑福里．安德希爾轉頭，他太太咬着嘴唇，不過我已經有了主意。我緩緩說：『哎，沒什麼，是我表兄和我在功課房裏發現的。』

凱西望着傑姆斯，接着又迅速地望着我。『在功課房裏？』

『是的。你有沒有去過那兒？』

『沒有，我沒有！除了我們住的地方以外，我只去過那些對外開放的房間，我怎麼會去功課房呢？那兒有些什麼東西呢？』

『過去的一些遺跡，如此而已，』傑姆斯說。『灰色天鵝絨布做的一些玩具河馬，四張破損的書桌，以及乾涸的墨水台。令人回想到往日情懷，不過——』

『原來如此，』凱西不耐地說。『但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什麼河馬呀？』她媽媽問。『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

我笑了起來。『不是功課房裏的東西，而是外界的事情。我們看到窗外的新奇景物，看到迷宮的佈局。』

『哦，迷宮！』凱西的眼睛發亮，向前逼視，看起來非常興奮。『你們眞不曉得我對迷宮懷有多少好奇，還有露出來的雅致小屋頂……是不是夏天的別墅呢？我曾經在那些該死的樹叢外徘

徊，試圖找路進去，我甚至於走進兩處入口，不過我當然無法通過那個玩意兒，我曉得，即使走進去了，我也走不出來。哎，我想你一定知道怎麼進去？你能夠走到那棟夏天別墅那兒，然後再走出來而不會在途中迷路嗎？』

『哦，是啊。我表兄也可以這麼做，除非他已經忘了。你忘了嗎？雙胞胎？』

我望着傑姆斯的眼睛。他很清楚我不會直接叫他『愛摩里』。我向來如此，因爲我從小就學會了在必要時刻，利用這種權宜的稱呼。

『不曉得，』他說。『你不帶領我，我才不想去瞎闖呢。不過我想你正要告訴他們這件事，對不對？我們現在找到地圖了。』

『地圖？』凱西說。她露出興奮的神態，不論是眞是假，這都造成一種引人注目的結果，因此我的腦海裏迴響著『地圖』這個字。『貓，在走道上。地圖。信。在溪中。』我暫時撇開它。傑姆斯正在說明。

『是的，找到地圖，這是我們剛才在功課房裏解開的祕密。當我們在那上面時，我們看到湖畔的一棵老樹已經倒下，於是我們可以從缺口清楚地看到迷宮，由三樓的高度幾乎可以一淸二楚地看到整個佈局，雖然草木生長過盛，而且不容易模畫下來，不過這卻讓我們明白，宅邸裏面到處都是它的圖案。』

他炫耀的停下來。兩位女性露出疑惑的臉色，而傑福里・安德希爾的眉頭皺了不過三秒鐘，然後他說：『壁爐上的紋飾，我早就懷疑是它了。』

『天啊！你的腦筋眞快，』我表兄羨慕地說。『是的，那似乎是一種奇怪的圖案，現在我們曉得了，對不對？』他朝著雕刻的壁爐點頭。『就在那兒，凱西，你看到了嗎？環繞著謎樣警句周圍的不起眼圖案。那就是迷宮的地圖。』

『眞的啊！』凱西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去仔細觀看紋飾。

『你們是說，』安德希爾太太問道，『你們兩人都到今天早上才曉得這件事嗎？』

『我們以前並不知道，』我說。『以前絕對無法在迷宮上方俯着，除非爬上閣樓的屋頂，而它數年來就不安全了。當然，從花園根本就看不見迷宮的圖形。』

『空中照相如何？』安德希爾先生提議。『如果我所聽到有關這個地區的歷史是眞確的，那一定是很有意思。難道迷宮從來沒有被繪測過嗎？』

雖然他的聲音聽起來興致勃勃，但我却覺得他只是三心兩意地說着。他一定心有旁騖，想着某些頭痛的問題。我想，大亨的這種本領一定是經過長期訓練，由環境所造成的，他的心思遠離這個精美的房間以及我們談論的迷宮雜事，可能有一個光年之遠。

『我想測量局一定繪製了地圖。』傑姆斯說著。『他們一定繪製了這個地區的地圖。我們看

過他們的地圖，不過他們沒有畫出迷宮的實際圖案，而我從來沒有看過迷宮的相片。』

『無論如何，』我說，『現在樹叢已經長得過份茂密了，有些地方的叢籬都交錯在一起。從空中看下來，我想只能看到一片大樹叢。我們眞正需要的是紋飾上那種簡明的幾何圖形，以及一把大砍刀。安德希爾先生，有件事情——』

他從咖啡杯上抬起頭來。我的想法不對。他的注意力的確在這個屋子裏。他坦然望着我，立卽打斷我的話。

『什麼事，亞胥黎小姐？』

『有件事情我想請教你。如果我在圖書館裏呆一段期間會不會妨礙任何人呢？我想瀏覽上鎖部份的家傳書籍。它們應該很快地被整理出來……如果你覺得不礙事的話？』

『嗯，當然，』傑福里・安德希爾說。『房子是你家的，你曉得這點。使用你們自己的部份不需我的同意。卽使是我們這個部份，也不必客氣。愛摩里有沒有告訴你，他和我等一下要談談續租的事？』

『有的。』

『嗯，同時請你儘量忘掉我們住在你家房子裏。你可以隨意走動。那麼，鑰匙呢？你需不需要我的這一串呢？』

『不必了，謝謝。』我從皮包裏掏出鑰匙。『我可以向羅伯要。』

『好的。那麼遊客參觀就不會發生麻煩了。』他接過鑰匙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史蒂芬妮，請你今天下午把它們交回給導遊小姐，好嗎？』

『親愛的，這件事情交給我辦。』她答應，而且再度告訴我，莊園的一切都可以隨意運用。她被凱西打斷，而凱西正在壁爐那兒，忙着追索石頭上的迷宮圖案。

『「別碰惡貓……」。這眞是奇怪的警告，是不是？愛摩里說，那是一種謎語，我說那只是自大罷了。它代表什麼意思呢？他們在迷宮當中放了什麼貓呢？看起來倒像是一隻老虎！』

『事情是這樣的，』傑姆斯說。『那是一隻蘇格蘭的野貓。關於蘇格蘭的野貓有很多傳說。不過有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牠們無法馴服，卽使在眼睛尚未睜開、尚未斷奶，就從牠們母親身旁把牠們帶走。不論你有沒有帶手套，輕輕碰牠們都不可以。』

『哎呀！』安德希爾太太驚叫。

『有點不可思議，是不是？』她先生說道。『這個地帶的人們，長久以來都是帶着天鵝絨做的手套。』

『不錯，』凱西說。『蘇格蘭的野貓怎麼可能跑到這兒？這兒是英格蘭中部啊。而且「非有手套」又是什麼意思呢？』

『除非戴着手套，』我說。『因爲這個警句到現在仍然屬於蘇格蘭的查頓家族。一位亞胥黎人娶了這個家族的一個女孩子朱麗亞．馬可比。她是一位漂亮的女孩，而他又瘋狂地愛着她，他爲了她將整個宅邸徹底改變，特別裝修房子，並且在迷宮當中建造閣樓……迷宮本身早就存在，不曉得什麼地方記載着迷宮是在十八世紀築成的，當中還有一棟仿造羅馬廟宇的建築。威廉．亞胥黎將它拆除，改建現在的閣樓。閣樓剛造好時，一定非常可愛。他把它當作朱麗亞的夏天別墅；他把閣樓墊高，好讓她坐在那兒，縱觀迷宮的樹叢。』

『我想，這就是爲什麼他把蘇格蘭野貓放在紋飾上的迷宮當中。』凱西說。

『他也接受了她的家族警句嗎？』安德希爾太太說，『多麼浪漫啊。不過，難道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在意嗎？族人一定早就擁有自己的警句了。』

『哦，是的。不過奇怪的是，雙方的警句幾乎相同。族人的警句是「誰敢動我」，而當中圖樣是一隻豹，所以可憐的威廉例用這種巧合便是相當自然的事，甚而將朱麗亞的紋飾擺滿四周。』

『爲什麼是「可憐的威廉」呢？』凱西問道。『怎麼一回事？』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很長，』我說。『閣樓造不久，她就去世了。於是他就變得孤僻，經常把自己關在閣樓裏，並且封鎖了迷宮的一些路徑，讓自己沉湎於寫作與研究中。他還獻詩給

她。圖書舘的上鎖部份有一本他們的小書，名爲「新羅密歐獻給他的朱麗葉」。他將她畫成朱麗葉的模樣。畫像就掛在主要樓梯口，以迷宮作爲身後的背景。』

『唉，多有意思啊！』安德希爾太太溫和地說。『我本來就喜歡那幅畫像。這將會使得參觀閣樓更有意思，如果你眞的能夠找到通行的路徑——』

『哦，當然！』凱西叫着。『布萊恩妮，請你一定帶我們進去哦！』

『當然。如果你願意，我們現在就走。不過，如果你要穿過迷宮，就得穿上比較隨便的衣服，凱西。因爲身上的衣服可能會被刮成碎片。』

她笑了起來。『你們英國人眞是設想周到。別以爲我不曉得你對這件襯衫的看法。不要裝作你不曉得這是我最破的衣服。上面還有好幾塊補丁呢。』

『如果你讓她那件襯衫扯成碎片，』他父親大聲地說，一面站了起來，『那麼你就是幫了我們大家一個大忙，因爲凱西這就不會再穿它了。』

『我會盡力而爲的，』我說，凱西也笑了起來，並且轉向我表兄。

『愛摩里，你要不要一起來？』

『改天吧，』我表兄說。『你爸爸和我要談論些事情呢。』

『好的。布萊恩妮，我這就去換鞋子。』她跑出房間。

安德希爾太太看我正望着她，於是搖搖頭。『我也改天再去吧。如果你不介意，我現在要去做些事情。』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洗碗碟，讓我在臨走以前幫你做吧。』

『不必，不勞您操心，否則要那件機器做什麼？看看這兒有多少盤子。它只要一分半鐘就洗得乾乾淨淨的，决不多花一秒鐘。你儘管和凱西出去，忘了這些事吧。你要離開以前，別忘了再來打個招呼，好不好。讓凱西帶你來喝點茶，這是我們的榮幸。』

她走了，傑姆斯幫她推走餐車。傑福里．安德希爾和我說了幾句話以後，也隨着他們走了。我等着凱西回來，一面望着陽光下顯得蒼白的爐灰，一面回想着葛哈特先生的話，『威廉的溪』說不定是『威廉的書』，而貓說不定是指凱西．安德希爾呢。

如果要從閣樓望向四周，一定要將它高架起來。紫杉圍成的迷宮牆垣，有八尺高，大概有五、六年未曾修葺過，於是樹頂枝葉茂密，使得底下的路徑變成深綠色的隧道。樹底下的雜草由於終年不見陽光，長得蒼白而枯槁，四處滿佈覆盆子草。夏天時候，由於樹底長着雜草，土地佈滿狷獗的長靑樹，因此迷宮是無法通行的，而現在主要危險在於築巢於樹叢的小鳥。叢林到處都是鳥巢，我們撥開樹叢前進時，牠們便憤怒地四處飛散。紫杉林的氣味濃得有如煙霧。林間偶爾透

過一絲陽光，照射到茂密枝椏上懸附着的小小青色果實。就有如平靜的明燈一般。

愛人？愛人，你在我身旁嗎？

只有跟隨在後面的凱西回答我，『他們爲什麼建造這座迷宮啊？難道只是爲了好玩嗎？』

『這座迷宮興建之時，的確只是爲了好玩。這是當時的風尚，譬如在花園裏興建迷宮、或洞室、或希臘廟宇。不過這種主意却是古代傳下來的，對不對？克里特的迷宮是希臘神話中最迷人的一部份。我不曉得那是不是世界上的第一座迷宮。傳說戴達勒斯爲米諾王建造那座迷宮，以便將米諾陀藏在裏面。』

『哦，是的，我聽說過。我才看過瑪麗·雷諾所寫的那本精采的書……其實它是一種儲藏的處所，是不是？』大亨的女兒問，『你說那是不是一種原始的保險室呢？你曉得，把寶藏存放在迷宮當中，即使盜賊能夠進去，也會因爲找不到出路而餓死？』

我笑着。『這倒是個不錯的主意。不過，你很可能在當中找到一個墓穴，而不是一個寶藏。我曾經從某一本書上看到，迷宮是用來引導死者通往靈魂世界的路徑。一旦處身迷宮中心，再也沒有東西能夠碰到你；你會來到一個世外之地，一個毫無束縛的地方。』

『換句話說，你就是死了嗎？』

『是的，就像船之航進魔霧之中，最後都會到達「莫名島」。據說指南針在迷宮裏不會發生

效用呢。』

『老天！你試過嗎？』

『沒有。』

『你眞的到過迷宮當中，然後再出來嗎？』

『有好多次。』

『那麼我就聽你的，』凱西意態飛揚地說。『哦，瞧，那兒有一扇門，通往那裏啊？』

濃密的叢林間散佈着高而窄的門，高度超過頭頂。我試着打開一扇門，它却是鎖緊的。別處有隻鷓鴣飛來停在門上，憤怒地吱吱叫着。『這些門是用來讓園丁打掃的，』我說，『不過，有時候也用來解救被困在當中，找不到出路的人。』

『這些門都上鎖了嗎？』

『哦，是的，而且鑰匙已經掉了好幾年。』

『你確定還記得怎麼走嗎？』她說着，露出一絲困惑。

我對她笑笑。『當然記得。不然我們也可以爬上閣樓屋頂，叫人來救我們。』

『如果我們走得到裏面。』

『如果我們走得到裏面，』我同意。『不對，這邊，這邊走。』

『可是我們正往回走啊！我看得見宅邸的煙囪呢！』

『我曉得，但這樣走才對，眞的。你今天晚上可以在壁爐的圖案上走走看。』

『如果我還能看得到壁爐的話。好的，我不得不信任你，對不對？這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一般，你才轉身背着閣樓，便發現自己已經踏上閣樓的階梯了……哦！』

穿過最後一道深綠色的長青樹拱門，眼前呈現一片陽光照耀的長滿花卉的草地，羣花當中便是威廉·亞胥黎的閣樓的雅致階梯。

閣樓本身爬滿了莠草和青苔，就如迷宮一樣荒蕪，然而看起來還是很迷人。它是木頭建造的，高聳的屋頂已經隨着歲月而變成銀色的。屋脊雕有貝殼形狀的裝飾，屋角的兩隻彎曲的海豚，正等着將雨水勢分到屋簷的承霤。承霤本身是密閉的，却從裂縫長出許多野花。閣樓四周有一圈走廊，廊外護以欄杆，廊上遮蔽着屋頂延伸下來的斜板。前門雕有鑲板，以及漂亮的豹頭、門環。兩扇門上都有長形窗戶嵌著羽板窗。金銀花和鐵線蓮和其他藤類植物都沿著木柱和欄杆，爬滿整個房子，幾乎將門窗都封死了。我們排開這些植物，登上階梯。

『勿觸惡貓，』凱西說著，從我身後伸手去抓門環。她尖聲敲響大門。

由於房子是空蕩的，所以敲響大門時，便產生非常死寂與空洞的聲音。我感到一陣驚慄，本身起了一種本能的防衛反應。凱西却無動於衷地對我微笑。

『本來想喚醒亞胥黎的惡鬼，』她說。『怎麼啦？』

『沒什麼。你嚇了我一跳。無論如何，我們總不應該吵醒沉睡中的人。』

『你不是說這兒沒有鬼魂嗎？』

『我從來沒有遇過，』我說。『但如果亞胥黎有任何鬼魂，那麼一定會在這兒。』

『嗯，不論他醒了沒有，反正沒有一點反應，』凱西說。『你反對我推門嗎？』

『一點也不，不過，你會發現大門是上鎖的。』

『不錯。哦，親愛的，那麼我們就進不去了嗎？』

『由邊側的一扇窗戶可以進去。就在這兒。』

閣樓南邊的一扇窗戶可以從外面打開，我們立刻進去房子裏，推開軌軋的窗戶，讓光線和空氣進入。

這棟閣樓比一般的還大，它曾經裝置了精美的家具，而現在除了一些有關園藝方面的工具、一張桌子、一張折疊床、以及幾把籐椅以外，其他都蕩然無存。

『哪，這就是你想看的閣樓了，』我說。『恐怕它已經是傳奇的窮途末路了。』

『那張桌子是不是他寫情書用的？』

『我懷疑。那是維多利亞晚期的產品。恐怕原來的一切家具都已經不在這兒了。』

凱西的眼睛凝視著遺留下來的一件醒目的東西。那就是天花板，上面鑲着鍍金寬架的大鏡子，而且嵌在精心雕琢的簷室內。鏡子的骯髒和破爛的表面，已經微微變形，支撐的框架也是佈滿塵埃。鏡面反射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映照在折疊床角的地板上。

『這一定是閣樓內原來就有的裝飾了？』她問。『多麼奇妙的主意啊，在天花板上鑲着鏡子。如果牆上這些凸出來的托架擺滿蠟燭台，那麼整個房裏將會顯得金碧輝煌。這種景象有沒有被被畫下來啊？』

『有的，大概有吧。』

『「大概」？』

『我們保存着一組粗製的版畫，』我告訴她。『但是鏡子看起來一點也不浪漫，眞的。哦，是的，這面鏡子的歷史雖然相當悠久，可是我想它是我們「邪惡的尼克」——威廉和朱麗亞的兒子——裝上的。這使人想到他的那些狂歡宴會，以及他帶來這裏的許多女孩子，直到最後一位女孩子的兄弟將他射殺了，木刻描繪的景象，毋甯是想像的，而鏡子却反應過這些滄桑事跡，因爲它就在床頂上。』

『哦，天啊，這就是這面鏡子的用途嗎？』凱西說，一面用脚跟旋轉身子，觀看傾斜鏡面中的自己，『我不以爲在鏡子裏面觀看自己做愛，是一件有趣的事。你說呢？』

『的確沒什麼意思。』

她又慢慢轉身，望着骯髒而空曠的房子，神態顯得有點黯傷。『這兒的確塵埃滿佈。』她說。

『抱歉。』

『哦，別這麼說。我不曉得爲什麼美麗的東西總是帶着比較感傷的歷史。這個地方以前一定相當漂亮。』

『濟慈曾經描寫過憂鬱。』我把詩句引述給她聽：

『她蘊含着美——薄命的美；

而歡樂的手正抿唇

向她告別……』

『是的，我記得那句詩。他說的不錯。』凱西暫時望着我，臉上露出我無法了解的表情，然後望着我的身後。『哦，瞧，畢竟朱麗亞還有小東西留在這兒。』

折疊床頂的牆壁那兒，原來放着尼可拉斯·亞胥黎的大床，壁上鑲着床頭裝飾。頂端便是四

處可見的紋飾，中間畫着一隻前肢立起的野貓。這件雕飾與宅邸的那些相同，顯出石頭本身的精細紋理，雖然現在已經有一兩處缺口，畫上了還看得見漆痕，然而已經被歲月磨損將盡，它現在是龜裂而剝落，有些地方甚至於模糊不清。

凱西俯在折叠床上方，仔細觀看它。『嗯，』她說，『你知道嗎？這兒又有一份地圖。卽使你忘了自己是怎麼進來的，也可以按圖索驥，離開這兒。』她伸出一隻指頭，刮掉上面的灰塵。『你注意到了嗎？有人在上面畫好通路。是的，這兒本來就畫好的。』

我走到她身旁，跪在床上，望着骯髒的雕飾。『你說得不錯。我從來沒有注意到。』

她更用力地擦拭。『宅邸的圖案沒有被畫過，因爲我看得很仔細。』她笑了起來。『我想，這大概是尼可拉斯・亞胥黎畫上去的，好讓他的女朋友偷偷回到丈夫那兒，而他還可以安靜地繼續睡覺。嘿，這兒剝落了一點，我最好別再碰它。』她站直，手在補過的牛仔褲上猛擦。『這個地方眞該油漆一番，是不是？但願那面鏡子能夠安然無恙，你曉得，經過一次清掃，裝設一塊地毯和一些家具，這個地方還是相當舒適的，你說對不對？如果再搬來一張床，和幾件別的東西，還可以作爲客人的別墅呢。』

『招待你不喜歡的客人嗎？帶他們進來這兒，然後忘了告訴他們怎麼走出去？』

她笑了起來。『嗯，這個主意不壞，無論如何，有莊園那麼大的地方，還愁不能招待客人嗎

？』

她環顧閣樓四周的神態彷彿並不是隨意的。我的問題突然脫口而出。『你認識愛摩里多久了？』

『不很久。我們上個月才認識的，感覺上却不只如此。我是說，他很容易相處，你說是不是？』

『我可以想像得到。傑姆斯呢？』

『我認識愛摩里不久，便見到他，不過，我只看過他一、兩次。他們兩人眞是像極了，對不對？』

『的確如此，』我同意。『你想，你會把他們搞混嗎？』

她笑着。『但願不會。你呢？』

『大概不會吧。我小時候决不會搞錯，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現在不常見面，我今天在莊園看到他時，沒有把握分辨，直到他告訴我自己是誰。』

我們一面說着，一面走到了外面，我把窗戶關上。我們走下台階，金銀花的花毯被拋在身後，而閣樓再度被關閉在塵埃和寂靜中。

『我想，』凱西眞誠地說，『如果他們蓄意作弄我，我還是會搞混的，不過他們都很善良，

不會做這種事。此外，愛摩里——』她停住。『嘿，這是什麼味道啊？除了雛菊和那些黃花以外，我看不見別的花啊。』

『那是窪地的百合花。它們在樹叢的陰影下四處漫生。你看不見花朵——看到那些直挺的綠葉嗎？我們摘些送給你母親，好不好？』我俯首排開百合葉，尋找着柔順的百合花。她蹲在我旁邊，一起尋找。我說：『你剛才說愛摩里怎麼了？』

『哦，沒什麼。』

我等了一會兒。『愛摩里眞是出衆，對不對？』

『出衆？哎，當然啦！布萊恩妮，我眞迷着他！』她對我微笑，眼睛發出光亮。顯然她說的話都是當眞的，她不假思索地說出來，彷彿以前就曾經說過，而且以後還會再這麼說。奇怪的是，她的過份情意令我感到欣慰，這好像是女人之間的剖心置腹。『你不覺得他非常迷人嗎？我肯替他做任何事情！』

她停下來，似乎由自己的迴響而感到不好意思。她咬着嘴唇，面頰緋紅，急忙轉身離開我，雙手忙碌的在綠色花苞之間搜尋。長髮下垂蓋着她的臉孔。

『布萊恩妮，有關愛摩里，你在意嗎？』

『在意？』我吃驚地坐在脚跟上，望着她轉過來的頭。然後我就像她那麼坦誠、直率地回答

。『不，我不在意。我當然不在意。我沒有理由在意。』

她也坐在脚跟上，再度轉頭看我。臉上的羞紅消退了，却流露出開懷的神態，雖然現在還是存着一絲煩惱的痕跡。她開始說話，然後轉到別的話題，然後想到別的事情，接着又撇開新的話題。她跪在長滿野花的草地上，寬大的襯衫使得她的身體顯得矮小，頭髮由額頭垂到肩膀，看起來比十八歲還要年輕許多。

我幽然的說：『我相信你已經愛上他了，我在你的年紀時，也瘋狂的迷着他。不過，那時候我還迷戀着別的事情。』我對她笑笑。『告訴我，愛摩里有什麼「特出」的地方？而傑姆斯沒有？』

『嗯，首先，我對他還沒有很深的了解，其次——』

『怎樣？』

她臉上的睫毛突然閉起來，然後她又彎身到花朵之間。『他已經有一位女朋友了。』

『你怎麼知道的？』

我沒有想到自己脫口問出這個問題，然而她並沒有留意。『因爲他自己告訴我的，』她簡單地說。

『原來如此。』我彎身摘下另一朵花，抓在手中。『你見過她嗎？他有沒有說是誰？』

『沒有。好啦。』她站起來。『媽媽會很喜歡這些花。我們該回去了吧？』

『是的。我們沿着溢流水渠的堤岸走回去吧。』

我們走出迷宮，進入普照的陽光下，越過一條小橋，渠畔盛開着櫻草花，搖曳在流水形成的氣旋中。

『你們爲什麼將它稱爲溢渠？』我們經過水邊的靑苔路上時，她問道。

『因爲它本來就是溢渠嗎。它控制護城河的水位。有兩道水閘，宅邸的另一端是「高水閘」，由河裏引水進入護城河，而這道「低水閘」，引水流出池塘。溢渠的流水平常不多，原本只是用來疏導氾濫的洪水，但在幾年以前，「高水閘」在一次暴雨中沖壞了，而「低水閘」無法阻擋洪水，所以宅邸的某些部份便淹水而遭到損害。他們建造了一道新的「高水閘」，而爲了安全起見，將這條水渠挖深。』

『噢，我從來沒有想到，住在護城河裏還會有危險。』

『也不盡然。如果水閘不發生意外，絕對不會有危險。其實，』——我笑了起來——『護城河別有妙用。它主要的用途便是節省火災的保險費。』

『嗯，這又是一個妙主意，』凱西說。『我現在正想着，圍有護城河的農莊是最富有浪漫氣氛的——哦！』

『怎麼啦？』我問。

她停下來，指向遠方。我原來走在她後面。於是趕到她身邊，順着她的手勢望去。

在護城河與底下的池塘之間，有一座莊園內最美麗的紀念物——一幅瀑布及一尊獵魚貓兒的雕像。護城河堤的一頭是厚重的閘門，平時都緊閉着，正常的溢出水流便一階一階流向池塘。這條水梯看起來像是自然的瀑布，石縫裏滿佈羊齒植物和蔓生植物，引導水瀑落在池塘的一角，附近的石塊都長滿了數年之厚的靑苔。一隻石刻的貓便立在這樣的石階上，牠將脚爪伸進水流中，優美地彎着，彷彿在釣魚似的。

更確切地說，石貓是曾經立在那兒。如今那兒空無一物，只有水瀑由兩旁流下的入口，石貓立着的地方，只剩突凸而醜陋的鐵條，銹得厲害，而且扭曲地鈎住傾倒的石像。石貓則躺在水池底，游魚來回穿梭於其斷損的脚爪下。

亞胥黎，一八三五

門上的聲響使他由淺夢中驚醒，有人在門廊上。

他很機警，立刻撐起手肘。也許費爾齊來到了：什麼事出了岔嗎？他叔叔比他預料還早來到

嗎？這個甯靜與情愛的小天地提早被粉碎了，太短的良宵已經過了。

然而一片寂靜。他又放下心來，看見她的眼睛正閃閃發亮地望着他。

『怎麼啦？愛人？』

『沒什麼。不曉得什麼東西把我吵醒了。瞧，月亮幾乎要下沉了。再過一會兒，天就要亮了。不，還不要走嘛。我有些話要告訴你，可是等一等。再等一會兒。』

11

我的產業將與你無緣；
相信我說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五景

我依照自己答應的，回去和凱西以及她的母親共用茶點，然後離開，回到小屋看看羅伯是否已經從烏斯特帶回我的行李。

他已經帶回來了，而且替我搬到樓上，放在小小的樓梯口。

我在打開行李之前，走到電話桌旁，撥個電話給亞胥欠里的舊書商。

『請問歐克先生在那？哦，列斯里，是你。我是布萊恩妮，布萊恩妮·亞胥黎。是的，我才回來幾天而已；現在住在小屋裏……你好嗎？很好。近況如何……？』

和列斯里談話就像進行大買賣一樣，必須先經過一番例行的開場白。歐克先生喜歡講話，做事慢條斯理；他的最終目的還是有關生意方面，不過卻必須經過健康、氣候、業務情況、最近的

新聞以及當地發生的事故做爲開場白。我想，這種例行問候原來的用意是作爲縮短距離之用，也就是先禮後兵的意思。談到正事，列斯里絕對不會吃虧，藉着讓人產生親切而熱情的印象，陌生人會以爲遇到一個仁善可欺的老闆，可是不久以後，他就會發現自己遇到了一個非常精明能幹的生意人。列斯里·歐克平常熱忱有如兩趾樹獺，兇悍却如熊貓一般。然而，他的眞誠確是不假的。

雖然如此，今天的例行問話却很短。三分鐘過後——其中至少有兩分鐘是在談論我的未來，在誇讚我的父親——列斯里停下來，然後開門見山地說：『親愛的，你打電話給我不會只是要告訴我你回來了罷。有何貴幹呢？』

『嗯，發生了一點事情，所以想請你幫忙。只不過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你還記得，去年指給我看的那張亞瑟·瑞康所畫的「呂伯大夢」的插畫嗎？不曉得現在這類的原版畫價值多少？我指的不是書本，而是原版插畫。』

『嗯，你曉得，這並不是我的本行，不過，如果你能碰到這麼一張，那眞是夠幸運的。你想買這一類的圖畫嗎？』

我笑了起來。『你很清楚我。我也不想賣這類的圖畫。我只是想知道價錢，希望你不在意。這只不過是我自己的想法罷了。』

『我上一回在目錄裏看到的一張，』列斯里輕快地說，『便是「科瑪」中的水彩畫，價值八百鎊。』

『哦，我明白了。謝謝你。列斯里——』

『什麼事？』

『如果你碰巧聽到有人要賣瑞康的原版畫，請你不要提到我問你這件事，而且麻煩你直接撥電話給我，好嗎？』

『沒問題。這件事多麼有趣。』他清柔的聲音顯出溫和而欣慰的興趣。『你大概不想告訴我原因吧？』

『目前暫時不能。不過我會儘快找你，把一切告訴你。』

『好極了，』列斯里坦然地說，『當然可以，親愛的布萊恩妮。這件事交給我辦好了。也許我能夠在情報網上略有貢獻吧？不過請你儘快告訴我，免得我好奇死掉。』

『但願有這麼一天。』我說，於是他笑了起來，然後我們便掛上電話。

傑姆斯吃過晚飯以後來到，我正洗完碗盤。他替我把空皮箱放到天花板上，接過一杯咖啡，然後隨着我到外面，坐到面對着池塘的紫丁香樹下。暮色下沉，空氣非常甯靜。池塘表面悠然閃

亮着，在魚兒伸嘴獵食夜晚的蟲卵時，微微掀起波痕，對岸還有一隻蒼鷺在蘆葦間捕魚。白嘴鴨都紛紛棲息了。櫻桃樹就像是小屋後面的雲霞似地，樹花顯得蒼茫而飄忽，其中最高的一棵梨樹就像是花園中央的一股噴泉，高擎着春天化雪的水柱。一隻畫眉鳥孤獨的在樹叢中歌唱，清新而熱烈得有如六合中的第一首歌。在莊園的那個方向的不遠處，傳來有人在敲打的聲音。

『羅伯工作得可眞晚啊，』我表兄說。

『他大概是在修理獵魚的貓。』

『獵魚的貓？』

『就是溢渠流出護城河的水閘那一座雕像。它摔壞了。今天下午凱西和我由迷宮回來時，看到的。』

『哦？太不幸了。那件雕刻很精緻哩。你要他修理的嗎？』

『不是，我整個下午都沒有碰到他。』

『唉，』傑姆斯說，『他何必自找麻煩呢？也許他是在修理一扇大門，或者某處屋頂，或者修剪某處的樹叢。不論他在做什麼，不過是徒費力氣罷了。這整個地方都在慢慢瓦解，不是羅伯·格蘭克所能阻止的。』

他說着，不含挖苦的味道，也不是有意令人傷心，而是帶着特別認眞的語氣，這使我凝視着

他。他莊重地與我眼神相對，然後將我的空杯子拿走，和他的一起放在座位下的大石板上。然後就像在功課房一般，溫和地用手臂繞過我的肩膀，將我擁緊。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心跳，似乎有點兒太快呢。

『布萊恩妮，親愛的，這是我們好好談談的時候了，你和我。』

我等他說下去，感到自己也在微微加快，我清楚地查覺到傍晚的絢麗、紫丁香的氣味、畫眉鳥的歌唱、以及面前一平如鏡的池塘。

我的表兄清清喉嚨。『你可能會生氣，事實上，我認爲你一定會生氣，不過你是個合情合理的人，就請你聽我說完，最後我還希望你能幫助我。』他的手掌包着我的肩頭，微微用力。『你一定要站在我這邊。你曉得。你一定要。事情應該如此。』

畫眉鳥突然停止歌唱，彷彿是被突然關掉的錄音機，蒼鷺也決定放棄覓食，過夜去了。我想，牠一定滿載而歸，因爲牠起飛的動作有點困難。牠振翅飛上天空揚長而去時，我默默地望着牠。

『布萊恩妮？』

『是的，我在聽着，繼續說吧。』

一陣無言，然後我感到他正望着我，我聽到他吸了一口氣。『讓我從頭道來吧。我來向你供

認殘酷的現實。我父親——我們，我們的命運都陷入困難之中。眞正的困境。我們渴望着現款，而我們必須籌措出來，儘快地籌出來。』

這決不是我料想得到的，我吃了一驚，而且表露出來。『眞的嗎？我本來以爲郝華德表叔——你們家向來都過得不錯呢。我是指——和我們比較起來……而且我原以爲你們的生意蒸蒸日上，傑瑞茲的公司業績一向很好，而且還有皮瑞拉支持你們。我曉得爸爸也是這麼認爲的。到底是怎麼囘事啊？』

『問題是，不幸的事接二連三地來到。』他激動起來。『我的天，這眞是世界上最眞實的銘言：「禍不單行」。如果它們分別地發生，在適當的時間發生，我們都可以應付得了，唉，它們却蜂擁而至……我告訴過你，我父親可能需要去療養。如果他離開了，難保皮瑞拉會支助我們。他們憑什麼應該支助我們？而布里斯陀的公司簡直不算是一樣資產——它們已經被抵押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問題是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父親的病使我們急如星火。』

那麼，我想着，事情終於發生了。由於父親的去世，亞胥黎莊園這項龐大的負担也落到他們的肩上了。

『但我覺得，郝華德太太自己有很多私房錢。難道她不肯暫時借給你們，給予你們所需要的充分時間嗎？』

『說來好笑，』他的語氣一點也不好笑，而且爲了不得不說出來而顯得厭倦，『她的大部份私房錢都限制在一項契約中，分文都不能動，這些該死的契約。』傑姆斯說到這兒就停住。

我一言不發。傍晚是甯靜而空靈的。光線已經從湖面上消退。紫丁香的氣味擴散到冰涼的空氣中。

『所以，』我表兄說，『我父親求助於你父親，看看他能不能幫助我們。』

這次我實在大爲吃驚。所以坐挺。『傑姆斯，你可別開玩笑！你一定曉得我們早就一蹶不振了。』

『哦，是的，我們曉得，不過，你們還擁有亞胥黎啊。』

『亞胥黎？可是談到抵押，亞胥黎還有什麼用呢？它已經抵押給國家債權局了！』

『是的。但這只不過用來支付維持費用而已，我們曉得。』他的聲音趨向平淡。『我談的是「亞胥黎託管」的東西。』

『原來如此。你是說，你們爲了這件事求助於爸爸嗎？要他解除託管嗎？』

『是的。』

『什麼時候啊？』

『最初是在去年十一月，』他說。『我一直沒有看到他囘我爸爸的信，不過其中一定預留商

量的餘地，因爲父親一直還存着他會同意的希望。』

『最初？你們不只一次要求他嗎？』

他點點頭。『我父親最近又寫信給他，而且和他通了幾次電話。當然，這是鍾恩表叔還在巴特托茲的時候。我父親並不想催促這件事，因爲他曉得鍾恩表叔需要療養——雖然事情越來越急迫了，而最後，鍾恩表叔却說他不考慮作這件事。』

他沉默了半晌，低下頭去。『我一直在猜測他改變心意的緣故，然而實在想不通。如你所知，過去幾年來一直在變賣東西，也沒有人提出異議。我想，他一定感到體力康復，所以打算回到這兒，決定儘量維護這個地方，他願意這麽做，畢竟，這是你們的家。』

『也是他的家。他深愛這個地方，你現在不是談論「東西」了吧？傑姆斯，我想你是在談論這個地方本身，以及這兒的土地。』

『是的。』他溫和地望着我。『難道你對這件事情毫不知情嗎？』

『一無所知。當然，如果事情涉及解除託管規定，他一定會告訴我的。這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你曉得。』我沉思了一陣子。『難道沒有人想辦法解決郝華德太太的契約嗎？畢竟她是表叔的太太啊。』

『嗯，當然有啦。可是卽使解決契約也拿不到錢。因爲財產將過繼給她的子女，如果沒有子

女，要到她四十歲才能自然消除。』

『這可有得等啊。』

『卽使一半的時間都嫌太長。連六個月對我們都算太長了。』

『所以，』我說，『如今爸爸死了，你來找我，要求我解除我們的託管規定。』

他沉默不語。

『這就是你的用意，對不對？這就是你所需要的嗎？』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

頓了一下。我突然說：『我父親有沒有說明爲什麼他堅持不肯解除託管規定呢？』

『沒有，他甚至於不肯談論。他眞的沒有向你提過嗎？卽使是間接的？』

我一面搖頭，一面突然領悟到他臨終所說的話。『信託。依賴。做該做的事。』這一定是縈繞在他腦海裏的事。我要等到弄清一切，再採取行動。

我掩飾了一半的事實。『他好像不曾說過。也許他認爲你們的財物困難是自己的事，卽使對我也不應該隨意宣揚。不過，他當然提過一、兩次有關託管的事。我記得他說，郝華德表叔似乎已經在西班牙定居下來，因此似乎沒有心意回來看管亞胥黎。他這麼說並非責難之意，爲什麼要有呢？他說這件事「看來沒多大希望，但是令人惋惜」。大意如此。然而我曉得他希望愛摩里或

你會有不同的感觸。畢竟你們曾經和我們住過這兒。是不是？』

『你要我代替愛摩里說話嗎？』

『如果你能夠的話。我曉得，當我問說他對凱西・安德希爾是不是認眞的，你說你無法代他說話，然而你一定曉得他對於亞胥黎的感覺。』我徵詢地望他一眼。『我一直認爲兩者差不多是同一件事。我是說，如果他還要和凱西結婚的話——』

『那麼他就能負担維護亞胥黎的費用，是不是？』傑姆斯說，『然而事情是這樣的，他根本就不想繼續維護亞胥黎。』

在菩提樹林後的教堂鐘聲敲響起來，這是每隔半小時的報時鐘聲。聲音悠揚而安甯。遠處悽息的一隻貓頭鷹正在訴說着神祕的事，以及將臨的夜晚。

『你呢？』我問他。『不，傑姆斯，沒有關係。我明白。不過我想知道事實。你剛才說我必須站在你這一邊，這是實情，我是和你一邊；你曉得的。我們現在並不是談論家族、或別人，只是談論這塊土地上的磚瓦和灰泥和樹林，這些東西可能對於某個人含有重大的意義，但對於另一個人則未必如此。你就告訴我吧。你自己喜歡亞胥黎嗎？或者甚至覺得是亞胥黎的一部份？』

他從容不迫地考慮。最後說話時，語氣是甯靜的，然而我能夠感覺到他環繞着我的手臂上的力道。『我想你大概心裏有數，對不對？我們剛才談論那座獵魚的貓的彫像時，我說過這個地方

已經衰頽了，這是實情。你也曉得。數年來，它一直在瓦解，不知不覺地。這對活着的人是一種負担，即使你能夠至死維護着它，做爲自己的家園。這已經不是現代的生活方式了，因爲死去的人無法再提供活着的人，維持他們紀念物的費用。』他吐了一口氣，像是輕嘆。『抱歉，親愛的，因爲你問起我，否則和你談論這些事是不合時機的。自從鍾恩表叔去世以來，你大概還沒有時間靜下來思考，然而你可不是當眞期望愛摩里或我來繼續看管這個地方吧？即使我們確實有錢這麼做？錢嘛，還有別的用途，布萊恩妮。無論如何，我們都還有別的用途。』

『或許吧。』

『好吧，鍾恩表叔可能眞的以爲我們會繼續照料這個地方。然而你和他不同輩，你曉得事情如何。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是整個世界遠比亞胥黎莊園還大。如果無法繼續保持，只好任它而去。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傑姆斯，我正在面對現實。』

他手臂用力，將我擁得更近。他的面頰觸及我的頭髮，然而他並不是想和我親熱。『好吧，我已經說出該說的話了，我要走了。你會好好加以考慮的，是不是？』

『我當然會的。不過爸爸才過世一個星期，別忘了，等我弄清楚他的意思，以及原因——』

『我明白，親愛的，我曉得，我曉得。抱歉。和你談論解除脫管規定以及離開亞胥黎眞不是

時候，然而我們提起這件事時，我們並不曉得你父親會發生這樣的事。目前我自己的父親也病了，而且憂愁、着急，事情又很緊迫，而且——嗯——，該死，就是這麼回事。』

又是一陣沉默。敲打聲已經停止了。我想起倒塌在水裏的影像，想起閣樓以及附近棲息的白頭翁，陰森的紫杉林牆，還有凱西的聲音問道：『那就是他用來寫詩的桌子嗎？』

『法蘭西斯，』我突然說。『法蘭西斯對這兒有什麼感觸呢？我認爲他喜歡亞胥黎。』

『不錯，』傑姆斯說。『他是個開倒車的人，我們這位法蘭西斯。無論如何，他只要能像威廉·亞胥黎一般，坐在迷宮裏寫詩，他才不管附近是否倒塌下來了。我到底說了些什麼啊？你好像很吃驚。』

『沒什麼，眞的。只不過你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經常這麼做嗎？』

頓了一下，大約四次心跳之久。然後他悠然的說：『我和雙胞胎經常這麼做。這是帶有吉普賽血統的貝絲，亞胥黎的遺風，難道你不曉得嗎？』

『這一定替你們省下不少電話費。』我輕輕地說。

他笑了起來。『哦，的確如此。你剛才說到法蘭西斯。我担心他會拒絕促成解除託管規定。問題是，卽使我們解決託管規定，我們對於宅邸本身也沒有任何構想。這是賣不掉的，所有只好任它孤單的屹立在古英格蘭的一塊小小土地上。必須脫手的是土地。』

『爲了什麼呢？』

『爲了能夠賣錢。』

他回答了我沒有提出的問題。『是啊，有何不可？人必須找房子住。』他一定感覺到我的沉默，因爲他立刻又接上：『瞧，布萊恩妮，你說你是識時務的。只因爲我們小時候曾經在這兒玩過，這並不意謂着我們的子女也要有這種機會，或者也想有這種機會。』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到有關的其他人。這一定是使得爸爸再三思量的原因。譬如牧師。他的教區以後將如何呢？雖然可能相當安全，但我不曉得布萊思頓先生被圍困在住宅與建計劃中會是什麼樣子。還有韓德森家人，以及羅伯·格蘭克。你們也將賣掉他們的房子嗎？』

『爲什麼不？他們擁有優先購買權啊。』

『韓德森家人可能有錢，然而我確定羅伯買不起。』

『那麼，他就應該想辦法。畢竟他還有自己的農場。如果他自己不能好好經營，我們並沒有理由必須替他負責任——』

『你說話要公平一點。他父親把他們賺的每一分錢都喝掉了，而且催羅伯和他母親星期六去工作。他負債累累地去世，如果羅伯在那殘酷的老人去世以後，無法積下一棟房子的錢，你也不能責怪他。再說，要不是羅伯，這個地方會坍塌得更快。』

『好吧，好吧，』他半帶微笑地說着。『我說了什麼啊？抱歉，我並不是有意的。我一向都喜歡羅伯，而且我曉得他爲你和你父親做了很多事情。如今我不小心在說服你時，惹你生氣了。』

『我並沒有生氣。我並不是不在你的一邊，傑姆斯。我是。而且我在聽你說話，然而你有沒有想過？亞胥黎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黃金地段。』

他突然轉頭。凝神注視。他的眼睛在下沉的暮色中，顯得黝黑，像是吉普賽人似的。我的背脊感到一陣莫名的不寒而慄，於是我轉開眼光。他突然說：『它當然是黃金地段。這是它整個的價值。尤其是沿着池塘，穿過蘋菓園，一直到公路上的這片土地。』

『是的，不過這片土地不屬於亞胥黎託管規定的限制。這片土地是我私人的。』

『哦，我明白了。』他的語氣聽起來很高興似的。『你要保留它嗎？』

『目前暫時保留。我必須有一處住所，而且我打算待在這兒，直到……』

『直到什麼時候？』

『嗯，再過一陣子，』我避開他的問話說。『傑姆斯，我們先不談這些，好嗎？』

『當然，如果你願意的話。不過——』

『不過什麼？』

『還有些別的事。事實上，』他相當突然地說，『我還沒有談到正題呢。瞧，我願意——我該替你再倒些咖啡嗎？』

『不，不必麻煩。繼續說吧。什麼是正題呢？』

『嗯，我剛才在說。自從你父親不願再考慮解除託管規定，我父親就要求愛摩里和我盡力而爲，儘快想辦法，愛摩里和我商量後，決定前往巴伐利亞和你父親談談。他這麼決定，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他又不肯在電話裏面詳談，也可能是複雜得不願在信上說明。不過，在此之前，我們認爲只有在亞胥黎當中找尋答案。』

『所以呢？』

『我是說，巡視一下宅邸的情形，然後心裏想着出售的事。』他清清喉嚨。『顯然，我們想進入莊園，看看其中的情形，再和你父親討論，並且順便看看有些什麼便於變賣的器具。我們並沒有告訴你父親這件事，因爲……嗯，該死，在當時情況下是不太好意思。他有病在身，會認爲我們是在催他，認爲他是不久於人世。抱歉。』

我沒說什麼。

我感覺到他手臂流動的力量。他突然說：『我們也沒有和安德希爾家打招呼，因爲這是不必要的。我告訴過你。由於純粹偶然的機會——的確，無巧不成書——愛摩里在一次宴會中遇到凱

西，然後她請他過來。』

『方便極了。』

我覺得他在看我。『你好像有點不高興。難道你不喜歡她嗎？』

『從我認識她到現在，我一直很喜歡她。我只是不喜歡她被愛摩里利用。』

『我說過愛摩里在利用她嗎？』

『難道不是嗎？』

『我可沒那麼說。』我感到他有點不自在。

『你曉得，最好別這麼做。傑福里・安德希爾可不是簡單的人物，他懷疑他是不是在打他女兒的主意。如果他愛上愛摩里，而且愛得很深，那麼愛摩里最好認清這不是鬧着玩的。』

『我想他是如此。我剛才只是說，他並不想依賴他的錢繼續住在亞脊黎。』他的聲音如今聽來非常急躁。『該死，難道你認為他會在某方面傷害她嗎？如果那樣的女孩愛上你，你難免會情不自禁。』

『所以你們就情不自禁了。』

他的手已經不知不覺地離開了我的肩頭。如今悠然的放在背後的椅背上。『一定是我和愛摩里替換的事惹你不高興了，是不是？你得聽我說，即使凱西發現我們戲弄了她，她也不會在意的

，雖然她永遠不會知道這件事的。』他又瞧我一眼，而我沒有接腔。『事實上我並不比你更喜歡做這種事情……我寧可做些別的事情，也不願意陪伴着一個愛着別人的十八歲女孩。我認為這件事不是愛摩里自願的，從某方面說來，凱西逼得我們不得不這麼做。』

『這到底怎麼說啊？』

『哦，他們曾經約會，而愛摩里臨時有事。當他打電話給她時，她生氣得彷彿要將一切搞砸。那時候，我們正想到莊園來巡視一番，如果和凱西吵翻了，我們就不能來這兒，即使由愛默森先生出面；所以愛摩里哄息了她，要我替他赴約。那次約會並沒有做什麼——她和愛摩里才認識不到幾天，所以我們並沒有到幽暗的燈光和柔美的音樂下……今天主要是來看傑福里・安德希爾，而不是向凱西示愛。相信我，我不清楚愛摩里和她的關係進展到什麼地步，我也不想去知道。我不敢說自己一定會和凱西保持距離，如果我真的愛上了她，只有請老天幫忙解決這件事。』我看到身旁的他，露出莞爾微笑，有根指頭以備觸即我的肩膀，輕輕地觸即。『如果你喜歡的話，親愛的，我現在就當場答應你，不再做這種事了。』

『悉聽尊便。』我的聲調顯得漠然，內心却鬆了一口氣，他的手臂又環繞着我。『繼續說吧。』我說。『你們於是檢查了「便於變賣的器具」嗎？』我又坐挺，用手掩着嘴，看到他在暮色中瞪大了眼睛。『唐朝馬？還有那個玉章？』

『不錯。』他靜靜地說，對着脚下埋在暮色中的石板。『布萊恩妮，這些已經是我們的東西了。我向你保證，我們是在你父親死後才拿走的。上個星期。我向你担保。我們實在是急着需要現款，而愛摩里認識一個買主，所以……』

我只是聽到他的語調，而不是聽着他的語句。我很清楚。傑姆斯一直聽命於愛摩里，依照他的使喚行事，雖然心裏曉得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點見不得人。我曉得，愛摩里比較工於心計，而傑姆斯和他玩在一起，有時候難免比較吃虧。不過他還是一直聽從他的話。

我感覺到一片沉默。他已經詞窮了。我聽到自己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道：『你們一定要拿走功課房裏的圖畫嗎？你們可以說別的東西將要過繼到你們家，可是那兩張圖畫是我的，而且我喜歡它們。』

『我曉得。抱歉。我——那是一項錯誤。它們是不小心被帶走的。還沒有賣掉。其實，我們本來打算放回它們，可是今天却沒有機會。』

『今天？』

『是的，今天。它們昨天才被拿走的。我一發現，就說要放回去，但那時候你已經來到莊園，而且發現唐朝馬不見了，於是你開始追問鑰匙的下落，這……這眞尷尬。』

『的確如此。』我感到有點暈眩。『慢着，傑姆斯。你說「它們昨天才被拿走」。那麼，誰

拿走它們？愛摩里不在這兒，是不是？』

『不，凱西幫我們拿的。』

『什麼？』當我試著去瞭解這件事時，我不禁愕住。『「幫我們」？你是說「幫愛摩里」嗎？』

『是的。』

『這兩種說法是不一樣的。』我的語調尖銳起來。

『好吧，那麼就算是替愛摩里做的。瞧，別担心，我們會送還你的。只不過——』

『我並不担心玉器或圖畫或其他一切。我正想着凱西・安德布爾。你們竟然要那個女孩子替你們偷東西。』

『這話說得過重了。』

『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這件事你未免有點小題大作了吧？這些東西是我們的啊。』

『也許我是在小題大作。但總比她父母知道了還好，我確定。我那時注意到，他們爲發生的事情激動不安。』

『她的父母？天啊，你不會說出這件事情吧？布萊恩妮——』

『等一等，傑姆斯。讓我獨處一陣吧。』

我突然站起來，離開他，走過池畔剛割過的一片草地。那兒有一道矮牆，是以前用來圍護花園的；矮牆缺口種植着香羅蘭和雲蘭，以及暮色中顯得銀亮的綠灰色蔓生羊齒。我背着表兄站在那兒，眺望着粼粼的池水，可是眼前宛如視而不見似地。這是錯誤的，大錯特錯的……但由於是傑姆斯，我不得不拋棄本能的直接反映；因爲是傑姆斯，我不得不停下來思考……文明一點，我告訴自己，這種錯愕的反應甚至不是本能的，而是受制的反應，人家教你將之稱爲盜竊的。

好罷，想一想。那算是盜竊嗎？一旦法律形式成立，這些東西將屬於郝華德，因而也將屬於他的兒子。傑姆斯說得對，先人現在已經無法幫助活着的人看管他們積聚與流傳下來的產物了。面臨這種情況的是我的表兄，而不是我。鍾恩·亞胥黎現在也是先人之一了，這於事無補。我的反應只是感情用事，如此而已。傑姆斯明白這一點，他已經許過了儘量不打擾我，然而由於今天在莊園的作爲，他現在不得不告訴我事情的原委，雖然這是我在喪失之後，還難以接受的。

我又想到羅伯和獵魚石貓……是的，這方面傑姆斯也是對的：這地方及其上的生物都在逐漸瓦解。卽使是這棟眺向池塘的田園小屋、附近的菓樹、忍冬與玫瑰，也被蟲蛀了，而且潮濕得令我難以忍受。如果我變賣母親的這些烏斯特陶器，買下房子，這將是合情合理的。我的表兄既然成爲亞胥黎的主人，爲何不能出售屬於他們的東西呢？如果他們急於籌錢，爲何不能這樣做呢？

我又想到一件事：凱西。我更沒有權利批評她。我不清楚愛摩里對她的感情，也不曉得她是在什麼情況下，替我表兄『竊取』這些失落的物品。一定是爲了愛摩里。我父親很早以前就說過，郝華德決不會負起亞胥黎或其中任何一部份的責任；那麼責任就落在愛摩里的肩膀上，如果愛摩里等不及法律手續……是的，遲早歸他所有。我還是相信傑姆斯只是一個聽話蟲，對於他哥哥說的話唯命是從。

我坐在矮牆上，依然望向湖水，强迫自己鎭定。我不應該在表兄面前顯出這種驚訝的表情。我又想到彌漫着愛人存在的某些寧靜的夜間，想到他的支持和溫馨和愛情，想到他給予我的力量。我還想到他近來怪異的遲疑、以及罪惡和不安的感覺，現在我大概明白了。自從我回到英國才變成這樣子的，是我昨天晚上在教堂看見傑姆斯之後才開始的。他在做什麼事呢？現在我也能猜出一點端倪。他帶着的東西又大又平，像是書本或紙夾。他一定是從某個藏物處取去瑞康的圖畫；而藏物處一定不在聖物室——因爲那兒隨時有人出入。除非淸掃的日子，否則教堂裏有千百個藏物處——側方通道的座位下、講壇下、前方成堆的膝墊後——這些地方都很隱祕、乾燥又安全；凱西很可能就是把她從莊園取出的物品藏在這些地方。

因此傑姆斯就從唱詩班的衣架上抓了一件罩袍，奔到前面的本堂，關掉總開關，當時我正走近教堂，摸索着打開聖餐室的門。不論是誰進入教堂，都只會看到穿着罩袍的人影消失無蹤，而

且會和我做同樣的推測……

嗯，現在我懂了。我曉得愛人爲什麼不肯現身。那是因爲，日光下的事情必須先行解決。在我們之間完成任何事情以前，我們必須先解決困難處境的種種問題、以及如何生活下去，在什麼地方謀生活，莊園裏等待解決的事，爸爸的遺囑，還有失竊的玉章與圖畫。我自己把這些事情稱爲日光下的世界。至於另一個星光下的世界則充滿柔情蜜意，因爲我們在這個天地裏互訴詩情畫意。這個世界還需要略微等待。現在我明白他不斷重複說『還不到時機，還不到時機』的用意；我必須和他妥協，因爲他是我的另一半，我對他的瞭解就像對自己一樣。我們還得等待，他和我。我一直認爲我們的愛情會比大多數人更圓滿，更輕易，現在我却認爲更麻煩。而且結果也不確定。這要看我對這麻煩而錯綜複雜的事情處理得如何，要看我對父親的心意與臨終的遺囑有何發現。我必須繼承鍾恩·亞胥黎未完成的事業，妥善解決亞胥黎的事情，然後我的愛人和我才可以相見。這就是他向來的念頭。他了解我，而且他曉得，有些關於他的事可能是我難以接受的。除非我了解關於他的所有事實，而且以愛心和諒解來接納，否則他是無法確定我的心意的。

我現在並不懷疑他的存在。我望着湖水向他開放心靈，並且在朦朧的天空下構思我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必須等待的原因嗎？

他傳來回答。這就是原因。

然而我現在明白，而且完全接受了。這樣不行嗎？你曉得我愛你，你曉得這件事，我必須這是問題所在，是不？無論你做了什麼。無論你是誰。

這時，我突然興起一陣愛意，就像繽紛的落英一般眞實，而且感到微微的快意。我會永遠記得你說的話。

這兒眞的是落英繽紛。一片女萎在夜晚的徐風中，將凋零的花瓣抖落在黯淡的草地上。我終於望着蒼茫暮色中的表兄。他正穩穩地望着我，一言不發，只是耐心而堅定地望着我。然後他露出微笑，而我心裏像是有東西在攪動，宛如我們之間的絲絃突然受到播弄似的。血濃於水，不論這指的是什麼；同是一家人，必須同舟共濟。這似乎是不消說的。他的亞胥黎眼睛，遮閉在漸濃的暮色中，優美的頭髮和掩飾緊張的不經意手勢。他的形像逐漸模糊，朦朧之中彷彿畫成我想像中的愛人，坐在菩提樹下望着我，外形並不太相稱。還不到時候。除非我整個接受他，否則還不到時候。

一個人影沿着湖邊走過。有隻鳥從蘆葦間呱呱飛起，激起一陣水聲。那是羅伯手下的工人，他正沿着湖邊行走，嚇走了棲息在巢中的松雞。這彷彿破解了一種魔咒，於是我大聲地說：

『好啦，傑姆斯，請別再爲這件事情操心了。對於宅邸裏的東西，你有權利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處理……畢竟那是你們的東西，如果你現在就需要它們，嗯，那是你們的事。我想，我們必須

商量，商量該怎麼對安德希爾家人說明，不過，這留到晚上好了，可以嗎？』

『我並不操心，』他說，『眞的不怎麼操心。不管怎麼說，畢竟血濃於水啊。』

我聽到他語調中的笑意。他這麼輕鬆地猜到我考慮良久的結果，使我心裏又慌亂起來，我一言不發。

然後他又露出笑容，站起來。他一定誤解了我的沉默。在我尚未察覺以前，他就像貓似的輕輕走過草地，伸出雙手，把我拉起來，擁進他的懷裏。他的嘴唇搜尋着我的，起初輕輕地，然後是熱情奔放的。

『布萊恩妮。布萊恩妮。等了好久啊。』

一隻畫眉鳥從菩提枝椏破空而起，驚叫着飛過果園的牆壁。我用雙手抵着表兄的胸部，向後避開他。『傑姆斯。可是我覺得——』

他又吻我，堵住我想說的話。他碰着我的嘴唇說道：『你一直明白那是我，對不對？』

『我——是的，我不確定。以前似乎很容易，可是——不，請你等等。』

『爲什麼呢？』當我轉頭時，他又把我拉近，開始吻我的頭髮、面頰、喉嚨。

『不，請別再這麼做了。我才明白。我們必須先解決這一切事情。』

他又糾纏了一陣子，然而得不到反應，終於放開我，用手輕輕撫摸我的臉頰。『好吧，好吧

。現在還不是時候。不過可別拖太久啊。我眞怕你又會離開我。』

『我不會了。我們進去吧。傑姆斯。你把杯子帶進來，好嗎？』他彎腰端起杯子，然後跟我進入小屋。『你今天晚上要待在莊園嗎？』我問他。

『不。我要回到布列斯陀。』他又露出令人心動的笑容。『我本來可以待在這兒的，可是你剛才拒絕了我。』

『老天啊！』我試着壓低聲音，然而聲音還是很大。『你總不會以爲我會要求你住在這兒吧。』

『嗯，也許這會使我們更進一層。我是個有耐心的人。』言下顯得我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說，

『我今天晚上會打電話給葛哈特先生，看看有沒有任何消息。你手邊有沒有他的電話號碼呢？』

『有的。我替你抄下來吧，好嗎？』

我走到櫥櫃旁邊扭開燈。我找到了一隻筆和一個用過的信封，寫下電話號碼，然後交給他。

他看了一眼，然後放進口袋。『謝謝。哦，你在那裏找到我的筆？我不曉得掉在什麼地方，而且找遍了各處。』

『這是你的嗎？眞的嗎？』

『當然是我的。我確定。看看上面的字母。你究竟在那裏找到的啊？』

『在——在墓場裏。路邊找到的。』

我以爲他會注意到我的遲疑，可是他顯然沒有。『哦，是的。好吧，謝謝你。』他把筆裝進口袋，又吻了我，然後離開。我在燈旁站了許久，腦子一片空白。我的心靈突然驚慌地緊閉門戶，避免和他感應。

因爲我現在又知道了些事情，所以我不敢讓他猜測我的心意。當他和愛摩里到亞胥黎來祭看那些『容易變賣的財物』時，他們不僅知道我父親生病了，而且他們曉得他已經死了。

我帶來的筆，是放在橱櫃裏的小東西之一，筆尖是純銀做的，上面刻有JA。那是葛哈特先生交給我的父親的遺物之一。我不曉得那是爸爸的，可是它毫無疑問是他的。因爲葛哈特先生告訴過我，那些東西是在巴伐利亞的荒郊路上，父親的屍體旁邊發現的。

我不曉得在那兒站了多久，眼前一片空蕪，失神地望着檯燈和窗外飛進來的大灰蛾，牠正瘋狂地撲翅撞向燈光，我的心思就像飛蛾一般，環繞着一件意想不到的、具有毀滅性的事實，雖然證據確鑿，可是我依然不能夠、也不願意相信。

天曉得我不願意推測事情的結論，可是結論却擺在眼前。首先，從他輕易相信我在墓園找到他的筆，可以判斷潛行到教堂的人一定是他，但這件事現在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其次是一件關係

重大的事。傑姆斯一定到過父親屍體的旁邊。他不但沒有幫助受傷害的人，而且還不讓別人曉得他的出現。

我只能在推測更進一步的結論。傑姆斯開車撞倒父親，然後逃逸無踪。傑姆斯殺害了我父親。

那天晚上我睜着眼睛躺在寧靜的小臥室裏，望着月光緩緩移過地板，並且盡我每一分力氣關閉心靈，不和我的愛人心靈交通。有時候，他就像馬德拉的那天晚上，迫切地想和我溝通，我甚至於感覺到他的人影移過地板。我自己飄浮於哀傷和孤獨中，因爲我依稀聽到他堅持而懇求地呼喚着我的名字，有如耳語一般。但我置之不理，再度將他關在心靈之外，然後整夜傾聽着教堂塔頂的報時鐘聲。

亞胥黎，一八三五

蠟燭融流下一灘蠟團。她在他身旁翻身，喃喃說了些話，又沉入睡眠之中。鏡面照下的光線流射在他光裸的肩頭和乳房的曲線上。他想，輕佻女性（light ó love），眞是個好名字。她正是我愛情的光輝呢（light of love）。

他伸手去熄滅弱小的、抖動的燭燄。

12

……一位服聖職者、神靈的告解者，
一位罪孽赦免者、也是我公開承認的朋友……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三景

翌日早晨，我儘早趕去見牧師。

他正蹲在最大的一間荒廢的暖房裏，自得其樂地察看嫩蕃茄株。這間溫室倚着十二呎高的舊花園牆壁，許多玻璃框都破損了，另外釘上奇怪的合板或塑膠板。加熱系統當然早就失靈了。原來的壇座也腐朽很久了；羅伯．格蘭克已經把它拖出來燒掉，而且用舊支架和廢棄農場建築的厚板安好墊位。陽光融融瀉入，溫暖地反射在白灰牆壁上；室內在微溫中悅人地彌漫着剛灑的土壤蒸氣、彌漫着蕃茄葉的濃香。

『你好，親愛的。昨晚在小屋裏過得舒適嗎？』

『很舒適，謝謝。你在做什麼呀？』

『綁好蕃茄株。羅伯上星期揷好這些木條，現在植物已經大得需要扶架了。漂亮的嫩株，不是嗎？我不曉得蕃茄有何迷人之處，不過它們眞的令人樂於栽植。這麼簡單，眞是一本萬利呵。』

我笑了起來。『這種想法太世俗了，牧師。你應該由其中導出眞理；由一粒細砂看整個世界，由一顆水滴看整個大海。』

『說得也是，說得也是。嗯，這其中必定含有某種眞理，我確定……親愛的，我現在好比「愛麗絲夢遊幻境」中的女公爵似的。你找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在思量是不是應該和你談談，』我說。『等方便的時候。不急。』

他的手捏着毛茸茸的葉子，停下來。他的眼睛藏在厚厚的鏡片後面，扭曲成爲非常怪異，此刻正在注視我的臉孔。『隨時都很方便。』他放掉蕃茄葉，開始站起來。『現在就在這兒，或者是到我家去喝杯咖啡？』

『就在這兒好了，如果沒關係的話。不，別放開蕃茄。我可以幫你照料它們嗎？我知道該怎麼做。』

他沒有反對，我想，他一定知道，一個人的手在忙碌時，談話會變得多麼容易。他開始動手，我走到他那一畦的對面，照着他做。我們頭頂上，有隻老是觀看人們整理園圃的畫眉鳥，牠由

一扇破窗飛進來，見到無事可做，咒罵了好一會，便又飛走。除了蕃茄葉的沙瑟聲，剪刀剪掉附籐的交鳴聲，以及水管滴到水槽的滴水聲，一切寂靜無聲。

『布萊斯頓先生，你相信心靈交感嗎？』

『「相信」？我不懷疑它的存在。我也不以爲人可以依理性做到。這有太多的實例，都是資料完整的；我認爲它目前正被人認眞地探究。你可不可以說得特定一些？我想你是指心念傳遞，不過，這有許多種形式呢。』

『我指的是最直接的意義，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溝通，即使人體不在，也能直接交通。』

『是的，我明白了。嗯，我的答案還是一樣。人無法懷疑這種現象的存在。我想，我自己是因爲教會的歷史，所以不得不相信這種事情曾經發生過。譬如，以利沙就是一個擅長心靈感應的人——不然，他就是一個異常擅於猜測的人。』

『說不定他只是一個精通判斷人類天性的人？』我提議。『蓋哈齊曾經欺騙過他，對不對？我想，你指的是蓋哈齊從納曼那兒得到酬勞，然後藏起錢財，並且告訴以利沙，他從來沒有接近過納曼？』

牧師的眼睛閃亮著光輝。『這是你在主日學所學到的很好的一課，親愛的。』

『是的，不是嗎？這就是你剛才想到的事情嗎？以利沙一直曉得這一切，對不對？』

『不錯。對於說謊的蓋哈次，那是個不利的時機。也許正如你說的，以利沙只是了解他的手下，然而經文上並沒有排除獲知遠方發生的事情的可能性。』

我們默默地整理了一會兒。然後我說：『我剛才說「相信」，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親身體驗到沒有。然而，別人曾經這麼告訴我。就像每一個其他的人，我也有一位姑媽，她懷有預感的能力。至少其中百分之三十是正確的。再說，我們全都遇過那些宣稱能夠預知事情的人，有的可能相當可靠。不，我不是在開玩笑；我看得出來，這件事情對你相當重要。無論如何，我親自遇到的這類事情主要都和本能的直覺有關，這種本能的直覺往往被稱爲預知未來，而且是從「申命記」的時期就有了。同巫師和衆所熟悉的精靈而言，他也是神所不歡迎的。』高雅的眼睛在扭曲的鏡片後面變得微微快活起來。『關於這個，我確定你不是這一類的人，親愛的孩子，而且永遠也不會成爲這一類的人。我可以說，你自己曾經親身體驗過這種「心靈與心靈之間的溝通」嗎？』

『是的，曾經有過。而且不只是預感而已。由另一個心靈直接傳來清晰的消息，甚至於談話。這就是我所說的心靈感應。』

『哦，』牧師說，『你是個亞胥黎後代，不是嗎？』

我的雙手收緊，指尖碰到剛抽的葉芽，把它弄斷了。『對不起，』我機械地說，然後抬頭望著他。『你早就曉得了嗎？』

『我知道你們家的歷史。而且我看過圖書館保存的所有家族資料，包括那些鎖在櫃子裏的令人傷感的部份。資料上記載你提到的事情，其中有些還相當確鑿呢。我曉得你們家族有一種傳統——我想，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記載，因爲其中有些是僞造的——關於你們家人斷斷續續出現的異常心智力量。被人稱爲「女巫」的依利莎白。亞胥黎其實還夠不上這個稱呼，因爲她只是對著看不見的人說話，而且有過兩次替她的「祕密朋友」傳達意見，若非如此，人們無法了解她的知識是從那裏得來的。如果她逃過了火刑，她的先生也一定會遺棄她。因爲除了懼怕巫術以外，她還懷疑他有情婦。不過，你曉得這一切經過。』

『是的。』

仁慈的眼睛凝視著我一會兒，然後回去做手頭上的工作。『與常人不同絕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我想，你一定很了解這一點？你也有個祕密的朋友嗎？』

『是的。』

他沉默不語，這次不再看我了。我開口說話，並且聽到自己聲音中的懇求語氣：『牧師，請相信我。』

『親愛的，我確實相信你。我在替你担心呢。』

『我的心靈並不反常，一點也不，眞的。不過，據我記憶所及，我一直能夠和這個——這個人談話。』

『只有一個人嗎？』

『是的。』

『一個實際上的人嗎？』他的聲音溫柔而帶著詢問的語氣，然而這個問題驚嚇了我。我挺起身子，注視著他。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嗯，當然。我——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說，這可能是個……哦，不，牧師，他眞的是個人。而且是我的一個表哥。』

『我懂了。』他的困惑神色加深了。『是的，我懂了。』

『可是你有什麼看法呢？』我問。『你認爲這是我小時候所揑造的幻想，至今還不能驅除嗎？我是說，我知道孩子們的確揑造想像中的朋友，可是老天，他們長大以後就會去除這種習慣，我的情形並不是如此，絕對不是！他是一種眞實的關係，牧師，我担保！』

『我已經相信你所說的了。』他的聲音變得尖銳起來。『親愛的孩子，我說了什麼使你這麼不安？如果這是眞實的，而且我說過相信你，那麼我一定相信你和一個活生生的人有某種關聯。我想，你大概還不曉得他是誰吧？』

『不，不曉得。不過這個人一定是亞胥黎的後代，他就在附近這兒，我們可以交談——溝通——這兒發生的事情。我們也可以感應很遠的距離以外發生的事。當我在馬德拉島時，他告訴我父親的車禍事故。』

我現在曉得他爲什麼會知道爸爸的事故了。傑姆斯那時候正在巴伐利亞。由於距離遙遠，所以消息一定是從車禍的現場傳送給我的。

我聽到牧師說了一些話。『你確定消息不是你父親親自傳給你的？』

『不可能。我們不曾有過那種溝通，只有在——嗯，在遭遇麻煩時，才能彼此感覺到。我曉得他生病的時候，或者受傷的時候，可是他本人確——』我停了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注視著他。『你是說，你曉得這件事情？你一直曉得嗎？我爸爸也有這種能力嗎？』

『只有某種程度而已。』

我沉默不語，又想起葛哈特先生替我寫下來的遺言：『我的小布來恩妮要當心。危險。我可以感覺到這件事……』

『他早就曉得我有「祕密朋友」嗎？』我眞感激牧師替我的愛人取了這個名字。『愛人』還不是一個我想公然使用的名詞。

『他從來沒有提過，也沒有暗示過他曉得你擁有這種本領。據我所知，他自已的能力比較輕

微，他偶爾能夠預感未來。據我所知，這些預感都和你有關。他似乎能夠超越猜測，而確定你什麼時候有痲煩，或者需要幫助。

『是的，』我說，『我明白這一點。』

牧師小心翼翼地剪掉幾截攀藤，然後移動他的跪墊，對著下一畦植物說話。『你說你的朋友是個亞胥黎的後代。這一定縮小了不少可能的範圍吧？』

『是的。』這兩個字在我聽來都有點困惑而失望，非常不像是朋友或者愛人的口吻。另外一根葉芽被我弄彎，差一點斷掉。我道了歉，然後放棄修整蕃茄株，走到水漕旁邊，坐在一張歪斜的櫈子上。牧師一直工作不停，穩定地順著菜畦整理下來，身體半對著我。

我向後靠著溫暖的牆壁。知更鳥又飛進來了，不住地啼叫，我看見它在屋頂上的西番蓮叢中築了一個鳥巢。它棲息在一根彎曲的莖上，搖來搖去，尖著頭用明亮的眼睛觀看我們，突然間它停止啼叫，遁入夜叢中。這兒的寧靜、陽光、溫馨，以及穩定的工作速度，使人覺得像是險難中的寧靜。我毫不遲疑地告訴牧師所有關於我愛人的事。但是我沒有提到傑姆斯，也沒有提到昨天晚上，我只是敍述長久以來的心靈之間的溝通，直到昨天晚上我把這種門戶關閉起來。

當我說完時，又是一陣沉默。然後他懷着溫和而不為所動的鎮定，說著：『嗯，謝謝你告訴我。你說得非常清楚。現在，我認為，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使你担心，使你離開他，而來我這

兒？』

『是的。我來這兒是因為我想我已經知道他是誰，而且我認為他做了一件不可饒恕的錯誤，我想知道該怎麼辦。一般說來，我自認能夠分辨對錯，然而這是一樁不同的事。據我長久以來對他的了解，我們之間的關係比平常的愛人還要密切，不論我們願意與否，我們是彼此的一部份……你明白嗎？即使他犯了大錯，背叛他就好比背叛自己，或者還要更糟。』

他從工作中挺起身子，但是並沒有看我。他跪在那兒，低頭望著蕃茄株，靜止很久，因此我還以為他已經忘懷了我的存在和我的問題。最後他嘆了口氣。『親愛的，我無法幫助你。說不定讓我好好想想……是的，我必須這麼做。而且還要祈禱……這超出我經驗範圍很遠，也超出我的律法經典。以前的一個時期，我會說，不論人們發現事情如何，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可是時間改變了我的看法。就某一方面而言，你形容的親密關係正如夫妻的親密一般，法律明白這一點，如果一方可以背棄另一方，這將是無法忍受的事。我想——是的，我想你如果確實擁有別人內心思想的鑰匙，你就不應背棄他。』

『我明白，』我說。『是的，我就是這麼想。至少，我是這麼感覺。謝謝你。』

『如果他真的做了這麼嚴重的錯事，那麼，即使沒有你，也會爆發開來。可是我認為，如果你發現他將要傷害別人，或者發現他將要做出更多的錯事，那麼你必須運用你們所擁有的特別關

係，去勸阻他。事實上，如果你們之間的關聯的確使你們成爲一體兩面，那麼你的決定向善可以抑止他做錯事的衝動。是的，也許解答就在這兒。既然你們擁有這種，呃，特權的溝通，你就應該以這種方式報答。換言之，』牧師說著，他身穿破舊補綴的夾克，手上拿著花剪，看起來眞像是法律和先知的共同化身，『換言之，你的責任就是作爲他良心的聲音，如果他自己的良心並不很强烈的話。』

『「上帝之聲的堅毅女兒」，』我有點不快活地說著。

『正是如此。職責可不是個迷人的小姐。我覺得這是渥茲華斯比較感人的詩句之一。這件事做起來是不是相當可怕，孩子？』

『有點兒。然而在目前的情況，這似乎是我唯一能夠做的事了——如果我敢和他溝通的話。我不能公開背棄他。我是說，不能對別人。』

他在說話的時候，已經綁好了一些蕃茄株，如今，站起來活動雙脚，走到擺著花盆的長椅那兒，去取一團新的細繩。他眼睛望著別處，又開始說話。『布來恩妮。』

『什麼事？』

『你所行走的並不是一條安全的路。』

『我已經明白這一點。這就是我爲什麼來和你談話的緣故。至今爲止，你瞧，一切都很美好

，也很熟悉……我這麼長久以來就了解……我幾乎和他無所不談，交換意見，正如他是我的一部份，我是他的一部份。我們之間只有快活，此外別無他物，我從來不覺寂寞，總是有人可以求助……我覺得未來只有幸福，那時候，我們可以實際地、生理上地發現對方，然後終身持續著以往的經驗。一切是這麼的平穩。』我低頭望著雙手。『自從父親死後，我想，我必須做的事情便是回到亞胥黎來，那麼我就可以找到他，找到我的「祕密朋友」。可是他說不要，他說時間未到，我們必須等待。如今我想這是因爲他不敢讓我靠近他，因爲他曉得自己做了什麼事情。於是我感到非常的孤單……後來，正當我覺得找到他時，我發現他曾經做了一件非常嚴重的錯事，嚴重得他一直設法保持祕密，卽使對我也是一樣。我是意外發現的。這就是我爲什麼來這兒找你，問說我該怎麼辦。』

『你是「意外地」發現？你是說，你看出了他不想讓你知道的心念嗎？』

『不是。我無法做到那樣。我告訴過你，我可以關閉自己的心靈。好比說，他無法知道我現在和你說什麼。不是，這是一種——一種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我看到了他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而那個東西使他露出馬脚。』

『那麼，如果你對此做出什麼事情，也並不是在出賣你的祕密朋友。這是部份的答案，我想。』他望著我，然後點點頭。『然而這不是完整的對策，是不是？你旣無法想像背棄他，也不能

原諒他所做的事情，對不對？』

『是的，是的，正是如此。』

『那麼，親愛的，』他莊嚴地說，『你必須排除他而活著。』

這也是我曾經想到的對策，可是聽起來仍然像是一記喪鐘。像是一種完全的停頓。好比我砰然關上大門。

『排除他嗎？』我說。

『是的。排除你一向倚賴的私人生活。你無法使信仰以外的東西成爲自己的一部份，無法使明知錯誤的東西成爲自己的一部份。古人向來稱之爲「受蠱」。這是很好的形容，描寫被外來的東西所控制；因此使得一個人離開了正常的軌道。』

『我曉得。我曉得。我已經隔絕了他。我曉得我必須這麼做，並不是因爲我害怕他發現我知道他的事。這使我懷疑整個事情，這種所謂的「異秉」是不是邪惡的？我無法接受這種想法。因爲我從小以來就懷著他而生存。他是舒服的，快活的，美好的，後來即使在嚴重的時候，他還是顯得非常美好。相信我，牧師，我曉得他是美好的。我曉得他也是。』我的雙手緊緊握住，放在膝頭上。『而糟糕的是，我無法忍受失去他。這使我覺得比孤獨還要難過，我覺得像是失去手足，像是失去自己的一半，或者像是無法順暢地呼吸。如果情形這麼嚴重，爲什麼失去他會這麼糟

糕呢？』

『我也不曉得。我只能說，把自己托付給超出自己控制能力以外的人或物，是一項嚴重的錯誤。我絕不懷疑你這種異秉是奇妙的，不過，也許這就是利弊相參之處。當事實接近時，還有一種同樣的危險，那就是失望的感覺。』

我也曾經想過這一點。『你是說，就像那些一生閱讀理想情人和理想關係的人，到頭來眞正的常人無法符合他們的要求嗎？』

『差不多。任何想像的世界都有其危險性。光明與半光明的分野是模糊的，當你觀看越久，他們變得越是模糊。你曉得，布來恩妮，你給了我太多思考的事物。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然後你再來和我談談？我願意清清自己的頭腦。抱歉我沒有幫得上忙。』

『哦，你幫了大忙，你已經幫了大忙。你相信我的話，這本身就足夠了。謝謝你。』

『親愛的孩子，』他說，然後莞爾而笑：『你也使我放心不少。我說過，你行走的是一條危險的途徑；我現在則懷疑爲你操心是多餘的。你有一副聰明的頭腦，而且不怕面對現實。這眞是太難得了，而且很不尋常。你還想和我談些別的事情嗎？我看到羅伯．格蘭克出現在花園的另一頭，他似乎朝這兒走過來了。』

我轉身望出玻璃外面。羅伯站在蔬菜畦間，對一個男孩吉姆．梅可皮斯指着一樣東西，這個

孩子有時候來幫忙他。吉姆點點頭，拿起鏟子，然後羅伯朝暖房這兒走來。我又轉回牧師面前，立刻問道：『你有沒有發現那個鬼鬼祟祟的人在聖物室裏做什麼？』

『是的，我查出來了。眞是一件怪事呢！我很樂於說，這些教區裏沒有人會打主意開保險箱，我說的沒錯。保險箱原封未動。』

『沒被動過？你是說，什麼東西都沒掉嗎？』

『沒有掉什麼値錢的東西——也就是，沒有掉什麼「貴重」的東西，可是掉了一樣本身很有價値的東西，而且是無法替換的。一本教友名册。』

『一本教友名册？』我知道，亞胥黎的教友名册可以毫無間斷地追溯到十六世紀。這是一項嚴重的損失，然而我目前只是感到驚訝，並且一再忖度着自己聽到的消息。傑姆斯到底要教友名册做什麼？我實在無法想像他會拿走『可變賣資產』以外的東西。『可是你說過，沒人開啓保險箱啊？』

『哦，不是亞胥黎的名册。是聖餐室桌上的一本隣近地區的。不幸，失落的是早期的一本，第二册，由一七八〇年到一八三七年……你一定知道，從一八三七年以後，就確立了如今一般的完整登記程序。在那年以來，所謂登記只不過是簽名，或記號。而一七五四年，在哈德威克法案通過以前，登記名册只有婚姻項目；其他一概沒有……』

『可是——』我正在努力思考。如果傑姆斯在黑暗中將圖書擱在聖餐室桌上，然後摸索總開關，他很可能誤拿了教區登記名册，並且帶走。這似乎不太可能，不過我心裏暗自盤算，待會兒要儘快打電話給他。顯然牧師很担心；那樣東西必須不容耽擱地放回原處。『可是，那一定不會是被人偷走的，牧師。誰會要它呢？等着罷，不久就會出現的。』

『當然，當然。我也是這麼安慰自己。我並不很担心，』牧師說着，看起來却是非常担心。

『事情很明顯，一定是有人想查看，看到它在那兒，就把它帶走了。它一定會被送回來的。過錯在於我，而且只在於我。當我把那些名册擱在聖物室桌上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除了我以外會有人對它們感興趣，甚至把它們拿走。眞的，我還是有弄錯的可能；明天下午我要到隣區走走，確定一下……啊，羅伯，早安。你在找我嗎？』

『早安，牧師。韓德森太太要我告訴你，漢曼地區的一對年輕人打電話來要一份結婚證書。』

『哦，親愛的，』牧師說，『我眞希望今天早晨綁好這些蕃茄株。』

『我來綁罷，』我說。『在我弄斷葉芽後，如果你還信得過我的話。』

『當然啦，可是你一定有許多事情要做哩。』

『我樂於綁完它們，』我說，『早安，羅伯。』

『早安。』

『今天安德希爾家人在嗎?』我問他。

『晚一些他們要出去。不過安德希爾太太說，如果我遇到你，要我告訴你隨時歡迎你到宅邸去。她今天早晨打了好幾次電話給你，可是你已經出去了。』

『哦，謝謝。我將到圖書舘去看看，牧師。我想我該查看一下家族資料。』

『哦，是的。嗯，隨時歡迎你來，你曉得我在哪裏。羅伯，你的手怎麼啦?』

『沒什麼。被錘子打到了，如此而已。』

『是不是因爲昨天晚上去修理釣魚的貓?』我問他。

『釣魚的貓?』

『就是溢渠那兒的貓的石像。它已經斷裂了。你看到了嗎?』

『哦，那個嗎，看到了。金屬已經腐朽了。我就任它去了。浪費時間在那種東西上沒什麼用處。』這是我表哥昨天晚上說的，然而並沒有譏誚的意味。羅伯說話時，冷漠得近乎無禮。他已經要走出門了。『我是堵塞水門時弄傷的，那就是你所聽到的聲音。』

『水門安全嗎?』

『很安全。高水閘能夠流走河裏送下來的任何東西，溢渠則保持護城河的穩定水位。』

他到了門邊，開門。我立刻站起來。『我還要到莊園去。我可以用你的鑰匙嗎?羅伯。』

『你曉得它們放在什麼地方，自己去拿罷。』房門在他身後關上。

『他的手傷一定比他說得還嚴重，』牧師說。『他平常都不會無禮。但願無甚大礙。好啦，我得走啦。你眞地要替我綁完這些蕃茄株嗎?』

『當然。』

我一個人在暖房裏，回去綁好蕃茄株。暖房的靜寂、空氣的穩定以及工作的單調令我感到釋然。天曉得我有多少事情要思量，可是我一概不管，那時候一概不想。我把自己封閉起來，就像玻璃把我封閉起來，隔絕外界空氣，我滿足地聽任自己的心靈緊閉，空白，機械地一路綁下去。

我不知道什麼念頭閃過我的腦際，可是它突然浮現在那兒，清楚得像是有人說出來似的……不，不是有人說出來，而是有人寫出來似的，寫在我和花園之間的蒸氣玻璃上。

威廉·亞胥黎，一七七四——一八三五。

威廉·亞胥黎那個時候的教區登記名冊不見了，這可能純粹出於偶然，但也有可能不然。與威廉·亞胥黎有關的事我都有興趣，至少在我還沒解開父親臨終的遺言之前。

我綁完最後一排蕃茄株了。我儘快地做完工作，然後，走出外面，逕向莊園而去。

亞胥黎，一八三五

『你的鑰匙還妥善保存着嗎？』

『啊，是呀？可是我不需要鑰匙了。』

『別太肯定呢。你知道他們怎麼形容迷宮的嗎？』

『不知道。他們怎麼形容的？』

『他們說，指南針在迷宮裏會失去效用。當我們在迷宮裏，我們就是在沒有方位的世界裏。卽使看得見風信鷄也沒有用。我們置身世界之外。』

『聽起來好像我們已經死了似的？』

『噓，哦，別這麼說。這只是說，一旦我們在迷宮中央，就沒人能夠碰到我們。』

『直到我們再走出迷宮。』

『那時候也沒人能夠碰我們。現在，沒有東西能夠碰到我們了。』

13

這本好書深晦莫測
找出註明……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三景

亞胥黎圖書舘從來沒有厲鬼留連，而今我悄悄地走進寂靜而寬敞的房間，情景看來却有點淒涼，也許是因爲脆弱的羊皮紙書本都已經從架上消失了。房間空曠得會發出回音。我心裏想着，圖書舘裏缺乏書籍要比普通房間少了家具還糟糕，書本向來是房間裏的首要之物，是其靈魂。我關上深厚的門，唯恐驚動那些淒涼的鬼魂似的，雖然身不由己，却爲了這種念頭感到羞恥，我扣上鑰匙，我自己也像鬼魂一樣，不聲不響地走到上鎖的架子上去，那兒存放着威廉．亞胥黎的書籍，以及尼可拉斯的稀少藏書，然後將圖書舘的梯子推過來，登上梯子，打開鐵柵。

『威廉的書……』我也許應該從那位學究所寫的詩開始。我取出一本『新羅密歐致朱麗葉』，坐在梯上最高階，打開這本書。

書內夾着一張標籤，上面印了迷宮的圖樣，以及直立的野貓和警句——朱麗亞到底有多可愛啊？我懷疑着他寫給她的信上的濃情蜜意，其中充滿了洋溢的熱情，看來像是出自肺腑。

『給我美麗無雙的妻子朱麗亞．亞胥黎……』

我把這封信看完。這是一封平常的情書，雖然別人看來有點過份矯情，却清楚地浮現着他對她的愛慕。這樣的癡情到頭來便成一種痛苦。

但願我們永遠別到大限彼端，即使如此，讓我們相偕而去罷，再也別離開我們的昏夜宮殿。

你的

羅蜜歐

我慢慢地翻書。這部作品是自己印行的，設計得非常精美；威廉．亞胥黎並沒有名垂不朽，然而對於我這亞胥黎的一員而言，這本書倒相當引人。其中許多首詩都是有關莊園的。我已經唸過一、兩首比較短的，它們曾被印在四處，我小時候就開始學了。每一首詩的前後都有相當精美的插畫，我一直很喜歡它們。有一幅大門前拉橋的畫，與現在簡直沒有兩樣；還有一幅莊園的遠景，只是少了山形牆和一、兩個煙囪；另外一幅描寫菓園中結實纍纍的情景；一幅迷宮的景色，整齊乾淨，修葺得略高於肩部，並且精細地將閣樓畫在一座確實不曾有過的高台上。

這幅插畫下的詩題爲『迷宮』：

在這座迷人而克里特型的迷宮裏
中央尋不着西修斯在流連；
這頭較爲溫和的怪物躲藏在叢林裏
當時羅馬人正行走在祕密的途徑上。

沒有克里特猛牛守護着愛情之所，
然而却有輕柔的水流、漫游、流動，
瞧啊！戴奥尼索斯的形像在這兒羽化登天
迎迓我們着迷的眼神……

諸如此類。這首詩很蹩脚；蹩脚與空洞得令我反而覺得其中必定有某種含意。威廉．亞胥黎的詩通常都和玻璃一般清澈；他的概念也很簡單，只是殘缺地模倣着他所仰慕的輝煌時代。『祕密的途徑』，我想。這一定是有關迷宮與希臘神話中的西修斯的平常概念。那麼，爲什麼是『羅

馬人』呢？嗯，也許它無甚意義。然而，迷宮是威廉·亞胥黎的私人隱居之處，閣樓則是爲了他的朱麗葉而興建的。迷宮之後便是溢渠。我繼續看下去。

時間過得很慢。圖書館內的寂靜本來應該有助於我集中精神的，而實際上却干擾着我。清明的北方光線照亮了半空的書架，封閉的房間的窒悶氣味、空曠的迴響似乎都象徵着我內心的茫然，關閉的門、闃無人跡……我雖然儘力避免，却還是不斷地想到荒廢的屋子。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着魔』不但是懾人的，而且是嚇人的字。

思緒在我和書本之間流竄，紛擾得令我無心在這兒看書。我決定把書帶回小屋，替自己做點午餐，然後打電話給葛哈特先生，看看傑姆斯昨天晚上和他說了些什麼。然後我要坐下來好好看書。我把『新羅蜜歐』帶下梯子，擺在桌上，再回去鎖好鐵柵。

莎士比亞架上的一本名叫『朱麗葉』的燙金皮面書引起我的注意。珍版。也許是想到那對運途多舛的愛人和聊落的小屋，我便順手帶走這本書。然後我鎖上鐵柵，走出圖書館，同時把圖書館門也鎖好。

沒過多久電話就接通了。

葛哈特先生在家。是的，葛哈特生會和我說………

『布萊恩妮？你好？』

『好，謝謝你，葛哈特先生。你聽得清楚嗎？』

『很清楚。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

『實在抱歉又來麻煩你，』我說，『不過我想請教你一、兩件事。我，呃，我曉得傑姆斯表兄昨天晚上打過電話給你？』

『是的。他的確打過電話給我。他沒有和你談起這件事嗎？』

『我整天都不在。我想請問你告訴了他什麼消息？』

『哦，』他彷彿微微詫異我爲什麼不打電話到布里斯陀，却捨近求遠打到德國去，不過他還是懷着慣常的禮節說道。『惟恐沒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肇事汽車至今追尋無着，但是警方還在調查。』

『是的，我曉得。謝謝你。他——我表兄有沒有問你別的事？』

『沒有，只問了些關於車禍的事——找到汽車沒有？有沒有任何兇手的線索，都是些大同小異的問題。抱歉沒有更多消息告訴你。你呢？你那兒好嗎？』

『哦，是的，好極了，謝謝你。不過，我想問你一件事。你記得你交給我的父親的遺物中，有一支銀製原子筆嗎？』

『呃，是……啊，對的，我記得！上面還刻有姓名縮寫，是不是？』

『就是那一支。它是在什麼地方被發現的，你曉得嗎？』

『在他身旁的路上。』

『確定嗎？會不會是在他口袋裏找到的呢？』

『不是，我記得不是。它是後來警方回去搜查現場時找到的。』

『葛哈特先生，』我問，『你記不記得看過爸爸用那支筆？』

他思考的時候停頓了一下。『不記得。我不記得他用過。爲什麼？這很重要嗎？』

『我不確定，』我說。『瞧，葛哈特先生，這兒發生了一件事……如果我寄給你一張照片，你能不能替我交給警方，查查看瓦肯斯堡或巴特托茲有沒有人見過那個人？當然他們也能夠查出來他有沒有租車子、或諸如此類的事？』

『當然。』我聽出他突然產生興趣，也許想通了什麼，語調加快。他一定猜出來我爲什麼不打電話給布里斯陀的傑姆斯，而打電話給德國的他。『這是爲什麼呢？布萊恩妮？是不是你發現了證據，指向某個人？到底有多少把握啊？』

『很難說。昨天發生的事，使我懷疑……我現在不能再多說了。可是，葛哈特先生——』

『什麼事？』

『除了警方以外，請你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好嗎？我是說，如果有人從英國打電話去——』

『我懂。』現在我確定他的確懂了。他的聲音由電線傳來，顯得惱怒，甚至有點冷酷。『你可以信賴我。不到時間，我不會說出來的。』

『謝謝你。我會立刻把照片寄給你。』

『請你寄來。我會盡力而爲。』

『謝謝你，』我說。『再見。』

我握着聽筒，然後外面鋪石路上突然傳來一聲尖銳的脚步聲。

『嗨，布萊恩妮，』我表兄愛摩里說。

我感到自己的臉色發白。他立即停住，懊悔地說：『對不起。我嚇了你嗎？我還以爲你一定聽到我來了呢。』

『毫無聲響。』我擠出一絲笑容。『嗯，你好。眞高興看到你。』

『是嗎？你看起來彷彿見到鬼似的。』

『哦，親愛的，是這樣嗎？』我站起來，做了一個歡迎的姿勢。『進來罷，愛摩里，請進來

。』

他低頭走過門樑，進入屋子，和我握手，吻我，就像傑姆斯在莊園內的功課房一般。

『我曉得，確實有點像看到鬼一般，』我歉然地說。『我想我現在一定不習慣你和傑姆斯了。他昨天代替你時，也是穿着同樣的襯衫和領帶，我發誓他看起來和你就沒兩樣。別告訴我你也是穿着同樣的衣服，這眞令人眞假莫辨呀！』

我說得很急，心裏却一直盤算着他走近小屋門口時，我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麼話。他可能聽到多少呢？他能從聽到的話中猜出什麼呢？他看起來固然鎭定而自然，然而據我記得的老愛摩里，却是小說家筆下的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人。

他笑了起來。『是啊，你只花了兩秒鐘就拆穿了他，我想。他其實並不打算欺騙你，永遠騙不過你，雙胞胎和我都不會浪費時間去做行不通的事……嗯，眞高興再看到你。但願你這次回鄉會比較快樂。』

我領他進屋，坐在火爐邊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剛才的地方，旁邊的圓桌上放着威廉·亞脊黎的書。愛摩里向後靠在把手椅上，取出香煙，遞給我。我搖搖頭。他替自己點了一根，吹出一陣煙霧。

『傑姆斯昨天晚上打了電話給葛哈特先生。』

『是的，他告訴過我。』我儘量不露聲色。他走近小屋門口時，當然看到我在打電話。我曉得談到後來，我曾經提取葛哈特先生的名字。愛摩里那時有多靠近呢？當我提到照片的時候呢？如果他聽到我的話，他一定會奇怪我爲什麼不直接說出自己也打了電話給葛哈特。我爲了拖延時間，便問他：『你想喝點咖啡嗎？或者來點茶？』

『不，謝謝。』他的聲音中既沒有驚訝，也沒有懷疑。『他本來要親自告訴你談話的結果，可是電話打得太晚了，所以他到早晨才打給你。你一定是一直不在家吧？』

『是的，我一大早就出門了。』我故意問他：『葛哈特先生告訴了他什麼特別的消息嗎？』

『沒什麼特別的消息，』愛摩里說。『也就是說，他說那邊沒有什麼進展，然後又說了些家常話——警方還在繼續偵察，等等。』

『是的，我想，撞了人就跑的事故是最難偵察的案件，你說是不是？尤其在觀光地區、在觀光季節，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他點頭。停頓一下，銜上香煙，深深吸了一口。我自己開始鬆了口氣。我確定他沒有聽到什麼。他看來十分正氣，十分平靜，臉上微微顯示出不安的神色。表兄愛摩里是傑姆斯的替身，不論我的祕密朋友做了什麼，他一定都知道。

他溫和地說：『布萊恩妮，你眞的認爲我們永遠追查不到兇手嗎？』

我的眼光和他的相遇，但願我也懷着同樣溫和而坦然的胸懷。卽使只是省略事實，我也因爲欺騙表兄而感到異樣。我明白，使我感到異樣的原因是，他和傑姆斯長得如此相像。……『當然，老實說，我自己不會爲這件事感到痛苦。』我突然把話題轉到事實上。『重要的是父親的去世，因爲我無法想像有人會蓄意殺害他，那麼，喊着追捕肇事的傻瓜，對於事情也沒有幫助。』我正視他。『你覺得這不是一樁意外嗎？』

『我？沒有哇？怎麼可能不是呢？』

『那麼你同意我的看法囉？』

『什麼看法？』

『我是說，除非警方在巴伐利亞找出一切線索，否則就不會放心，無法淡忘。』

他吹出一個煙圈，仰頭望着它嫋嫋升起。我疑心他不敢正視我的眼睛。他對着天花板說話。『這很難說，不過，如果要費時很久，而且需要許多錢，那麼我就不會如此。』然後他望着我。『這話也許不中聽，不過，我說的是眞話。』

我很明白，他的話確實是眞心話。我靜靜地凝視着他，鎭定地等着，這是訪問員的老把戲，企圖驚嚇被訪問的人，令他不由自主地說出更多的話。但愛摩里是不易受驚嚇的。他對我莞爾笑着，一面俯向前去彈煙灰。『這也需要調查。卽使加罪於人，發生在我們家裏的事都無法改變。

那是警方的事，他們自會妥爲處理的。除了將創口保持開敞之外，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傑姆斯和我都覺得最好將它忘了。』

『我相信。』我直截而怡人地說着，看到他的閃爍眼光。我轉開眼光，開始將前面桌上的威廉·亞胥黎的書本整理好。『嗯，我想警方會調查到找出線索爲止，否則他們會結案的。我們自己再做無謂的事也沒用。我再次和葛哈特先生或愛默森先生連絡時，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的。』

愛摩里露出無可無不可的樣子。他只是點頭，又吸着他的香煙。我望向別處，以免顯得過份急躁，過份逼人。令人驚異的是，我自己這麼快就能適應着去懷疑別人。兩天以前還是不可思議的呢。而現在……同樣令人驚異的是，我竟然這麼輕易就能適應着去欺騙別人。我保持笑臉，開始慢慢談到我的返鄉，以及馬德拉和巴特托茲，愛摩里也以同樣安逸的態度陪我聊着。我疑心他還想再知道什麼事。我的方法很簡單，只要避開可疑的話題，等着看他會不會自己上鈎。

他果然自己先提出來，但並不直接。他提到安德希爾家人，我倒希望他避而不談自己和凱西的關係；我目前不想談論這些，我還有更重要的事。傑姆斯一定告訴過愛摩里我對莊園珍寶『失竊』的反應，目前愛摩里甯可存而不論。當他談到安德希爾家時，果然輕描淡寫地說凱西是個『可愛的女孩，很容易討人喜歡』，他看我不願談她，便繼續說着傑福里·安德希爾的事業，以及他們家終於將離開莊園。

『你將來做何打算啊？布萊恩妮？傑姆斯似乎認爲你不願待在這兒——就是這兒的小屋。』

『他怎麼會這麼認爲呢？』我不禁大聲地說。『據我記憶所及，我並沒有告訴他我的打算。』

『看看我，』愛摩里說着，像他弟弟一般，露出釋疑的微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盤問你將來做何打算。你知道爲什麼，是不是？布萊恩妮，親愛的表妹，你有沒有時間考慮解除那該死的託管規定？好讓你的可憐而不實的關係在尚未負債之前，分得一、兩鎊以暖暖口袋。』

我不得不強作笑容。『好罷，如果你這麼認爲的話——』

『我確實這麼認爲。坦白告訴你，親愛的表妹。亞胥黎族人向來都能夠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他在亞胥黎的利益。』

『這——』我緩緩地說，『正是我現在所做的事。』

他微微皺起眉頭。『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正是「不」的意思。我不會同意解除託管規定。』

他把香烟拋進火爐。『看在老天份上，布萊恩妮——』

『卽使看在老天份上也不成。不行。還不到時候。』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他開始說。

『給我一點時間罷。』

我不曉得我的聲音和臉孔有什麼變化，不過他呑囘了剛剛要說的話，並且靠囘椅背。他長久地望着我。那是銳利的一瞥，是我在某些情況下不願接觸的。我連忙接口：『愛摩里，請你和傑姆斯幫我一個忙，好嗎？』

『什麼忙？』他的聲音顯得很機警。

『別誤會我的意思，不過，請你們在一、兩天內別緊盯着我，好嗎？好讓我暫時撇開亞胥黎，從容找出自己的位置。我並不是要永遠拒絕解除託管。依照目前的情況，我不認爲你們應該一輩子承受莊園的負担，不過，事情也不至於那麼急迫罷？再過一個星期——只要讓我好好考慮一個星期……』我停了一下，然後淡淡說完：『你們總可以用變賣唐朝瓷馬和玉章的錢，維持一個星期罷？』

他露出吃驚的模樣，然後放聲大笑。『你沒報警吧？布萊恩妮表妹？』

『沒有報警。但是別再幹了，愛摩里表兄。還有，別把凱西．安德希爾牽連到這件事上，否則我會做出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我說到就會做到。』我站起來。『現在我要去沏茶，你想待着喝點茶嗎？』

我希望他拒絕，可是我低估了他。他靠囘椅背，依然笑着。『我很樂意，謝謝你。』他顯然

喜歡遭遇這種情況。我走向廚房的時候想着：是的，這正是我的表兄愛摩里，對於他所做的一切決不感到一絲懊悔或愧疚。那正是亞胥黎的自信——有人可能會疑問：這到底與犯罪心態有何不同呢？回顧家族歷史令人啓疑，這在許多方面與諾爾曼掠奪者時期的暴力信條是同樣的野蠻和殘暴，再不然，與十八世紀時期優雅的決鬥者和魔福克匪黨的『文明』行徑是相同的。因此傑姆斯與其悔罪的懺悔便值得令人深切的欣慰。我想，我的猜測沒錯，我的猜測沒錯。不論對於凱西做了什麼錯事，甚至於對我父親做了什麼錯事，一定是愛摩里一手造成的。不會是傑姆斯，也不可能是傑姆斯。當然，傑姆斯的最大錯誤便是，事後聽到愛摩里的所做所爲，感到自已有負責爲他哥哥辨解。

那麼刻有J．A．的銀筆呢？這一點甚至也有答案。愛摩里可能帶走他弟弟的筆，遺失在瓦克斯堡的路上。傑姆斯可能根本沒有失落它，還眞的以爲自已把筆掉在墓園呢。

當我端着茶碟回到客廳時，我表兄正站在桌旁，手上拿着一本威廉．亞胥黎的藏書。

『這是什麼書呀？』

『我查看過圖書館的上鎖部份，』我說，『不，不是色情書本，因此你可以放回去。那只是莎士比亞的書。我本來想，重讀「羅蜜歐與朱麗葉」可能是有趣的，況且威廉．亞胥黎一心一意想扮演羅蜜歐。』

『天啊，爲什麼呢？』

『只是想想罷了。你還是加三塊糖嗎？』

『是的，請加吧。』他把書轉過來，望着書脊。『「羅蜜斯與朱麗葉的悲劇史」。唔。這是一本詩集，而不是戲劇。你剛才說它是莎士比亞的書嗎？聽聽這段：

這位赤脚修道士的灰袍上繫着細繩，
據我析夢，因爲他屬於聖芳濟教派，所以是一位修道士。
他不像多數人，他是一位沒有學問的大儍瓜，
然而神學博士將他送入神學院。
他通曉着潛伏在自然傑作中的祕密；
大家都相信他可以藉着神奇的藝術造出奇蹟。

我的天，』愛摩里說，『他們時代賺錢可眞容易啊，是不是？我可以寫得比他更好。』

『到底寫些什麼呢？讓我看看。』

他不理我。『這不可能是序詞吧？果然不是，我就知道。這根本不是劇本……慢着，其中男

主角甚至不叫「羅密歐」。而叫「羅密斯」。「羅密斯與朱麗葉」。作者根本不是莎士比亞，是一個叫做布魯克的人。』

『布魯克？』（譯註：即 brooke 與溪流 brook 同音。）

我尖叫起來。他抬頭看我，吃驚似地。『是的。怎麼啦？你認得他？』

然而我又克制了自己的情緒。『抱歉，不記得。我不過是自己潑到熱水了。沒什麼。吃點兒餅乾罷。你剛才說什麼呀？』

『這不是莎士比亞的戲劇，而是一本叫做「羅蜜斯與朱麗葉」的詩集，作者是亞瑟·布魯克，好像是——嘿，日期是一五六二！』他的聲音顯得激動。『我說呢，我懷疑這可能是莎士比亞寫作劇本的根據哩，大概差不了多少。我不懂得年代，不過確實是一五六二——唉，這遠在他寫作之前嘛，是不是？伊麗莎白女皇是什麼時候就位的啊？』

這是我們在亞胥黎都耳熟能詳的。『一五五八年，』我不情願地說。『有此可能，我想，可是我不認為……瞧，愛摩里，撇開這本書吧，好嗎？我還沒有機會看呢。我真的覺得我們必須好好查看，然後找一位專家。這書可能很有價值。等我查看查看，我們不能冒險輕率地——』

『「可能很有價值」，確實！一五六二年首次出版的東西都可能很有價值，我敢說。』

『嗯，可別高興過早。我會把結果告訴你，愛摩里，我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去探問。

我想起哈查德的一個人，甚至還有一個人在大英博物館——』

『你何不現在就打電話呢，此刻？這是你的專長呵。這兒附近不是有人略通此道嗎？叫做什麼名字的，是不是亞胥貝里的列斯里·歐克？他總可以大略估計一下吧？』

『我不認為——』我不情願地開口，可是他不理我。

『至少他會有辦法幫我們查查看。你知道他的電話號碼嗎？』

他已經拿起電話簿，所以拖延也沒有什麼用了。我告訴他電話號碼。他把電話拉過去，開始撥號。他的動作很快，很敏銳，很激動。我坐在他前面，一面啜茶，一面想着，至少我可以在不得不送走書以前，先翻閱一番。愛摩里沒有理由立刻拿走它。從那首詩的長度以及顯然乏味的詞句看來，這並不是我樂意做的工作，不過，我會好好去做，即使必須熬個通宵。畢竟，這到底是『威廉的溪』，我很肯定。

愛摩里在電話裏說得很快。『是的，亞瑟·布魯克，「羅蜜斯與朱麗葉的悲劇史」，原作是班德羅用意大利文寫的，後來由亞瑟·布魯克改寫成英文；出版日期是一五六二年。書後附有一小張紙，上面印着「版權所有」。是的，是的，很小……大概四×五吋……硝皮封面，書邊刷着棕色。沒有，沒有題字在上面，只有藏書人的便籤。這也相當富有歷史性，是威廉·亞胥黎加上自己的便籤。他死於——多少年啊？』

他對我揚揚眉，我回答他。『一八三五。』

『一八三五年，』愛摩里對着電話說。『是的，嗯，我不懂這些事，不過看起來還很完整。沒有，封面完全沒有汚損。哦，小頁紙有點發黃，還有些褐斑。』

『褪色啦，』我在他後面告訴他。

『我表妹說，你們稱之爲褪色。不，並不嚴重，不過我只翻了一下……什麼？』

愛摩里靜了下來，電話筒上却在滔滔說着。這隻電話聲音很響，即使聲筒緊緊貼在表兄耳朵上，我還是可以聽到一些列斯里的話。就算聽不到，我也可以從表兄臉上的表情看出梗概——漸增的激動正與担憂和微微驚懼交相掙扎。又問了幾個簡短的問題，表過謝意之後，他終於掛上電話，轉身向我。

『他知道這本書。』他安詳地說，閃亮的眼睛下懷着鎭定。『這就對了，他知道它；他從來沒有見過它。理該如此。目前只存有三本這種特別的版本。一本已經殘缺不全了，在劍橋；一本在牛津；第三本不曉得在哪裏。如果這是第四本……』他只是輕輕一笑，隱藏了興奮。『他說，他不知道這本書到底有多珍貴，不過，有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它是價値連城的。當然，其中必定有突頁。不過可以重新裝訂。由我的形容，他無法加以判定。如果眞有突頁，它的價値自然會打折扣——不過它還是値許多錢……無論如何，足以幫我們度過難關。怎麼啦，布萊恩妮？你好

像變不在乎的。』

我無法告訴他，我只想着一個心願，那就是打發他走，讓我單獨地看那本書。我拿起書來，開始翻弄。『哇，我當然高興啦！太棒了，愛摩里！你沒理由不賣它。只是別操之過急，即使我們把它送到克麗絲汀的店裏去賣，他們也會大打折扣。他們必須待價而沽，也許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對，我明白這一點。不過他們總可以幫我們估計大約値多少錢吧？這才能有個底價，你曉得。』

『不錯。』我說。『我認爲最好的方法，便是把書送去給專家好好鑑定一番。愛摩里，請別這樣——』這時他的手又伸過來。『你一定要把書留在我這兒，我担保明天還給你，不過，我先要問問布萊斯頓先生。』

『布萊斯頓先生？他對這本書知道些什麼呀？』

『你會驚訝，他知道的相當不少。然後我會打電話給愛歇森先生，看看我們情況如何。』

他的眉宇立刻縮緊。『他總不會反對吧？』

『我不是指這件事。我是指託管規定方面的有關事宜。』

這算是一種要脅，結果生效了。他遲疑了一下，然後笑着點點頭，我看他終於站起來要離開

，方才鬆了口氣。他今天晚上要返回布里斯陀；他對我說，他會守信，不再催逼我有關託管規定的事。

『但是看在老天份上，你會很快看完這本書吧？如果你再去莊園，別忘了看看還有些什麼別的——』

『好的。我會儘快。』

『而且通知我？』

『當然，』我說，『或是通知傑姆斯？』

『當然可以。』他的回答聲中流露出驚訝，彷彿這是不消說的。

『愛摩里？』

他正走到門口，轉身。『什麼事？』

『法蘭西斯在什麼地方啊？你曉得嗎？』

『一點也不曉得。我敢說，他要到自己高興時才會出現。顯然他還沒有得到消息。怎麼啦？你需要他幫忙嗎？』

『你不認爲，』我細心地說，『他如果在這兒會比較好嗎？』

『是啊，當然，』他的哥哥說，然後再吻我，走開。

我看着他走過菓園、迷宮和溢渠，不見了，然後我走上樓梯，開始尋找相片，好讓葛哈特先生出示給巴特托茲的警方。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改換枕頭上的位置，用面頰尋找她的頭剛剛睡過的凹塌處。廂布現在已經沒有體溫了，不過，還是微微飄散着歐薄荷香水味。

『呃——』他學她的語氣，大聲說，『——呃，可是我愛你嘛。』

月亮下沉了，然而牆上的攀藤被風吹得搖拽不定時，其微弱的暗影也隨風飄動。遮蔽南側窗戶的窗板突然軋軋動了起來，彷彿有隻幽魂似的手在推它似的。他在半睡夢狀態中，還以爲又看到她撩裙子，爬過低矮的窗檽，然後用腳尖站着、笑着、望着鏡裏的自己。

『誰？』

然後窗板砰然關上，把他完全驚醒。房裏並沒有人。

14

……安慰我罷，指點我罷。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五景

這張相片很清楚，是雙胞胎最後一次在亞胥黎莊園時拍攝的，照出他們兩人和羅伯・格蘭克在湖濱的堤岸上。他們在釣鰻魚，相片上顯示羅伯正把一桶蠕動的鰻魚倒在草地上，而雙胞胎站在他旁邊。傑姆斯開心笑着，愛摩里則神色自若地望着遠方。卽使照片已有四年之久，却仍然照出兩人的酷似。如果兩人之一曾經到過巴特托茲，一定會輕易地被指認出來。

我把相片包好，找了一個信封裝進去。雖然是平淡無奇的舉動，我却感到像是破斧沉舟一般壯烈。然後我坐下來，决心在信封上寫好葛哈特先生的地址。我不清楚航空郵寄往巴特托茲需要多少郵費，不過我貼上足以寄往蘇彝士的郵票。完成之後，我把威廉的書鎖在抽屜裏，然後，不讓自己有時間再做考慮，便直接出去寄信。

郵筒約莫在半哩以外，位於通往亞胥貝里村的小徑與大路的交會處。我走捷徑，穿過農場。

在以往農產興盛的日子裏，這兒曾經是草堆場。除了荷蘭大倉房內稻草滿滿堆到屋頂上，外面還有一長列的稻草堆。原來的舊貨車棚都存放着耕作機械；於是整羣與高采烈的母鷄便在擋泥板和車軸上棲息、嘀咕，並且在許多不同的隱祕處生蛋，格蘭克太太以往常說，這需要搜蛋專家才能找出來。現在，午後的陽光洞穿倉庫的死寂屋頂上的罅隙，投射在一把任其腐朽的耙鋤上、以及羅伯的鮮綠色耕耘機、一堆油桶與絞鍊上。一輛斷軸的舊貨車棄置在那兒，宛如經營不善的博物院的展示品。另外兩座車棚都圍着疏籬，豬隻便睡在條狀的日影中。還有一座車棚存放着羅伯破舊的五手貨福特汽車，第四座車棚則堆滿了柴火。母鷄的數目雖然比以往減少，歡樂却依然如昔；牠們咯咯啼叫，闊步行走，並且在掉下來的草堆中耙着，毫不理會羅伯的牧羊犬蜷伏地睡在牠小屋門外的墊子上。我走過庭院時，牧羊犬醒來了，垂舌裝笑，尾巴拍打着地面，然而却懶得移動。我在羅伯的窗戶中瞥見韓德森太太，然後屋門打開，她出現在門廊上，雙手在圍兜上擦拭着。

『布萊恩妮小姐！不進來喝杯茶嗎？我正爲羅伯燒開水，而且剛剛做好一爐圓餅。』

由於手上沉甸甸地握着寄給葛哈特先生的信，所以我的本能反應便是找個藉口，繼續走我的路，可是我却遲疑起來。新出爐的圓餅香味引人垂涎地洋溢在空氣中，此外還混調着柴木、油漆與熨燙的幽香。我可以從外面看見洗淨的衣服吊在廚房的滑索上。還有些覺察不出來的細瑣事物，全部構成某種往日的深情，宛如鐘聲的迴響似地附和着我至今還不十分淸楚的、却竟已經開始在忍受的悲苦：傑姆斯與我過世的父親、銀筆證物、拒絕我的祕密朋友、如今我手上這個信封裏的東西，則又可能是出賣他的東西。因此，我在不知不覺間脫口而出：『我很樂意謝謝你。』並且走進屋裏。

『進來罷，親愛的，』韓德森太太說，『我來沏茶。羅伯剛剛進來的。』

她消失在門廊內。我隨她進去。

羅伯正在水槽那兒，兩袖骯髒地在洗手。我看見他拿掉左手的紗布，小心翼翼地清洗着受傷的拇指。他立刻招呼我，然後凝視我的臉孔，他由水槽挺起身子，變聲地說話。

『有什麼不對勁嗎？』

我自然想矢口否認有不對勁的事，可是我說不出來。我沒有像一般人惱羞成怒地否認『一點兒也沒有。怎麼會有不對勁的事呢？』我發現自己把鬱悶一股腦說出來，『哦，羅伯，一切都這麼糟糕呀，』說着用手掩住眼睛。

他用沒有擦乾的手輕輕握着我的手肘，扶我到桌旁的座位上。『你所需要的是一杯咖啡。就快好了。所以你先坐下來罷。』

我不記得自己吃了什麼，不過我確實喝了又濃又燙的茶，一面看着羅伯和韓德森太太吃圓餅和菓醬，聽着他們兩人談論一天來的雜事——她要拿回家修補的襯衫啦、她替他做好的晚餐吃的派啦、她清掃後面臥房時發現的鼠洞啦。他們兩人不時地對着我說話，可是都不必由我回答；他們的言談以長期的情感來縈繞着我。他們用慈愛呵護着我，我想通了為什麼稻草場的陽光、小屋的氣味、羅伯溫馨的村音會意想不到地使我崩潰。我曾經住在這兒。小時候，我便常常到格蘭克家，有時是為了逃避男孩子們的惡作劇，有時是趁着羅伯的爸爸遠在市場的空檔，去『探望』格蘭克太太。那時候，這座小屋是做為農舍廚房之用，不過至今景色依舊：褪色的地毯、裝着綠色與藍色碟子的舊櫥櫃、棕色茶壺、焙烤與剛燙衣物的氣味、以及這一切景物所組成的溫馨和迎迓。我一向喜歡這類的『探望』、茶點和『外頭買回來的蛋糕』（幼年時候總認為這些東西比家裏的一切都好）、還有吐司麵包上的沙丁魚醬、罐頭水菓與濃縮牛奶，同時，格蘭克太太一面傾聽着羅伯和我吹噓白天在村裏學校所做的頑皮事。我從來不了解她逐漸消退的笑容，從來不了解她留神注意不速腳步的神態，也從來不去猜測為什麼格蘭克先生回來，我就得起來，直接回家。我認為羅伯的悶悶不樂只是『羅伯的脾氣』罷了。格蘭克先生晚上回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一項封鎖的祕密，這項祕密從來不會觸及小小的布萊恩妮小姐。好啦，這已經成為往事了。熟悉的溫馨包圍着我，使我獲得了慰藉與甯靜。

吃完茶點，我幫韓德森太太清洗盤子，羅伯則推開面前的桌巾，攤開賬簿和紙張，兀自計算起來。他算得很快，很俐落。數目看來十分複雜，但是我還沒有擦乾盤子、堆積起來，他便闔上賬簿，移開紙張，取出一疊像是彩色精印的目錄或假日指南。他專心看着，毫不在意兩個婦人在他周圍走來走去。他就像自己單獨在屋內似地。氣氛出奇地閒適。

韓德森太太解下圍兜，掛在門後。『好啦，今天暫時告一段落。我會在週末把襯衫送來給你，羅伯。我需要替你餵雞嗎？』

『請幫我餵罷，眞謝謝你。』

然後她向我告退，我謝謝她的茶點。她一定認為我的悲哀是由於父親去世，自己頭一天夜晚在亞胥黎感受到的孤獨。她事事設想周到，所以不會直接說出來，但是她總是不忘一探究竟。

『你昨天晚上在小屋裏睡得好嗎？布萊恩妮小姐？還需要些什麼東西？』

『什麼都不缺了，謝謝你，韓德森太太。一切都很好。你處理得好極啦。』她便留下我和羅伯，自己走了。

他把紙張放下來，堆到旁邊。『那麼，該怎麼辦？不能告訴我嗎？看來像是大麻煩，惹得你心神這麼不甯。』

『很可能。』我坐在他對面的位置。他一言不發地望着我，

這同近來與愛摩里的面談不同，旣不必緊張，也不必細心保持緘默，更不必想盡辦法一語雙關。這同傑姆斯表兄的談話也有所不同；沒有情緒的牽連、困難的情感和個人的不幸。由於他們沆瀣一氣，所以這兩次會談使我感到加倍的壓力，强制的個性和處心積慮逼迫我同意解除託管規定。

現在毫無這些情形。沉沉望着我的眼睛並不像亞胥黎家的眼睛，不含狡猾、慧黠，也沒有自滿與自得。羅伯別無私心，也不想從我身上圖謀什麼。他甚至不像牧師，受到種種教條的規定，使我對目前正在醞釀的出賣舉動感到忐忑不安。他只是一位老朋友，一位屬於莊園的老朋友，從小就認識莊園與我與鍾恩・亞胥黎；他是一位踏實的人，善良、單純，不會妄下斷語，而且會以明白的日常知識回答我的問題。我想他一定深愛着莊園；我不懂得莊園的一切；但是他懂得，而且了解我。不害怕什麼，不偏愛什麼……羅伯・格蘭克從來不害怕什麼；有的話，恐怕就是小時候害怕他殘暴的父親了。而他也沒有偏愛的理由，因爲我父親已經過世了，除了亞胥黎本身，他不會對我們其他人有所偏愛。我如此思量着。

『羅伯，』我說，『糟糕的事，我不應該告訴你，可是我必須告訴別人，但這兒又沒有別人。』

我奇怪他竟然不問：『你們家裏怎麼啦？』或者甚至：『怎麼不去問牧師？』他只是微微點

頭，彷彿我說的有理，接着又等我開口。

我吸了一口氣。『我認爲傑姆斯把父親撞倒。我認爲他曾經在巴特托茲。他們在現場撿到一支刻有J・A・縮寫的銀筆。他們把父親的遺物交給我時，我還以爲那是他的筆，雖然我從來沒有見他用過。而昨天——昨天傑姆斯看到我用那支筆，他說是他的。他說，他忘了筆掉在什麼地方，不過它確實是他的……』

他一直靜靜聽我說。現在，突然出奇迅速地問我：『你告訴了他在什麼地方撿到的嗎？』

『沒有，哦，沒有。我告訴他是前天晚上在墓園裏撿到的。』

『他相信嗎？』

『是的。他甚至不覺得驚奇。』

『這就是說，那天晚上在聖物室的人是他——再不然，至少在墓園裏的人是他。』

『可以這麼說，』我說。『哦，我前次問他，他否認，不過我了解傑姆斯，而且我確定那時候他是在說謊，他也明白我的心理。他把這種事情當做玩笑。昨天晚上，他甚至於懶得假裝。我也明白他在墓園裏做什麼——雖然我還不太了解整個事情。與這件事比較，那已經是無關緊要了。』

『眞正要緊的是，』羅伯直率地說，『不能讓他曉得你懷疑他去過巴特托茲。』

『我確定他不曉得。他漫不經心地把筆插到口袋裏，然後就走了。』

『慢着。』羅伯在皺眉。『你父親在哪一天出事的？是不是四月十三日？那麼傑姆斯當時在這兒，不然就在這兒附近。』

我突然坐挺。『你確定嗎？』

『十分確定。我親眼看到他。他來這兒接安德希爾小姐。』

『羅伯，你確定那不是愛摩里嗎？』

『嗯，那就難講了，我只是根據判斷罷了。我並沒有和他說話——當他開車送走小姐時，我正在車道上忙着自己的活兒。不過後來安德希爾家說那是傑姆斯。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本來以為那是愛摩里；你大概已經知道他們很要好吧？』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那麼他那天並沒有頂替愛摩里了？到底為什麼呀？』

我輕輕自言自語，而羅伯不但聽見了，而且飛快地接着說。『那麼他們是一直在玩這個把戲囉？那麼，我能不能說昨天來這兒的不是愛摩里？』

『不是，那是傑姆斯。而今天來的却是愛摩里。』我望着桌子那頭的他。『羅伯，你不明白嗎？那天來這兒接凱西的可能是愛摩里。這就是說，在巴特托茲的便是傑姆斯了。』

『只要是開車的人，』羅伯堅決地說，『究竟誰在巴特托茲要緊嗎？』

我沒有回答。我低頭看着平貼在面前桌上的雙手，手中蓋着那封信，彷彿要藏起來似的。然後我抬頭望他。我明白自己的臉孔和眼睛，一定畢露無遺地顯出緊張和不安，以及焦急。我不在意。我知道他已經把這一切看在眼裏，然後他以毫不容情的語氣說道：『是的，我懂得這很要緊。不過，在你還沒有更進一步了解這件事以前，考慮這個問題於事無補。』

這話正如本來的用意一般，令我頗為受用。我靠回椅背，雙手往下擱在膝蓋上。『抱歉。用這些事來煩擾你。是你不好，太容易令人傾吐。』

『也許因為我只是家具的一部份。我屬於花園，或者，屬於這兒的樹林。』他的話中不含譏誚。他莞爾笑着。『沒關係，你曉得。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事——我遲早會知道的，而且我不會說出去。』

『就像和蜂兒說話嗎？』

『是的，』他慰藉地說着，伸伸懶腰，然後站起來，背靠着壁爐。他的眼神又顯得甯靜，而且有點兒沉重。『嗯，你告訴過我。別管為什麼，你總不願那個人是傑姆斯。不過，你不能抱着這種想法，你曉得。你必須找出眞相。即使你不想知道答案，也得繼續找出來，不論那個人是誰。這是事實，不是嗎？』

『我想是的。可是——』

『而且，你還得面對一件事。』他遲疑一下，然後突然說完。『據我記憶所及，布萊恩妮，不論雙胞胎中的哪一個牽連在內，另一個也是陷得一般深。』

『不是傑姆斯。』這是毫無意義的，而且純粹是袒護，可是他回答了我心理的複雜，而不是表面上的話語。

『也許不是他。不過他却與事情脫不了干係，誠如他們所說的。不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出眞相，對不對？你願意面對它嗎？』

我有點不願面對。我低頭看手。『我不得不面對它，不是嗎？你剛剛說過的。』

『不錯。』說得突然而沒有妥協的餘地。正如判決一般直率，我微微詫異，覺得有點兒像是牧師說的。我仍然無法面對他，不過我把頭轉向窗戶，望着被突起的徐風吹脹而搖曳的窗簾。窗檯上擺着一盆粉紅色的天竺葵，還有一盆同樣的天竺葵則放在我的小屋裏。微風拂過零落的花苞，花瓣則紛落房內。其中一片飄到我旁邊的地上，觸發了我的記憶，使我想起昨天晚上飛飄的鐵線蓮花瓣。昨天晚上。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知道的事。那時候，我只担心着莊園『失竊』的幾件東西。令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布萊恩妮。布萊恩妮，愛人。

我差一點從椅子上跳起來。我覺得自己神經就像漁人拉緊的魚網似的。在這毫無防備的一刻

，他竟然設法和我感應。它乘着微風而來，就像夏天的空氣一般甜蜜；它對我有如紛落的花瓣；撫慰、情愛、焦急，如同苦痛那麼强烈。强烈得我以爲他會看穿旁邊桌上擺着的信封內的東西。

走開！你聽見了嗎？別管我。你心裏明白爲什麼。

是的，我明白爲什麼。布萊恩妮……

好罷，是不是你幹的？

沒有回答。只有彼方傳來的渴望和愛意，絕望與消退。

是不是你幹的？他死的時候，你在那兒嗎？

沒有回答。他走了。這時傳來羅伯的聲音，同樣地缺少溫情：『你不必顯得如此，布萊恩妮。不論是誰開車，你總不會以爲那不是意外吧？』

『唉，當然是意外！可是爲什麼不待在那兒——幫助他呢？他還沒有嚥氣啊！』

『如果他們待在那兒，可以挽救他的性命嗎？』

『不能。不能。葛哈特先生說過不能。但是至少可以延長他的性命。他也許可以活到我抵達那兒……』說到這兒，我哽住了，然後設法穩定心情，繼續說下去：『這不是眞的，不是。葛哈特先生說過沒什麼不一樣。可是我們忍不住會想——』

『是的，忍不住會想，』羅伯說，『但是你不妨反過來說，那樣會有幫助。想想看。現在你的一個表兄撞倒了你父親。好的。那麼他去巴特托茲做什麼呢？』

『我——我想，他一定是到那兒去探望我父親。』

『好的。一定是。那麼，爲什麼而去呢？』

答案只有一個。『爲了莊園，解除託管規定。他們需要用錢。傑姆斯說他們需要得很急。』

『誰不是呢？』羅伯冷淡地說。『我想，不同的是，怎麼去籌到錢？是的，我明白，可是也不必那麼不擇手段，親愛的』——鄉下的親密稱呼，然而這是自然與無意的，許多地方店主或車掌都經常用它——『因爲我們把它當做一件意外，對不對？好罷，再推想下去。你的表兄——如果你喜歡，我們姑且稱他爲愛摩里；他當然可以輕易地借用弟弟的筆，直到那天把它弄丟了——愛摩里去找你父親談事情，不論談的是什麼，一定是很急迫的事，否則也不必千里迢迢地趕去了。那麼，既然你們那位醫生朋友沒有見過他，他把你父親撞倒在路上時，一定是首次到山上醫院去的。我們可以猜想，他在黑暗中認不清他是誰——』

『他當然認不清他是誰！你總不至於認爲——』

『噓，冷靜一點，我說過，我們把它當做一件意外。好罷，他把他撞倒在黑暗中。然後心感畏懼，一言不發地逃走。事情是這樣的。這是合情合理的。所有撞了人就跑的情形都是這樣子

。』

『我樂於相信這種推測。可是它與事實不符，對不對？他在事故以後，一定看清了他是誰。別忘了，不論是哪一個人撞倒了你父親，他一定走出車子去看他，如果傑——愛摩里俯身看他，看得筆都從口袋裏掉出來，那麼他一定認出來他是誰。車燈也一定是開着的。』

羅伯點點頭。『他認出他是誰，所以他跑掉了。你明白嗎？你表兄到那裏去和你父親談事情。他去那兒是因爲他急需用錢，而他父親無法說服你父親變賣任何東西，也無法說服你父親解除託管規定。然後他意外地把你父親撞倒在路上，而且傷得很重；他一定曉得情況有多嚴重。無論如何，他曉得你父親的心臟……嗯，你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牽連到這件車禍，然後你父親死了，那麼別人會怎麼想呢？能夠因此獲益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他們是世界上唯一希望你父親去世的人。不——』他立刻搶在我前面，『我不是說他們故意。我是說，萬一警方查出兇手，他們會如何推想。』

『是的，是的，我明白。可是，如果他們不敢救起他，幫助他，他們——愛摩里——總可以從別處打電話，告訴別人他在哪裏，好讓別人去救他啊？』

『他們的德文說得如何？』

『哦，對的，這會使他們露出馬腳。的確不錯。可是，羅伯，就聽任他倒在那兒——』

『我明白，這未免有點過份。不過你要記得，我認識你的表兄和你同樣久，我知道他們是識時務的人。而且你自己也說過，卽使他們在旁邊都救不了你父親。』他離開壁爐，坐在原先的地方，彎着雙手撐在桌子上，身子前傾。『這就對了，你瞧。我敢說，你會發現他們只是爲本身的利益打算。但是事情出岔了，而且你發現了眞相，發現了他們最不願讓人知道的事情；你一直在和他們作對。』

我無言以對。他說得對，吻合極了。不論哪一個雙胞胎在父親旁邊，掉下銀筆，另外一個無疑早在布里斯陀或西班牙，藉着別人混淆不淸在假造不在場證明。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兩人都沒有來參加火葬，或者在巴特托茲現身接我回家。要是後來發生了什麼問題，這也許會破壞他們刻意製造的不在場證明。由英國打電話來的可能是他們當中的一個，葛哈特先生不熟悉他們的聲音，而且對方說不定根本不要我去聽電話呢。我懷着心灰意懶的痲木，開始懷疑郝華德表叔是否牽連在內。如果雙胞胎之一在發生車禍的時間不在西班牙，他們的父親會說出來嗎？然而英國、西班牙和巴伐利亞相隔不過幾小時的飛機時程，天曉得雙胞胎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製造他們特別的不在場證明。

至於法蘭西斯……這個念頭突然自發而不速地興起。認識他們的人決不會誤認他爲他的哥哥，可是身處異鄉，如果持用雙胞胎的護照……

我不再往這方面想下去。我猛然坐在椅子上，望着信封，思潮却陷入倦怠的紛亂之中。

『你和他要好多久了？』

我打了個寒顫，抬眼望着羅伯，可是我竟然毫不吃驚。他問得很自然。奇怪的是，此刻我發現自己却遲疑起來。舊式的、直率的鄉村言語與我目前的心情毫不相稱；半懷罪惡感；愛恨交熾；還有對於祕密朋友的完全抗拒。『我——很難說。在他們三個人當中，我總是比較喜歡傑姆斯。然而在近幾年來……如今，既然我回到家裏……愛他？這就難說了。』

沒人能夠在這種情況說出明確的答案，可是他點點頭，微笑時還閃過憂鬱的神色。『好啦，你已經陷入尷尬的處境了，親愛的；我懷疑，讓他們兩人輪流坐在門檻上，催逼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這對你一定沒有好處。』笑意加深。『我告訴過你，我只是四周景物的一部份。你會對我所知道的事情吃驚。無論如何，這是顯而易見的。證實你父親的遺囑與安頓一切，需要幾個月的工夫，然而你如果現在同意解除託管規定，放棄這兒的土地，那麼他們就可以立刻利用同意書去借錢了。』說着沉默了一下，唯有時鐘的不和諧的滴答聲劃破寂靜。『布萊恩妮，你到底有多喜愛這個地方呢？你想定居在這兒嗎？』

我倦怠萬分地說：『每個人都不停地問我那個問題，我也不停地告訴他們還不曉得。我怎能曉得此後想做什麼呢？我怎能曉得——我是說，你的意思是關於傑姆斯這方面嗎？』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不談那些了。不論你是不是和他要好，你都得查明眞相，否則你和他們兩人都存有芥蒂，對不對？不是的，我的意思是關於你的小屋。牧師將它稱做納博的葡萄園。』

『將它稱做什麼？』

『納博的葡萄園。我問他什麼意思，他說了些有關「波蘭走廊」的事。有時候，布萊斯頓先生說的話非常不着邊際。』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說。『小屋和菓園是莊園進出主要大道的門戶。如果不能打通出路，莊園對於營造商就沒有多大用處。』

『唉，這就是啦。』顯然羅伯也明白布萊斯頓先生意思。『所以你瞧，他們多麼需要不停地討好你。而且你瞧，別讓他們懷疑你其實是在哪兒找到銀筆又有多麼重要。』

我一定瞪大了眼睛。我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內心却又無法接受。

『好罷。』他說，恢復了剛才毫不容情的神態，『我忍不住要說出來。你不會高興聽到，可是我不得不說。自從你告訴我父親的遺言時，我就想到了。你必須存着懷疑，說不定那根本不是意外。』

『應該是的！你總不至於當眞認爲傑姆斯——或甚至愛麼里——』

『我現在什麼也沒想。我所要說的是，你太過於相信任何人。你父親提到危險，對不對？還要你自己當心？亞胥黎族人沒有做不出來的事情，你說是嗎？』

『確實沒有。我的天，其中許多人都……可是如今是一位表兄爲了得到遺囑而殺害了我父親？這是不可能的。』

『嗯，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只是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我們都不知道某個人可能做出什麼事來，甚至不知道自己可能做出什麼事來。我想最近幾年來大家都已經學乖了。』他伸出一隻手，橫過桌面，輕輕觸着我的手。『我只要求你做父親要你做的事，自己當心一點。記住，即使你的表兄也可能對你做出惡事。還有許多事情是我們不懂的，所以我們還是……』

他把話打住。

在隨後的靜默中，我看都不看他地把信封翻過來，讓他看看上面的地址。

『我明白啦。』他的聲音中含有滿足，以及我無以名之的情緒。『你是說，我一直在白費唇舌嗎？你自己早就胸有成竹了？』

『就某方面說來。可是你並沒有白費唇舌，羅伯。我一直沒有下定決心要不要寄走，可是，我現在決定要將它寄走。』

『裏面是什麼東西？』

『一張照片。你還記得那天和雙胞胎捉鰻所拍攝的照片嗎？你在照片上正把牠們倒在湖邊草地上。』

『啊，然後其中一半都溜回湖裏了。』他笑了起來。『愛摩里罵我是——愛摩里眞是氣瘋了。』

『不必不好意思。我很清楚他罵你什麼。他很有權利氣瘋。他們費了許多時間抓牠們，他們需要賣錢。』

他們總是需要錢。我們彼此都心照不宣，可是剛才的樂趣突然消失無踪。他伸出手來。

『你願意讓我替你寄走嗎？』

『謝謝你，不勞你費心。反正我就要走了。』

『我倒希望替你送去寄走。』

『難道你不相信我會寄走嗎？』

『別儍了，』羅伯說。他站起來，伸伸腰，然後再度流露出令人釋疑的微笑。『嗯，你大概願意讓我陪你走到角落那兒，然後彼此監視對方把信寄走？走罷。』

牧羊犬起來走在他後面，我也是。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心中的意念刺激着他，使他放棄睡眠。

『尼可拉斯？』

『什麼事？』

『他不會說出去嗎？你確定他不會告發我們嗎？』

『當然。他曉得自己的職責範圍，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曉得自己的衣食由何而來。』

『可是你父親呢？哦，尼可拉斯——』

『我父親眞可惡。』

他說得頂眞。然後閉上眼睛。

15

今夜我舉辦一場如常的歡宴，
邀請了許多貴客與宴；
許多喜愛的嘉賓；你也是其中之一，
一個最受歡迎的客人，一個使筵席增色的客人。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一幕第二景

當我回到小屋時，有個人正坐在紫丁香樹蔭下的座位等着我。我的心臟立刻痛苦地絞動，直到看出那是傑福里・安德希爾時，才恢復平穩的跳動，他站起來，走到草地上的和煦陽光下。我們彼此招呼。他的大亨氣派如同往常一般明顯，只不過被湖泊與蒼穹與菓園後的大樹略微減退。也許傑福里・安德希爾這樣的人需要的是房子和公司，以及他自已特有的王國。然而我的感覺錯了。他的性格還是一樣高傲，然而在平凡而焦急的父親身份之前，權利的面具便被揭露無遺。他的態度就像以往那麼鎮定、悅人、敏銳，從來不會露出絲毫不安的神色，然而亞胥黎的第七感，加上已經得知的消息，我看出那是董事長正要對董事會提出不利的報告時的神情。凱西，我心裏想，他是來和我談凱西的事的。我發現自已避開了他的眼光，彷彿錯在自已，而不是我的

表兄和他的女兒。我一面領着安德希爾先生進入小屋，一面幸災樂禍地忖着，這位董事長的手段的確非常高明。在這種情況下，他說不定還不自覺呢；我想，即使他是有意做出來的，我也不會怪他。

他安適地坐在一張把手椅子上，彷彿那張椅子一直是他的——而且心平氣和地——婉謝用茶，不在意我沒有杜松子酒，然後一無耽擱地展開談話。

『我不得不來找你談談，布萊恩妮小姐。我女兒凱西告訴了我一些事，使我心裏一直很不安。』

我發出了同意的聲音，等他說下去，並且懷着微微徵詢的神態，但是他精明的黑眼睛瞥了我一會兒，然後緊鎖眉頭，彷彿看穿了我已經知道他將告訴我什麼似地。

他便娓娓告訴我。凱西說出了傑姆斯告訴我的事情經過。愛摩里——還有傑姆斯所假扮的愛摩里——說服了凱西，莊園內的東西在法律上屬於他們所有；即使『布萊恩妮表妹』知道了，她也不在意一些小東西被拿走，直接加以運用，而不必等到漫長的法律程序完成。凱西對於這些財物必須原封不動地留待法律上的估價顯然毫不知情，而且雙胞胎們曾經告訴她，我——布萊恩妮——如果不是深深地愛慕着傑姆斯，至少也是一對青梅竹馬。所以她才從圖書館拿起了唐朝馬和其他小東西。然後——這一次是她擅出主意——拿走了功課房內瑞康的原畫。向來不上鎖的教堂就

被當做藏物與運接之處。

安德希爾先生源源本本告訴我整個經過，率直而不規避，就像是他在會議上做報告似的。事實，全是事實。其他的細節我都已經知道了。他顯然對於雙胞胎們互相替身毫不知情；他一直提起『愛摩里』，一定都不疑心那個人有時是傑姆斯。我轉開眼光，自己沉思着，並且在他說話時一面盤算着。

他由我從巴伐利亞回來時說起。傑福里說，那天夜晚，我無意間在教堂裏看到『愛摩里』，他是去帶走凱西拿出來的名畫。他們一直把東西藏在舊聖器櫥裏，這舊聖器櫥現在已經被唱詩班的詩袍所堵塞了。第二天我就發現了失竊的事，並且開始興師問罪。

『我內人和我立刻猜測凱西可能和此事有關，但是我們自然先得和凱西談過，才能告訴你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然，當然。』我一定露出了驚訝的神色。『然而你們爲什麼會做那種猜測呢？她曾經透露過任何蛛絲馬跡嗎？』

他靠回椅背上，眼睛望着小屋窗外的樹葉和天空。他彷彿在研究天氣，判斷翌日能不能去釣魚。然後，他轉過頭來，以深受困擾的人流露出來的眼神望着我。

『坦白告訴你，亞胥黎小姐。我們之所以這麼猜測是因爲我們以前就遭遇過這種問題。』

我不禁為之瞠目。雖然內心深處——也許又是亞胥黎的第七感——幾乎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嘴上却想不出該說什麼。但是他並不遲疑。如果勢必要說，他會說出來，了却一樁事。

『事情從她還在唸高中時開始。我們那時住在洛杉磯郊外的加州——嗯，也許那不是年輕男女孩適於生長的地方，凱西不久就惹上麻煩。她是——』停頓，短暫得令人難以查覺出其中隱藏的用心『——是個可愛而善良的孩子。她一向隨心所欲，從不考慮後果如何，也不考慮代價如何。她比較像媽媽，』傑福里・安德希爾十分不必要地接上一句，『而不像我。』

我說了些安慰他的話，於是他的臉色便突然興起喜悅之色，然後他又恢復往常的神態：『我既不豪放，也不任性，亞胥黎小姐。我也不會輕易被人牽着走。但是我的內人和女兒都是比我善良的人。因此，當我的小凱西結交了一些壞朋友時，我們馬上就曉得她已經陷入了典型的青少年問題之中，而且相信我，這些問題都很嚴重。她的確和一羣不良份子為伍。他們經常偷東西——一些不重要的東西、破損的東西、或是把車開走——他們做這些事情只是為了好玩罷了。她還迷上了一個男孩，這件事延續了……嗯，其他的事我就不多說了。她終於從中自拔。這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不過，她畢竟還是擺脫了那些本質上還算善良的傻孩子，這全靠上帝的幫助和我們幫助。』

他簡單無比地說明了一切。我又無言以對。但是他似乎不期待我的答覆。他接着說下去。

『那便是我們決定離家外住幾年的原因之一。你曉得，我是否住在國內並不要緊，只要能和休士頓、德克薩斯州與紐約取得聯繫就行了。』又出現一絲笑容。『嗯，亞胥黎莊園雖然不是紐約的近郊，也不是我電話聯絡中心，不過，你曉得，女人家們——我內人和凱西——非常喜愛這個地方，一切都很順利。然後，你曉得，就發生了這件事。當你告訴我們遺失了一些貴重的物品時，我們便担心事情又重演了。凱西以前和她們一夥人偷東西只是好玩而已，不算是眞正的缺點；可是，我們現在担心她恐怕眞的有問題。你知道，這種偷竊狂是一種精神上的問題，不是一種能夠隨着年長而消逝的青少年問題。所以我內人和我昨天談了一晚，今天早晨又談了很久，然後我們詢問凱西。她告訴我們前後經過。自從你來到以後，她就想這麼做了，她——我想她是樂於告訴我們的。』

我的心思正在絞動與扭轉，彷彿某種受到壓抑的東西想要掙脫出來似的。眞相是這麼糟糕，遠比我想像的還要糟糕。即使是『可隨意處置的財物』的小事件背後，也暗藏着許多悲劇。然而，雙胞胎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解釋清楚……我這次並沒有留心，自己竟然沒有特定指出是雙胞胎中的哪一個。

『可是，安德希爾先生，這是糟糕的呀！』

他曲解了我的意思。『亞胥黎小姐，我明白這件事糟糕透了，看來像是一件刻不容緩、亟待

解決的事，不過，我必須告訴你，當凱西牽連到愛摩里眞正擁有的財物的法律程序時，我們確信女兒一定認爲她所做的事情並無不妥之處，』他以堅定的口吻接着說：『雖然她的想法是錯誤的。』

『安德希爾先生——』

他把手由椅子上抬起一吋左右，我就不再說了。『不，請讓我先說。我很少有辭窮之時，而這次眞的不知該說什麼。我們必須向你道歉，這是不消說的，亞胥黎小姐，我眞誠地向你道歉。我還要說：如果我們能做任何補償你的事，你只要說出來就可以了。這是我略盡綿薄之處。我會把那些東西找回來，擺回原來的地方，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似的，即使犧牲一切，都在所不辭。』

出自傑福里·安德希爾的嘴裏，誠然不是誇口，他不難做到自已說的話。他說話的口吻也很認眞。至於道歉，我也不必一再婉辭，因爲我眞正的心意也許就是最能安慰他的話。然而，在我開口以前，他又凝視着我，彷彿要從我眼睛看透到內心似地，他接着說：『我告訴你這些事，你似乎毫不驚奇。你已經曉得東西是怎麼遺失的嗎？』

『是的。我表哥昨天晚上告訴我了。』

『於是這件事情使你非常爲難，我可以看得出來。』

『不盡然。別的事情才眞使我爲難，不是這件事。眞的。我要把我眞正的心意告訴你，安德希爾先生。當我表哥告訴我時，我吃驚極了。這件事固然不對，却不像表面上那麼不好。然而我眞正生氣的是，他們竟利用了凱西。我並不是替你找理由——而且我不知悉你剛才告訴我的事，否則我會更生氣的——但是，我自己認爲這件事情是很不應該的，我也這麼跟他說了。至於唐朝馬和其他的東西，請你不必放在心上。不，我是說眞的。在法律上，它們終究屬於愛摩里家，如果我們現在開始尋找它們，把它們買回來，一切就會公開來，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甚至於使我們自已位於法律上不利之處呢。』我想起一件事。『安德希爾先生，凱西有沒有提到有關教友名册的事？』

『什麼事？』他顯得一無所知。

『一本教區內的教友名册，本來存放在教堂裏，現在却不見了。』

『她確實沒有提到。我會問她。但是，爲什麼有人想要那樣的東西呢？它很值錢嗎？』

『其實並不。它的年代已經很久了，可能很有趣，但是只有當地人才會感到有意思。』

『說不定有人借去查閱，忘了送回來。』

『有此可能。我所以問你，只是因爲那天晚上，我——呃，看到表哥在教堂裏，我以爲他帶了一本像是書本的東西，不過，那也可能是瑞康的畫。』

『是的，說到那些圖畫。它們和別的東西不一樣，是不是？它們是屬於你個人的？』

我點點頭。『它們是獨一無二，而且容易被辨認出來的。如果你能替我找回它們，安德希爾先生，我會十分感激你。而且我向你担保，不會有任何麻煩的；我會說，我自己把它們送去賣掉，不過後來改變主意。這將使我們大家都不至於難堪。』

『你太好了。』

我在此婉辭了他，可是他却堅持要謝我，然後，誠如我約略猜出的，他繼續告訴我，他和他妻子決定縮短在亞胥黎的賃租。他向我强調，他們本來想租到十一月，因爲父親的過世與繼之而起的法律程序，如今他們決定立刻遷往倫敦，待到安德希爾先生的代理人替他在巴黎找到住所。他迅速地瞥我一眼說，他們打算明天就走。他已經和愛獸森先生談過，一切都安排好了。莊園的租金已經付清至期滿……等等，等等。他說出了一切，除了突然離去的眞正理由。

他說完了。然後，由於他是傑福里・安德希爾，由於我尊敬他，因此我就公開說出他沒有明講的話。

『你是要把凱西帶離愛摩里？』

這次可以感到微微一怔，然後他坦白地說：『是的，我是有這種意思。我覺得這麼做最好。這是不得已的。』

『你不必感到歉然。』我也以同樣坦然的態度說。『我敬佩你的用心良苦，況且，我認爲你這麼做是對的。但是凱西怎麼說呢？』

『那我就不淸楚了。』他說得有點兒沉重。『自從她十四歲以來，她就一直出入愛情之間，就像當今的孩子們一樣，所以，但願這次不至於很嚴重。此刻，她心裏似乎只想着我們將要搬往法國的巴黎。我告訴過你，我們住在哪兒對我都一樣，何況住在巴黎要比住在亞胥黎村落還方便。我已經把這一點列爲理由之一，其他的只好聽其自然了。』

我笑了起來。『你是個聰明人，安德希爾先生，她是個幸運的女孩。我懷疑，愛摩里是否能夠長期和法國巴黎一較長短。』

他站了起來，我也隨着他。他站在壁爐前的地毯上，使得房間顯得渺小。他俯望着我。『眞是遺憾，你才回到家來，我們就要離開莊園了，亞胥黎小姐。你是個非常可愛的女孩，我能遇到你眞是值得驕傲。我想，你應該曉得這是不得已的，能夠得到你的諒解可眞好。我能不能期望，你有一天來巴黎探望我們？我知道女人們家會很高興。』

我沒有指出，我並不是那些週末到巴黎遊覽的人。我只是向他道謝，然後送他到門口，走下鋪有石階的路徑，通向邊門。

『我可以去向安德希爾夫人道別嗎？她一定在忙着打點行李，然而，我也許能在明天早晨打

電話給她罷？』

『她一定想立刻見到你。我不清楚她明天有什麼安排，不過，她一定樂於接到你的電話，我曉得。她對你還安排了一件事，但願凱西——』他一手扶着門，突然停口，轉頭。他的臉孔微微改變，然後清清喉嚨。『哇，凱西來啦。我早就曉得她會來的。』

凱西正由菓園走下來。這次她穿了一件長袍，而且是由夏天的布料做成的，所以，她緩緩由暮色蒼茫的老灰樹間走下來時，看起來就像是飄忽的人影。效果顯得浪漫而靈妙，彷彿電視廣告上的慢動作。她看到我們站在小屋邊門時，就向這兒招手。她從容走下來，自己心裏也在盤算着，因爲她看來有點緊張。換言之，她是來道歉的。

當我回應着，發出歡迎的呼聲時，傑福里·安德希爾便離開了我。他有如一隻叢林間的野貓似地，悄悄由我身側走開，站到斷垣那兒，眺望着湖面上的暮色，然後愼重其事地點上一根雪茄。他周到地站在耳鬧的距離以外。是的，安德希爾先生眞是個設想周到的人。我很喜歡他。

……『我得來向你道歉。』凱西匆匆地以細小、喘氣的聲音說出來，彷彿一個想要開脫罪嫌的孩子，不曉得自己是否能夠得到諒解。

她停在側門的另一邊，雙手攀着門頂。我將自己的雙手放在她的手上。我約莫比凱西大了四歲，這時感覺上却像是四百歲似的。『沒關係，』我立刻說。『你不必再提了。你父親剛才已經

說過，不過，我早就知道了。我曉得，你這麼做只是因爲喜歡愛靡里，這是他的錯，不是你的錯。我說的是眞心話。我並不是說着來安慰你的……你怎麼會曉得英國法律上孰對孰錯的事呢？況且，』——我笑了起來——『我很清楚我表哥。如果我把他們催促我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告訴你，我們會說個沒完的。所以，請你忘了它，別掛在心上。』

『哦，哇，但願我忘得了！你眞好，不過說眞的，你還不十分清楚。』她的臉孔突然顯得與致高昂。她沒有戴着假睫毛，所以眼睛看來格外坦然。我覺得上面才流過眼淚。『不騙你，布萊恩妮，』她又說了一遍，『我決不會對你做出這樣的事，我本來以爲這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只是幫男孩子們拿東西出來使用，省掉那些繁瑣的手續。後來，我在樓上的書房橱櫃裏，找到那些圖畫，我發現它們很值錢時，唉，我就把它們一併帶走了……』她吸了一口氣。『然後你回到這兒，開始尋找遺失的東西，我才想到，這事也許是不對的，後來我曉得那些畫其實是你私人的……不騙你，布萊恩妮，我眞的難過得要死。你會原諒我嗎？』

『會的，他們一告訴我，我就不怪你了。嘿，凱西，別哭嘛。』我把手滑到她的手腕上，輕輕搖她。『我跟你說過了，這不是你的錯。事情已經過了，而且也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你父親將爲我取回那些圖畫，那麼，我們忘掉它罷，好嗎？』

我又說了片刻，再度向她保證，而且小心別太過份責備愛靡里，以免引起她爲他辯護，雖然

我認爲她對愛摩里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着迷；事實上，我覺得她避而不提他呢。到目前爲止，一切尚稱良好。她明天就要離開，很可能永遠不再見到我，現在却如此來向我道歉，而沒有一走了之，這顯示凱西・安德希爾一定多少得到了父親的遺傳。我並不像她父親一般，担心她又恢復『靑少年問題』，如果不是愛摩里，她就不會那麼做了。我爲自己寄了照片到巴特托茲感到欣慰。至於傑姆斯，我根本不願想到他。

然而凱西的腦子却想到了他。『你曉得，傑姆斯和這件事沒有關係。眞的沒有。我只知道，他如果看到那些圖畫，一定會要我把它們放回去。傑姆斯非常、非常喜歡你，他決不會做出傷害你的事。』

『我知道。』

一柱紅融、怪異的陽光，由地平線上的雲霞射出，照射在梨樹頂梢。畫眉鳥棲止在那兒，啄理胸前的羽毛，正要展喉清唱。

我回顧凱西，她正以柔弱、焦慮的眼睛望着我。『那麼，』我笑着說，『談談巴黎罷?』

凱西一面談着巴黎以及她母親的計劃，一面逐漸恢復原來的活潑，這時候，傑福里・安德希爾的雪茄大約已經抽了一半。

『我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舉辦這次精彩的宴會，我們希望你來參加！請你答應罷，布萊恩妮！媽特別要我邀請你。』

『呃。』我遲疑起來；安德希爾先生聽到他女兒的不同語氣，便由凝視湖面轉身，越過草地，朝我們這兒走回來。

『凱西的意思是在倫敦開宴，亞胥黎小姐。我讓她親自邀請你，不過，她好像沒有說清楚。我們明天將要開一次宴會。它已經籌劃好一陣子了！本來是我們的週年紀念，所以我們請了一些朋友來慶祝，如果你願意來參加，我們會感到萬分榮幸。正如我剛才說的，我們在搬到巴黎以前，將在倫敦住幾天，所以，我們也把這次宴會當做惜別宴。我內人整個下午都在打電話，她對你的光臨也會感到無比欣喜。你就答應了罷。』

『請答應來呀！』凱西催促地說。

『你們太好了，多謝你們。我當然樂意參加，不過——』我猶豫。

凱西立刻顯得焦急。『布萊恩妮，我們不會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是不是現在離你喪父太近了?』

『不，不是的。』我正想着，如果宴會早就安排了，那麼，無疑愛摩里和傑姆斯都會到場，當然，除非傑福里・安德希爾已經讓愛摩里曉得他已經不再受歡迎了?我想，他很可能這麼做。

『那麼，請你務必光臨，』凱西催促。『這會使我眞的感覺到，你原諒了我所做的一切糟糕的事。每當我想起來——』

傑福里・安德希爾在我身邊挿嘴。『說不定亞胥黎小姐有許多事情待辦呢，凱西，別忘了她才回到家裏。』然後對我說：『如果你能來和我們歡度，當然再好不過，亞胥黎小姐，不過，別讓凱西强制你。我曉得她和內人都很高興你光臨，不過，請別忙着現在做決定。你可以在明天早晨打電話來告訴我們你的決定，也好慢慢考慮——？』

『瞧，』我溫和地說，『我樂於參加，我眞的高興前往。我可以搭乘下午的火車。』

這時，他們兩人才興高采烈起來，而且熱心得讓你覺得宴會是特別爲我舉辦的。他們將在明早親自開車送我去，然後——傑福里・安德希爾說——特別租一間套房給我；翌日，或隨我喜歡什麼時候，再送我回來。只要（他們似乎都這麼說）我光臨大駕，他們什麼都願意做。我很難告訴他們內心的想法：如果兩位表哥早就被邀請了，如果愛摩里還是厚着臉皮前來，破壞了宴會……畢竟，我之所以答應，主要是爲了凱西的緣故，因此，到時候卽使不得不使出要脅的手段，我也會讓大表哥離開她，不再糾纏她。然後，我瞥了一眼傑福里・安德希爾，我發現他已經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微微點頭，朝着湖水拋掉雪茄，說道：『別担心；我會處理那件事。』

『處理什麼呀？』凱西問。

『你一定能夠的。』我說。

她來回望着我們兩人。『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啊？』

她父親走出側門，伸手環繞着她，將她擁向身邊。『同你沒有關係。那麼，向布萊恩妮小姐道晚安，別再打擾她了。』

『晚安。』我說。

他們互相擁着，一起穿過日暮的蘋菓樹林，他低頭傾聽，她仰頭興奮地談着。一個免受責罰的孩子，一個無所不能的男人。我想，這事就如此決定了。那麼，回到自己的問題罷。

畫眉鳥不知不覺已經唱了許久。貓頭鷹馬上就要出來了，然後便是星辰。

我憂悒地閂上側門，然後回到小屋裏，由隱處取出威廉的書，扭開書燈。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掀起小被單，全身依然赤裸地，輕輕走過地毯到窗邊。在打開的窗板外，白晝的光亮呈現灰色形狀。他把玻璃窗推得大開，探出身子。迷宮的樹籬隱隱藏在幽黑中，然而上面沾着的露水却微微發光。

時間比他想像中還晚。廚房的煙囪已經升起一縷炊煙了。但沒有關係。現在天色尚未大亮，他從側門溜進宅邸時，沒人會發現他。

而她——她現在也該到家了，他們都很安全。



我的夢預示最近將有喜訊……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五幕第一景

我已經吃過晚飯，讀了一個鐘頭，我還是只唸到第三五七行。

『愛上父親的仇人，』她說，『我該怎麼辦呀？難道我厭倦了幸福嗎？難道我期望着災禍嗎？』

這就是亞瑟·布魯克筆下的朱麗葉……我一面嘆氣，一面放下書本，靠向椅背，用手梳攏頭髮，彷彿梭巡於字裏行間，便能找出闡明的方法。無論如何，這本詩集唸起來是很乏味的，而且很難發現任何含意，我的腦子一直在搜尋蛛絲馬跡，試圖由薄弱的線索中探索亞脊黎的另一座迷

宮。可是，我得——如果必要，甚至得看完第三〇二〇年……於是我又試着唸下去。

然而在她應該如同慣常一般，寢息於床上之時，

她的腦海中毫無半點甯靜的睡意，

因爲瞧呀，亙團紛擾的思緒昇起，

甯靜已從她心頭除去，睡意已從她眼中消逝。

而今她輾轉與反側，

而今她因懼而顫慄，爲愛而燃燒。

我又瀏覽了二十分鐘左右，然後掩書假寐。這還需要慢慢來，不可能今天晚上就找出來，如果我明天要去倫敦，我會隨身帶着這本書，然後交給一個懂得估價的人。先讓列斯里．歐克瞧瞧不失爲有禮之舉，而且他一定是內行的。

我把它擱在一旁，拿起威廉．亞胥黎的『新羅蜜歐』。書上又可以在迷宮的中央，看到野貓在咆哮、在舞爪。『地圖？』當然是地圖。然而爲什麼呢？我翻了一頁，手指沿着目錄劃下來。

山貓

迷宮

牧人的道別

怪獸的哀傷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宮殿呀？

愛人離開情婦

愛人歸來

等等。嗯，其中的詩並不比亞瑟．布魯克還差，至少它們具有簡潔的優點。我翻到第一首，『山貓』。

想在這片低地找到太陽那兒來的豹

是哪個獵人呀？

他長久埋伏在這兒，足下寂靜

漠然，所有踐越過

山貓頭頂的不知名之物。

看哪！酒神貝克斯奔過他身邊，
祂的桶子滿溢着豐盛的葡萄
而他身後跟隨着較小的神祇……

似乎又提到羅馬人。我想，說不定只是出自習慣性的自負而已。但是，慢着，這兒便是我所查尋中的貓……

如今他在晚年因蘇格蘭高地
而來的山貓獲得新生，
牠是你——我溫柔的小姐——帶來的。
正當愛神將他錮禁於花鎖中，
於是你——我的朱麗葉——帶來了馴服的野貓。

一片陰影落在書上。我吃驚地抬頭，結果那只是羅伯的人影，他站在窗扉外。畫眉鳥都毫無

驚覺地在唱歌。

『我以為你會自己多加小心了呢。結果却開窗坐着，看書入迷得沒聽見我走過來。』

『嗯，現在還早嘛。我從來沒想到……我是說，我以為你指的是晚上。』

『不錯，我是這個意思。我只是過來看看一切是否安好，是否鎖緊。』

我闔上書本，將它和其他書籍擺在一起，這些舉動只是用來掩飾我對表哥們是罪魁禍首的愧疚。『你的意思十分認真，不是嗎？』

『難道你不是嗎？』

沒有回答。我站起來。『好罷，我現在就關上窗戶。你要進來嗎？』

『那麼，就一分鐘罷。』

我把窗扉關上，拉起窗簾。我聽到他在使喚牧羊犬的聲音，然後在鞋墊上用力擦刮，然後他小心翼翼地走進來。

『抱歉，我的鞋子很髒，不過，我想它們現在已經乾了。我關好溫室的門後，從菓園那兒走來的。』

『想喝杯雀巢咖啡嗎？』

『隨便。』我走進小廚房時，他拿起『羅蜜斯和朱麗葉』。『這是誰的書呀？』

『我忘了告訴你。那就是爸爸所謂的「威廉的溪」。知道嗎?威廉・亞胥黎的藏書,是一個叫做「布魯克」的人所寫的。顯然,它已經是珍版書了。爸爸一定是發現了它的價值。』

『唔。』他把小書翻個身,在手上掂掂重量,宛如藉此能夠測知它的價值似地。『可能如此,不過,我料想他不會爲此事操心,不會在那個時機。他還說了些什麼?是不是其中夾有紙張或信件?』

『書裏沒有東西。我看過了。我正在翻閱,看看書文中有沒有線索可尋,可是簡直太難了。』

『瞧。』他把它放下來,拿起『新羅蜜歐』。『這本書也很值錢嗎?』

『哦,不,那只是威廉・亞胥黎自已寫的詩集。雖然不比布魯克好多少,不過我却喜歡書裏的插圖。』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地方?」』羅伯唸道,不解地又唸了幾行。我想,在羅伯低沉的鄉音中,這些做作的詩句聽起來更是拙劣。甚至比溫室還要破敝,還要扭曲,還要謬誤。

他把書本放下來,隨我走進廚房。他靠在側柱上,陪着我守候壺水燒開。『那些玩意兒算是好詩嗎?我覺得很糟,不過,我沒有資格下斷語。』

『我也沒有資格,不過,我也認爲它們寫得並不好。』

『到底寫些什麼呀?』

『天曉得,』我說。『我還沒有唸到那一首。我已經陷入「迷宮」中的阿麗亞德妮的線團了。』

『哈里,誰人的謎團?』

我不覺笑了起來,這是我回來第一次眞正開心地笑。『哦,羅伯!一位名叫阿麗亞德妮的女孩。她把羊毛線團送給西修斯,讓他跟隨着走進迷宮。這是一段希臘神話,你曉得。威廉的作品有關於迷宮,因此賣弄地提到希臘人和羅馬人。』

『我怎麼會知道這些?我們在學校裏也沒學到多少希臘文和羅馬文呀?是不是?』羅伯輕鬆地說。

水壺開了,我便開始泡咖啡。『別在我面前裝做無知的農夫,羅伯・格蘭克。你是和我一起在亞胥黎學校學希臘神話的。我記得很清楚哩。哪,接着。』

他接去了咖啡杯,隨我回到起居室。『別搞錯了,我生平從來不曾修過希臘文。』

『唉,老天,我也不曾修過啊。我是說,我們學過英語故事。難道你忘了那本充滿圖畫的書嗎?長着漂亮翅膀的伊卡魯斯、以蛇做爲頭髮的果更斯、以及米諾陀?米諾陀就是住在迷宮當中的怪獸,阿麗亞德妮把她的羊毛線團送給西修斯,他便進入迷宮和怪獸打仗。』

『是的，我記得。』他坐在把手椅子上，將兩腿伸向面前，並且搖弄着咖啡。那是傑福里．安德希爾坐過的椅子，我不禁閃過一絲比較的念頭。羅伯雖然不像那個美國人似地氣派十足，然而他的平心靜氣，他的隨遇而安，使得別人也同樣地感覺到逼人的泰然。『牠長着一個牛頭，下部却是人身。癖性怪拗的猛獸。』

『難道你忘了我們常常在這兒的迷宮裏扮着玩嗎？我拿着一團羊毛線，你扮着米諾陀，而我必得指示西修斯如何進入迷宮。』

『但他却迷路了，』他張嘴笑着說。『我記得我坐在迷宮當中，聽你在呼救，一面懷疑我自己到底出得去嗎？然後傑姆斯進來，把我殺死。』

『我說你記得這個故事嘛。』

『嗯，現在想起來了。我對於故事並不挺熟，但是對於數字却很在行。我每次都贏你。你常常抄我的作業哩。』

『才沒有呢！』

『有。是誰告訴老師說多邊形的意思是破鏡子？』

『誰說不是？哦，羅伯，回味往事眞叫人開心！再來一杯咖啡好嗎？』

『不啦，謝謝。』

他把空杯子放在壁爐旁邊的架上。『我剛才看到走過菓園的是不是安德希爾先生和凱西？他們是不是來過這兒？我猜他們是來告訴你明天離開的事？』

『你曉得了？』

『嗯，是的，別忘了我是管理員呀？安德希爾太太在經過宅邸時告訴我的。那時候，她先生一定是在你這兒。』

『他還有別的事情。』我說道，並且將經過約略告訴他，他沉思了片刻，然後抬頭。

『你眞的要去參加宴會嗎？』

『是的。凱西很不安，我想如果我去參加，她會覺得一切都沒問題。此外，我也高興有個機會和安德希爾太太說明一番。』

『你的表哥們會去嗎？』

『我沒問，不過宴會是以前籌備的，所以我想他們會去的，除非安德希爾先生告訴他們現在已經不受歡迎了。我不願逼他這麼做。』

『那麼我送你去火車站。』

『嗯，謝謝，不過，我可以騎我的蘭布塔跑車，然後存放在火車站空地上。』

『還要載着宴會禮服嗎？』

『我以前就這麼做過。』我對他微笑。『不過，謝謝你替我設想這許多。』

『我並沒有設想很多，』羅伯堅決地說。『我只是不希望傑姆斯或愛摩里開車送你。』

我靜默了片刻。『羅伯，你不可以這樣，你不可以當眞認爲愛摩里或傑姆斯會蓄意傷害我。』

『我也說不上來。』他不安地蠕動一下，不像是日常的作風。『我們都曉得，人急上樑，狗急跳牆，誰曉得我們被逼急了會做出什麼事？他們的情況很急。所以別讓他們有機可乘。』

『這只是杞人憂天罷了。』

『也許。』他嘴邊的固執線紋格外明顯。『但是留心提防只是日常知識。』笑了一下。『我們農夫常常受到教訓呢。』

『可是他們並不知道銀筆和照片的事。』

『他們是不知道，可是他們明白你不是傻瓜，而且他們的情況迫切得足以逼他們一不做、二不休。』

『是的，我明白。一旦我們承認既成事實，就不必再追究動機了。我會小心。嗯，好的，謝謝你。安德希爾家請我住一晚，所以你就不必來接我了……羅伯？』

他微詢地望着我。

我問：『你有沒有法蘭西斯的消息呢？』

『一點都沒有，但你曉得法蘭西斯的爲人。他從來不寫信，也不聽收音機，他的行爲和常人不一樣。我記得他曾經說過他有自己獨特的溝通方法，他說他的方法很好。』

我抬起頭來。『他這麼說過嗎？你看他是什麼意思呢？』

他漠然地聳聳肩。『大概是指他的詩文罷。他的詩比那些玩意兒強嗎？』

『什麼？哦，是的——我是說，我也不清楚。我對詩可是一竅不通。』我拿起自己的空杯，過去從壁架上拿起羅伯的空杯。『我只是希望他現身，如此而已。我有點奇怪的感覺，總覺得他可能與此事多少有關。』

他站起來。『好啦，我該走啦。謝謝你的咖啡。』

『別客氣。雙胞胎們今晚都在布里斯陀，所以你可以不必爲我担心。』

『我不担心，不過我還是幫你查看一下門閂是否完好。那是我一直不曾檢查過的。要不要我把牧羊犬留着陪你？』

『哦，不必了。牠會鳴叫整夜。我保證一定鎖好門窗，而且這兒有一架電話。』

羅伯前去查看後門時，我心裏想道，以前在危急時，我有自己的祕密通訊辦法。然而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我已經不能用它了……

他做好檢查，走進房間。『看來還好。應該是安全才對。好啦，我走了。晚安，布萊恩妮。』

『晚安。羅伯——』

『什麼事?』

『謝謝你這一切。』

他笑了起來。『沒什麼。晚安。』

他一離開，牧羊犬就同往常一般，像是影子似地跟在他脚跟，於是我鎖上門，拴好插門，同時覺得自己這麼做就像是個傻瓜。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儘管他所說的一切，這兒畢竟還是我的老家，我們談論的人畢竟是我的表哥。況且，他們其中之一可能還是我珍貴的密友呢。

不過，我還是鎖好後門，檢查窗子。我帶着布魯克的詩集登上樓梯，將它墊在枕頭下睡覺。

我醒來時有一種感覺，彷彿才從一個可愛而親切的夢鄉走出來。那兒有一片海灘，一片浩翰的、浩翰的金黃沙灘，延展到極目之處。九十哩……爲什麼我覺得它有九十哩呢?沙灘之外有沙丘，白漫漫的沙上，修長的蘆葦隨風飄搖。海水不斷由西方湧來。修長的葦草及其開放的羽毛花團也不住地點頭、吹拂。蒼穹遼闊而淨潔，沙礫炙熱，風裏充滿了海鹽的味道。寂寥、美麗、靜謐而安然。

安然，安然，安然……這個詞兒以羅伯的語調迴盪在我臥室的昏黃牆壁間。然後，我全都想起來了，想起來枕頭下的書本、鎖緊的門窗、遠在布里斯陀的表哥們，如果需要再三確定，還有床頭的電話。

月華燦亮。我滑下床，走到窗口。條紋圖案窗簾簡直遮不住月光。窗格是敞開來的。我爲自己的粗心感到有點愚蠢。我小心地隱藏在一張窗簾之後，望出窗外。

窗外正是菓園。月亮團欒地懸在開花的樹頂。在鄰近角落，鶴立鷄羣的便是老梨樹。老梨樹高擧枝椏，烏黑而對稱得有如鉛飾一般地勾勒在瀉滿月華的窗牖上。梨花蓬勃得宛如白雲似地，映照着月光，有些花影並不是花影，而是比較昏暗的月華。這就像是夢裏的一棵樹。

一個暗影在樹下閃過，橫阻了月光。有個人站在那兒。

不，我錯了。梨樹的雲般暗影依然如昔，其下空無一物。這只不過是月華的幻覺罷了，如此而已；月兒與梨花召引出某種東西；夜鶯的叫聲時續不輟。情人們的春宵；朱麗葉在自己窗口；羅蜜歐在月光裏的菓樹下：

小姐，憑彼嬋娟爲誓，

這整片菓樹頂梢的銀花……

其實並非如此。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空虛的夜，我甚至不敢確定自己是否覺得釋然。沒有情人誘使我回他身邊，像是縛繫絲線的鳥兒。如果我眞想扮演朱麗葉，那麼必定是布魯克的朱麗葉，懷着庸人自擾的畏懼，並且爲遲疑不決的愛情時時感到苦惱。

我回到床上。可是睡不着。沉重的思緒就像厚重的棉被一般。我躺下來，望着天花板，想到了傑姆斯，以及近來發生糾纏不清的事。

即使證據確鑿，我也不相信他有罪。但是羅伯曾經說過——而且說得不錯——我們誰都不曉得自己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萬一他有罪，那該怎麼辦呢？我是不是應該否認我們之間的有力牽連？我是不是應該相信那只是一件血親的意外，一件家門的意外？假裝自己比他更好——或者眞的與他不同——是不是自大而愚蠢呢？羅伯說過，我們都可能做出任何事。但不是殺死我父親，不會的，我永遠不會相信這件事。然而，如果眞是一場意外，那麼其他的一切便是事後恐慌的自然結果……我說過我會寬恕的。如果我可以施恩於陌生人，對於親表哥又該多麼寬大？

我坐起來，抱着自己的膝頭。我低頭將前額靠着膝蓋，並且用力抵着膝蓋，彷彿這麼做會弄清思緒似的。難道我就像是許許多多同輩人，如此畏於責難，如此畏於『沾沾自喜』，以至於陷入忽略美好的事情，寧願相信不好的事情，直到一切都平淡無奇，再也沒有優越的事。

我又抬頭。不，其實事情很簡單。事後的驚慌是可以原諒的，但用以獲利則不可原諒。

然而，在葛哈特先生尚未送來回音以前，我什麼事都不能做。我只能不動聲色，等到神祕解開。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簡單了。我又在寧靜、通風的臥室裏躺下來，望着梨樹在月光下的暗影不聲不響地移過天花板，他在那扇暗門邊的感覺強烈得幾乎讓我看見他的人影也在隨着樹影移動，甚至比盛開着花朵的枝椏還要具體。

我不由自已地去打開門閂，感覺他在靠近我，靠近得……

靠近我。我像被抽動的木偶似地站起來。這種感覺是這麼接近、這麼堅持、這麼有力，以至我明白他本人也在這兒。我曉得在哪裏。在同一剎那間，我開敞的心靈收到了另一個訊號：在梨樹的開花枝椏之間，在我的眼睛和月兒之間。

他正在菓園裏，在梨樹下。不論他在做什麼，不論他是誰，他都沒有懷着傷害的意圖。

我拋開被單，由門後抓起一件外衣。那是一個輕軟的毛皮睡袍，上面有一道高領，以及一條腰帶。我束好腰帶，然後赤著脚輕輕走下梯階，進入菓園。

走出大門不到兩步就碰到牧羊犬了。我驚訝得停住脚步。

羅伯由梨樹下走入月光裏。

我想說話，可是聲音就像粗嗄的低語似地。『你在這兒做什麼？現在已經兩點鐘了呀。』

他遲疑了一下，然而音調不變。『我說過要留心看顧你，記得嗎？沒事嗎？』

『是的，謝謝你。可是——你是說，你要在這兒待個整夜嗎？我想這是不必要的。』

『我正在想着。這是個美好的夜晚。』

『什麼——怎麼說呢？』

『事實上，我正想到紐西蘭。』

『紐西蘭？』我發現自己的聲音變調了。『哦，我記得——小屋廚房內的那些小册子。』

『啊。』他動也不動。他似乎在等待。牧羊犬正高興地跳在我身上。我漫不經意地擋着，然後緩緩踏過潮溼的草地，朝他走過去。

『紐西蘭怎麼啦，羅伯？』

『我正想着，那就是我離開這兒以後希望前去的地方。直到北部。我正想着九十哩海灘。』

我戰慄地說：『我也是。』

我又朝他走了一步。他走得像牧羊犬剛才那麼快，然後抱我，把我用力拉向他。當他開始吻我時，心中糾結的思緒宛如雪般溶化了；我們頭頂的梨樹上，有隻夜鶯開始唱歌。

倘若枝椏盈盈的梨樹突然像噴泉一般爆出生命，迸散起光亮的水柱遠達月亮，我也不會感到

驚異，因爲我的心情得到極大的鬆弛，歡欣的樂潮在我內心洶湧，也在他內心洶湧。我感到輕鬆和快慰由他的心靈傾瀉到我的心靈，然後又湧回他那兒，就像潮水和河口的水流互較長短似地，沖激、促強並且湧起快樂的波濤。我們兩人也許都有點兒瘋狂。我們緊抱着，擁吻着，緊抱着，一言不發。我懷疑我們兩人是否說得出話來。一切既在不言之中，一切都爲兩人所分享。這是求愛時期的結束而不是開始。連我的身體都似乎早就熟悉他的了。這就是我以往想像的情況，這種徹底的了解，這種自然的融合。這就是爲什麼傑姆斯向我示愛時，我竟然退縮的緣故，我曾經感到疑惑而害怕，而且不再信任自己和祕密朋友之間的聯繫。

如今我抱得比他更緊，而且低語道：『這期待已經很久很久了。別放開我。』

『我一生一世都不放開。永遠不，現在更不。』他的聲音低沉而乾嗄，鄉下腔比以往顯得更奇怪。我又被一股强烈的愛意震撼了，這股愛意强烈得似乎要將我扯開，將他融進我身上。

『羅伯，哦，羅伯。』我的手指伸入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捧向後方，好像微微被枝椏遮擱的月光照在他的臉上。『我怎麼沒有猜到是你……我一向都認爲是傑姆斯或法蘭西斯，而兩種猜測似乎都不對。然後從頭到後一向是你：每當我需要幫助或慰藉時，都是去找你；你的房子使我感到安適。然後，近來這幾天裏，都是你在關懷我……』

『布萊恩妮。』聲音宛如長長的嘆息，含着解脫與數年來封閉的挫折。『布萊恩妮……』

令我終於撤身的並不是回復平常的神智，而是赤脚下的溼冷草地，我說：『羅伯，我們現在進屋裏去罷。』

『進去？』他彷彿聽不清楚似地重復，然後像是深水浮起的人一般，不住搖頭，然後會過意來，又說了一聲。『進去？』

『是的。草地很溼，而且我的脚冷得像冰塊似的。』

『出門不穿鞋子，眞是傻丫頭。』他抱着我的手鬆開了，深情款款。他的聲音又復原，臉上含着微笑。『好罷，你最好進去。這是你該進去的時候了。走罷。』他輕而易舉把我抱起來，彷彿拎起一袋肉似的，他抱着我走過草地。回到小屋。

『其實，』我說，『我剛剛是指我們兩人。難道你不願來嗎？』

他靜默了片刻，然後搖頭。『不。我等你已經等了一輩子，我想我可以多等一會兒。我們讓一切都按部就班進行罷。』

『怎麼說呢？』

『等我們結婚以後罷。』然後，當我吸口氣時，他又說：『我們明晚就結婚。』

『哦，羅伯，別天眞了。你需要一張結婚證書，以及特別費用二十五磅，你能從哪兒籌到這些錢呢？如果你如果要我解除那該死的託管規定，換取一些現錢——』

羅伯對於託管規定的事發表了些單純的意見，然後又停下來吻我。

我把嘴唇退開。『不可能在明天晚上。不可能那麼快。』

『爲何不可能？』

『嗯，卽使你明天能夠買到結婚證書，牧師可能也不會同意我們這麼倉促結婚。』

『一點都不倉促。我剛才說過，我已經等了一輩子了，你也是一樣。再說，我已經和牧師說過了，他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他這麼認爲嗎？可是他並不曉得我——』

『哦，曉得，他曉得。他早就曉得我對你的感覺方式，然後，你昨天和他談過之後，我想他已經心裏有數了。他從來不告訴我你對他說的話，但是他却告訴我，你父親曾經說過他早就曉得你可能會嫁給我。』

『爸爸曉得這件事嗎？』

『牧師也告訴我這一點。最好你親自去問他罷。但是，如果我們立刻請他爲我們主持婚禮，我想他不會感到爲難的。』

『不，也許不會。我確實告訴過他——嗯，我的情況。如果爸爸眞的那麼說過，如果牧師一直知道是你——』

『似乎就是這樣，』羅伯說。『嗯，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對不對？他可能會拒絕，不過我認爲他會同意的。』

『可是結婚證書呢？』

『我有一張燒了一個洞的結婚證書，它擺在我口袋裏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只花了六磅，』我的情人說。『我們農人都有遠見，而且吝嗇。你想，我如果可以用六鎊娶到妻子，我會花二十五鎊去娶她嗎？』

『你現在可以一文不花地娶到她了。』

『到底想不想結婚呀？』羅伯故作嚴峻地說，把歡笑中的我放下站在小屋前的台階上。

亞胥黎，一八三五

天色淸冷。他顫抖着，穿上衣服，披上毛皮領邊大衣。他的兩手又搖動起來。抗逆性消失了。他試圖恢復早先的勇氣，可是天明前的寒冷時刻並不是造英雄的時候。這是人們被處死的時刻，因爲他們在這時候的抵抗力最小，比較不在乎。他想，這其中大概含有慈悲的用意；但是對於死囚而言，正如情人們一般，黎明總是來得太快了。



17

相信我的話，愛人，那是夜鶯。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五景

翌日早晨，我起了個絕早，露珠依然附在菓樹的花上，園內的草地燦然閃爍着，彷彿剛剛澆過水似的。

弄完早餐以後，我一面哼着歌。我打開後門時，發現一瓶牛奶擺在門階上，奶瓶旁邊靠着一包棕色紙裹着的紙包。我認得上面整齊的、過份小心的字跡。我猜測紙包裏的東西，一定是有關紐西蘭的書刊。我把它們帶到廚房去，架在牛奶壺邊，一面吃早餐，一面翻閱。

紐西蘭這個構想在我的腦海裏似乎有一段相當長久的時期了；我懷疑自己是否分得了羅伯關於它的思想。翻閱時，我確實在四處發現了一些似乎熟悉的圖片，以及一些依稀聽過的名稱。我已經接受了前去彼方的想法，也許不能毫無反顧地離開亞胥黎，然而却已免除了昨天還認爲難免

的牽腸掛肚。我本是這塊古老、古老地方的一部份，所以從來不曾眞正設想過脫離它以後的生活，而今這種想法似乎已經成爲過往的結論。我的心情與其說是悵惘，毋甯說是鬆弛。如果擺脫這條舊有的束縛是我愛人的心念，那麼依照定義將也是我的心念……心念交流——我早就對此十分熟悉——便是一種欲念交流。

既然我知道了他，我終於清楚地看出他往日遲緩不決的原因，看出他一直不肯現身的原因。要不是爲了父親過世，說不定他到現在還是不願公開自己。這曾經使我感到無家可歸，感到孤寂。如今我可以算是進入了羅伯的軌道中。

許多事情都豁然開朗起來，愛人的行爲的模式亦然。我剛回來的晚上，到亞胥黎教堂去，便是羅伯在等待我，在守護我，他的心念曾在那時與我相交，本來是混合着興奮和緊張，我却誤以爲是罪惡感，如今一切都自明了。後來，我歸因於手指受傷的簡慢態度實則是因爲他目睹了我和傑姆斯的親熱情景。羅伯從來不必猜疑『我們之間共有的靈犀』，但是我明白他很可能猜疑結局如何。其中最担心的——我現在看出來了——便是我發現心愛的祕密朋友竟然只是羅伯——一個鄉下孩子——的第一個反應。

然而如今事過境遷了，我們結合了；這個晴朗的早晨，其露珠與哼唱可以掃除昨夜留下的糾結蛛絲。『明天，』他曾說過，而現在『明天』已經變成『今天』了，這一天來得並不快。

羅伯，你在哪裏啊？

訊號非常微弱，彷彿電池將要耗盡似的。我發出的詢問，然後得到了回覆。他在溫室。

我走進溫室時，隔着玻璃看見他。他正在一把梯子上，修補一架通風機的鉸鏈。他看到我走過來，朝我笑笑的，側着昂昂頭，然後不慌不忙地繼續工作。他看起來與往日並無不同；當他嵌入螺絲釘，開始轉螺絲起子時，動作謹愼而輕鬆。要不是我收到他類似一千伏特電流般的興奮之情，我會以爲他是毫不動心的。我也不必問他牧師說了什麼。我在吃早餐時就約略曉得，這眞的是我的大喜之日。

我坐在水槽邊的櫈子上，默默地望着他。默默地嗎？氣流嘶叫，有如香檳一般。陽光中的微塵飄落在白茉莉的纏莖之間。羅伯甚至不再看我。他放下螺絲起子，伸手進口袋拿出一個新的螺絲釘。然後，他還是以穩定的、從容的動作，修理另一座鉸鏈。他可能向來都是獨處的。

我認爲那是用語言表達事情的好時機。『謝謝你的圖片書。』

『別客氣。喜歡它們嗎？』

『喜歡極了。』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隨你高興。說不定可以做爲我們的蜜月旅行呢？』

他最後上緊了一個螺絲。『我想，我們的蜜月旅行會十分有趣。』

『我也這麼認爲。羅伯，你懷着紐西蘭的夢想有多久了呀？』

『好幾年了。很久以前，我曾經在彩色電視上看過；它使我驚喜，我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却覺得它是該做的事。從那時侯開始，我就不時讀些有關於紐西蘭的記載。也許你不曉得，我有些朋友在幾年前到那兒去，他們在北島耕作得很好。他們大多是澤西島人。媽媽生前一直和他們有聯繫，耶誕節也互相寫信問好。然後，她過世之後，我寫信給紐西蘭駐倫敦領事館，詢問有關移民事宜。對於農夫而言，移民似乎不成問題。我也不需別人贊助；那些和事佬——移民到那兒去的村民——早就歡迎我去了。』

『可是你並沒有去。』

『我怎麼能走？我在等你啊。』他輕鬆無比地說出來，一面試探性地轉動輾軋的鉸鏈。『眞的，你曉得。媽媽死後，這兒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我雖然敬愛你父親，但若不是爲了你，我早就已經走了。』

『我以前就懷疑你爲什麼待在這兒，似乎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羅伯——』

『唔？』

『如果我父親還在人世，你會向我求婚嗎？』

修補好的鉸鏈似乎令他十分滿足。他從梯子的最上階拿起一罐潤滑油，滴了幾滴在腐朽的聯接處。『很難講。我自己也問過自己。也許我會先去和他談談。我不曉得。』

『如果你先找他談，他一定會把告訴牧師的話轉告你。』

『他可能會那麼做，』羅伯說。『我現在依然不十分明白那一點。』

『不明白嗎？』我莞爾一笑。他沒有低下頭來，但是他會意了；一股小小的情愛流竄在我們之間，穩定得好像我們已經結婚多年似的。香檳的酒緩緩由空中紛落，這兒是個深沉而令人滿足的地方。我用手指環着一個抬起來的膝頭，並且把頭偏向他。『所以，你看你根本不用担心嘛。』

『也許是。可是我原來不曉得事情會演變如此。我以前認爲那是一件奇怪的事，像我這種男人，像你這種女孩，更別提我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其中必定有緣故，對不對？』

『說不定他已經知道了。』

他緩緩點點頭。『我也這麼以爲。我以往常常如此告訴自己。但並沒有如願。總有一天，我必須說，「亞胥黎先生，我想娶亞胥黎小姐。」』

『我是說，他所以知道是因爲他也有同樣的本領。』他徵詢地望着，一點都不吃驚。我點點頭。『他從來沒有這麼說過，可是我曉得。』

『你怎麼曉得的？』

『哦，以前曾經發生過一、兩件事。有一次，我在學校受傷了。雖然沒有人告訴他，他却能夠知道。就是這一類的事情。我想，當他垂危時，他試着通知我，但是無法做到，可是他和亞胥黎有深厚的關係，所以能夠傳來這兒。而你在這兒，所以你得到了他的訊號，並且把它傳給我。』

『一種感應遞移嗎？』

『我想大概是如此。是的，不論如何，這個辦法行通了。我是從你這兒得到消息的，而不是從他那兒。』

『那個晚上可眞不好過。』他把通風機樹起來，把工具放進口袋，然後手肘靠在梯子的最上一層，下巴托在拳頭上，眼睛望着椽上刻飾的花葉形狀浮彫。『我已經睡着了，突然間醒來，彷彿有人踢我的頭。我記得，疼得要命。起初我還以爲自己一定是病了，後來才曉得實情。我不喜歡我所得到的消息。然後，我很習慣地開始想到你，我曉得當時在告訴你什麼。我的感覺就像是滾燙的水流過水管一般，水管被燒壞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可憐的羅伯。不過你却幫助了我。哦，天哪，你的確幫助了我。如果他無法感應給你……事情將會有所不同。這——這就是我們共有的稟賦。如今我確定愛摩里和傑姆斯都沒有這種稟賦。傑姆斯雖然告訴過我，他們可以「洞悉彼此的心思」，不過我相信——如果他說的是眞話——

他說的只是雙胞胎之間常常懷有的聯繫，一種第六感——其實只是直覺罷了，與我們的不同。』

『那麼我們的大概是第七感囉？』

『嗯，難道不是嗎？』我歪着頭對他微笑。『無論如何，我是這麼想的。獨特而神奇……我確定雙胞胎們沒有這種本領。如果有，最近這幾天裏，他們一定相當難過。把你排絕在外實在抱歉。』

他伸手，漫不經心地將茉莉花的捲鬚繞在線繩上。『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他追憶地說，『片名叫做「被關在門外的愛人」。我那時感到奇怪，男主角不應該垂頭喪氣地靠在門柱上。他應該把那扇該死的門打翻。』

『你並沒有這麼做。』

『可是我常常有那樣的衝動。』

『我想，這對我也和對你一樣不好受。甚至我比你更不好受呢。』茉莉花叢由於突然的急遽抖動，落下了一片凋零的花朵。它們從我身旁飄過，有的落在水槽上。我伸出一根指頭，撈起最近的一朵。『羅伯，有一件事情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它使我一直把你搞錯，雖然有時候曉得自己心裏希望那個人是你。我一直認爲我的祕密朋友是個亞胥黎家的人。所以我從來就不曾考慮到表哥以外的人，雖然天曉得自從我長大以後，向來對他們就沒有好感。至少不是這方面。這眞使

我百思不解。然而，這種情形你怎麼解釋呢？』

他微笑起來。『難道你不知道嗎？事情要從十八代祖宗說起。梅克皮斯，她的名字叫做愛倫・梅克皮斯。這可以告訴你，我的命運和你們的一樣不好，布萊恩妮・亞胥黎小姐。』

『愛倫・梅克皮斯？尼克・亞胥黎就是為她而被射殺的呀。她的兄弟射殺了他。』

『就是她。他們搭了下一班船到澳洲，然後定居在紐西蘭。』他開始步下梯子。『至於愛倫，有個善良正派的名叫克蘭克的鄉下孩子娶了她，接近九個月之後，他們獲得了一個孩子。她說那是格蘭克的孩子，他也這麼認為，大家都這麼認為，一切便相安無事。我們家裏的確當做如此。而今你我却知道得更清楚，不是嗎？那一定是尼克的孩子，而亞胥黎的遺傳——這種心靈之間的交談——便繼承下來，傳遞到我身上。』他笑着站在我身旁。『怎麼啦？你怎麼瞪着我啦？無法接受我是亞胥黎的一員嗎？』

『我正奇怪自已早先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你連模樣都有幾分像呢。哦，並不是他們所謂的亞胥黎典型模樣，而是你懷着貝絲・亞胥黎的頭髮和眼睛。』

『吉普賽模樣啊。是的。』他笑了起來。『我自己也看得出來，一旦曉得該看些什麼地方。』

『嗯，如果你看得出來，那麼所有的格蘭克家人必定也看得出來……你父親和母親——』

『沒有，他們為什麼該看出來？只有這種心靈交談才使我開始做這種臆測。哦，大家都知道尼克・亞胥黎的事，他們當然知道，可是我從來就只聽說過格蘭克娶到一個貞潔的婦女愛倫，所以那是他自已的孩子。這是許久以前的事了，大家為什麼還要費心呢？然後這種事情開始了，這種只有你我知道的事情。當我是個孩子時，我不把它當做一回事，可是我因為漸漸長大，而且多思慮了一些，這便是我能夠想到的唯一解釋。我是唯一做臆測的人，因為沒有別人曉得你我的交談的方式。』

『你有沒有覺察到今天早晨比較困難呢？』

『是的，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的手臂又環着我，我們又依偎在一起，嘴和嘴，身體和身內。兩人成為一體，失落，忘懷，將整個世界投射在我們自已的滿足之井內。『同昨天一樣美好嗎？』他最後問道。

『更好，只不過沒有夜鶯了。』

『你是什麼意思呢？』

『昨天晚上的夜鶯，在梨樹頂上唱歌。你沒聽見嗎？』

『昨天晚上並沒有夜鶯在梨樹上啊。』

『有一隻小鳥在歌唱。那一定是夜鶯。天啊，羅伯——』

『你一定是自己想像出來的，如果親吻你會使你變成這樣——』

『我才沒想像呢，如果親吻我會使你喪失自己的所在能力——』

『一點也沒有。有的現在才開始呢。』

『關於我們的婚禮，羅伯——』

『怎麼？』

『結婚證書都準備好了嗎？眞的是今天嗎？』

『今天早晨十一點鐘。一切都安排好了。』

『眞的嗎？』我吸了一口氣。『瞧，這似乎有點操之過急吧——？』

『是誰昨天晚上就迫不及待的？』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現在已經九點半鐘了，而——』

『那麼，只好加快手脚了，我還沒餵雞呢！』這個沒有聽見夜鶯的人說着。他又匆匆吻了我，然後放開，扛起梯子。走向溫室大門時，他打住脚步，轉過身子。於是我又深深體會到他的愛意、渴望和遲疑不決。『布萊恩妮，親愛的，我是不是太急躁了？我以爲你昨天晚上是這麼說的——我以爲你想要——』

『你想的沒錯。』我走向他，手掌輕輕地觸摸他依然粗糙未修的面頰。『奇怪極了，親愛的

羅伯，你看穿了我的每一種心意……現在去餵你的雞罷，同時，我去找件衣服在婚禮上穿。在教堂見。』

韓德森先生太太是證婚人，布萊斯頓先生主持婚禮。羅伯甚至準備了一只戒指，我戴了竟然十分適合。教堂充滿了紫丁香的氣味，擺放在高壇台階上的花叢還沾着朝露呢。他一定是今天清早採下來的。教堂的門敞開着，院落的香味便飄了進來，綻放了很久的花、沾露的草，門廊邊的紫羅蘭，以及紫杉林間傳來的幽香。我已經不再孤獨了，不再獨眠了。

牧師用一隻手平貼在登記簿上，羅伯在上面簽名。職業欄上既不是塡着『農人』或『園匠』，而是『各式工作』。我喜歡他這麼寫，看起來值得驕傲，而且適合他。當他把筆交到我手中，我只寫上自己的名字，職業『無』。我看到他從我身旁望着，嘴角興起一絲笑意。

『順便一提，』牧師說，『我差點忘了告訴你。遺失的登記簿已經收回來了，沒有什麼折損。』

『只要看看我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韓德森太太冷不防地冒出話來——『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是你放回來的？』牧師驚訝地問。

『不錯。眞抱歉，牧師，因爲你沒問我，所以使你操心。自從星期天以來，它就安然地、完好地在我家裏，老實說，我把它忘得一乾二淨呢。』

『好啦，我得說，我很高興收回它。』牧師的口吻明顯地帶着抑制的惱怒。『雖然如此，親愛的韓德森太太，我還是希望你拿走時得告訴我。如果你想參考它的話——』

『我想參考它？爲什麽呢？牧師先生，我要這些舊書做什麽呢？』

『是啊，那麽——』牧師開口，不過，我看見韓德森太太用眼角瞥我。

『韓德森太太，你在哪兒找到它的？』我問她。

『在你的小屋裏，布萊恩妮小姐。當我清掃屋內，準備讓你回來使用時，發現了它，於是我把它帶回家，打算直接送去給牧師，但是後來瑪莎·葛雷來了，她想喝點茶，所以我們攀談起來，我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我不會裝做自己一點都沒錯，因爲確實有錯。當你父親離去時，特別要求我替他送回去，因爲他病得很厲害，以至無法親自照料一切，哪，我又忘了一次，直到今天早晨才想起來！』

『她正談着我們的婚禮時，才想起來的。』韓德森先生初次開口，也替談話做了最後的說明。他那乾嗄的聲音不知是長久廢棄不用的結果，或是因爲以前結婚記憶的幻滅。

如同平常一般，別人並不重視他的話。牧師又開口說話，但是韓德森太太仍然望着我，於是

我對她揚揚眉。『我絕沒想到它會在那裏。你怎麽發現的？』

『是在你父親的房間裏。我不可能對你提起，布萊恩妮小姐，因爲我不想提醒你回憶舊事，我根本沒想到要告訴你，我還以爲亞胥黎先生告訴過牧師他拿走了書。要是——』韓德森太太說着，流露不悅之色，『牧師先生對我或韓德森提起它不見了——』

『我是應該問你，應該的。錯在我身上。不錯，我現在開始想到，我相信亞胥黎先生曾經提過他的意圖……唉，我先前怎麽沒想到呢？當然，韓德森太太，沒人會怪你的；實際上，我們還十分感激你把書找回來呢。所以，今天早晨，在這非常愉快的場合裏……』

正當牧師熟練地安撫她時，羅伯悄悄地由我身旁經過，走向講桌，開始翻閱着擺在那兒的『一七八〇——一八三七：教友名册』。

我由他身後望去。名册上的頁目都有編號，而且是以優美的銅版印刷的。然而羅伯逐頁翻閱，尋找着可能藏在册頁間的其他紙張。紙張。信件。我父親一定看過這本名册，以及其他族譜，不久之後他就遭受最終的襲擊，然後死於巴特托茲。

『沒有別的東西了？』我低聲地說。

『似乎沒有了，』羅伯說。『他們有些似乎在婚禮早餐後才簽字的，而不是在早餐之前，對不對？那麽、說不定他們的手也會像我的手一樣，抖得那麽厲害。婚禮——』我先生說着，左手

圈着我的肩膀，『其實只適合快樂的小鳥。』他輕輕地又接上一句：『至少迄今都是如此。』

『而你却小心翼翼地讓這隻小鳥擁有一個愉快的婚禮。你採的花兒眞可愛。』

『好啦，』牧師愉快地說着，來到羅伯的另一邊，『我們必須感激這一切都皆大歡喜。我承認我担心過這件小小的神祕事件。然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誰也不該受到責備。我確信鍾恩告訴過我，他想看看舊名册，而我自己却不記得了。親愛的。我現在就應該把它和其他的一起鎖起來。你在找什麼特別的東西嗎？羅伯？』

『沒有，牧師。不過，瞧瞧，這兒有件奇怪的東西。一件奇怪的巧合，你說是不是？』

他的手指着十七頁的上面第三條。日期是一八三五年五月十二日。簽名的人是羅伯・格蘭克，亞胥黎教區的工人，以及少女愛倫・梅克皮斯。『簽名』也許是不太正確的字眼，因爲愛倫的簽名雖然拙劣，倒還正確，而亞胥黎教區的工人羅伯・格蘭克的名字却是以大『×』做爲記號。

『看見嗎？』羅伯對我說。『這以前就發生過了。我最好也用個嘴印做爲記號罷。』說着，眞的這麼做。這時，牧師笑了起來，一面把名册拿到保險箱那兒，鎖了起來。韓德森太太催促羅伯吻他，自己也吻他一下，韓德森先生則握着我的手，默默的上下搖動，彷彿覺得這婚禮至少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現在，』布萊斯頓先生說，『你們全都來牧師家喝杯雪莉酒吧？羅伯並沒有說清楚，所以

我不確定我們能夠怎麼籌設婚禮早餐，不過，我想——』說着慌張地望了韓德森太太一眼，然而那位婦女奇蹟似地不動聲色，而羅伯却搖搖頭。

『不必了，非常謝謝你，牧師先生。我們很樂意過去喝杯雪莉酒，此外就別再麻煩了。我們必須到烏斯特去一趟，然後我們會在那兒吃頓午餐。』

『哦，是的，好極啦。』牧師鎖好保險箱後站起來。『好罷，就這麼決定了。現在，我還有一件分內的事情要做，那是我決不會忘記的：吻新娘。布萊恩妮，親愛的孩子……』

然後，禮成了，婚禮的人羣穿過陰涼而優美的紫杉林間的院落，到牧師家去喝雪莉酒。

既然我前往倫敦參加凱西的宴會沒有問題，所以我們決定直接把『羅蜜斯和朱麗葉』帶到列斯里・歐克那兒，探問一點消息。我們到他店裏時，他不在那兒，於是我們便把包裹留給他的夥計，然後到愛默森的辦公室去拜望他，告訴他事情的經過。與震驚——雖然他完全不露痕跡地掩飾起來——的愛默森先生的會晤是簡短而切題的。羅伯把開場白交給我。一旦這位律師弄清事實之後，他似乎衡量着這件婚事，並且發現那是美滿的。無論如何，這是我前途的一個決定，是他一直操心的。他婉轉地說出他的意思，並且接着祝福我們的幸福。當然，他很清楚羅伯，顯然也喜歡他，但是把他看成我的先生則還不太習慣。愛默森先生做得很漂亮，很機巧。我又看到羅

伯嘴角浮起的微笑，因此突然想到：『天啊，我已經嫁了他，嫁了園丁羅伯·格蘭克。』怪異、柔情與純然的性興奮壓過了附隨的思想，並且使我噤口無言。我由羅伯眨動的睫毛看出羅伯已經會意了，然後他不慌不忙地接替了會晤的進行，彷彿是個熟練的政客似的。他告訴愛默森先生有關移民的計劃，討論其中的一些細節，並且約略觸及託管問題和莊園的未來，然後約好幾天後的另一次會晤，然後帶我走出辦公室，毫無困難地回到陽光普照的街道上。

他伸手擁着我的臂下。『現在我們去吃飯嗎？』

『當然，我餓死啦。』

『我也差不多了。你想去「星辰餐廳」、或是「獵犬餐廳」、或是這一類的地方嗎？』

『不，除非你改變主意，不想吃我在車上後座看到的野餐籃裏的東西。』我笑了起來。『這就是牧師提到午餐時，韓德森太太沒有大驚小怪的緣故。是她替我們準備的嗎？』

『是的。你介意嗎？』

『太好了，我不會的。我不想摻雜着別人，只要你我兩人。你打算帶我去哪裏呢？』

『神祕之旅，』羅伯說着，打開車門。然後，他上車，坐在我身旁。於是車子滑行到車陣之間，穿過擁擠的陽光下街道，然後轉向河橋，駛往空曠的鄉間。

他帶我來到一個從未見過的地方。一條狹窄的路徑由高聳的樹叢間蜿蜒伸向山下，到了山脚

，接上一座跨河的拱橋，那兒有一塊草地邊緣的空地，只夠停靠一輛汽車。『不讓別人有分寸立足之地，』羅伯滿足地說，一面踩下煞車，關上引擎，於是潺潺的流水聲接替了甯靜的下午。

過了拱橋是一道陡峭的林木繁茂的河堤，小路再度越堤而上，消失在視界之外。在較近的一邊，有塊寬闊的綠地，其上一平如鏡，而河水在棲止着山燕的土堤間，深沉地、緩緩地流過。我們身後的草地隆起成爲陡峭的綠堤，堤上綴着開花的山楂，這些山楂被兔羣啃食得有如蜂巢。幾隻綿羊閒蕩在山脚下。烏鴉在沿河的樹林間啼叫，一隻啄木鳥在看不見的某處呱呱叫。遠處的農耕機的聲音更襯托了這兒的甯靜——而非破壞了這兒的甯靜。

羅伯在河堤上的陽光裏鋪了一條毯子。大樹在頭頂上搖曳，沙沙作響，罩下輕輕的蔭網。清風徐來，杜鵑花和沼蘭和野櫻草都微微招搖着，青草則遍佈其間忽明忽暗。羊羣漠不關心地望着我們，小羊則根本不看我們，牠們正忙着在充斥着野兔窩的山麓中嬉戲。除了鳥兒乘着五月的微風飛越而過，此外不見其他的生物。

『伊甸園啊，』我說着，一面興高采烈地四處觀望着。

羅伯把野餐籃放在毯子邊。『可是附近看不見一棵蘋果樹。現在，先來什麼呢？愛情或麵包？』

『羅伯，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如果有人從山徑走下來——』

『我確實是開玩笑。如果你曉得我有多餓……我昨天一夜沒睡，記得嗎？我大概吃了些早餐，但那似乎沒有什麼效用。她替我們做了些什麼？凍鴨嗎？是不是？無論如何，那可做為開胃菜。來罷，愛人，在我餓垮以前，打開這包東西罷。』

我把籃裏的東西拿出來，他掏出了啤酒，把它放在河邊冰涼，然後我們便津津有味地享用韓德森太太替我們準備的食物。

我認爲這是一頓非常奇怪的婚宴。我現在已經不記得我們談的一切。說不定我們開始時什麼也沒說，但是我們的思想就像以往一般，互相傳遞與混雜。我們已經如此熟悉了，因此一切重要的事項都已經說過了。如果我們談過話，那麼一定是有關食物、天氣、以及人們對於羅伯喜孜孜地堅稱爲『胡亂婚禮』的反應。

『你顯然是古板的人，羅伯・格蘭克。』我告訴他說。

『也許。然而只有你這樣的人才會不斷地說，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階級是無關緊要的。讓他們像我一般碰到這種事，看看他們有多不在乎。』

『你是說愛倫・梅克皮斯和尼克・亞胥黎之間的偷情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呀。』

『不，我不是指他們。我是說小屋和莊園。』

『哦？只是指它們嗎？嗯，如今我的屋子比你的屋子小多了。』

『不錯。』

『而且我們共用一條毯子。』

『不錯。』他遞給我他的盤子，然後把重量沿着毯邊用力壓，以一隻手肘撐着。他伸手拔下一莖草，開始漫不經心地嚼着。一綹黑髮掉在他的前額，蓋住他一半的臉孔；陽光由顫動的枝葉間灑下晶亮，在黑影間佈下光點。他的襯衫敞開來，我可以看見他胸毛前的金鍊的爍光，可以看見脈搏强烈地在他脖子上的血管內跳動。他的皮膚上有一層汗水，可能是因爲外界的熱度，也可能是因爲啤酒的關係。我在他洞悉我的心思之前，關閉了我的心靈，並且滿不在乎地把殘渣包回籃子裏。我又回想起他以前對我產生的那種愛意——揉和了懷疑、以及有時是無奈的渴望。那位愛人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可以忘懷星光，因爲那兒的情愛比較容易，宛如詩一般。現在這個男人是現實的，是屬於白晝的。這個人是我今夜要共眠的人，是我餘生將共度的人。

『嚼草會得肝蛭哦。』我說。

『那麼我就會和牠們一起爬行囉。』他平靜地說，不過把草莖拋掉了。他把頭髮攏向臉後。

『無論如何，你剛才說的階級關係，那是不重要的。』

『我明白。我並沒有說那是不存在的，我只是認爲那與金錢或家世無關，與促成這種關係的舊式習俗也沒有關係。我覺得，重要的是心靈的習慣以及思考的方式。』

『嗯，不錯，然而這又使你回到家世的問題了，對不對？你和同樣方式長大的人在一起，總是比較釋然。』

『直到別的事情凌越了這一點。』

他笑了起來。『像是現在嗎？唉，不過，若是依照思考方式，你我相差倒不遠。』

『這就是我不斷告訴你的事。無論如何，只要我們不在意，就沒關係了。』

『我爲什麼在意呢？我已經得到買賣的有利條件了啊。你對於園藝很在行，當我們想要以此謀生時，這是非常有用的。』

『你對於房屋也很行，這也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他說着，又拔起一根草莖，開始嚼它。『如果我們在床上各顯神通——』

『嗯，老天，你知道怎麼在床上顯神通嗎？我還以爲鄉下孩子大部份都在草堆裏求愛呢。』

『這種說法太過分了。』羅伯說着。聲音含着一種奇怪的表情，我抬頭望見他的面頰的棕色之下產生微微變動。我起初還不太相信他竟然會不好意思；然後我驚訝地忖道：天啊，我相信他懂的不會比我多……

他的眼睛和我的相碰，我曉得他看出了我的心思。這次輪到我臉紅了，然後我們兩人都笑了

起來，互相擁在一起。

『哦，羅伯，我只是以爲你比較守舊。』

『守舊有什麼不對？我昨天晚上所以不想，是因爲如果這是值得等待的事，就值得等到現在；我現在所以不想，是因爲我不想在這長滿薊花的空地上。我想在家裏，在床上，在一個黑夜裏，沒人來打擾。現在你曉得爲什麼了。』

『哦，羅伯。親愛的羅伯……我想我們會配合得很好的。大家都能嘛。』

『嗯，顯而易見。至少你我之間沒有任何問題存在。』

『無論如何，你總不能裝做從來不曾吻過女孩子呀。』

『我可沒這麼說，是不是？』

『沒有。沒有……事實上，我猜你一定有過很多經驗。』

『那麼，只是爲了得到練習而已。想想看，我身高不及蚱蜢時，就和自己的女友一線相牽了，我何必去和別的女孩子到稻草堆裏——其實你也是守舊的，對不對？近來是汽車的後座了？我不否認偶爾也逢場做戲，不過珍貴的東西還是保留給你。』

『羅伯，愛人，你眞像是方舟出來的。』

『想想看，那眞是一艘情慾之船呢。嗯，好罷，你告訴我：你曾經和別人做愛過嗎？』

『不會。』

『因爲你在等待着我。』

這是一句斷言，而不是一句問話，不過我還是囘答了。『當然，羅伯，如果你曾經和別的女孩子做愛，你想我會知道嗎？』

『也許不知道，如果我小心不讓你知道的話。但是，我想你事後會發現的。』他半帶愉悅地瞧了我一眼。『那天夜裏你和傑姆斯親吻時，我曉得。我眞想上前拆散你們，不過，我明白你搞錯了。』

『不錯。我那時想着，我終於找到他——其實是你——了，却怎麼甚至不喜歡他。』

『我並沒有弄得那麼淸楚。』他趴在毯子上，沉思着。『性這件事似乎——我是說——是我們彼此唯一不瞭解的事。』他翻身躺在毯子上，雙臂枕着頭，瞇着眼睛望向天空。『說不定那是我們必須從生理上共享的事物。也許這兩物是相尅的。我不曉得……無論如何，我想這一切並不至於那麼困難。』他沉默了一會兒，在陽光下舒展。『你現在想做什麼呢？』

『做？』

『我的意思是，你打算怎麼安排今天的其他時間，以便等到上床的時間。』

『哦，嗯，總免不了要看電視。』

『哎。』這個音節聽起來很深沉，使我突然想起這個『各式各樣工作』的人，大半夜守護在我的小屋外面，然後也許在五點鐘又起來幹活兒了。

我撫摸他的頭髮。『爲什麼不待在這兒，直到我們想囘家，然後在途中停下來喝杯茶？』

『好哇，如果你希望的話。我想今天的天氣一直會很好。可是夜晚之前會有風暴。』

『哦，不會罷？你確定嗎？』

『相當確定。山上已經下雨了，我想雨是往這邊來的。不過，目前還不會，別担心……』黑睫毛閉上，然後他不動聲色地接着說：『白天開始有點過長了，是不是？』

『你這性急兒。』

『什麼？』

『朱麗葉在等待羅蜜歐時說的。』

『又來了。』

『是的。』我並沒有說出我在想什麼。想到昨天的劇本，我突然覺得我們之間的祕密愛情與他們的十分相像。只要愛人們能夠保持他們的祕密世界不受干擾，一切都不成問題，然而，當對敵的家人揷手進來時……

『忘了他們罷，』我的愛人說着，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我的臉孔。『不論什麼問題，我們

都會合力解決。此時此刻，是我們自己的日子，以後，我們會解決你表哥的事務，以及今後的一切。所以忘了他們罷。這是我們自己的。』

他伸出一隻手臂，我溜進了他懷抱，頭枕在他的肩窩裏。太陽很烈。頭頂上的枝葉和晃動的陰影緩和了炙熱。一隻蒼鷺振翼飛過河面上。羔羊酣睡在暖洋洋的山麓。即使烏鴉也靜下來了。

我們又閒聊了一會兒。我們的思想交換和相混，然而不像以往那麼清晰有力。我昏昏欲睡地想着，我們的肉體既然已經結合在一起，就不需要它了；他的手輕輕地按着我的胸部，我的頭髮則壓在他的面頰下。不需要了。這兒便是我的棲止之處。我們睡着了。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回顧房間裏面。微弱的光線對於他敏銳的感覺，將房間分明地顯示出來，然而他即使閉上眼睛，也可以正確地指出地毯上的每一朵花、牆上灰泥迷宮的每一條線、天花板上鏡子支柱的每一顆羊齒植物刻痕。

弗爾齊等一下會過來鋪直床單，並且將一切歸回原位。

他想，不再如此了。今後永遠不再如此了。他們曾經脫離這個世界，在一個甯靜的中央，在

奇妙的小島上，擁有過自己的時光。現在他們必須屈服於外界極端世界的拉引。他從來沒有想到，他們可能由一時的幸福改變成另一時的幸福。幸福不是他所呼吸的空氣。

他輕輕關上身後的門，步下滑溜的階台，進入迷宮。

18

告訴我，你是怎麼來到此地的？來做什麼呢？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景

我們已經說好回到我的小屋，而不去羅伯的屋子，因爲他的屋子非常靠近韓德森家，所以比較沒有隱私。我們回到家裏，就發現韓德森太太不但尊重我們獨處的願望，而且設法讓我們覺得受歡迎。客廳的桌子上留着一張字紙，希望我們以最充實的方式度過今宵。『晚餐在爐子裏』字條上寫着，於是我們發現爐子上有盎焙鍋在微微冒泡，旁邊架子上擺着帶皮的馬鈴薯，又熱、又軟。桌子已經鋪設好了，上面放有一個蘋果派、一碗奶油、以及一大塊乳酪。我們回來途中便買了一瓶香檳，我們便在晚餐時喝香檳，然後一起洗盤子，當薄暮逐漸籠罩閃耀的湖面時，畫眉鳥便在梨樹叢中引吭高歌。

『盡情開懷罷，』羅伯說。『這將是個狂暴的夜晚。』他瞧了我一眼，露齒笑了起來。『我

指的是畫眉鳥。我曾警告過你，今晚將有一場暴風雨，對不對？』

『不錯。天氣眞的要轉雨嗎？白天可眞晴朗呢？』

他拿起最後一個盤子，開始擦拭時，他昂頭歪向一側。『聽哪。』

我傾聽着。在畫眉鳥的歌聲後，我聽到了。陣風吹過果樹園，吹去又吹來，然後突然刮起强風，呼嘯掠過電線。湖水在疾風的席捲之下，變得黯淡而粼粼發光。

『這種風勢會吹倒蘋果樹的，』羅伯說。『哪，我不知道該放到什麼地方。』他把盤子遞給我，我看他看錶，可是我會錯意了。他伸手去拿掛在椅背上的夾克。『布萊恩妮……』他的歉然的臉孔已經說明了一切。

『我明白，』我說，『別說了。你得出去餵鷄。』

我發現自己正在等着他的微笑。短短的十一個鐘點，我對他愉快、溫柔的面孔就已經十分熟悉了。而且我們鑄造了彼此的鎖鍊。

『鷄羣大概早就去棲息了。韓德森太太替我照料牠們的。不過，我恐怕必須到莊園去巡視一下。我每天晚上總是到開放的部份去轉一轉，今天晚上，安德希爾家剛剛搬到倫敦——』

我用手捂着嘴巴。『哦，羅伯，我全忘了！我還沒打電話給凱西，告訴她我不能參加宴會！我今天早晨打過電話，但沒人接，我本來想從烏斯特打給他們，可是忘得一乾二淨了。眞糟糕

。』

『你何不現在打呢？現在已經十點鐘了。當你告訴他們你爲什麼忘掉他們的宴會時，說不定他們會原諒你的。你會告訴他們嗎？』

『爲什麼不呢？我知道他們會高興聽到的。他們也很喜歡你。可是我現在無法打電話給他們，我甚至不曉得宴會將在什麼地方舉行。我本來說好到他們那兒，和他們一起吃晚餐，然後和他們一起赴宴。此刻他們一定已經走了……哦，我眞是。』

『我想，這不必担心。他們會以爲你誤了火車或什麼。他們可能會打電話到這兒來探問發生了什麼事。』

『但願如此。我想我可以打到莊園去試試看。』

他仍然遲疑着。『你在意我離開你嗎？我想，一個鐘頭左右就會回來了。如果你願意，我會等你打通電話，然後你和我一起去？』

我搖搖頭。『不必了，你去罷。別急喲，我打通電話以後，要去洗澡，然後要整理許多東西。天哪，我該怎麼對他們說呢……？以它做爲不能赴宴的理由似乎有點荒唐，晴天霹靂似的。你希望被我形容爲意外？或是神的意旨？或是別的什麼呢？羅伯？』

他露齒笑了出來。『由你說罷。也許等到明天早晨，你會比較清楚。』他一面說着，一面檢

查門窗。他回到我身邊。『現在，做爲你先生的我，是否該擁有你的鑰匙呢？布萊恩妮．格蘭克？』

我走到櫃子，父親的遺物還堆在那兒，我拿了鑰匙，放到他手掌上。

現在是你的了，亞胥黎。熟悉的字形掠過眼前。

現在是我的了。

我們的眼睛相遇，然後訊號突然消失。他愼重地帶走了鑰匙，微微怔了一下，彷彿不敢碰我似的，笑着離開。他走出去便拉上身後的門鎖，幾秒鐘後，花園的側門被拉開，然後砰然關上。我聽到畫眉鳥的歌聲突然一頓，然後又唱了起來。

正當我撥電話到安德希爾那兒，然後徒勞地坐聽電話的空響時，我突然想起來，我可以非常妥善地安排這一個鐘頭。

沒有人接。我把聽筒放回去，然後奔到樓上，原來可愛的韓德森太太已經去過那兒了。她已經在雙人床上鋪好了乾淨的床單。浴室裏也掛着乾淨的毛巾；她甚至把羅伯的用品帶來了：擺出刮鬍刀、睡衣、睡袍以及明天穿的清潔襯衫。整個房子剛剛清掃過，散飄着清幽與窗檽上一盆野櫻草的香氣。

畢竟時間還很多。我洗了個澡，取出我在芬莎耳買的一件漂亮睡衣，然後坐下來梳頭。羅伯

走後，大約已經過了半個鐘頭，可是天色已經全暗，今夜甚至沒有月光與星光。烏雲密佈，斷斷續續的强風撼動着一枝玫瑰枝，拍打在窗戶上。即使在我拿着梳子，停下來傾聽時，風勢都在逐漸加强。我聽見菓園內漸强的沙沙聲，以及水波洶湧在湖邊砂礫上的聲音。羅伯對天氣眞在行，這將是個狂暴的一夜。

我一面想着，一面聽到他進來，輕輕的開鎖聲幾乎被一陣打在門扉上的突來驟雨所淹蓋。一股清新的潮溼空氣隨着他進屋。

我半轉向門口，然而他並沒有上樓。他輕巧地走進客廳，停下脚步。

然後不再有聲音。他似乎站着不動，側耳傾聽。我想像得出來，他一定是半歪着頭，猜測我在哪裏，或者，找什麼藉口上樓來。

我的臥房門對着小小的樓梯口，樓梯則往下通到客廳。我穿上室內大衣，走到樓梯口，俯憑欄杆。底下的房間在幽暗中，我可以看到他在門邊，正要伸手去開燈。

『羅伯？你的動作眞快。你曉得嗎？韓德森太太甚至把臥房打點好了，而且把你的東西帶來了──？』我吃驚地住口。他聽到我的聲音，立刻轉過頭來，望向我這兒。他不是羅伯，他是我的表哥傑姆斯。

我們不聲不響地彼此注視了幾秒鐘。這眞是意想不到的訪客，該死，該死，該死。

說不定我終究可以處理這個場面。羅伯由莊園回來，大約需要二十分鐘左右；要是我能夠利用這段時間，解釋事情的經過，也許可以在羅伯回來碰到他以前，趕走傑姆斯。

『傑姆斯——』我開口，同時走下樓梯。

我又停住。小屋的門又打開來，愛摩里走進來。他抽出傑姆斯留在鎖洞上的鑰匙串，放進口袋裏，小心關上身後的門。他轉身便看到我，我看不清他的臉，可是他似乎受到驚嚇，怔在那兒。

『布萊恩妮！我還以爲你在倫敦呢？』

『嗯，如你所見，我並沒有去啊。』我慢慢地說，輪流望着他們兩人。『我忘了他們的宴會。很笨，是不是。不過，我在這兒。你們來做什麼？』

『你忘了宴會？』傑姆斯的聲音聽來有點怪異，與他平常確定的態度大相逕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就像我說的。你們似乎也忘了。』

『嗯，並非如此。』愛摩里的悠然態度表現得有點虛假。『我們的邀請被取消了。我想這件事得歸功於你。』

『也許是因爲我。那麼你們來此有何貴幹？』

雖然屋裏很暗，我却看見他們彼此交換眼神，生動得有如電光石火。『我看見你屋子的燈亮着。』傑姆斯說着，彷彿這句話可以說明一切。

『所以？』我冷淡地說。『這仍未說明，你們爲什麼這樣進入我的屋子？你們怎麼得到鑰匙？以及，認爲——甚至希望——我不在家，然後却來我這兒。你們怎麼說呢？』

『是這樣的——』傑姆斯開始說，但是愛摩里打斷他。

『我們以爲你會在城裏，所以，借了韓德森太太的鑰匙。』

他說『借』絲毫不帶嘲諷的意味，可是我明白，如果他們和韓德森太太交談過，她一定告訴了他們關於羅伯和我結婚的事，而且告訴他們我們今晚會在家。我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韓德森太太把小屋的鑰匙掛在她家後門的釘子上，而這扇門就像鄉下大多數門戶一般，通常是不上鎖的。我表哥們一定是伺機從釘子上取下鑰匙，然後來到這兒。

愛摩里對我微微一笑，這並沒有使他的聲音添色，他的聲音是思考敏捷的男人特有的，是急躁的男人特有的。『這是窮凶惡極的，我明白，可是時間緊迫。既然你在這兒，事情就更好辦了。』

『什麼事情？』

『我們急於得到某種東西。』

『我明白了。』我想我眞的明白了。我把大衣拉緊，繫好，開始慢慢走下樓梯。我的心裏正受到怦然的震撼，想起了那些必須解開的神祕事情。而且我清清楚楚地想起來愛人告訴我的話：這兩個人如果被逼得太緊，將會是危險的。我突然想到，也許他們推測出銀筆的事，所以來到這兒……但是不然，他們本來以爲我在倫敦，那麼他們這趟前來與那件事情無關。

我決定把那件事撇到一旁。我專心於目前，並且對羅伯關閉心靈；如果他收到了我剛才盤桓腦際的驟來畏懼，那麼他會立卽直接趕來，尷尬的場面勢必產生。我想，現在還來得及迅速解決，告訴他們事情的經過，打發他們走。

我走到樓梯下。臥房的燈光照射到上面的樓梯口，映出傑姆斯的臉孔。他的臉色似乎緊張而蒼白，眼睛帶着憤怒的神情望着我。我儘量表現得輕鬆自然。

『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們也看得出來，我正要上床了。你們來這兒有何貴幹？我想你們大概是來看書的？好罷，對不起，你們可要等到明天。』我走到窗邊，開始拉上窗簾。『打開燈罷，愛摩里。那好多了。布魯克斯的書不在這兒了。我告訴過你，我要把它拿去估價。另外一本書請讓我多留幾天。然後，你就可以來拿了。如果你們還有什麼事情要商量，也等明天罷。旣然沒別的事情，那麼我想——』

『好像不只是你一個人。』傑姆斯說。

『什麼？』我本來正在拉直窗簾。我轉過身子，望着他。我看到愛摩里也轉身。一陣寒意掠過我光裸的臂上皮膚，像是貓毛拂過一般。

『你在等羅伯·格蘭克。』傑姆斯說。然後，走過我身邊朝向他哥哥：『她剛才以爲我是格蘭克。她從樓上喊話下來，告訴他臥室準備好了，然後她走出來。事情就是這樣的。』

『羅伯·格蘭克？』愛摩里說着，然後慢慢拉長語調：『哦，哦，哦。』這兩個禽獸突然靜下來，兩人的眼光都在從頭到脚打量着我。我的頭髮散開垂到兩肩，梳子還拿在手上；脚穿着拖鞋，洗澡後的香味；室內大衣包着我長達脚踝，不過分岔處却顯露出裏面的睡衣。

我走到壁爐，坐在把手椅子上，冷靜地望着他們兩人。

『是的，羅伯·格蘭克。所以，如果你們不介意，希望你們走罷。他不久就會回來，如果你們還在這兒，大家都會感到很尷尬。』

傑姆斯緩緩走向前。他的臉色很不好看。我驚訝地發現，說不定他眞的在意這件事；那天晚上花園裏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雙胞胎用來勸我放棄託管規定的手腕。

『抱歉，傑姆斯。』我溫溫地說。『我能說什麼呢？我自己和別人一樣驚訝。這是眞話。我現在曉得，別的任何事情都不……你曉得，當我們小時侯，我對你的感情；只是，它並沒有實現。我不曉得什麼原因。事情就是這樣的。結果我的丈夫是羅伯，然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你可以

說這正是世事變幻難測；你看不到它們前來，然而它們就像海嘯一般，憑空而來，一切就在洪流中逐波而去。』

愛摩里發出了一聲宛如大笑似的低沉驚嘆。然後他不耐地說：『瞧，布萊恩妮，如果你想和羅伯・格蘭克睡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算了罷，傑姆斯。難道你看不出來這使事情更好辦嗎？』

『使事情更好辦？』我問。『我並不是要和羅伯・格蘭克睡覺，不是你們想的那個樣子。我今天早晨和他結婚了。現在，你們明白我為什麼會忘記凱西的宴會了吧？明白我為什麼要你們離開了吧？』

這當然像是一枚炸彈，我本來並不想這麼扔下來的。然而即使如此，它的爆炸力也不像我期待的那麼大。愛摩里朝前移動，然後他們兩人分站在我椅子的兩旁，低頭凝視着我。雖然我早就熟悉他們的酷似，從小就和他們玩在一起，可是兩個如此相像的人懷着同樣冷靜而堅定的表情，一起凝視着我，不免有種怪異的感覺。

然而他們兩人還是略有不同。傑姆斯的臉現在白得像紙一般，同時還帶着難看的表情，彷彿他的腦海中有心念從現實裏退縮了似的。愛摩里的表情我是熟悉的：蒼白、堅決，灰色眼睛眯小，下眼皮揚起，眼睛本身毫無情感。

我穩定地說：『是的，我們結婚了。這的確像是青天霹靂。我以後再慢慢告訴你們，不過，

我們突然發現彼此對於對方都很重要。所以，結果就是如此……我們結婚了。』我把手掌在膝頭上翻起。這是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姿勢，一種『信不信由你』的姿勢。

沉默似乎延續了很久，然後他們都突然說話。愛摩里很快地開口：『那麼他立刻就要回到這兒了？多快？』傑姆也說話了。他說得似乎有點勉强。『那麼你們將待在亞胥黎了？在這兒？』

『這棟小屋，』愛摩里說，『比他在農場的那棟好多了。』

我想我一定是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們這對兄弟。他們的相互交談似乎把我當做不相干的人。要不是他們冷酷的亞胥黎眼睛像是探照燈一般集中於我，要不是他們敏捷的亞胥黎頭腦表現出某種我還不明白的表情，別人一定會這麼想的。

『不，』我急忙說，『不待在這兒。我告訴你們一些別的消息。無論如何，我明天也會告訴你們的。我們打算移民。羅伯想了很久，而且我們今天和愛默森先生談過了。我也想去。那是最好的事，你們會看到的。』我望着傑姆斯，試着裝出一個笑容。『我告訴過你，我所希望的只是聽任未來顯露本身的充足時間，現在，它已經顯露出來了。那麼，你們的問題也解決了，是不是？』

傑姆斯沒有回答。我的頭頂上的注意力移開了。我望着愛摩里。他們默默地在我身旁商量。被人冷淡總是氣憤的，這種情形下更是氣憤，更是惱人。愛摩里的下一句話也是一樣。

『那麼，你可以不必担心了，傑姆斯。』

我揚起眉頭。『這不是你們兩人所惦記的嗎？我是說，現在我準備解除託管規定了。我今天就這麼告訴愛歡森先生了。』

依然沒有回答。我過度敏感的心靈觸鬚碰到了不能說出的彈力而急迫的消息。傑姆斯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哥哥。愛摩里朝他點點頭，然後對我微笑。

『你得原諒我們似乎急於失去你，不過，你曉得情形。當然，有關託管規定的消息眞是太好了。既然這是皆大歡喜的結局，我們似乎應該向你道賀。當然也該向新郎道賀。』

這一席話是平常而普通的，甚至可以說是善意的，可是他的語氣裏並沒有善意的口吻，只有尖銳，以及委婉的刻薄，讓人沒有辦法回答。

傑姆斯省去了我的需要。他正在追求自己的目標，依然懷着擾人的急躁。『那麼，你會賣掉小屋附近這片土地囉？』

『嗯，不錯。』我慢慢地說。『我還沒有考慮到這方面，不過，賣掉又有何不可？這是免不了的事。我們不會回來的。』

傑姆斯的臉孔鬆弛地緩和下來，我看見他又恢復了血色。似乎我自己必須重新衡量這兒的情勢。他不僅迫切地需要產業，而且急於見我離開。愛摩里則放心地懷着悠然的表情，立刻接着說

：『多好的消息啊。眞是種解脫，弟弟。』

『解脫？』我問道。

愛摩里由我這兒走開，憑靠在桌子邊緣。他現在顯得放心，高枕無憂。『我覺得理當告訴你，親愛的表妹，事實上我們變得空前地急需賣掉莊園，儘快地賣掉。我們目前找到了一個感到興趣的勘查員，不過，如果這份地產無法通達大路，那麼他是瞧都不瞧一眼。我們一直在想法子早點脫手。我們親愛的繼母的父親突然自己急需用錢，因此他打算把投資在布里斯陀的部份資金撤回西班牙。這與他另外兩個女兒的婚姻託管規定有關；他們仍然稱之爲陪嫁。你說是不是相當怪異。』

『我明白了。他的錢凍結起來了，是不是？』

『可以這麼說。』愛摩里顯得風趣起來。『就是這樣用在別的地方了。我們一直在分期攤還利息，而現在他們却想要回本金……可是，本金却不在了。』

原來實情很簡單。『你是說，你偷用了本金？』我說。

『你說話可眞損人。』愛摩里說。

又是一陣沉默。然後我站起來。『好罷，大概沒什麼要說的了，是不是？我先生和我』——這種措辭有如盾牌一般——『會儘快去見愛歡森先生，並且讓他進行解除託管規定的事，把小屋

附近的土地轉移給你。』我深深吸一口氣，試圖控制自己的聲音，可是聲音還是尖銳地冒出來。『但願他能從你們那兒得到相當的現款，因爲羅伯和我將需要它。然而目前小屋依然屬於我們，對不起，我想要回鑰匙，然後，我還希望你們兩人離開這兒。』

愛摩里一言不發地從口袋裏掏出鑰匙，丟在桌子上。匙串叮噹輕響落在桌面上。他懶洋洋地由桌沿滑下，伸直身子，臉上依然掛着微笑。傑姆斯清清喉嚨，但並沒說話。我想我們大約只僵持了幾秒鐘，感覺上却像一年那麼漫長；宛如三個素昧平生的人，各據蒼涼房間的一方。

我感到一陣奇怪的痲痺，雖然自從巴特托茲的事情發生後，我應該見怪不怪了，可是我還是震驚於羅伯對於我這兩位亞胥黎表哥的深刻了解；他們只是自利的、無情的人，他們是罪犯。現在根本不需要聽取瓦特爾有關照片的消息了。我確實知道去過威克斯堡的人是愛摩里，我確定得有如父親親口告訴我的一般，愛摩里曾經（以傑姆斯的名義）逕往傑瑞茲，而傑姆斯却在這兒家裏扮演兩人的角色。我像先前似地，撇開這種心思，以免羅伯得到迴響，對它有所反應。我現在只想驅走這兩個兄弟，永遠擺脫他們的糾纏。我意識到一種愚笨的期待——一旦愛默森先生安排好一切，我就永遠不需再見到他們。

卽使如此，愛摩里手上的匙串掉在小屋的桌上，產生的聲音不啻辭別過去的喪鐘。然而還有另一種喪鐘。亞胥黎已經離我而去了，隨之而去的更有多少舊事。

我甩開這個念頭，突然轉身走到門口，開門。風勢更緊，猛烈無比。菓園外的山毛櫸樹吹號着，搖擺着，後面的天空雲朵疾馳、麕集、堆積、崩散、翻騰地，奔湧；偶爾顯露一暫月光照耀的蒼穹。菓園的白漫花叢搖曳在明滅間，其吹落的花絮隨着陣風紛飛。雨停了。

奔馳的月光照射出路徑是空白的，這使我放心不已，在吹嘯的樹林之外的莊園也亮着一盞燈。然而月光也照出了別的東西。小屋前方的草地淹水已至紫丁香樹。湖水必定漲高了半尺。正當我看着時，一陣風吹來，揚起湖水拍打在舖石上。

『沒關係，』愛摩里在我身後說。『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解脫」。我們現在就去關掉高水閘。因此，親愛的表妹，你安心地睡在新婚床上罷。』

『關掉高水閘？』我迴身問他，覺得自己的臉蒼白得像一張紙。『什麼意思？』

他抓住我的肩頭。我身後的大門又被一陣風吹得砰然關上了。他輕輕搖搖我。『我說過那是一種解脫。我們剛才不盡然對你說實話，親愛的。我們只是來這兒拿書的。反正你會把書給我們的，對不對？我們前來這兒加速你賣掉小屋附近土地的決定。』

這次不再誤解了。我立刻明白所有實情了。『你想再淹這片土地嗎？你是說，你故意打開高水閘，在這樣一個晚上？』

『我們沒法選擇哪個晚上。當你和安德希爾家人不在時，我們必須利用機會。老天額外幫忙

。它使傑姆斯辦得更快一點——他便是放水的人。我則辦別的事。』

『你不必告訴我做什麼了。你做不在場證明。這次輪到你了，對不對？』

他的灰眼睛瞇了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領略自己飛逝的思緒。我想着的是巴特托茲的不在場證明，可是我明白，此刻最好別趕走自己的運氣。我粗聲粗氣地說：『我正想着凱西。』

『哦，那件事嘛，是的，那是一件徒勞的工作，不過我是個從來不後悔的人，所以我決不因那件事對你懷恨，親愛的布萊恩妮。』他撇開凱西時微微一笑。『嗯，如今你知道得不少了。我們認爲洪水氾濫會使你花錢修屋，因此可以使你急於解除託管規定。我們很殘忍，是不是？然而情勢所逼，我們不得不如此……相信我，』愛摩里說着，顯得誠摯而動人，『如果你眞正喜歡小屋，我們很抱歉，可是你不應該對一座金礦懷着依依不捨的情感。』

這段話引起我的迴響：傑姆斯對於莊園和其他的一切放棄說出了懊喪而眞正痛心的話。遠方某處傳來敲打聲。

『一路順風，』愛摩里說。『也祝福你。你今天晚上在這兒，使得整個事情改觀。我想羅伯．格蘭克可能在任何時間回來，他一定會注意到水位高漲。告訴他不必担心。我們現在就去高

水閘了。』

『可是——』我剛開口就閉上嘴巴。我不想告訴他們羅伯正在巡視莊園，不論天色是否幽暗，他一定看到水位了。我知道他一定會去查看水閘。他不應該在今天晚上遇到我的表哥。如果我現在能夠趕走他們，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告訴他，警告他。

『那麼你們最好快點，』我立刻說。『湖水上漲的情勢，似乎溢渠來不及流走了。現在一定已經漲到湖堤了。看在老天份上，愛摩里——』

『鎭定，鎭定。我們可以打開低水閘。』

『你們千萬不可以這麼做！它已經被掀住了。你們不應該去碰它，它幾年來已經不安全了！只要在尚未造成傷害以前，關上高水閘就可以了……你們最好快點動身罷。』

可是，我再度轉身替他們開門時，電話響了。

亞胥黎，一八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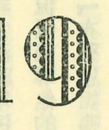
一隻公鷄在農舍那兒啼叫。夜間的歌唱者沉寂了，白晝的第一組合唱也消逝爲散漫的笛聲。迷宮邊緣的綷縩聲使他停下脚步，側耳傾聽。也許是獾奔回家去。或者是麅。如果鹿又出現在花

園裏，那麼他今天必須告訴管理員帶鎗來捕殺牠們。

今天……今天和別的日子並不一樣。今天他會不得不面對他們。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是亞脊黎的主人。他必須想辦法以自己所做的面對他們。然後，從此她就會和祂長相廝守。

迷宮出口附近的草地上，有種東西發出白色。他俯身查看，他認出那是他送給她的手帕，絲做的手帕，她唯恐被人發現，所以一直藏在胸前。他懷疑她爲什麼會把手帕掉在那兒，一面把它撿起來，笑着把它湊到臉前。微微的歐薄荷香水芬芳又將她帶到附近，隨之而來的是夏天的甜蜜時光。

他依然微笑着，走出迷宮。



這封信並非祥物，却負有要務
重要無比，若有延誤
禍患無窮。

——『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五幕第二景

我們三人都怔怔地站着，而刺耳的電話鈴聲却淹蓋了夜晚的狂亂聲音，湧向我們。然後我作勢欲動。愛摩里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

『我們都不在這兒，記得嗎？你也不在家。別去接。』

『可能是凱西打來的。』

『是又怎樣，她並不知道你會回來這兒。別去接了。』

我生氣起來了。『這是我的電話，愛摩里。如果你担心的話，我不告訴任何人說你在這兒。

可是，現在又有什麼好担心的呢？你們的犯罪行爲已經要撤消了，不是嗎？』

『莊園裏有一盞燈光。』傑姆斯在窗口立刻說道。『羅伯一定去那兒了。如果他看到了水位

，他可能會在前往高水閘之前，打電話到這兒。她最好去接，否則他也許會以爲發生了什麼事。』

『有此可能，』愛摩里說。然後立刻轉向我：『如果他看到了水位，可能打電話來找你幫忙嗎？』

『不太可能。他向來都是辦事能幹的。他長久就維持着莊園的現狀。』

我並沒有費力裝出自然的聲音，但愛摩里似乎沒有注意到。『好罷……』他說着，站到一旁。

我一拿起電話，才發現另外一種可能性。時候已經這麼晚了，來電一定很緊急。一定不會是羅伯，但很可能是瓦特爾大夫。他大概還沒收到照片，不過他可能談到我答應寄去的事；不然，他可能打電話來告訴我，辨認逃逸司機的進展。我聽筒還沒有拿穩，一個聲響就已經脫口而出，而且非常清晰地透過聽筒。不是葛哈特先生，而是列斯里·歐克，他甚至不等我回答，便興高采烈地侃侃報導他的消息。

『布萊恩妮嗎？親愛的，我不得不打電話給你。我曉得現在很晚了，如果你想睡了，那眞是抱歉，不過，我今天一直試着打電話給你，等你聽了我所要告訴你的消息，你一定會認爲有此價值。親愛的布萊恩妮，關於那本書……』

這是一隻聲音很響的電話，列斯里顯然興奮的聲音響得有如就在房子裏一般。此外，愛摩里露出興趣盎然的模樣。我開口說話，可是列斯里根本不聽。他繼續說下去。

『我眞地必須告訴你——我萬分確信那本書是眞版。它被重新裝訂過，這會使它減少價值，不過它依然十分珍貴。我不願猜測所值的數目，除非我能多探知一些有關於它的知識……無論如何，你遇到稀世之寶時，除非進入拍賣店，否則你無法估計其價值。不過，它一定非常值錢，非常非常值錢……夠資格陳列在博物館呢……』

他滔滔不絕談論那本書，其中有一半是術語，因此我無法插嘴。我用一隻手緊緊捂着話筒，抬頭望着愛摩里，輕輕地說着。『嗯，這就是你的答案了。現款，或者無論如何可以做爲借款之用——他們是不是稱之爲抵押品呢？現在，我希望你們能夠照我希望的，離開我的房子。』

我懷疑愛摩里根本沒有聽出我的嘲弄。他的眼睛閃爍着光輝，嘴巴在喃喃說話；我想他是在說『値多少錢？』我聽到電話筒那邊嘎嘎傳來問話聲，於是我搖搖頭，手又放開聽筒。

『對不起，列斯里，我沒聽清楚，你剛才說什麼呢？』

『我說，我弄開它時，發現了一樣東西，你也許會更感興趣。它是一張長形紙條，你現在想聽聽上面寫什麼嗎？』

『聽什麼呀？弄開什麼呀？』我毫無防備地問。

『書皮啊。上面有一個奇怪的長方形圖案，中間是個紋飾，以及你們家的怪異警句，「勿觸惡貓」。』

我突然震驚地感到警覺。『哦，是的，那個東西呀，』我立刻說。『嗯，瞧，列斯里，我早該先告訴你，那本書實際上已經不再屬於我了。自從爸爸過世之後，所有家裏的東西都屬於愛摩里表兄了。我會告訴他，請他和你連絡——』

他並沒有聽到下文，理由很簡單，愛摩里的手伸到我的嘴和電話之間，又蓋住了發話筒。他的另一隻手則按在我的手上，握住電話筒，由我耳邊拿開，舉在我前面的半空中，金屬的聲音一淸二楚地嘎嘎作響。

『……這眞是不幸的事，親愛的，因爲，這眞是無價之寶……，弄開書皮並不會減損這本書的价價，因爲書皮是很久以後才加上的，我說得淸楚嗎？事實上，我覺得它以後曾經被翻起來過，然後又黏下去；近來，我覺得……所以我想，再把它掀起來也沒什麼關係，眞的，我想的沒錯，因爲原來的封面還夾在裏面。這使得此書毫無疑問是原版的。不過，我現在要告訴你，夾在書皮裏面的這張紙條，嗯，眞是有趣的家族軼事，因爲有一份家族傳下來的字紙，而且整個事件對我來說，就像是一件秘事，親愛的，太神奇了，眞的，不過，倒也十分有趣。聽着。』

我們三個人全都凝神傾聽。不論列斯里發現了什麼，我也無法阻攔愛摩里去發現。他只要打個電話給列斯里就行了。畢竟書都是他的啊。

列斯里說明給我們聽。『它看起來像是教區名册上的一頁。頁數是十七，只有三項。這三項可能都很有意思，我不曉得，不過，第三項會令你感到驚奇。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三五年四月十五日，記載着尼可拉斯．亞胥黎，莊園主人和愛倫．梅克皮斯結婚。』

無論如何我都不願把聽筒放回去。我的腦筋就像是運轉中的引擎一般。我百思不解的謎題終於打開了。『紙條，在威廉的布魯克裏。在圖書舘裏……地圖。信件。在布魯克裏。』

『是的，』我說，『繼續說。』

『這張紙的下面，有人寫了備註。署名是「查理斯．亞胥黎」，你曉得他是誰嗎？』

『他就是尼可拉斯．亞胥黎的叔叔，也就是威廉．亞胥黎的弟弟。在尼可拉斯．亞胥黎被射死之後，他繼位爲莊園主人。』

『哦。原來如此，是他寫的一張便條。上面說——寫得很長，所以我先大略說明一下——他說他向教堂職員行賄，重寫名册，剔除亞胥黎這個項目，並且說當時的牧師只是聽命行事而已。你明白嗎？』

『是的。當時教堂領受亞胥黎的聖俸。如果有個年輕的兒子或者窮親戚需要依賴聖俸，我想査理斯會施壓力，要他們對結婚的事情保持緘默的。他是不是這麼說的。』

『可能。他說——我需不需要把其他的部份唸給你聽呢?』

『好的，請唸罷。』

『「據說那個姑娘懷着孩子離去，如果她在我姪子去世的十月胎期滿後，產下孩子，那麼好事之徒將會大事宣揚說，孩子是在她嫁人以前就懷有了。然而，讓這樣的子嗣——果眞是如此的話——在匆促而卑微的結合下，奪去了我自己的高貴家族的產業，奪去了我自己的優秀而適合管理的家屬的產業，非但不當，而且不該。再者，那位愛倫·梅克皮斯的兄弟的確殺死了我姪子尼可拉斯，因此依我之見，那個孩子最好生下來就活不成，强似腦中充滿血腥來篡奪這個地方，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那麼，神做我的見證人，我這麼做並不是心安理得的。那個姑娘謙卑地懷着孩子，並且公然宣稱，孩子是她先生的。」停頓一下，這期間，我甚至可以聽見列斯里手中紙張的沙沙聲。他輕輕一笑。『當然，她不得不忍氣吞聲，可憐的孩子。否則，這位可敬的鄉紳會不聲不響地弄走那個孩子。好啦，可憐的遭遇。過去的事蹟在過去總是好多了，是不是?親愛的布萊恩妮?這一切對你有任何意義嗎?』

愛摩里又把聽筒放下來給我。我沒有瞧他。我清清喉嚨，但卽使如此，我的聲音還是顯得相當異樣，裝着染上一點列斯里的激昂。

『我想有的。是的，我想是有的。列斯里，我眞感激你。這一切都很有意思，對不對?眞高興你打電話過來。我明天可以到你那兒去，聽聽有關這本書的消息，並且看看這張紙條嗎?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好好聊聊了。』

『好的，當然可以。這麼晚了……不過，我曉得你會高興立刻聽到這一切。瞧，倫敦有個人比我更清楚「羅蜜斯」這本書。我明天早上是不是該在你來以前，打個電話給他?』

『請你打罷。謝謝你，列斯里。還有，列斯里——』

『什麼事?』

『你這位朋友——儘管問他有關這本書的價值，可是請你別告訴他那封信的事;等到我們查看過，找出其中的意義，好嗎?』

『嗯，我當然不會告訴他。我的口風很緊，親愛的，』沒有任何再三强調，不過我明白這就是允諾了。『晚安。』

『晚安。謝謝你打電話過來。』

電話掛斷了。愛摩里的手放鬆了，他退後站着。我眼睛不看電話，所以斷上時發出吭隆聲。傑姆斯把聽筒拿起來，重新掛好，我重重地跌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這眞有意思，』愛摩里說。『好啦，你們說今天晚上還要發生多少驚奇的事?這位愛倫·梅克皮斯……要是她眞地懷了孩子——』

我沒有看他們任何一個人，然而傑姆斯不知是見到我的表情，或是由於亞胥黎秉賦的某種特別本能，不然很可能就是因爲嫉妒的緣故，竟然立卽脫口而出。

『她一定懷了孩子。你可以用性命打賭她懷了。梅克皮斯……亞胥黎村裏多的是這個姓的人，姓格蘭克的與他們有關聯。』然後，他兇惡地對着我：『那就對了，是不是？羅伯·格蘭克——那就是他的身世！你可以用性命打賭他與這椿愚蠢的、所謂的婚姻有關。那就是你和他結婚的原因了，是不是？你爲什麼和他結婚呢？因爲你曉得他是個亞胥黎家人，是個合法的亞胥黎家人。否則你還有什麼理由和那樣的無賴結婚？』

『好了，弟弟。』愛摩里發出尖銳的遏止聲。『那種事與我們無干。布萊恩妮，你早就明白這件事？』

他們只要查閱教區名册，或者詢問鄉老，就可以發現愛倫確實是羅伯的嫡系先人。我點點頭。『我知道他是個亞胥黎家人，但我不曉得那件婚事。他也不曉得。他告訴我，他由尼可拉斯·亞胥黎一系傳下來，不過却是不能光明正大地公開。如此而已。』

『哦，他知道那麼多嗎？那麼，我想他的所有家人也都曉得了。』

『他們所知的，也不過是我們生平聽到的故事，說是她的兄弟爲了墮落的愛倫而射殺了尼可拉斯，後來她嫁給了姓格蘭克的小伙子，生了個孩子，不過她按着聖經發誓那個孩子是她先生的

，所以大家都相信她。』

『而她一直都在說實話，』愛摩里失聲地說，『孩子確實是她先生的。可憐的查理斯。在他看出她識時務之前，一定費去不少血汗。』

我一言不發，心裏想着愛倫·亞胥黎。我爲那女郎寄予無限的同情，孤苦而無助，對着聖經宣誓，以保護她愛人的孩子，而聊以自慰的便是她一直沒有說謊，尼可拉斯確實是她的先生。可憐的愛倫。我奇怪羅伯特·格蘭克是如何和她相處的，他到底知道或猜到多少分她埋在心裏的事。

『你是不是想裝做羅伯從來不曾猜測過自己的身世？』傑姆斯問道。

『猜測他是合法的亞胥黎一員？當然沒有，他爲什麼會如此猜測？如果發現任何跡象——卽使顯示他是個亞胥黎私生子，我們家人都會獲悉，但是我告訴你，大家一致認爲孩子是羅伯特·格蘭克的。他的家人也許私下曾經討論過這件事，但是僅此而已。你們聽說過任何謠言嗎？我倒沒有。』

『可是，你說過，他親自告訴你這件事。』

『不錯，他之所以知道是因爲』——我逐一望着他們兩人——『因爲他懷有亞胥黎的異秉。你們都曉得。嗯，我也懷有那種能力。這就是我們如此突然結婚的緣故。無論如何，我本來就打

算告訴你們這件事。我覺得應該告訴你們。』

我竟然感到應該告訴傑姆斯，這眞是非常奇怪的事。現在，如果我還應該告訴任何人，那就是羅伯。因此，我草草告訴我的表哥們梗概，他們傾聽着，既不爭辯，也不露出驚訝之色；他們畢竟是亞胥黎。他們明白『異秉』的歷史，他們本身就宣稱懷有某種直覺的關聯。

『我想，你會把這一切告訴他吧？』我說完時，傑姆斯問道。

『爲什麼不呢？』

『哇，天啊——』傑姆斯開口叫道，但愛摩里遏止他。

『讓她說完。繼續說罷，布萊恩妮。』

『嗯，爲什麼不呢？你想，我會一輩子和他廝守，而不告訴他這麼要緊的事嗎？他應該知悉他是個眞正的亞胥黎，應該知悉他的曾曾曾祖父並不是個蹂躪無知少女的無賴。他應該知悉尼可拉斯・亞胥黎深深愛着愛倫，愛得和她結婚。』

『不如說是，被她的兄弟嚇壞了。』說話的是傑姆斯。

『這是蠢話！』我激動地說，彷彿是替羅伯本人辯護似地。我曉得——清楚得有如他們親口告訴我似的——尼可拉斯和愛倫在他們致命的幾天裏，爲什麼祕而不宣佈他們的婚事。他們就像羅伯和我一般，想在世界闖進來以前，暫時爲自己守住某種東西。然而他們比我們還不成功。

我虛弱地在椅子上坐挺。『瞧，』我說，『爲什麼不好好度過今夜，明天再談呢？如果你們喜歡，一起和羅伯談談。依我之見，我們所發現的文件對於亞胥黎這兒發生的事絲毫沒有影響。不過，如果你們不動身，到高水閘去的話——』

『去他的高水閘。』傑姆斯奇怪地接掌了這件事。『你當眞想告訴我們，如果你告訴格蘭克這一切——這些舊時的廢話，你當眞想告訴我們，他不會受到影響而公然宣佈這件事嗎？不會提出要求莊園與其他一切都是他的？不會和你住在這兒當莊園主人嗎？這是人所抗拒不了的。』

『羅伯比你們更曉得，不負担這個地方會有多麼輕鬆，』我激動地說。『我曉得他不想待在這兒，我也不想。我必須再三告訴你們這些話嗎？這對我們沒有任何影響。』

『除了你們會有些錢帶着去移民，』傑姆斯說。『這些錢將多於小屋附近土地的淨值。』

『這要我們提出要求，而且提出的要求被人認可才行。』

『你想表示他甚至不會提出要求嗎？』

『我得說多少次啊？』我厭惡地望着他。『就算我們覬覦莊園——或者覬覦脫手以後的錢——你看這樣的要求在法庭上會成立嗎？連嘗試都不值得哩。』

『你父親一定認爲有此可能，』傑姆斯固執地說。『所以我們第二次要求他時，他才拒絕了我們。他一定剛剛發現了羅伯・格蘭克的身世。』

『是的。』我刹那間完全領會過來。（『我的確告訴布萊斯頓，她和羅伯應該結婚。也許那個男孩已經知道自己是個亞胥黎。告訴那個男孩自己的身世。這份託管規定；現在與他有關了。你可以依賴他做該做的事。你們——你們兩人——都獲得我的祝福。』）我坐挺，熱切地說：『他將做該做的事，正如我一樣，告訴羅伯所有眞相，任他選擇。他必須知道，而且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他會做什麼：同我一般，放棄他的一份，然後離開這兒。』

愛摩里活動起來。『列斯里．歐克看過那份紙條，你總不能保證他會對這件題材豐富的事情保持緘默罷？』

『如果我要求他守口如瓶，他會的。無論如何，』我不耐地說，『管他誰曉得，如果我們不要求，不就沒事了嗎？愛默森先生會照着羅伯的希望去做——況且，看在老天份上，你們能夠想像一九七〇年代的今天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嗎？你們能夠想像，整個法庭的律師在爭論一份一八三七年的教區名册？爭論貝絲．亞胥黎是不是眞的在家人之間傳下了心靈交感的秉賦嗎？』

『好罷，』愛摩里說，『那麼就想像看看。不論你要求他與否，要是歐克一旦走漏了消息，就有人會懷疑我們變賣這個地方的權利。我們沒有時間讓律師們乘隙而入，花個十年工夫爭辯亞胥黎異秉的存在與否，另一方面，培瑞拉却以火急的時限，控告我們拖欠二萬英鎊。』

『我們可以毀掉紙條，威脅列斯里不得張揚。』這是傑姆斯說的。他們又隔着我說話了。我

記得自己又說了些話，可是他們不理我。

『卽使他被威脅了，』愛摩里說，『他說不定早就講出去了。』

『嗯，可是沒有證據——』

『任何查證都意味着我們吃不消的耽擱。』

『不錯。』傑姆斯說。

『所以，你想怎麼辦？』

『解決這件事情，』愛摩里說，『不會太困難的。』

雖然在虛弱與憂慮中，我還是看出來了，而且明白了羅伯的話是對的，儘管我不相信。不論他們是不是表哥，卽使是對我也會予以加害。思想敏捷、兇暴的人，他們曉得如何從意外中謀圖利益……

我記得我沒動，然而傑姆斯却立刻趕到電話和我之間。我並沒有動身去拿聽筒。我閉上眼睛．搜尋羅伯。

然而，剛剛得到些許訊號，我就聽見傑姆斯急忙說着：『她說的不錯，你曉得，哥哥，她可以和他說話。瞧她。』然後，突然的遽變：『愛摩里！別那樣！』

有件東西打中我耳後，我像是一盞破碎的燈似地，失去知覺。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的四肢僵硬，沉重得像是綁着鐵塊。胸部的疼痛發散到全身各處，然後化爲緩慢的、無情的痛楚。他呻吟，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躺在冰冷的、潮濕的草地上。他恍惚地想着，他一定昏了過去。他記得——眞的記得嗎？——走出迷宮時，草地沾露欲滴、紫杉林閃亮光輝、天上的曉星熠熠發光。迷宮出口處有暗影晃動，一聲粗魯的尖哨，一隻手抓住他，然後一響毛骨悚然的獵槍射擊聲……

記憶消逝了，化爲一種昏沉的溫暖，然後痛苦消失。他的頭變輕、變空，他產生最怪異的幻想，想像自己飄浮在肉體之上，脫出漸冷的軀殼，然後被氣流吸走。然後這個幻想也漸漸消退了。

20

而且此地凶險，想想你是誰，
萬一我的任何一位家人發現你在這兒。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景

我的頭疼痛，而天色黑暗。起初我以爲吵雜聲是自己腦子裏發出來的，然而，當我慢慢浮出頭疼，進入峭冷的空氣，我才知道軋軋聲和濺潑聲、風的吹嘯，都是眞實的，最後吵醒我的木頭碰撞木頭聲也是眞實的。

又過了些時間，我才完全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身在何處。起初，我在痛苦地轉醒期間摸索着方位，我還以爲自己在露天之下的什麼地方；我彷彿躺在佈滿樹枝和落葉和碎礫的堅硬地面上，還有潮濕泥土的氣味、變化的事物、以及陣陣强風中吹來吹去的朽木。然後，緩緩地，牆壁與屋頂似的形象在幾乎漆黑中的周遭逐漸顯現，我發現自己在一個密閉的室內，大小有如小屋的客廳，可是天花板很低——大約高我一公尺左右——以至我坐起來就會碰到頭。我之所以能夠看到這

些，是因爲四周牆壁雖然足夠堅固，却到處露出裂痕和罅隙，因此透入了灰茫與斷續的光線。

我搖搖擺擺地手脚並用，爬行到一個罅隙去窺探外面。

我看到一片濃密的、破敗的樹籬圍遮住四方形的天空，草在風中飄拍；近處的朦朧匍匐植物的攀藤有如波浪般搖晃在我視界中斜對角橫過的鄉間樓梯上。四周都是樹木和水流聲，以及疾行雲朵後的灰茫月色。

我想起來了。這是樓閣，迷宮中央的樓閣。碰撞的聲音是鬆落的破損窗扉，來回關開在風中的聲音，身邊的樓梯通向上面走廊和樓閣正門。

樓梯由我身邊通向上方。我在樓閣的地板下方，走廊下進出的門砰然關上了——我恍惚地探索着——進出的門已經牢牢地被人從外面壓住了。

一陣强風吹來一些細屑，打在樓閣上，並且吹進我俯伏的地方，把我的頭髮吹到眼睛裏。然後，我完全清醒過來，剛才發生的事生動地迴響在腦海裏，就像電腦紀錄的項目那般分明。

我還記得一些依稀的印象，記得愛摩里對傑姆斯的敏捷指示，以及駁回他的抗議。我一定斷斷續續地清醒，零星地聽到一些爭辯的片斷。我終於明白傑姆斯爲什麼看起來是如此的緊張，如此地病態；畢竟他關懷我——或者自覺驚嚇——不願見我受到傷害。

『告訴你，弟弟，她是百分之百安全的。』那是愛摩里的聲音，抑制着不耐煩。『我會把她

放在樓閣裏，把她鎖在裏面。她會在水位以上，而且她會長時期不能動彈……要是她叫喊，也沒人聽得見，到那時候，我們已經逍遙法外了。』

『可是她已經看到我們來過這兒了，而且老天啊，愛摩里，如果羅伯．格蘭克發生了任何意外，你總不能期望她會默不作聲。我們的不在場證明在提出來時，便泡湯了。』

『好罷，那麼。』迅速而婉順。『她也一起去罷。你同意嗎？』

『不行！你瘋了啊？瞧，我們得想到別的事情——』

『像是什麼？你總不能魚與熊掌兼得啊。』

停頓一下，然後傑姆斯慢慢地說：『我想我們辦得到。我願打賭，她不會說什麼的，無論她對羅伯的意外事故怎麼想……是的，不錯，所以她和他結婚；她告訴我們的那些連篇鬼話，要是你不相信……瞧，哥哥，我是說眞的。她對父親的喪生從來沒提過什麼，對不對？關於那是我們其中一人……而且她曉得。她知道你掉的那隻筆，我確定她知道；可是她從沒說過一個字，我相信她將來也不會說，正如她對凱西偷走的那個東西毫不作聲一般。』

『好罷，可是鍾恩表叔的喪生是一樁意外。她會知道這次並不是意外。』

『那也一樣……』

我想起這麼多，大概都很清楚。不論結果如何，情勢更是清楚。傑姆斯是否終於同意愛摩里

的計畫，處理掉我，或者他是否對於他哥哥可能採取的手段睜隻眼、閉隻眼。不過，我堅信帶我到迷宮中，封閉地下室的人一定是愛摩里。

卽使如此，我也不會原諒傑姆斯。至目前爲止，他只有犯些小小的罪行，可是我在這兒的結果，證明了他如同往常一般，總是依照愛摩里的提議行事。而愛摩里會有什麼計謀是不難猜測的。他們利用幾乎失效的計劃來水淹小屋，卽興地籌劃了解決掉羅伯的『意外事故』。至於我，旣不能逃脫，喊叫也無用，就算風雨之夜的外邊沒有吵雜聲，沒人聽得見我的聲音。雙胞胎們會讓高水閘開着，當護城河溢出河堤，終於暴洪，湖水就會氾濫於菓園和迷宮，那麼我必定淹死無疑。無疑，這地下室的進出口已經被巧妙地卡死了，當我的屍體被人從樓閣下清理出來時，別人看起來會認爲是洪水的力量冲來了漂流的礫石和枝椏，把我陷在地下室裏。而羅伯的命運呢？他們會埋伏着等他、殺他，直到明天早晨他的傷痕纍纍的屍體被發現時，看起來顯然是他想跑來救我。我們這兩個時運不佳的愛人，便在新婚之夜，被橫掃的洪水淹溺，同時，雙胞胎們早就有了安全的不在場證明，逍遙到了幾哩之外……

目前還沒有洪水。我拚着耳力，可以聽見迷宮外面的溢渠裏的水正在洶湧、澎湃，水已屆滿，但還不太滿。我說不定還來得及。愛摩里本來一定想更用力打我，使我昏迷得夠久。也許是傑姆斯阻攔了他；也許是他自己沒有算到寒峭的、狂暴的風會吹進我的困囿之處。等他背我到這兒

，卡死進出口，然後掙扎走出黑暗的迷宮，我的意識中的空白也許並不很久。

羅伯。羅伯。

我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召喚他。情形比以往都要困難。我感覺得出來，延展到淒厲黑夜裏的訊號有多麼薄弱。我不確知自己是否發出了訊號，我打開訊號，運用以往熟悉的稱謂——這種稱謂說來可笑，因爲它確是名副其實。

亞胥黎，亞胥黎，亞胥黎……

什麼事？回應是微弱的，非常微弱的，然而給予我的慰藉却足以令我像濕軟的紙頭一般，癱靠在牆壁上，雖然我立刻產生了爲羅伯操心的力量。由他寧靜的回應，我知道他還活着，絲毫未起疑心，也不曾受到騷擾。

布萊恩妮？不再寧靜了。他獲悉我憂懼的訊號。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

我向後靠着木牆，避開花園，望着地下室內沈重地籠罩着的黑暗，那就是距我頭頂不高的樓閣的地板。

你有危險。我只能發出示警的訊號，而不讓他察覺到自己卽將臨頭的大禍。他一定獲悉了我的一些憂懼，因爲他的回應是猛烈的；使我的思緒震動不已，所以我不得不使盡控制力量，發出簡單的再三保證：不。不。我很好。我很安全。等一等……

我發現自己雖然在寒風中，却是抖動而冒着汗水。我强作鎮定，迫使腦子空白。至少他得到警告了。我暫時關閉了心靈，儘量密藏起黑暗囚室的印象，反而擬想着上面的樓閣，以及來回搖擺的窗扉，透過亮光和暗影，閃爍在頭頂的鏡子上。不論發生什麼事，他都不可以知道我身處的險境，否則他就會如我表哥所預料地，跑回來救我，因而中了他們的埋伏。事先警告可以使他事先防備，不過他們是兩個人，而且奇襲和黑暗對他們有利。

我又對他打開心靈，開始痛苦地發出如下的感應：我的表哥們打開了高水閘；河水暴漲，將要滿至護城河；溢渠仍然在排水，然而可能支持不久了，護城河的堤防某處崩塌了，瀉出大量的水，流到將滿的湖裏。緩緩的洪水已經觸及小屋的花園，流過蘋果園，朝向地勢低窪的迷宮中央……

低水閘的印象在我腦際一閃而過，宛如立即的警訊似的。他比我更清楚：如果巨大的水壓冲撞着那些腐朽的水門，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然，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試圖開動它們，又將發生什麼事情。他得回來放心的感應：樓閣；你就在樓閣嗎？

我已經把自己心中的意象傳給他了，於是，他認爲我是在那兒避難，而且是安然地棲息於浸入的洪水之上。是的。我迫切地發出訊號。是的，我很安全。可是你，亞胥黎，你有危險。當心哪，愛人，當心哪。

我曉得他一定從我這兒獲得了心念：兩個黑影的人影埋伏在某個地方，注視着他。突然傳來

一陣簡截的回應，略微受到變形，彷彿被人干擾似地，斷斷續續地說出來：我明白了。我這就去了。你就待在那兒……

訊號漸漸消逝。如果他感覺到我的憂懼，那麼他一定認爲我只是爲他憂懼。如我所相信的。要是他想救自己，或者也救我，那麼他就不應該因爲我的憂懼而分心。

我的小布萊恩妮要當心哦。它從黑暗中發出來，然後隨風飄逝。這個訊號來得奇怪，不像羅伯平時溫順的訊號，却如同黑暗中迸出來似的，如同有人說出來似的。

然後傳來一個聲音，尖銳而清晰，像是槍聲。聲音來自溢渠某處，迷宮的進口附近。

我退靠着囚室的牆壁，我的雙手用力地平貼着木板，彷彿被釘着似的，我的臉朝着風聲之處。羅伯？羅伯？怎麼啦？

他們不可能射殺他，不可能的。他們本來想安排一個意外事故的。我當然不會聽錯吧？

又傳來一個聲響，打斷了我的思潮，粉碎了我的思潮。一個軋軋、軋軋聲，宛如一扇大門被推到即將破裂的程度。這個聲音被一陣强烈淹蓋；等到風聲一過，聲響又隱約可聞。

亞胥黎，他已經截斷了，徹底得有如保險絲燒斷了一般。我還在呼喚他，聲音沉寂而略帶驚懼，被黑夜的所有暴風聲淹蓋，低水閘在强風和洪水的重壓下崩潰了，洪水來了。

浪濤滾滾而來，冲垮了年代久遠的迷宮牆垣，夾着洶洶之勢，湧向樓閣。老式建築有如被拔

除了草地裏的根基似地，在搖撼，在呻吟。然後洪水滲透進來了。於是這兒充滿了突破與抗拒之聲，每秒鐘都像一小時那麼長久。洪水重擊着破裂的牆壁，以驚人的力量迸入。四面八方的水孔都噴水進來，激盪與渦捲，滙成一股旋流。洪水漲得很快，像是水槽在龍頭下注滿似地，由脚踝升到鼠蹊、升到腰部、升到胸部……與之而來的便是浮起數年來的殘骸，在囚室內渦轉與沖激，因此，將屆的淹溺似乎比漂物與帶着銹釘的木板片的撞擊還不可怕。草蓬般的枝椏團也沾着黏土、泥塊與蔓草。我盡力用自己頂撞天花板，兩手彎着抱在臉前，以免嘴和鼻子碰到旋流的穢物。要是樓閣的地板只是像表面似地結實，那麼它就可以替我保持着一吋的空間，直到幾分鐘後洪水退去，散往迷宮、菓園、小屋花園，流向低窪之處……

樓閣地板並不結實。我用力推它，它便微微翻起，神奇地翻入空曠的空氣中。有段木段砰然被我推開，掉到一旁。我挺起來，滔滔洪水已經淹到胸部那麼高了，我拉除身上纏繞的穢物，撐着上了樓閣的地板。

我才把自己弄乾淨，洪水便淹滿囚室了。我把木板用力蓋回去，抓住摺疊床的一端，用力拉過地板，直到其中一隻脚柱穩穩地壓在那塊木板上，然後我跳上床，由破損的窗扉探頭觀看外面的光景。

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月光世界，既沒有邊界也沒有地緣，只有閃爍的、陰影搖曳的水天合一，以及雲朵、雲朵的陰影，游過與溶入月亮與月亮的影像。樹木頂着天空湧動，投下網狀的扶疏枝葉倒影。看不見迷宮、不見菓園、不見我與莊園之內的山毛櫸蔭道；只有輝煌的另一個月光世界，只有像是倒影一般的樹林世界，以及像是雲朵一般的倒影世界。

有件東西被洪水沖過，那是一隻手臂，一隻僵硬的手臂，張着在水上，一段黑形物體慢慢在轉動。即使震驚令我嚇得將要叫出來，我還是看清那是什麼：其實那只是一段枯枝，卡在樓閣的台階上。

我閉上眼睛，緊緊地閉在一起，眼瞼內雖然一片黑暗，却還殘留着死亡的意象。我又打開眼睛，逕視過空無與消退的風，尋找我的愛人。

眼前還是一片浩瀚的月光普照的水面，水面上突出黑暗的樹叢，當漣漪或大風拂走遮住其間的枝椏，就可以看出低水閘的遺址，決堤的護城河水便從那兒傾瀉到氾濫的花園裏。現在，我看到應該是莊園的龐然暗影那邊，已經沒有燈光了。

我又爬高一些，極目望去。我看到了羅伯。

他顯然忘掉了危險，彎着身子在轉動水閘的輪盤。我凝神摒息了好一陣子，担心我的表哥們會從黑暗中撲向他，然而沒有發生什麼，後來，我看到他立足的土地是乾的，楊柳成長在那兒，

於是，我看出來他在高水閘——距離這兒整整三分之一哩，在莊園的另一端。

我是否眞的看到了這一切，或者我是否——如同童年時代發生的遭遇一般——在危急的時候，於自己陰暗而恐怖的印象中，加上他的故事，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現在覺得當時情景有如薄紗中的影像，時而淸晰時而模糊地浮現在腦際。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現象，以後也不再發生過。我只能把它解釋爲：在九死一生時，我們的命運便是緊密地相依，彼此的聯繫也更接近，甚至合而爲一。我用他的眼睛去觀看外界，同時也用自己的眼睛在觀看。

雙胞胎們本來打算回高水閘，所以把水閘的輪盤留在上面。羅伯扭轉輪盤，它便轉動，沉重的水門慢慢關上，直到最後的水流聲，門邊的凸緣才密合扣牢，然後被源源而來的河水撐住。他查看確實之後，把輪盤卸下來，收拾架在水門上照明的手電筒，然後循着來路奔回去。

護城河堤畔的路上仍然濕漉漉的，然而水位降得很快，滔滔的洪水由破損的水以及冲崩的護城河堤傾洩而出。他扶扶顫顫地走過東橋的盡頭，然後把輪盤丟到附近菩提樹的根結間。然後他關上手電筒，更加小心地走向通往溢渠的路上。

水勢仍然湧向這兒，從護城河的決口處傾瀉而去。有些地方，洪水挾着無比的威力，冲流着危險的樹枝和石塊和木料。月兒由疾馳的雲牆中露臉，照明了羽翼宛若帆篷的大天鵝，以及六隻悠哉游哉的小天鵝，牠們若無其事地游過河面。烏鴉驚飛在高高夜空中，啼叫不已。農舍的狗在

吠，可是看不到那兒的燈光，牧師住所附近也沒有燈光。

他掙扎走向迷宮。山毛櫸樹下一片漆黑，他小心地前進，警戒地查看着任何可能是人的動靜，襯托出移動的洪水中的迷宮——遮籬頂上的圖案，以及流連在附近的漂木。但是樓閣依然四平八穩地站立在那兒，水位不過到達門檻。

他停下來，歇口氣，退回去靠在烏黑的一個樹洞上。他的手上拿好沉重的手電筒。

安全嗎？愛人？他問我。

安全。

這時，在風聲與水聲之間，清楚地可以聽到另一種聲響，像是人的喊叫聲。聲音是從低水閘那兒傳過來的。

羅伯跑向前去。水深幾乎到了他的腰部。他奮力走過樹叢，滑溜顚踣在泥濘中，直到他看見了水閘。洪水湍急地由冲垮的水門奔流，然而緊接水門的兩邊河堤因爲添築着堅石，所以並沒有被冲塌。

然後他看到傑姆斯。傑姆斯跪在水閘邊，半身在奔流的洪水中，一手抓着破損的水門做爲支柱，另一隻手拿着一把斧頭。

亞胥黎！

我的腦中迸出警告，我看見羅伯暫時却步觀着。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兩個人：傑姆斯的皮夾克閃亮着光輝，看來像是水獺的皮，他的斧頭握得緊緊的隨時可以動手；羅伯只有一把手電筒，他爬上滑溜的瀉水石板後，正在黏稠的石塊間找尋一個立足之地。不過我表哥並沒有過去攻擊他；他似乎沒有留意到羅伯來到。他正屈身於水閘下面稀爛的木材堆裏。他的左手仍然握着斧頭，向前傾身，使盡力量在亂劈一段樑木，這段樑木嵌在水道中，阻擋了一大堆殘骸。

然後羅伯大聲叫着，把手電筒掃到口袋裏，奔向水道邊緣，結果他摔倒了。

他已經看到樑木下的東西，我也看到了。

愛摩里還活着，他的頭和手臂露在湍流的水面外，雙手痛苦地抓着閘壁的粗糙石頭，可是他的肩膀被嵌着的樑木夾住了，他的身體被糾纏的莠草和枝椏團壓在水面下，隱沒在奔流的洪水裏。

羅伯平貼着地面，往下去抓愛摩里的手。

傑姆斯背對着他，顯然沒看見他，也沒聽見他。正當羅伯傾向下方，去拉愛摩里時，我的另一位表哥突然環顧四周。他放棄了亂砍的樑木，立刻轉身，站起來，手上拿着斧頭。

羅伯和我都不清楚傑姆斯到底想做什麼。他張口大叫，斧頭揮得很高。然後他的脚在黏滑的木材上溜去。他失去了重心，倒在樑木上。斧頭飛脫了他的掌握。他在那兒掙扎了一會兒，身體壓在他哥哥上面，然後洪水把他沖向下游，流過漂浮的樹幹，消失無蹤。同時。樑木因爲傑姆斯

的摔倒，變得鬆掉了，於是搖擺在奔流中，然後也被沖走了。緊抓的手被漂石扯開，脫離了羅伯的掌握。不一會兒，羅伯成爲水閘附近絕無僅有的一個人，洪水咆哮流過他的脚下，月兒高高地航行，皎白地照耀着一度是美麗的花園上的廣袤洪水。

亞胥黎，一八三五

他移動一隻手，碰到被單的熟悉的、柔軟的縐褶。他溫暖地、赤裸地躺在閣樓的床上。他的四肢感到沉重而僵硬，但那是做愛的結果。面頰下的亞麻枕頭因爲夢裏的憂傷而哭濕了。

亞麻？那是絲做的，而且帶有歐薄荷香味。他睜開眼睛。她的柔軟、滑潤、生動的頭髮散落在面頰下的枕頭上。他起身時，她突然醒來，笑着看他。

『怎麼啦，愛人？什麼吵醒你了？』

他把她的頭髮捲了一綹在手指上。『我做了一個夢，愛倫。我夢見我死了，死在外面草地上，我的鬼魂飄回來找你，如同傳說的，鬼魂在人體死後，會飄囘他所眷戀之處。可是你已經走了，我只能在這兒孤零零地等你，幾年以後，這兒還是空蕩的，只有別的鬼魂來了，又走了。我在這兒等着你，期待着你，樹林都長大的，路徑都被湮沒了，彷彿這個地方仍然排拒着你，我想，

你大概再也找不到路進來了。』

『可是已經來了啊。』

他的頭俯下來。他的淚珠在她面頰上擦乾。『你已經來了。現在他們永遠不能拆散我們了。愛倫，他們再也不能了。這永遠是我們的愛情了。死亡只不過是夢境罷了。』

21

朱麗葉：時間尚未接近黎明；
　　你聽到的是夜鶯，而不是雲雀……
羅蜜歐：那是雲雀，報曉的先鋒，
　　不是夜鶯……

——『羅蜜歐與朱麗葉』第三幕第五景

我相信我所看到的這一切，然後，除了閃爍的水面和破雲而出的月亮，以及一朵隨着漸弱的風飄行的雲，此外一切歸於平靜。洪水依然奔流而過樓閣。它淹至樓閣的台階上，由門縫下滲入，蜿蜒流過木質地板。水窪漸漸擴大，結合別處水窪，細流漸漸延長，續接別處的細流。然而在閃耀的水面即將連成一片，洪水即將淹滿地面時，水勢似乎減退了。上漲停止了。淺水灘由門檻散漫到地板中央，但不再擴大了；這便是氾濫花園、孤立樓閣使其宛若浮舟的洪水的最後漣漪。

使我清醒過來的是一陣噪音，模糊但錯不了，一定是愛摩里的汽車發動聲。我怔着，側頭傾聽，猜測其方位。不錯，是他的汽車，由聲音分辨起來，像是停靠在教堂大門外的彎道上，接近公路。我聽見駕駛人——一定是傑姆斯罷？——用力發動引擎，然後輪胎磨過路面，車聲疾馳消

逝在西方。我的表哥們——大概是兩人，因爲他們不會單獨離開這兒——已經走了。讓他們走罷。讓他們走罷。即使有賬要算，也等明天。

當我試着再和羅伯感應時，又有一陣意識空白，驚嚇、疲倦或者冰冷一定使我麻木不仁，以至我只是坐在床上等他過來。我根本沒有想到他一直不曉得迷宮的走法，而我却被困在中央，像是童話裏的睡美人一般難以接近。

如果我能夠振起精神，我想我可以引導他通過。向左，然後向右……直走……向右然後向左……直走……左邊迴轉，依次反向而行……第一扇大門現在應該在你左側。

可是我並沒有這麼做，他也沒問我。我覺得黑暗中冒出一種愛撫的感覺，我曉得他査覺出我的疲憊。我非常微弱、非常微弱地收到訊號：撐着點，愛人，我就要到你身邊了。

我並曉得該做什麼。他走近了。我什麼都不想。我只是等着。

不知他是找到傑姆斯的斧頭，或者是到農舍拿了另外一把。我聽到他穩定地砍伐聲和涉水聲，顯示他穿過迷宮，逐漸朝我這兒走來。他的速度很慢，但却筆直而來。他正在砍出一條道路而來。樹籬有的生長過茂，有的因爲疏忽而變得稀疏，如今更受到洪水的力量及其沖刷而來的漂物所損害。我可以聽見他一路走來砍伐古老樹幹聲音、悉悉揮斧聲、以及涉水聲。某位過世已久的

亞胥黎所種植的紫杉，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光才長成這種可愛而高過頭頂的樹牆，如今羅伯正劈出一條道路通過，朝我而來。

羅伯．亞胥黎。沒人比他更有這種權利。

砍伐的聲音停止了。我聽到他衝過最後一道樹籬的濺水聲，然後他踩過月光下的清淨水面，奔上樓閣的梯階。

愛人啊？

在這裏。南邊窗戶，羅伯。

百葉窗被砰然彈回，他的人影被月光照射在窗戶上。他手上拿的並不是傑姆斯的斧頭，而是農舍拿來的伐木工人的大斧；他甚至於還想到帶來一條乾毛毯，他把毛毯裹在頭和肩膀上，看來像是阿拉伯人的連有頭巾的外衣。

他爬過窗戶，重重落下來，使地板發出格吱聲。然後他來到我的牀邊，緊緊抱著我，吻我，我也吻他，然後不知什麼時候，我們褪下了溼淋淋的衣服，一起包在溫暖的毛毯裏，這時候，累積下來的緊張和畏懼已經膨脹而爆發成爲狂烈的愛，我們不再想到什麼，也不再保留什麼，就像兩隻狂野的獸類在樹林中結合，我們彼此佔有對方，然後一起躺着，默默地抱着，而樓閣外面，我發誓聽見夜鶯開始歌唱。

如果有人告訴我，我在淹水的閣樓中的潮溼和不舒服中能夠睡得着，我絕對不會相信。可是，在愛情和疲憊和深深的幸福之中，我眞的睡着了，羅伯也睡著了，我們兩人緊緊包裹在毛毯當中，沉睡得毫無動靜，直到初陽照射在窗簾上，由外面的積水反映著五花撩亂的光線在天花板上的鏡面，光線才投射在我們的眼皮上，喚醒了我們。

『它還在唱歌呢。』我惺忪地說。

『什麼東西?』

『夜鶯。我告訴過你——』

『那是雲雀。』

『哦?原來如此。』由於陽光和晨鳥和身旁羅伯的體溫，我眞的醒來了。他半躺著，眼睛睜得很大，可是身上的每一塊肌肉和線條都是鬆弛的、溫暖的與穩定的，並且流露出晨間的滿足。

『你一直是醒著的嗎?』

『大概不是。我想，我還是在平常的時間醒來。我一直是這樣，即使假日也不例外。然而這是我第一次如此醒來。』他的手臂抱緊，我把面頰貼在他肩膀的窪洞裏。『布萊恩妮——』

『嗯?』

『他們在天花板上裝鏡子做什麼啊?』

我爆出了輕輕的笑聲，又貼在他的肩膀上。『我竟然完全忘了鏡子的存在。我想它是某個怪僻的人裝設的——你的祖先「邪惡的尼可拉斯」便是因此而聲名狼藉——以便同女朋友在床上時可以看見自己。好在昨天晚上很暗。想想看，如果你突然看到自己那樣子，有多窘啊——』

『就是說啊。沒人受得了。』

『並不盡然，』我抗議。『我們像這樣包在一起，看起來非常舒適呢。』

『嗯，可是這張床並不在原來的位置上。你可以從牆壁那邊的印痕看出來。如果你躺在床原來的位置上，依照鏡子這個角度，你只能看到這兒附近的一片地板。』他把頭斜下後方，仔細觀察。『你想，它是不是這個樣子呢?或者是鏡子的附着物掉了一邊?果眞如此，也許我們不應該躺在它下面。』

『鏡子一直是這樣的。好啦，』我說，『可憐的尼可拉斯，他因爲裝設鏡子而遭到非議，就像他所做的一些別的事情似的。譬如，愛倫·梅克皮斯。』

他誤解我的意思。『哦，關於他，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想到這兒所發生的一切，眞是奇怪，不是嗎?他和她，以及月光下的花園，也許還有你所說的夜鶯……問題在於，他是不是眞的喜歡她。』

『哦，是的。他的確很喜歡她。』

我聽到他聲音中的輕笑。『這可能只是你的偏見而已。』

『也許我存有偏見。不過他眞的喜歡她。我曉得他是眞的。』

我不再多說。以後會有時間告訴他我所發現的有關尼可拉斯和愛倫·亞胥黎的事情，告訴他昨天晚上小屋裏發生的事。會有時間告訴他我在這地板下死裏逃生的經過。也會有時間發現我的表哥們結果如何，發現他們去過什麼地方。會有時間解決不久的將來必須解決的事，然後，還有時間給我們——羅伯·亞胥黎和我——度過眞正的未來。但是目前而言，隨他去吧，隨他去吧。趁我們還有時間，讓我們保有我們自己小島上的歡樂天地吧。時間尙未接近黎明。那是夜鶯，而不是雲雀。

『什麼時候了，羅伯?』

『不晚得。我的錶忘了上弦，我不知道爲什麼——大概不會超過五點半鐘，我想。』

我輕輕一嘆，又放心了。『那麼，在別人來到這兒，看察水災情形，開始尋找我們以前，我們還有許多時間……怎麼了，愛人?』羅伯突然坐起來，放開我和毛毯。失去了他，我感到寒冷。『你要到那裏去啊?』

『什麼地方也不去。不過，我要把這張床移到本來的位置。』

『我告訴過你，鏡子很安全嘛。』

『話雖如此，』他說著，一面抓住床柱，用力把它推到牆邊。『但是我甯可安全第一。』

『爲什麼?』

『這就是爲什麼。』他說著，跳回床上，再度拉起毛毯，蓋著我們兩人。

當我再度醒來時，羅伯不在我身邊，但當我轉過身子，我看到他穿戴整齊地跪在床角附近的地板上。

現在已經日上三竿了，鏡中的光線就像射光燈或引火鏡一般，直接射在窗戶和床角之間的地下室出入門板上。昨天晚上的洪水將門板沖成不規則的潮溼區域，如今在溫熱中，已經開始蒸發了。洪水洗淨了這塊地板周圍的經年累月的灰塵，如今歷歷可見地顯出地下室邊緣的鋸痕，而在其中一道邊緣的木板上，有個看起來像是節孔的小洞。羅伯在這個小洞裏伸進一根指頭。當我坐起來觀看時，他用力一扳，地下室門板便被打開來。他把門板拿到牆邊，靠在牆壁上。然後他跪在地下室邊緣，往下窺探。

我開口要告訴他昨天晚上的經驗，然而他臉上的表情阻止了我。閣樓底下的積水反射上來的光線照明了他，使我看清他因亮光而瞇著的眼睛凝視著底下的某種東西。他頭也不抬地做了一個招呼的手勢，朝下點點頭。『布萊恩妮。瞧瞧這兒。』

他的聲音充滿了發現，還帶著敬畏之情。我吞下了剛要說出的話，在床上翻身，然後探出身子俯視床角下的昨夜的囚室。

昨夜洪水的力量已經橫掃而過，然後消退，只剩殘餘漂流物堆積在牆角和支柱四周，地下室的中央却被洗得乾淨無塵。雖然還有幾吋玻璃似的淺淺積水，斜擺的鏡子却從上方將陽光引照下來。

陽光照亮了一幅圖畫，或者更確切地說，照亮了一幅巨大圖畫的一部份；那是一個咆哮的豹頭，高舉前爪，作勢欲撲。它的眼睛巨大而明亮，是由鮮明的貝殼般的小石子鋪成的，牙齒雪白而尖利，毛皮是黃色的，帶有黑色斑點，在奔騰洪水的沖洗下，這些瓷磚閃亮得有如鋪設時那麼耀眼，並且使得地板看來像是羅馬人住家的地板。

我們默默地看了一陣子。一陣微風吹過水面，高舉的前爪便抖動不已。眼睛發生亮光，黃色皮毛皺了起來，這是一頭年輕的豹，生動而活躍得有如若干世紀以前，某個羅馬人在這河流與山路的寧靜角落裏，建立家園，並且由意大利帶來這種記憶，造出這個奇妙的工程。

『那是瓷磚做的，是不是？』羅伯問。『看起來像是地板或什麼東西的一部份，它的年代一定相當久遠，以致於被埋藏在迷宮底下。』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想那是羅馬人造的。』

『羅馬人？有那麼久嗎？？』

『大概是吧。很久以前，羅馬人到過這兒，而且不遠之處還有一座瓦窰呢。』

『是啊，我曉得。就在提勒附近。你認為還有很多羅馬人的遺跡嗎？』

『如果眞有，我也不會感到驚訝。也許當威廉．亞胥黎清除這塊土地，新建他的閣樓時，他發現了這個遺跡，所以——』

『「貓，鋪石上的貓」。』羅伯輕輕地引述父親的遺言。

我突然坐向後面。當最後一道謎題解開來時，我感覺到眼睛裏充滿了强烈的反射光線。『是啊！是啊！』我抬頭望著床頭的牆壁，野貓正直立在灰泥迷宮中央。『那就是了，對不對？原來的飾章是豹，然而年代久遠，以致人們忘掉了起源。然後可憐的昏庸威廉借用了朱麗亞家的野貓和誓句，後來他發現這個地方，於是把迷宮園在野貓四周做為紋飾。然而，你說父親怎麼會發現瓷磚地板呢？』

『嗯，你說過他一直埋首於書本。一切都在威廉的詩集中，不是嗎？我想，』羅伯泰然地說，『如果你有足夠的時間體會那些詩句，你自己也會發現的。記得嗎？「那麼這到底是什麼宮殿啊？」』

『是啊，』我又說著。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他說得不錯，一切都在詩句當中，小心翼翼地把

謎語藏在簡短的詩句裏，以供有心人閱讀，有斑點的山貓，太陽那兒來的豹，甚至記載另一次的洪水：『然而卻有輕柔的水流，慢遊、流動，瞧啊！戴奧尼索斯的形像在這兒羽化登天……』我又伏下身，窺探暴露出來的瓷磚。『看不見九神貝克斯和較小的神祇。他們一定又被埋了起來，只保留著山貓。難怪測量研究人員一直找不出羅馬人的遺址。你敢打賭嗎？羅伯，如果我們剷平迷宮，就會發現其他的村落？』

『你可以說，我昨天晚上就開始這件工作了。我那時並沒有想到許多，只是想穿過迷宮來找你。況且我懷疑，即使你想恢復迷宮的舊觀，到底能否做到。』他慢慢接著說：『我想，你對這樣的事情是無法估價的？』

『並不盡然。』我曉得他在想什麼，我們可以倚靠這塊地方使得亞胥黎——我所深愛的部份——免於落入承包商的挖土機下，而且令人們願意廓清花園，揭露這個偉大的發現，供人觀賞。以後將會有種種社團、信託公司，以及慷慨的富翁，願意加入本地的考古研究學會，致力於遺址的挖掘，並且保存出土的遺物。不論結果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沒有營造商可以獲得准許碰亞胥黎的這塊土地。

我又俯身在地下室上。豹彎曲著它的爪，眼睛閃閃發光。我昨天晚上的確非常接近它，不難想像，我身上的擦傷不僅是因爲洪水上的漂流物，而且是因爲它的利爪。『誰敢碰我』。是的，

山貓在亞胥黎來到這兒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它會比亞胥黎的後代活得還久。

羅伯站起來，把我擁在懷裏。『恐怕我們該離開這兒了。而且你也該穿上衣服了。你的身體逐漸變冷。衣服在這兒，它們現在已經乾了。』我照著他的話去做，他便把門板搬過來，開始細心地放下去。『嗯，我們對它該怎麼辦呢？像威廉一樣保持緘默嗎？』

我笑了起來，把室內大衣繫好。不論室內大衣也好，或者芬沙耳購買的美麗睡衣也好，它們都不再和以前一樣了。『他眞是個老吝嗇鬼，似乎不曾對任何人說過。他似乎也沒有告訴尼可拉斯，只是自己獨享，然後把它寫在小詩裏。難怪他聽說尼可拉斯把這個地方當做香巢時，便因爲心臟病發作而死。』

『後來尼可拉斯也因爲裝設鏡面而受到譴責。哦，嗯……』門板已經牢牢嵌入了。他站起來。『嗯，這就是了。如今，一天又開始了。這絕不是輕鬆的一天，不過至少我們可以一起面對它，而謎題也差不多解開了。』

『「差不多」？』

『我是說，我們只發現了你父親想要告訴我們的話。但是卻只有最後的一部份。』

『其他部份我也解開了。』我說。

『眞的嗎？說來聽聽？』羅伯問。

我搖搖頭。『現在不行。待會兒我會把整個經過告訴你……等吃過早飯以後。』

『早飯！』他張開四肢，對我溫柔地微笑。『你說得眞對，早餐第一！你的廚房可能被水淹了，不過我們可以到我的廚房去找些醃肉和蛋。走吧？』

我們一起走出樓閣的階梯。現在我們可以看見水勢漫延多廣；我們脚下空地的積水只有七、八吋高。在沒有一絲風的早晨，積水平靜得有如玻璃，而水面下就像水晶中的花園，花草直直挺立在清澈的水中，宛如挺立在空中。在輕柔的水鏡裏，草皮顯得靑翠而堅韌，上面的金鳳花大大地朝着太陽綻放，每一片花瓣都承受着清水的重壓，同時也被清水的重量所承載。一窪淺灘上的三色菫露出紫色花面，開向上方，有如水底生物望着水光一般。卽使蒼白的惑靈仙也得到脆弱的保護，一片花瓣也沒有受損。野百合花是木然不動，蠟質的、潔白的花朵像是凝凍在玻璃鎭紙中。一條小小的赤睛魚從護城河流失到這兒，晃動着紅鰭，穿過雛菊之間。

我們挽着手，走下樓梯，進入迷宮的可愛草地。我引導羅伯通過迷宮，然後經過低水閘的殘骸之處，獵魚的貓倒在水梯下的泥濘裏，牠曾經目睹兩個人的輕率行爲，把這兒搞得一片混亂。

到處都是殘破之物，但護城河已經恢復了原來的水位，天鵝快活地在池塘裏游水，旁邊還跟着牠們的小型艦隊。老宅邸悠然反映在水面上，一道漲潮線顯示出昨晚的水位升得多高。車道的菩提樹下的泥濘中停着一輛腐銹的國民車。在大橋上有個人在四周環顧，他是我的表兄法蘭西斯。

另外一位亞胥黎。美髮、灰眼、身材漂亮，嘴型就像我父親一樣優美。我溫和的表兄，也是一位詩人。他正在四處張望殘破的花園，橋上的泥濘，積水的車道，他的沉思的表情顯得微微驚慌。

他抬頭，望見我們走近他。不知他有沒有看出羅伯縐褶衣服和我赤脚、穿着睡衣的不對勁，可是他的表情却毫無詫異的跡象。

『布萊恩妮！』他說着，臉上發出光輝。『羅伯，眞高興見到你們！這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昨天晚上的暴風雨一定很厲害，才會弄得如此糟糕。我還以爲高水閘可以承受豪雨呢。』

『確實可以，只要它不被人亂搞，』羅伯淡淡地說，我表哥的眼睛睜得很大，然後他又接着說：『啊，這比你想的還要糟糕，法蘭西斯。我們有許多事要告訴你，都不是什麼好消息，而且恐怕現在就得讓你曉得。』

我表哥交換望着我們兩人，初次在我們表面上留意到奇怪的東西。『好罷，那麼就告訴我罷。』

羅伯望着我，點頭。『這是你的故事，親愛的，你說罷。』

於是我就從陡峭的巴伐利亞街道說起，除了羅伯和我的個人私事，全部一五一十告訴他。我也沒有告訴他威廉的布魯克，那是我和羅伯獨處時才要告訴他的。當我講到昨天晚上和愛摩里與

傑姆斯在小屋的情景時，我遲疑着不知如何略過列斯里．歐克的電話，以及愛摩里突然的陰狠決定的理由。其實我不用担心。我在敍述時，羅伯的漸增的憤怒使他也忿懣起來。直到今天，我還不確定他對愛摩里毆打我的暴怒是否眞如表面一般。當他情緒平靜時，我已經講過省略的部份，故事也漸趨尾聲。

我說完之後，大家無言。羅伯坐在我身邊的橋垣上，用手環着我，把我擁近他。我還感覺到消退的憤恨和呵護的愛意。此外，我還意識到一件全然無關的事——他的手臂傳過一陣戰慄。他一語不發。

如今太陽眞的很熱了，光線閃耀在我們脚下的水面。我半閉着眼睛，依偎在羅伯的臂彎裏。法蘭西斯背着我們。我在敍述時，他有時候會轉身，在橋上走幾步，然後站在對面的橋垣邊，望着下面的河水。

我想，我們是幸運的，因爲白天遇到的第一個人便是能夠替我們分担負担的人。我曉得羅伯也跟我一樣，想同外面世界以及昨夜事件妥協，這不只是對某一個亞胥黎，以及我的家族，而且是對我們的未來。

其中有些事情是可以預知的。即使愛摩里終於復原了（從羅伯敍述他瞥見的傷痕看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雙胞胎也不敢再回亞胥黎了。如果羅伯提出申請，這塊土地就不能出售，因此

他們將會無利可圖。由於昨夜的行徑，他們不能再威脅羅伯或我；一旦愛默森先生或警方知道了整個經過，愛摩里或傑姆斯會慶幸不再和我們扯上任何關係。我想，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我會記下這幾天來的事蹟，存放起來，並且拍些有關的照片，以做爲將來的保障。再說，顧慮到雙胞胎的可憐父親，或法蘭西斯本人，我們當眞不該提出控訴嗎？根據英國的法律，除非我和羅伯自訴，否則他們就不會有事。在巴伐利亞的撞人逃逸又是另一回事；我聽見那的確是一件意外，不論這有多麼令我感到欣慰，我還是無法忘懷愛摩里後來的野蠻自私行爲，可是，爲了不再替他父親添麻煩，我還是不打算通知巴伐利亞的警局。我會儘快打電話給葛哈特先生，請他把照片寄還給我。至於雙胞胎的負債，威廉的布魯克會替他們償淸的，並且令他們父親放心下來。然後，如果雙胞胎——或者倖免者傑姆斯——找到最後的棲身處。南美？墨西哥？或不論什麼地方，他們必須從一無所有開始，這是他們罪有應得的……只要我不再看到他們，我不會在意他們結果如何。我所難過的並不是失去了昨夜的一個邪惡的人和一個軟弱的人，而是很久以前，曾經和我們住在一起過的兩個迷人而聰明的孩子。

法蘭西斯轉身，回到我們這兒。他的面色凝重、蒼白，另一方面却毫無表情。正如他平時的作風，他開始說些有關我的喪親（這對他還是新聞），我突然的婚禮的事，對於昨夜的差點造成的悲劇却隻字不提。

他被打斷話題。因為遠處樹林下，一輛車子砰然關上車門，並且傳來陣陣吵雜聲，兩位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現在轉彎處，牧師在他們身後急急趕上。他們看到我們站在橋上，都停了下來，布萊斯頓先生舉手向我們招呼，同時表示寬慰和歡迎。即使在那麼遙遠的距離，它也含有祝福的意味。

『……我們能不能只告訴他們大略情形，然後讓愛默森處理其他的部份？』法蘭西斯眼睛盯着走近的人們，迅速又開口。『當然，他必須知道一切眞相，然後他才可以對我們建議。我現在操心的是，我該怎麼告訴我父親。』

『我覺得』——羅伯的憤怒消退了，他又恢復了原有的平靜和老練——『你不需要替父親添麻煩，告訴他你哥哥昨天晚上做的事。我們會想個辦法告訴他，只要我們自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等他病好了，再告訴他眞相……如果他眞的有此必要。』

他停下來，望着我。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麼，但他却點頭，彷彿在回答我似的，然後很快地對法蘭西斯說話。『我最好說出來。我想，有你在這兒，你哥哥也不會急於回來，所以這兒的責任似乎落到你身上了。本來，布萊恩妮和我計劃去移民。這件事必須延後了。我們不能一走了之，把你留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所以，如果你需要我們，我們會待下來，幫你重整這兒。我對於我們今天早上的發現不在行，不過布萊恩妮認為，只要按部就班地做，這個地方會再興盛起來的

。所以我們會幫你，然後這都是你的了。』他側頭望着我。『對不對，親愛的？』

『對的，羅伯。』我環顧周遭的粼粼水光，環顧青翠的草堤，以及遠處的果園，畫眉鳥的歌聲必定迴響在那兒結實纍纍的梨樹中。然後我又望着這一切的眞正繼承人，未來的問題依然重重待解呢。

如果他想待在這兒，使得莊園再放異彩，那麼我會幫他做的。如果他想替自己提出申請，在這兒終了一生，我也會陪着他。但是，如果他最後決定把這個地方的責任留給法蘭西斯……

是的，情形將會如此。在我告訴他一切以後，我曉得他還是會露出寧靜的表情，烏黑的眼睛望着他前面的——我們前面的——地平線，然後說道：

『法蘭西斯．亞胥黎，這都是你的了。』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 著・戴國光、种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90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 著・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冊) NT300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冊) NT300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冊) NT300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种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鄭光立譯 NT10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陳旻華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却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 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張時譯 NT100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林靜華譯 NT10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陳旻華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林灣譯 NT130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1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張時譯 NT16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鬪、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陳旻華譯 NT9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曾經愛過
I. BERGMAN 等著・張時等譯 NT9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冊) NT20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 著・鄭光立譯(二冊) NT20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陶曉清譯 NT10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 著・賈禮、張時譯 NT11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 著・林靜華、陳旻華譯 NT11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22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二冊) NT22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著・种衍倫、戴國光譯 NT110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眞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 著・劉晞儀、鄭永孝譯 NT9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却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2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T HOLA 著・施寄青譯 NT10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陳旻華譯 NT95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31 裸殺
TREVANIAN 著・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　憑恃『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鄭光立譯 NT100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陳旻華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顚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陳旻華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戮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却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戴國光譯 NT12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茅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陳旻華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強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魏仲凱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麥倩宜譯 NT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華譯 NT10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湯新華譯 NT10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陳旻華譯 NT11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施寄青譯 NT9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戴國光譯 NT11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陳旻華譯 NT10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強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王瑪麗譯 NT100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100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林靜華譯 NT110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湯新華譯 NT100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定價	簡介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施寄青譯	NT12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陳旻萃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擧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謝瑤玲譯	NT12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种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董繼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NT110	什麽樣的母親！什麽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施寄青譯	NT11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張時譯	NT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情錯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10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麥倩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1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种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定價	簡介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NT14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NT110	本屆普立玆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瀅譯	NT13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戴國光譯	NT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7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麥倩宜譯	NT12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NT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張時譯	NT90	爲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9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施寄青譯	NT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9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張雪櫻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麥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張雪櫻譯	NT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著・姜恩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鬪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披着羊皮的狼，舉着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靑靑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种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靑靑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施寄靑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林少岩譯 NT11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50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种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湯新華譯 NT100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吳安蘭譯 NT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湯新華譯 NT10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45 翡翠扨
PHYLLIS A. WHITNEY 著・姜恩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施寄靑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种衍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吳季桓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謝瑤玲譯 NT100
OO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麥倩宜譯 NT120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霸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TORD 著・吳安蘭譯 NT110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鄭麗園譯 NT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施寄靑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趙永芬譯 NT110
剛毅強堅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吳安蘭譯 NT.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0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戴國光譯 NT10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N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譯 NT10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姜恩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麥倩宜譯 NT110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陳美雲譯 NT13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3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麥倩宜譯 NT10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种衍倫譯 NT100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發出了……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張時譯 NT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麥倩宜譯 NT100
他是一個强者却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趙永芬譯 NT100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姜恩娜譯 NT10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爲……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劉紹銘譯 NT100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趙爾心譯 NT10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茅及銓譯 NT100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ACKLEY, JR. 著・姜恩娜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謝瑤玲譯 NT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林靜華譯 NT10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趙永芬譯 NT10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這個家顯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張時譯 NT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5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彭歌譯 NT10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种衍倫譯 NT180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30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爲要緊的・不可……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戴國光譯 NT100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張汀譯 NT9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邵洪璧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諜計
CLIVE CUSSLER 著・姜恩娜譯 NT13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張時譯 NT100
作者繼『教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施寄青譯 NT11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趙敏譯 NT13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陸宗璇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35 魔符
S. KING & P. STRAUB 著・茅及銓譯 NT130
兩大暢銷名家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空前携手合作…

236 幻愛
CYNTHIA FREEMAN 著・王荔譯 NT110
一段綺麗的戀情一個難忘的故事，古老與現代的……

237 情緣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10
全美最熱門女作家丹尼爾斯蒂又一部金榜冠軍新作…

238 春閨怨
JUDITH ROSSNER 著・曾一豪譯 NT90
生理的創痛促使她自卑自憐，最後迎接她的將是……

239 蘭花情謎
PHYLLIS A. WHITN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最初蘭花上的鮮血祇是一個幻夢，結果却是她的……

240 飛翔的夢
JAYNE A. PHILLIPS 著・王凱竹譯 NT110
這個家族的成長回顧，表面單純却蘊藏無數波瀾……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吳安蘭譯 NT14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够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噩夢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林蘊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10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90
在冷艷霜寒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著…

210 夏日情焰
HEINZ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值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床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劉慕沙譯 NT90
一樁計畫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黃達河譯 NT13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浩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林敏生譯 NT14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麥倩宜譯 NT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眞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鎭，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王凱竹譯 NT14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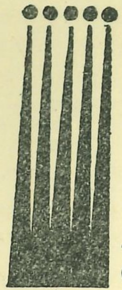
217 藍廈驚夢
VICTORIA HOLT 著・施寄青譯 NT140
巍峨華廈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張時譯 NT10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張汀、殷金生譯 NT13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許雲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五三五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五六

亞胥黎愛人

Touch Not The Cat

原　著：Mary Stewart

譯　者：吳季永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0946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

本書定價：新臺幣120元　港幣24元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的暢銷金榜鉅著

紡月的女神

亞胥黎愛人